

關於奧義之路的談話 (第三集)

解讀《道路之光》

TALKS ON THE
PATH OF OCCULTISM Vol. III

A Commentary on
Light on The Path

安妮·貝森特、C·W·利比德

(Annie Besant & C. W. Leadbeater) 合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TALKS ON THE PATH OF OCCULTISM

关于奥义之路的谈话 (第三集)

A COMMENTARY ON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THE VOICE OF THE SILENCE” AND
“LIGHT ON THE PATH”
解读《道路之光》

BY
ANNIE BESANT, D.L.,
AND
THE RT. REV. C. W. LEADBEATER
安妮·贝森特和C.W.利比德 著

邓天成 译 / 杜巍巍 校译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证道学出版社

ADYAR, MADRAS, INDIA
阿迪亚, 印度
1926

©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26 版权所有：证道学出版社
First Edition 1926 第一版：1926年
Second to Eighth Printing 1930-1980 第2-第8次重印：1930-1980年
Ninth Printing 1991 第9次重印：1991年
ISBN 81-7059-160-0 (Cloth)
Printed at the Vasanta Press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Adyar, Madras 600 020, India
2025年中文首版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前言

这本书是C·W·利比德（C. W. Leadbeater）先生——即现在的利比德主教——和我就三本名著所做的谈话记录。这些书的篇幅都不大，但内容却异常丰富。而且因为讲解者比听众年长，且有更多的作为弟子的经验，所以我们都希望这些书能对有志慕道之士，甚至已经超过此阶段的人有所助益。

讨论并非只在一个地方进行；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与朋友们聊天，主要是在阿迪亚、伦敦和悉尼。听众们做了大量的笔记。所有这些笔记都被收集和整理。而后对它们进行了浓缩，并删除了其中一些重复的内容。

遗憾的是，我们发现有关《寂静的声音》第一片段的笔记很少，所以我们使用了我们的同事欧内斯特-伍德先生（Mr. Ernest Wood）在悉尼举办的课程中所作的笔记，并将这些内容纳入到利比德主教关于这一片段的演讲中。这里并没有我自己有关这本书的演讲记录；虽然对于这本书我讲了不少，但可惜的是那些谈话内容已经遗失。

除了利比德主教就《在真师膝下》一书对特定学生的一些演讲，本书的这些谈话以前都没有出版过。几年前曾出版过一本名为《“在真师膝下”谈话录》的书，其中包含了一些不完整的演讲内容。但那本书没有再重印过；而其中的精要就在你手上的这本书中，并经过了精心的整理和编辑。

愿这本书能帮助我们年轻的师兄妹们，更多地理解这些无价的教诲。它们被研究得越多，实践得越好，就会在其中发现更多的价值。

安妮·贝森特

译者注：本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为了方便阅读，特用颜色分别标记：

- 1) 《道路之光》原文用**粗体黑字**标记
- 2) 利比德的讲解用**蓝字**标记
- 3) 安妮·贝森特的讲解用**深红字**标记

目录

第九部分 道路之光.....	2
第一节	2
第57章 介绍.....	2
第58章 四条基本箴言	9
第59章 第1条规则.....	18
第60章 第2到4条规则	35
第61章 第5到8条规则	48
第62章 第9到12条规则.....	63
第63章 第13至16条规则.....	67
第64章 第17至19条规则.....	77
第65章 第20条规则.....	84
第66章 对第20条规则的注释.....	97
第67章 第21条箴言.....	105
第十部分 道路之光.....	123
第二节.....	123
第68章 导言.....	123
第69章 第1至4条规则.....	134
第70章 第5至8条规则.....	140
第71章 第9至第12条规则.....	153
第72章 第13条规则.....	168
第73章 第14至21条规则.....	175

第九部分

道路之光

第一节

第57章

介绍

A. 贝森特 ——《道路之光》是伟大的真师手中的、用于指导弟子的许多不同的奥义学论文之一。它是《金色律法之书》（The Book of the Golden Precepts）的一部分，其中包含许多在世界不同时代写成的论文，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包含奥义的真理，因此必须以不同于普通书籍的方式来研究。对这些论文的理解取决于读者的能力，当其中任何一篇论文被公布于世时，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只能获得对其教义的歪曲观点。

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加快那些在圣道上的人的进化，这些书提出了世人通常不准备接受的理想。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并且愿意去实践教导，他才能真正理解它。如果他不去实践，这对他来说仍然是一本密封的书；任何按照它生活的努力，都会给人带来启示；但如果读者不做任何努力，他不仅将收获甚微，且会认为它是不切实际和无用的。

这本书分为若干部分。它是由希拉里昂真师（Master Hilarion）带给西方世界的，他是圣白会（White Lodge）的伟大导师之一——一位在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译者注：诺斯底在希腊语中意为“知识”，该主义旨在透过“灵知”来获得知识）和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的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真师，也是试图保持基督教活力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的前世化身在希腊和罗马都有影响，他也一直专注于引导西方世界的进化。他从威尼斯真师（Venetian Master）那里获得了这本书，但没有注释，威尼斯真师是H. P. B. 所说的更伟大的教师之一，被她称为法王（Chohans）。

你在本书第一部分看到的15条简短箴言、以及第二部分的15条，都是非常古老的，并且是用最古老的梵文写的。这些简短的箴言被用作指导弟子的基础，法王又增加了其他的句子，这些都构成了本书的一部分。阅读时总是应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看，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补充，读者可能会被引入歧途。书中两部分的所有指引，除了三十句简短的箴言外，都是由法王写的，他把它交给了希拉里昂真师。下表显示了第一部分中的15条箴言，与在极其古老的手稿中一样；每条开头的数字是原来的数字（译者注：原文为罗马数字，翻译时用汉字数字取代），结尾的数字是出现在现代书中的数字。

一	灭除野心。	1
二	灭除对生命的欲望。	2
三	灭除对舒适的欲望。	3
四	灭除所有的分离感。	5
五	灭除对感觉的欲望。	6
六	灭除对进步的渴求。	7
七	只渴求内在的东西。	9
八	只渴求超越你的东西。	10
九	只渴求不可及的东西。	11
十	热切地渴求力量。	13
十一	热切地渴求和平。	14
十二	对财富的渴求高于一切。	15
十三	寻觅道路。	17
十四	通过向内退入去寻觅道路。	18
十五	通过勇猛向外去寻觅道路。	19

从上表（只包括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可以注意到，清单中没有第4、8、12、16、20和21条箴言。这是因为它们不属于该书最古老的部分。这些箴言以及初步和总结性的评论是威尼斯真师得到上师启发后添加的部分。此外还有一些注释是希拉里昂真师写的。1885年最初出版的这本书包含这三部分内容：古代手稿中的箴言、法王的补充内容和希拉里昂真师的注释。所有这些都是由梅布尔·考林斯（Mabel Collins）记录的，她充当了物理工具，就像写下它的笔一样。真师自己是这本书的翻译者，他把这本书印在她的脑海里，他是那只握着笔的手。后来在《路西法》(Lucifer)中出现了几篇题为“评论”的文章，是梅布尔·考林斯在真师的影响下写的，这些文章非常有价值，值得阅读和研究。

现在，拿起这本书，我们首先会读到以下声明。

这些规则是为所有弟子写的：请谛听。

这里把世上的芸芸众生和弟子作了区分；这不是一本为一般众生的书。“弟子”这个词要从两个意义上去考虑——未入道弟子和入道弟子。仔细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每一句同样的话所表达的两条不同的教导路线；每一句话都包含双重含义，一个是针对修行更高级的人，另一个是针对还没有达到高级程度的人。当我们研究具体的箴言时，我们会尝试进一步解读它们。这种双重性贯穿了论文的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似乎完全是为入道弟子准备的。

许多尚未成为弟子的人完全误解了这些规则，并经常批评它们代表了一种强硬的、缺乏同情心的理想。当提出一个对读者接受水平来说太高的理想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如果一个理想对一个人来说没有吸引力，那么无论这个理想本身多么崇高，他都不会得到这个理想的帮助；在与人打交道时，我们应该只把可能吸引他们的理想放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对于所有这类书籍，一个人从其中得到的东西就是他所带来的东西；他的理解力取决于他自己对书中的思想作出反应的能力。即使是物质的东西，也只有在我们发展了能够对其作出反应的器官时才会存在；因此，虽然目前有数百种振动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却无法感受或关注到。威廉·克鲁克斯爵士(Sir William Crookes)曾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试图说明我们的电（磁）学知识是多么有限（译者注：原文为“电学”，但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对证道学的实证，应为电磁学，下同），在电（磁）学进步的空间有多么大。他说，如果我们拥有对电（磁）振动有反应的器官，而不是仅对光振动敏感的眼睛，这将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想法。在干燥的空气中，我们没有任何感知意识，因为它不导电。玻璃制成的房子将是不透明的，但普通的房子将是透明的。一根银线看起来就像空气中的一个洞或隧道。因此，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取决于我们对事物振动的反应。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个真理作出响应，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真理。因此，在面对奥义学者写的书时，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灵性进步程度来体会他们的思想。他们思想的任何部分，如果太微妙或太高深，就会从我们脑中掠过，好像它不存在一样。

通过冥想从这本书中得到的东西比单纯的阅读要多得多；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的冥想提供了方向。挑出一个句子，然后对它进行冥想；停止低级思想体的工作，唤醒直接接触到思想的内在意识。这样，人们就可以从具象世界思维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直接感知真理。因此，冥想使人在大脑中直接得到自我（ego）从他自己的世界获得的

对真理的知识。尽管如此，一个人如果只是打坐，但不阅读或听老师讲课，尽管他肯定会在灵性层面上取得进步，但也只能缓慢地取得进步。如果他有阅读或听讲的有利条件，他会进步得更快。讲座或学习可以调整学生的大脑，使其能通过冥想获得更多知识。但是对于一个只听讲或读书、但不冥想的人来说，几乎不可能有任何进步，即使有进步也是极其缓慢。所以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大量的冥想和少量的听讲或阅读将使一个人走得更远。

利比德 ——在1885年出版的此书第一版的首页中，写有“此篇写给那些对东方智慧一无所知，但渴望受教的人。”¹。但这本书本身一开始就说：“这些规则是为所有弟子写的”。后一种描述肯定是更准确的，该书的历史会证实这一点。

我们手中的这本书是希拉里昂（Hilarion）真师通过梅布尔·考林斯的媒介口述的——这位女士在证道学的圈子里很有名，她曾一度与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合作编辑《路西法》（Lucifer）。希拉里昂真师从他自己的老师那里得到了这本书，这位伟大的人在证道学学生中有时被称为“威尼斯人”；但即使他也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作者。这本书经历了三个阶段；让我们按顺序看一下。

即使是现在，它也只是一本小书；但它的最初形式却更小。它是一本贝叶手稿，有多古老无人知晓；甚至在基督时代之前（译者注：公元计时时代），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年代和作者的名字，并认为它的起源已经消失在远古的迷雾中。它由十片贝叶组成，每片叶子上只写了三行字，因为在贝叶手稿中，每行字是沿着页面走的，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分段。每一行字本身都是完整的，都是简短的箴言。为了使这三十行能够清楚地被分辨出来，在这个版本中，它们被印成了黑色粗字体。这些箴言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古老的梵文。

威尼斯真师将这些箴言从梵文翻译成希腊文，供他在亚历山大的学校的学生使用，希拉里昂真师在那一世是威尼斯真师的学生，叫杨步里克斯（Iamblichus）*（译者注：Iamblichus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重要人物）。威尼斯真师不仅翻译了这些箴言，还在其中加入了一些解释，我们最好把这些解释和原文一起看。例如，如果我们看前三条箴言，我们会发现标有4的段落（三条箴言之后的）显然是作为一种评论；因此，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读法：

“灭除野心；但要像那些有野心的人一样工作。”

“灭除对生命的渴望；但要像那些渴望生命的人一样尊重生命。”

“灭除对舒适的欲望；但要像那些为快乐而活的人一样快乐。”

类似地，箴言5、6、7组成一组，接着箴言8是法王的评论，以此类推。箴言三个一

1 在后来的版本（1894年）中，它也被称为：’《金色律法之书的片段》

组并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有意为之。我们研究它们时就能发现每种情况下三者之间都有某种联系。例如，上面归为一组的三条规则指向心灵的纯洁和精神的稳定。可以说，这些箴言表明了人必须对自己做什么，在准备修行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第二组三条箴言（第5至8条）指出，我们要灭除所有的分离感、对感觉的欲望和对进步的渴求。它们表明人在社会上对他周围的人的责任。他必须认识到自己与他人是一体的。他必须愿意放弃自私和分离性的快乐。他必须灭除对个人成长的欲望，为整体的成长而努力。

在接下来的三条箴言中（第9至12条），我们被告知应该渴求什么——内在的、超越我们的、不可及的东西。这些显然是一个人对他的高我的责任。接着是关于对力量、和平和财富的欲望的箴言（第13至16条）。这些都是适合我们在道路上前行的欲望。下一组箴言（第17至20条）则告诉慕道者如何寻求道路。

编号为4、8、12……的箴言，是威尼斯真师的解释和补充。它们和原来的箴言一起构成了1885年本书的首版。因为希拉里昂真师是用那个形式把它从希腊语翻译成英语的。几乎立即在首版之后，他在其中加入了一些他自己的最有价值的注释。在第一版中，这些希拉里昂真师的注释被分开印刷，被贴在刚刚印刷的首版小书上。在以后的版本中，这些注释都被插入到适当的位置。

那篇关于《因果》的美妙小文也出自威尼斯真师之手，并被收录在该书的首版中。

作为《道路之光》基础的古老的梵文手稿也被翻译成了埃及文；因此威尼斯真师的许多解释与其说是印度风格，不如说是更带有埃及特色的。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领会这些古老文明的精神的学生会发现这对他理解本书有很大帮助。在古埃及，我们周围的条件与今天的条件完全不同。现在要让人们理解当时人们生活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我们能回到那个古老时代的思想状态中，我们就会意识到很多现在恐怕会被错过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过分强调当代人的智力，喜欢吹嘘我们相对古老文明的进步。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超越了他们，但在其他方面，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当然，这种比较也许有点不公平，因为我们的文明还非常年轻。如果我们把欧洲历史往前追溯三百年，特别是英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种似乎确实非常不文明的状态。当我们把这三百年，包括在我们的文明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一百五十年科学发展，与埃及文明几乎没有变化的四千年地繁荣相比，我们立即能看到我们的文明是一件小事。任何持续了四千年之久的文明都有机会尝试各种实验，并取得我们尚未取得的结果，因此，将我们起步期的文明和任何伟大文明的尖峰期进行比较是不公平的。

我们的第五根族还没有达到它的最高水平或说最大的荣耀，而这个点一旦达到，将是相比其他文明的一个明确的进步，特别是在某些方面。它将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些可能在我们看来不如早期文明令人愉悦，但总的来说，它将是一种进步，因为根族的发展就像涨潮时涌来的波浪。每个根族到来后都会退下，而下一个根族到来时会走得更加

往前一点。它们都有其上升和高潮，也有其衰落。对我们来说，潮水仍在上升，所以我们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出现像一些较早的文明那样的稳定秩序。不幸的是，我们还远远没有实现无私——没有感觉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才是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而不是个人。这一点在一些古老的文明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在我们现在看来却像是一种乌托邦；但另一方面，我们正在逐渐拥有那些古老民族所没有的力量。在罗马的早期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正如麦考利（Macaulay；译者注：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所说，“没有人支持党派，所有人都支持国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在陶尔米纳（Taormina；译者注：地名，在今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对人们说，国家比父亲和母亲更重要，甚至比妻子和孩子更重要，每个人都应该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为了合一，为了“共和”（res publica）。这是“共和”（republic）概念的原初，即为了整体的共同利益或福祉，每个人都应该愿意牺牲他的个人利益。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也有过这样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时期。

我并不是说在古埃及或古希腊，或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有的人都是无私的。绝非如此，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持一个更广泛利益的观点，一个比我们更强调公共生活的观点。他们对国家的考虑要多得多，对个人的福利或进步的考虑要少得多。我们也将达到这一点，当我们达到时，我们应该比任何一个古老的根族能更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进一步带来一些古老根族所没有的发展。

那么，如果我们能回到古埃及人的视野中，我们应该更好地理解《道路之光》。学生在研究它的过程中，最好自己能先持有这种态度，这样可以帮助他把自己放到那些在旧时代研究它的人的位置上。

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经过训练使我们能够回忆起我们的前世，做到上面的会很容易。我记得我在希腊的最后一次人生，在那里我参加了埃洛伊西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以及更早的另一次人生，其中埃及的伟大秘仪（其中一些残余仍然存在于共济会中）占了很大比重，相对于没有这些回忆来说，这使我能够从这样的书中得到更多好处。即使是来自过去的印象，给人一种当时的气氛感，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不管是古埃及精神还是古印度精神，在我们的证道学文献中没有比这更珍贵的宝石了——没有一本书更值得最认真和详细的研究。

正如前面解释的，《道路之光》是证道学文献中占有独特的地位的三本论著的第一本，是那些已经踏上道路的人对那些渴望踏上道路的人的指导。我记得已故的苏巴·罗（T. Subba Row）曾告诉我们，它的律法有几层含义——每一句都可以在灵性发展不同阶段一次次作为指导。

首先，它指导那些慕道者，即那些走在试炼之路上的人。然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它为那些通过第一次入道仪式踏上正道的人指南。进而，当达到圣人果位时，据说在某种更高的意义上，这些相同的律法可以指引向更高成就迈进的人。这样一来，对于能够理解其全部神秘含义的人来说，这本手册比其他任何手册都能引领我们走得更远。

这些书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加快那些在正道上的人的进化，这些书提出了世人通常不准备接受的理想。哪怕是一些学生都会对这种教学形式感到奇怪。但理解它的唯一方法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并尝试去实践。在《在真师膝下》中提到，光说这些教导美妙而有诗意是不够的，一个希望成功的人必须完全按照教导的去做，注意每一个字，接受每一个提示。这本书也是如此。不努力按照教义生活的人，会不断遇到教义中提到的一些使他感到不快的要点——他会发现自己不能同意这些观点；但如果他努力实践教义，他会最终明白如何理解其意义。任何真正实践教义的诚实努力总是能使人得到启发，这也是欣赏这颗无价之宝的唯一途径。

在这样的书中，有大量的含义是文字表达很难传递出来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每个人都能从这些书中得到他所带来的东西——他带来了吸收书中某一部分信息的能力，并且只得到了那一部分。因此，仅仅阅读这些书，甚至研究它们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它们进行冥想。如果一个人把那些听起来有点困难的段落——晦涩的、神秘的、甚至自相矛盾的陈述——进行思考和冥想，他就会从其中得到更多，尽管他常常难以表达出来。

我试图表达我对这些不同点的看法，和它们对我的意义，但我一直意识到，我根本没法完全传达我的意思。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无法表达我心中的全部想法；当我把它写成文字时，听起来很普通，但我自己却能看到大量更高层的意义。也许是我用思想体看到了这些意思。每个层面都是如此。除了我们能用思想体领会的东西，还有更多的东西只有用因果体和通过直觉才能感受到。无论我们表达什么，总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仍在我们之内萌芽和开花。人只是永恒的一个外在表达，没有任何脱离永恒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这是真的，这也是本书三位作者不断坚持的真理。

第58章

四条基本箴言

在眼睛能够看到之前，必须没有能力流泪。

A. 贝森特——这是开篇四句话的第一句。开篇四句话描述了踏上正道的四个初步资格。它们描述了真实的视觉、真实的听觉、真实的语言，和真正站在真师面前，即在真师的指导下为人类服务的真实能力。

这句话和下面三句箴言是为两类弟子准备的。第一类是那些处于试用期的人，被教导要摆脱我们叫做性格体（personality，译者注：又称小我）的一切；这些初步的指示是为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从消除低级自我开始。第二类是那些已经入道的人，对他们的要求更高。他们必须摆脱自己的个性体（individuality，译者注：又称高我），即转世的自我，以便达到道路的尽头时，他将完全在单一体（Monad）的指导之下生活。因此，我们将看到，这四句话中的每一句都可视为针对性格体或个性体，并根据那些努力践行它们的学生各自所处的层次，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它们。

值得关注和铭记的是，这些说法也可以从另一种方式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中得出。这些教诲来自圣白会的真师们（Masters of the White Lodge），但那些追随生命黑暗面的黑魔法的人也有同样的说法，我们有时把这些人称为暗影兄弟（Brothers of the Shadow or of Darkness）。的确是有两种方式可以使眼睛变得不能流泪，人走哪条道路会根据他的动机而定。一种方式是渴望成为黑暗面弟子的人；他将把这句话视为教导人们使心变硬、戒绝同情心，从而对快乐和痛苦无动于衷。任何试图通过扼杀所有感情而变得无法流泪的人都将走上黑暗的道路。在另一条道路上的人，只有在他自己的个人悲哀方面才会变得不能流泪。他自己的低级情感和欲望让他无动于衷，但不妨碍他对别人的感受保持完全清醒。即使他自己碰到危急情况需要面对，他也不会停止对他人的痛苦保持关心。

我们可以用一个表格来对比这两种方式。

黑暗之路		光明之路
1.	失去怜悯他人的能力。	增强感受他人的能力，直到能对他人的每一个振动做出反应。

2.	在自己周围筑起一堵心墙，将所有的悲伤拒之门外。	消除每一堵妨碍感受他人悲伤情绪的心墙。
3.	从根本上收紧了生命范围。	试图把自己倾注到别人的生活里，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生命的境界。
4.	通向死亡、毁灭和无间地狱（avichī）。	通向生命、不朽和涅槃（nirvāna）。

两种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第一种方式一直倾向于分离，并以自身绝对孤立的状态结束，而第二种方式则不断以结合为目标，并以完美的合一状态结束。

在光明之路上的慕道者必须逐渐消除来自外界的使自己痛苦的觉知、消除任何通过他的性格体来左右他思绪的影响、消除任何从他小我的自私视角中体会的烦恼与悲伤。他必须达到无法为自己的单独个体利益感到悲伤的境界。事实上，他的目标是使他的爱欲之身（kāmic sheath）完全成为高级自我的载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它必须既没有吸引力也没有排斥力，既没有欲望也没有愿望，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恐惧——所有这些都将被消除。不过我们不能有摧毁这些载体的错误想法，但它们需要停止对外部世界的刺激作出自主的反应。只有在分离感中的生活需要被“杀死”，但载体必须保留以用于为全人类服务。

弟子必须在自己的性格中做出的这种改变，会在身体上有明确显示。在普通的弟子身上，它不断地改变其颜色；但当它被净化，所有自私的生命部分被清除后，它会是一个无色但放光的载体，只受来自内在生命的映射影响；这时它没有自己的颜色，只有从高我投射到它的颜色。它类似于月亮在水面上的倒影——闪着珍珠般的光芒，并带有一些很难被叫做颜色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弟子的星光体中逐渐发生，而他正在努力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使自己对同胞的所有悲伤做出反应，但对影响自己的一切却越来越漠不关心。对他来说，杀死每一种感觉是很容易的，但要对他人的感觉越来越敏感，同时不允许任何个人的感觉进入，才是摆在慕道者面前更困难的任务。然而，随着修行的深入，他将发现他的自私情绪悄然消失，因为它们已被转化为无私的情绪。

弟子可以通过观察当别人的痛苦尚没有闯入他的视线时，他是否就能感到悲悯的情绪，来检验他的同情能力的真实性和水平。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受苦，或者如果你了解到一个严重的虐待案件，毫无疑问你会感到痛苦，但当这个人不在你眼前时，你是否会感到同样的痛苦？如果我们的同情心仅仅因为看到痛苦而被激发，那么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东西。让一个人去到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他可能会被他的苦难严重影响；但把他从这一切中抽离出来，他很快就会忘记他所看到的苦难，并会变得非常快乐。弟子必须学会体悟整个苦难一直存在于他面前；减轻苦难必须成为他修行的动机。

除非弟子的真实生命动机就是去帮助人类，无论苦难是否近在他的眼前，否则没有人能达到《寂静的声音》一书中所说的能对巨大世间疾苦呼声做出反应的那个高度，因为这才是弟子真正的发心。摆脱自我个性的限制、放下个人的喜怒哀乐情绪、让自己无法自私地流泪的最好方法，是让头脑觉知世界的悲苦、思考帮助世人的方法；只有这才能让他在伟大而孤独的人类世界中找到个人小我的真正位置。

当弟子通过入道并开始发展菩提意识时，这种无泪的能力就有了新的特点。他开始理解“进化”这个词，意识到它在人类中意味着高等三身的展开；之后他开始看到所有悲伤和痛苦的真正含义和目的。他逐渐变得无法流泪，因为他理解了痛苦对那些正在经历它的人的价值，因为他看到，痛苦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正是他灵魂往更高层次发展的绝对需要。的确，从理论上讲，如果这个人在过去有明智的行为，他可能会避免这种痛苦，因为这是他过去的业力的结果，而不是当前错误的反馈；但实际情况其实是，这个人因为愚蠢，选择了通过这种生活体验而不是通过智慧的告诫来获得成长，因为他没有一直遵循他所了解的最佳方式去为人处事，现在他正在受苦，而痛苦给他在未来带来智慧，并因此促进他的进化。

意识到这一点，弟子就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状态，即充满了最完美的同情心且没有悔恨。人只有在意识还未被菩提照亮时，才会有后悔的感觉。当感受到菩提意识时，弟子的同情心会大大增加，但他的悔恨却消失了，随着他的境界提高，这种更宽广的视野使他无法流泪，因为在他感受着最痛苦的磨难并摸索着作出生活中回应的同时，他也感受到了这份苦难的目的和终结。他可以充分地感受到痛苦，但不会丝毫希望痛苦是其他的样子。只有当意识具有菩提的光辉时，人才会从容拥抱苦楚，不会在其完成促进生命进化的使命前试图摆脱它。这个境界也被大家描述为“基督境界”（Christ state）。法道明善，最高意志是完美的，而痛苦则是为了一个完美的目的而工作；因此，弟子内心会充满快乐和满足；他着实感觉到了痛苦，但并不会为此悲伤和难过。

当弟子达到这个阶段时，他的意识就已经成为世界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他认为自己是“我”，那这个“我”其实也已包含了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我”。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自己之外或与自己分开的；他把自己和那个伟大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不管这个生命处于什么阶段、不管何时它需要帮助。他完全失去了世界上最常见的觉得有些人被隔绝在世界之外的感觉；他在万物之内并与万物同在。

这种合一的领悟将使人在帮助世界时产生巨大的不同。当他帮助任何一个人脱困时，他会觉得这个困境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和他分离的另一个人的困难。他完全像那个人一样看待事物；因此，他不是从外部帮助他，而是从内部帮助他。一个人从外部给予帮助和从内部给予帮助将有天壤之别；前者只是暂时的、偶然的帮助，而内部的帮助则会增加受助之人的生命力量。

弟子能达到这种境界，必然是因为他培养了同情心，能够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并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生命。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无法消除自我与他人

的分离感。他对触及个人自我的事情无动于衷、也不再流泪，但他会为了一切能影响他周围其他灵魂的事情而敏锐地活着。

利比德——我们的会长已经解释了本书前四句话，从“在眼睛能够看到之前，必须没有能力流泪”开始，这些话可能会被相当错误的理解，甚至被黑魔法师曲解利用。黑魔法师会把这些话理解为人必须扼杀所有的感情，给自己做一个壳，把世上的悲苦和麻烦都关在外面。这与光明之道（白道）对学生的教导完全相反——他们被教导增加自己的同理心，直到他对同胞所经历的苦楚能达到完全的悲悯与同情。

我们有听闻很多关于黑魔法师的事情，但我认为很少有人了解他们的情况。我见过许多这类人，因此可以说对他们的性质和套路有所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有意思，但决不是理想的能做朋友的人。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人被归入黑魔法师的总称下。例如，南非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可能还有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都在实施大量的小黑魔法。这是一个非常低劣的伎俩；甚至他们自己也承认，它对白人不起作用。听说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让白人感到非常不舒服，但必须要提的是，这些效果也是由受术者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的。这种魔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施用咒语的人的恐惧，所以即使真实它也只是一种微弱的力量。这些原始人有某些药物、知道如何催眠，并有能力控制一些低级的自然精灵和类似的实体。他们想方设法使人生病，或使他的家人、羊群和牧群生病，或摧毁他的田地、使它们不长庄稼，不过这样做时只不过是使用硝石来辅助他们的魔法罢了。

还有一类人，可能更体面，但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追求神秘的力量。他们学习了一定的奥义学知识——有时是相当多的知识，但他们是在自私地使用他们的力量。他们经常想方设法通过这种手段获得金钱和地位，并保持这种地位直到死亡。甚至想在死后保留着这个地位，但却不甚成功，计划也随之破灭；一切迟早都会失败，于是他们会陷入相当痛苦的境地。这样的人生对自我来说意味着相当明确的退步。

然而，另一种更高级的黑魔法师并不为自己渴望什么。他不寻求获得金钱、权力、影响，或任何类似的东西，这会立马使他拥有更强大的能力。他过着纯净和自我控制的生活，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些人可能做的那样，但他却以分离为目的。他想让自己活在更高的层面上，避免回归到逻各斯中；他惊恐地看着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幸福的东西。他希望一动不动地保持他自己的地位，而且他声称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相信某种程度上人类意志可以足够强大到能抵御宇宙意志。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而我们学会的会长，她一直在努力拯救最不可能被救赎的灵魂，也曾一两次亲身设境尝试帮助这种人，以便让他们转变成我们的思维方式——尽管不是很成功。她有时对他们说：“你知道结局会是什么。你对自然法则有足够的了解，你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看到你的道路通往何方。非常肯定的是，到最后你们必须崩溃。当宇宙显化期（manvantara）结束时，当这个行星链结束时，无论你是否愿意，你将被吸收到更高层次的逻各斯中，那时你的状况会怎样？”

“你实际上并不知道会是怎样”，他们回答说，“当然我们承认，这似乎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对我们的处境很满意；我们能够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我们的个性体，不受任何试图将我们拉入‘逻各斯’的努力的影响，甚至直到宇宙显化期的结束。在那之后我们是否能保持这种状况，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在乎。无论怎样，我们都要这么做。”

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观点，持有这个观点的人可能不完全是一个好人，但他也不一定是所谓的坏人。他的思想中当然有大量撒旦式的骄傲，但他不一定对其他人有鄙夷或邪恶的心态。但他仍然是绝对不择手段的。任何碰巧妨碍他的人，他都会不假思索地清除掉，甚至比我们打一只蚊子还不犹豫。但是对于一个不妨碍他的人来说，他可能是一个相当好的朋友，而且他的思想中不一定有任何主动的邪恶。他绝不是一个邪恶的怪物，但他是一个为自己划出一条道路的人，并以牺牲所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进步的东西为代价来坚守。这就是我们对这种人所能说的。我们相信他将以巨大的灾难而告终；而他却不怎么相信，而且无论如何他都愿意面对后果。

一般来说，这些人对自己很有把握，他们不信任和鄙视其他人。这是任何走在黑暗道路上的人的一贯特征；他是对的，其他人都是错的。他看不起其他所有人。人们有时会谈论黑魔法兄弟会。根本没有这样的事。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兄弟情谊，但他们偶尔会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时，或在有什么东西威胁到他们的任何计划时联合起来。这充其量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巨大的力量而显得可怕。现在也会时有发生，我们的一些真师为世界进化所做的工作碰触到他们的活动，他们就变成了可怕的敌人。他们碰不到我们的真师，我想这对他们来说一定很恼火，但他们有时会抓住他们的一个学生，从而给真师们带来一点麻烦或制造一点遗憾，如果我们认为这可能给真师带来一点遗憾的话。

我们要警告小心这些人的原因不外乎是，他们有时会试图误导我们。布拉瓦茨基夫人对他们了解很多，而且对他们非常有礼，她给我们的感觉是，这些人像诱人的魔鬼，是因为他们因为邪恶的快乐而快乐。这只对那些处于较低水平的黑魔法师来说是真实的；他们中更强大的人会认为对任何事情感到兴奋是很不体面的；但他们的计划，总是完全自私的，有时可能会对某些人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们就像真师的弟子一样冷静自持，如如不动；事实上，他们更加如此，因为他们已经有意地扼杀了所有的感情。他们不会仅仅为了伤害一个人而伤害他，而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的某些目的，某个人干扰了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清除掉。那些在星光界以帮助人们为己任的人有时会遇到黑魔法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帮助的人往往也会给自己惹上黑魔法师的麻烦。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要话题。要学会对感情做出反应，但又不允许自己的性格体以任何方式表现出来，要完全同情别人的感情，但又能隔绝掉自己的私情，这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人看到别人的痛苦会非常不安，但如果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痛苦，就会忘记世间有痛苦。例如，在伦敦这样的城市中，许多较富裕的人在看到贫民窟中可怕的苦难时，会受

到很大的影响，并会立即尽其所能，缓解他们所看到的特殊情况；但同样的人也会去打猎、钓鱼和享乐，完全忘记世间有任何苦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悲哀只是部分为了他人，主要还是自己对这种苦难侵入了他们的注意力范围而感到痛苦。这种同情心是很肤浅的，它根本不是真正的同情。

当我们充分认识到人类的痛苦时，我们就会逐渐失去对自己的关注。我们忘记了自己有个人苦难，因为我们看到人类的苦难是如此之大，而且我们意识到，落在我们身上的苦难，毕竟只是我们在总体负担中的一部分。一个能进入这种心境的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的性格体。他仍然为人类而悲伤，但不再为自己而悲伤；就他个人的喜怒哀乐而言，他已经没有能力流泪。

准确看待他人的痛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年前，我和会长一起调查了痛苦对不同的影响，这些人经历了从外界看来是相同的身体痛苦。我们发现，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痛苦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一千倍，而在普通生活中，一个人可能经常比另一个人的痛苦多一百倍。如果一个人表现出痛苦的迹象，而另一个人没有，并不能认定后者一定是更勇敢或更有哲理的人。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我们研究了监狱生活的耻辱给不同人带来的痛苦程度；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痛苦几乎不算什么，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最强烈的精神和情感痛苦。因此说“我没有这样那样的感觉，因此其他人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人不知道别人的感受会是什么具体程度或者有多大。我发现，许多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严重的痛苦；而其他事情则完全相反，例如不愉快的声音，往往会给那些正在训练自己感觉敏锐度的人带来严重的痛苦。我曾看到我们的会长处于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当时一辆巨大的弹药车在我们居住的伦敦大道的房子旁边哐当作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失去了对自己神经的控制。她经常解释说，当弟子必须提高他的敏感度时，他也必须学会控制他的神经系统，以便能自如地承受可能降临到他身上的任何痛苦或干扰。

在耳朵能够听到之前，必须已经失去了它的敏感。

A. 贝森特——弟子必须至少从他自己感受上，完全不关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如果他们对他的看法和评价是好的，他不应该感到高兴；如果是坏的，他不应该感到沮丧。但与此同时，他也不能对别人的意见漠不关心，因为这些意见会影响到持有这些意见的人。因此，他不能对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掉以轻心，因为如果他拒不关注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他也就失去了帮助别人的能力。

弟子在他的进步过程中，发展了他的神通，因此更能意识到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时他生活在一个世界中，他可能听到关于他的一切说法，可能看到别人心中的每一个批评。当他达到这一点时，他就已经超越了所有的批评，并且能不受他人意见的影响了。有些人在达到这个阶段之前就非常急于发展灵视，但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这个事实，他们所渴望这种星光意识能力就会对他们失去吸引力。

利比德——不要以为高层次的人听到关于自己的不恭维的话时，对此无动于衷，故意让自己不受到刺激，并说：“这一切非常可怕，但我不在乎它；我也不会注意它。”毫无疑问，他会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但很快他就达到了一种状态，即他绝对彻底地不在乎，这些话就像鸟儿的叫声，或像树上的蝉鸣——它们可能是一种骚扰，但只是这样罢了。他不会挑出一只特别的蝉，只听它的音调，也不会单独挑出任何一个人所说的愚蠢的思想或话语。

我们都必须努力达到这个境界。我们不断向世人陈述这个道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真师的态度，我们也正在试图进入真师的“世界”。人们自然会发问：“我们怎么能达到这些伟大真师的心态？”当然，没有人能够立即做到，但我们应该以它为目标，尽量接近它，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其实很简单——就是丝毫不介意别人说什么。

当我们达到这种态度时，下一步就会想到这些人对我们的错误想法或言论所带来的恶果。我们可能会为了他们而感到后悔，为此，我们应该努力不给愚蠢和贬低性的言论提供更多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些闲言恶语对我们有什么伤害，而是因为它们给那些沉溺于此的人带来了恶业。

在声音能够在真师面前发出之前，必须已经失去了伤害的能力。

A. 贝森特——弟子必须失去自己身上一切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东西。在早期阶段，他必须学会从他的言语中消除所有能给人带来痛苦的东西——不仅仅是严厉的批评或不友好的语言，且包括暗示性贬低他人或提及他人的性格的缺点。诚然，有时人们负有责任向另一个人指出他的错误；但如果默许自己在沟通过程中给他人造成痛苦，就是一种错误的方式了。当以完全友好的方式指出错误时，不应该存在伤害的因素。无论何时，言语的伤害都代表着履行职责时的一些不完美；说明尝试助人者没有将自己与被帮助者相认同；他只是从外部给出建议，因此会造成伤害。如果他把自己和对方合为一体，并试图在帮助他的同时感受到对方的感受，他就会以同理心带出对方的情感；通过他的同情意识，对方会唤醒他更高尚、更包容的一面，这种情况下的沟通自然就不会造成伤害。如果你的职责是批评别人，而你发现这种批评伤害了别人，那就看看你自己，找出造成伤害的不完善之处。如果我们要失去伤害的能力，独立的个体性就必须消失；当我们觉得与一切是一个生命时，我们就不可能对任何东西施加痛苦，因为它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要达到这个进化点，就要从净化语言开始，从那些明显的错误入手。

利比德——任何想接近真师的人，都必须放弃以言语伤害他人的欲望。但是，由于缺乏敏感性，弟子仍然有可能在非故意或无意识中伤到他人。随着我们的进一步发展、意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们将越来越了解不好的沟通是如何伤害到别人的。那些多年来一直在练习冥想的人将注意到，他们已经变得更加敏感，在建立合一感的能力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因此他们比那些没有作出这种努力的人更能理解他们身边的人。我们听到有人说了句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话，虽然语者是善意的，却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有什么不妥和其对人的伤害。而我们通过思考和学习，努力过着更高尚的生活，这使我

们的感觉更加敏锐，就会本能地感觉到听者将如何看待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不妥的说法，并祈愿它能以其他形式表述。

真师不可能说任何会伤害他人的话。他可能会发现有必要给到人一些责备；但他会设法不让人因他所言而受伤。有时，弟子发现在他的职责要求他采取严厉的行动，而他出于自己的同情心，想要逃避这个任务。但如果更高的自我坚持其主导地位，他就会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严厉地说话，但会注意保持冷静、公允、不夹杂过激情绪。

在灵魂能够站在真师面前之前，它的脚必须在心之血中洗净。

A. 贝森特——这句话背后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奥义传统，它也曾以许多方式被表达出来。它与关于牺牲的教导有关，且仍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宗教中，但大都失去了真正的意义。这句话的表达方式与被称为血祭和血约的仪式有关，在一些古老种族传承下来的部落中可以找到一些奇怪的仪式遗存。

在整理一些前世的记忆时，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可以用来说明血祭和血约背后的初衷。很久以前，现在的摩利亚真师（Master Morya）是一位伟大的国王；他有一个独生子，就是（后世的）布拉瓦茨基夫人（H. P. B.），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安排在卫队长的手下，这位队长就是奥尔科特上校（Colonel Olcott）。有一天，当这个孩子与队长单独在一起时，一些密谋要杀死他的谋反者冲了进来，但队长扑到中间，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救了这个孩子。年轻人只是被吓到了，队长躺在他身上奄奄一息，当血从他的伤口涌出时，他用手指蘸了血涂到国王的脚上。国王问道：“你为我和我的儿子献出了生命，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垂死的队长回答说：“请允许我和您的儿子在来生永远为您效命。”然后国王说：“因你为我和我的儿子所流的血，我们之间的纽带将永远不会中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成了真师，他们之间的纽带仍然存在，并成了师父和弟子之间的纽带，它将永远不会断。在牺牲身体的生命时，队长建立了一个纽带，使他获得了真正的生命，而弟子从师父那里也获得了真正的生命。

我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说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要有足够的力量牺牲任何对我们来说是生命的东西，把低级的生命之血倒在高级生命的脚下，我们才算是真正得到了生命，而不是失去了。所有年轻人类的进化都是通过自愿将低级生命牺牲给高级生命而实现的；当这种牺牲完全彻底时，人们发现生命非但没有失去，反而变得不朽。牺牲的外在形式帮助人们更容易理解这一原则，并促使人们关注并体悟到，只有当低级生命被牺牲献给高级生命时，它才能成就自己真正的进化。许多宗教中的牺牲最初都是基于这一真理；所谓的血盟也是这样真正形成的。较低的生命为较高的生命而牺牲，较高的生命接受了较低的生命，并通过永不断裂的纽带将其提升。

弟子必须在心之血中洗净他的脚。他必须完全献出他所爱的和所重视的一切，献出在他看来是他生命的东西；但他失去这些只是为了找到更高的生命。这通常不是真正的流血，尽管有时确实需要流血；就学生当时所关心的而言，这总是象征性的流血，因为

他感到了损失。他确实在字面上牺牲了对他来说相当于生命的东西，而且看起来好像他完全放弃了它，没有任何在未来重新获得它的可能性。牺牲是否彻底，是对弟子的伟大考验，旨在发现他的灵魂是否足够强大，能够自愿投入虚无，是否能在没有任何回报的希望的前提下愿意完全流干心之血。如果弟子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他就没有准备好站在真师的面前。但是，如果他能完全抛弃他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那么过去的所有见证和宇宙规则的真理都将宣告，他将在一个比他所放下的生命更强大和更高级的生命中重新找回那个生命。只有在做出这种牺牲时，弟子才会在更高级的生命中站在真师的面前。他的能力大小相当于他能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做出牺牲的力量。

利比德——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站在真师面前的人必须为了高级的自我将低级的自我牺牲掉。灵魂的脚步，也就是世间的性格体，都必须在情感的心血中洗净，才能获得更高级的生命。

这是生命的一般规律。小孩子以玩玩具为乐；很快他就长大成人，低级的玩具就会被淘汰，被丢在一边，他则腾出时间去玩那些高级的运动。当年轻人上大学时，他可能不得不放弃他喜爱的游戏，以便在学习中投入更多的时间。也可能有时，他得把他非常想读的东西放在一边，迫使自己投入希腊动词或其他明显无趣和不太有用的研究中。如果他要为比赛或划船进行训练，他必须得牺牲享受美味晚餐的机会，并以节俭和有纪律的方式生活，直到比赛结束。

在奥义的道路上，许多世间的快乐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要放弃这些快乐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当有来自更高的生命的召唤时，慕道者要以一定的代价来回应这种召唤，那些低级趣味通常就是代价。但他必须抛弃低级的，以便拥有高级的；直到后来低级的吸引力完全消失。一个人一旦完全实现了更高的境界，低级的境界对他来说就不存在了，但在许多情况下，在他真正进入灵性生活的荣耀、喜悦和精妙之前，他就必须先抛开低级的境界。

我认识许多人，他们的机遇很好，但就在这一点上退缩了，并且失败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放弃他们以前享受的一切，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有任何明显的回报。有时，一个人要到能抓住另一件事时才会放弃一件事，所以他对较低的层次紧抓不放；但这并不能满足他，因为他毕竟已经瞥见了更高的层次。在真师的召唤下放弃一切——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人们总是认为并希望自己能做到，但在真正决断之时，你能完全和愉快地做到吗？许多人已经工作了很多年，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能提升境界，为什么他们不属于真师身边那群人。原因总是一样的；是性格体（小我）的某个方面让他们退缩。要的是果断放弃一切，而不是不断反复——今天放弃了，明天又坚持抓着不放——也不应以娇傲的姿态来宣称：“我已经放弃了一切”。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态度；应该是理所当然地做，而且是愉快地做。将要成功的人会感到，在那个觉醒的时机到来之时，除了做出伟大的舍离之外，他别无选择。

第59章

第1条规则

灭除……

A. 贝森特——“灭除”这个词出现在前六条箴言的开头。重要的是不要误解它。摆脱或杀死一个邪恶的念头、一个邪恶的习惯或一个邪恶的行为有两种方法。让我们先考虑邪念，因为当它被消除后，其他两个就很容易处理了。假设一个人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邪恶的念头，并且他发现它有重复出现的趋势，他的第一个倾向通常是与它斗争，用他的能量来对付它，并猛烈地把它赶出去，就像他对付一个物质界的敌人一样。他想把它从头脑中赶出去，所以他抓住它，把它甩出去。

这不是最好的方法。这种做法忽视了在整个自然界发挥作用的伟大法则，即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和相反的。把一个球扔到墙上；它会反弹并击中你，如果你轻轻地扔，它就会轻轻地反弹，但如果你猛烈地扔，它就会有很大的力量。同样的原则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假设你用暴力把一个想法从头脑中赶出去，那么它的反作用力也是确定的。这种反作用力会给你一种鲜明的疲惫感，而这个想法可能会以更大的力量返回来。这时，你所付出的力量以思想的形式出现，并再次回到你身边，你不得不重复这场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会战斗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但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改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杀死邪恶的念头，尽管你也会因此消磨掉大量你自己的力量和能量，还有你的思想力量，所以斗争的结果将是你的思想体的某些区域出现一定程度的僵化和缺乏反应性。

杀死它的另一个方法是用一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好思想来代替坏思想。你首先刻意地去研究这个问题，并决定什么是恶念的反面，完全对立的那面。你在脑海中静静地酝酿新的想法，然后，在恶念进入你脑海的那一刻，你用相反的善念来代替它。因此，你可以用仁慈代替傲慢，用热情代替愤怒，用钦佩代替恐惧，用纯洁、尊严、荣誉的念头等来代替低级的物质欲望；或者你可以把虔诚的思想意念，停驻在真师的思想形状上，因为他具有良好的品质，你可以在思考他时忘记自己。

人的思想不可能同时集中在两件不同的事情上；所以当你把注意力放在善念上时，结果是恶念被驱逐，而你却没有对它施加任何力量。因此，没有思想能量被浪费，没有活力被消耗。好的思想很快就获得了力量，头脑就会不受坏思想的攻击，对其也失去反应；所以你实际上已经通过加强和激活相反的好的思想来杀死了邪恶。就好像我们把坏思想的生命吸走了，只留下一个壳。坏思想最有效地被这种“吸空生命”的方式杀死。

因此，我们有两种“灭除”的方式；前者意在杀死邪念，后者旨在萌生善念。一种是由那些开始走旁门左道的人使用的计划，这些人反对神圣意志的道路。另一种是

遵照神圣意志来进化的计划。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这两条路中的一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在进化中，在这两条道路中的一条或另一条上前进。

上主（Īshvara，或译者注：佛教中的自在衲主）在这个世界上能影响到的个体会有一些的自由意志，这包括让他们能够与神圣的意志一起工作或作为独立的个体远离它。那些与衲一起工作的人最终会踏上正确的道路，但那些故意选择分离的自我的人，是在为踏上左道做准备。一般来说：所有导致孤立的東西都倾向于把人的发展方向转向错误，所有倾向于团结的东西则趋于正确。走错误道路的人把同情心、情感和爱抹杀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品质会带来痛苦，也会阻碍他们获得权力。因此，那些想要获得权力和其他他们认为今生要争取到的东西的人，通常会采取“灭除”的方法，以牢固建立和享受分离的自我，不顾整体的利益，完全致力于自己的个人进步和所得。他们会粗暴地灭除自己本性中所有会成为权力道路上的障碍的那一面。他们也会灭除感情，因为这是一条痛苦之路，通过扼杀感情而变得无动于衷，比变得越来越敏感要容易得多。

但我们被教导的方式是“合一”的方式，在这条道路上，弟子会对每一个痛苦的呼喊做出反应，正如《寂静的声音》中所强调的那样。修行的学生必须强化他的生活，而不是降低它；他必须服从自然法则，而不是对抗它。那么自然法则当然会与他同在。他的方法有点像日本摔跤艺术，在这种艺术中，征服是通过屈服于对手而获得的；这个人不断地屈服于他的对手，但在关键时刻，他以一种手段，使他的对手的发力反作用于他自己。这就是正道瑜伽法的本质；克里希纳在《博伽梵歌》中这样说到：“这种修行方式，没有浪费努力，也没有违背法则。”

利比德——许多人，当他们被告知要灭除一个欲望时，开始对它进行可被描述为暴力的“突袭”。他们想干掉某种邪恶的品质，所以他们非常强烈地，几乎是愤怒地，在头脑中去针对这种品质。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一个人激起了所有内部和外部的力量，这些力量都倾向于相反的方向，成为最激烈的反对，其结果是一场严重的搏斗。当然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决心，他最终会成为胜者，但在许多情况下，他将消耗大量自己的力量、能量和思想力量，使自己精疲力竭。

我可以证明，替代法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我已经尝试过这两种方法。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柔术，你利用敌对势力的力量来帮助你。你并不是在攻击敌人，而是将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相反的美德上。例如，如果一个人倾向于容易发火和被干扰，他不应该与之硬碰硬，而是应该不断地想到冷静、平和以及哲思。很快，这种想法就会成为习惯，他就会发现，以前的忧虑和缺乏冷静已经过去了，不需要他再去拼命挣扎。如果他用诸如“不要烦躁”之类的思想形状强制包围自己，它们仍然具有烦躁的色彩，并且对他产生不良的反应。但是，如果他强烈地想：“要冷静、要温柔、要平和”，他就会建立适合平和与和谐的振动，并产生平和与和谐。我们不想用一种恶习来对抗另一种恶习，而是想忽略所有这些东西，并培养相反的美德；通过这样做，效果会一样好，而且我们将能以更少的努力来实现它。

我们说“灭除野心”，但不是“灭除情感”。高级的情感必须始终得到鼓励，而且越强烈越好。尤其是爱和奉献，应该刻意培养。当一个人感受到这种巨大情感流时，他的灵光圈就会扩大；他的星光体可能会变成普通人正常大小的十倍，而当这个人真正知道如何使用他的更高级载体时，他的星光体会比这更大。当巨大的情感波动结束后，灵光圈再次收缩，但不完全是以前的样子；在被拉伸了很多之后，它至少比以前大一点。扩张的第一个效果是星光体的稀薄化，但它很快就会吸收更多的星光物质来填补更大的空间，从而使它达到正常的密度。

星光体是绝对有用的，因为通过它，人们可以与他人产生情感交流，也因为它具有反映菩提体的能力。一个发达的人的星光体中，除了从更高的境界反射出来的颜色，没有任何其它颜色；它将只反射和显示最微妙细腻的颜色。

高我与性格体的联系有三种方式。高级心智反映在低级心智中。菩提或直觉反映在比心智低一层的星光体中。也有可能神我和身体大脑之间存在联系。最后一种是最难理解的；它显示了巨大的意志力，它的行动不考虑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这就是贝森特博士所属的“第一道光”的方式。她有那种决定要做某事的巨大力量，只在决定后才考虑要采用的方法。我们不知道人类意志的极限。有人说，信仰可以排山倒海。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如果能做到的话，但我确实见过人类意志所完成的非常奇妙的结果，我不知道这种力量的极限在哪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被完成了，尤其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仅仅通过意志的行动就完成了。例如，当我不得不开始研究物质化时，根据我的学习方式，我必须准确地学习如何操作——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要汇集的不同材料和如何最好地安排它们的大量知识。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对它一无所知，却以巨大的意志力直接进入，并产生了同样的结果，而没有把所有必要的复杂东西聚集在一起，也丝毫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这种意志是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神圣力量之一，但很少有人能在没有经过长期仔细训练的情况下能表现出这样的潜能并产生这样的结果。

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与高我建立联系的三种方式中最容易的是把高级和低级的思想体结合起来，从具体的思想到抽象的思想，或从分析到综合。但我也见过一些案例，一个人能够在完全不干预思想体和因果体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达到菩提意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曾从很权威的渠道听说这种菩提和星光体的合一是通往目标的所有道路中最短的一条，但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只是在前世受了很多苦之后才获得的。对那些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在他们的爱或奉献的强度下，提升自己成为菩提的载体，并在那里建立一个连接，这发生在他们能将低级思想体发展到可以与高级思想体一起工作的水平之前，也在他们发展因果体本身之前。当然，思想体和因果体也必须被开发，它们不能被忽视；慕道者将出于爱和奉献，从星光体对低级思想体进行开发，学习任何需要学习的东西。学生非常爱他的真师，以至于为了他，他可以学习任何需要的东西，发展任何必要的智力。他也从上而下地作用于因果体，把菩提的概念灌输给它，并迫使它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获得精进成长。

1. 灭除野心。

A. 贝森特——我们现在讨论第一条规则，着重针对野心的问题。不发达的人会被感官的吸引力所牢牢抓住；他渴望物质的奢华和身体的享受。在他头脑高度发达，智能力量变得强大起来之前，他不会特别地觉知到野心，即对权力的渴望。智能的主调是“我”。它使人感到自己是分离的，而这必然导致他希望行使权力，因为这种愿望是个体灵魂的自我肯定。他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都优越，这表现为对物质界权力的渴望。由此产生了寻求和掌握社会和政治权力的诱惑。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野心是巨大的推动力；因为通过智能获得对同胞的影响力的人，就会成为他们的领袖，而这一地位在骄傲和优越的人的认知里是绝对的香饽饽。

接下来，这个人开始鄙视对人的身体的外在天力，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种更微妙的权力形式的意识，他现在寻求获得这种权力。他不再想用物理的权威来制定律法；他有一种更微妙的渴望，想支配和统治人的思想。这就是智能型的野心——成为思想领袖的野心。这种野心不会打动那些智能不发达的人。

再后来，当这种欲望被超越时，野心又以一种更微妙的形式重新出现，当这个人进入灵性生活时。他认为灵性上的进步是他自己为了自己而达到的，因为他想成长、理解和进步；但旧的野心实际上仍在牵制着他，而且它更危险，因为它更高级且更微妙。这就是为什么真师在这句箴言的注解中说：“为了艺术而投身艺术的纯粹的艺术家的，有时比奥义主义者更坚定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奥义主义者自认为已经把关注从自己身上移开，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扩大了经验和欲望的范围，并把他们的关注转移到与他更广的生活范围有关的事情上”。奥义主义者不再把野心局限于他的这一世，但他的野心可能没有死。他不再关心成为人类的立法者或统治者，甚至也不想成为人的思想的仲裁者；但他渴望在精神世界中获得高位。他意识到，他将有一世又一世的生命，他的野心延伸到那个更广大的生命的整个跨度中。他仍然渴望成为第一，成为分离的人，成为别人所没有的。然而，这也必须被克服。

当人们与那些渴望成为宇宙生命一部分的人交谈时，必须告诉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那些造成分离的东西灭除掉。然而，把这样一个理想放在普通人面前是没有用的。他不可能一下子从世俗生活中跳到灵性生活中，在这种生活中充分活跃，但却不做任何与小我或高我有关的事情。如果你让一个普通人灭除野心，如果他这样做了，效果不会理想，因为他将陷入昏沉，无所作为。

假设一个人比这更进一步，他在试用期的道路上；他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关于野心的规则？最明智的做法是将“灭除”一词用于较低形式的野心；事实上，他应该将其理解为转化的意思。他应该摆脱对尘世事物的野心，而在自己面前摆上更高的追求，他可以有野心。这将对灵性知识和成长的渴望。在这个阶段，一个人并没有完全摆脱野心；他进入了一个中间状态，如果他获得灵性知识和找到真师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最终成为一个真师，他将取得巨大进步。实际上，这些都是野心，但它们会帮助他摆脱许多束

缚着他性格体的低级枷锁。

一个人需要灭除的野心，其实在他早期的进化中是有用途的。它是使人的个性体坚定和稳定的一种手段。在早期阶段，他通过将自己与整体分离而成长。这时，身体和思想体的进化需要竞争和战斗；所有这些阶段的战斗和争斗都是必要的，以建立独立的个人，使他强大，以便他能保持自己的中心。他必须有一个不受外界侵犯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发展自己的力量。他还需要野心所追求的这种世俗地位，就像你在建造房子时需要脚手架一样。野心在早期阶段有很多用处——筑起墙壁，使其更加坚固，加强意志，并帮助人一步步提高。一个野心占主导地位的人也会扼杀性欲和其他低级欲望，因为这些欲望阻碍了他的智能成长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他驾驭了他的低级激情。因此，在早期阶段，人需要野心作为一种成长的手段。

你不会对普通的人说：“灭除野心”，因为野心会刺激他，使他的能力得到发挥。但是，当一个人作为弟子要发展灵性生命时，他必须拆除他在早期阶段围绕自己建造的壁垒。就像房子建成后，必须拆除脚手架一样，人的后期进化也包括使外在墙壁变得半透明，以便所有的生命可以通过它们。因此，这些规则只是针对弟子的，而不是针对世人的。

利比德——野心在不发达的人身上表现为欲望，比方说，获得财富，以便他可以满足对奢侈物质生活和身体享受的渴望。后来，当他的智能得到发展时，他就会对权力产生野心。即使一个人已经超越了对权力和这个世界的物质成就的野心，并为人类的利益无私地工作，仍然经常存在着看到他的工作成果的野心。

许多人都很愿意、很认真地把时间用于做善事，但他们希望别人知道，并说他们是多么好、多么有用的人。这也是野心；与其他类型的野心相比，当然是温和的，但它仍然是个人野心，而任何个人的东西都会阻碍弟子的发展。低级自我必须被完全消除。这很难做到，因为它的根很深，当它被拔除时，人就会流血，感觉好像心都被掏空了。

当我们摆脱了看到自己工作结果的欲望，我们仍然有对更高形式的认可的欲望。我们也许仍然对“被爱”有野心；我们想受人欢迎。一个人受人欢迎，吸引同伴的爱，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他手中的一种额外力量。它使他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也使他周围有一种愉快的气氛，使各种工作更容易。但是，作为一种野心渴望它，也是我们必须避免的事情。如果爱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可以感到高兴；这很好，这是善业；但如果没有，我们就不能对它野心。我们不能抓住一个人并说：“你应该爱我，你应该欣赏我”。感情应该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如果不是，强求和假装会让一切变得更糟糕。

我们必须超越所有这些仍然存在于普通世界的野心阶段。我们必须为付出本身的快乐而付出，不管是付出工作、物质、爱或奉献；不管是什么，我们必须无偿地、衷心地付出，而从不想着任何回报；这才是真正的爱，而不是那种总是在说：“某某有多爱我？”

真正的态度应该是：“我怎么做才能把自己献在我所爱的人的脚下？我可以做什么服务？我能为他做什么？”这是唯一配得上“爱”这个如此伟大名称的态度。所有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清楚，但我们必须把它付诸实践。有时，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很困难，因为仍有一个低级自我的残余需要清除。

对于普通人——也许甚至对于正在接近道路的人——我想也许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明确这一规则，指出：“灭除低级的野心”。不宜在刚起步的人面前设置一个只有经过多年努力才有希望达到的行为标准。如果一个人有世俗的野心，就不能指望他一下子把这些野心都丢掉，而没有任何东西来填补空白；这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我怀疑这样突然的改变对他是否有好处。他必须首先转化他的野心。如果他愿意，让他首先认真地渴望知识，渴望在奥义学方面取得进步，在无私奉献方面取得进展；让他渴望接近真师，渴望被收为学生。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欲望，但我们称之为愿望；名称的改变似乎意味着我们态度的彻底改变，但当然它们仍然是欲望。我们将达到一个阶段，甚至这些欲望也将消失，因为我们将绝对确定，进步只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那时我们将不再有任何欲望。真师曾经说过：“不要渴望任何东西；欲望是软弱的。用意志！”不要在你想培养某种品质时说：“我希望拥有它”，而是说：“我将拥有它”，然后去发展它。这是一个人应该采取的唯一路线，因为这些事情绝对是在他自己的手中，做与不做，随他选择。

起初，这只是一种转化的情况：对灵性成长的渴望是那些正在接近道路的人不应该再刻意鼓励自己的事情，但的确有一个中间阶段，这种渴望是非常自然的。我们这些学生应该进入一个阶段，把自己的灵性成长视为理所当然，并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放在帮助别人上。起初，一个人确实需要一个个人动机；然后，他逐渐忘记自己，为了真师的缘故，为了取悦他而进步，最终他了解到，他只是伟大的神圣力量的一个倾注的渠道，他必须是一个好的渠道，必须对结果没有任何焦虑。他唯一关心的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他成为神性的表达——他要尽可能的完美表达。他丝毫不担心；他不渴望自己的力量被用于这个或那个；他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随便怎样使用，在哪里使用。

当然，我们只能逐步达到这种态度；但我们应该把它摆在自己面前，作为我们应该追求的心态。我们必须从忘记自己开始，通过严格地剔除自我的私欲。如果我们没有获得我们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和学习后应该获得的进步，或者如果我们帮助的人不感谢我们的帮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感谢——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让我们忘记自己，埋头做事，让我们对任何回报完全漠不关心。因果自会运行；我们不需要担心。宇宙的伟大法则不会为了对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所不公而改变，我们可以非常肯定。法则将以平等的方式工作；它们会公正地工作，即使是在许多天之后。忘记你自己吧；这是在奥义学路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建议，没有其他的方法。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困难，它都必须完成，而且必须做得完美。

我们现在来看看希拉里昂真师的第一条注解，它是附在第一条规则上的。我们一句

一句地看。它是这么说的：

野心是第一个诅咒：它是对一个正在超凡脱俗的人的强大的诱惑。它是寻求回报的最简单形式。

这是很奇怪的说法，但这显然是事实。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别人高明一点，那么他受到的第一个诱惑就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这导致他决心进一步提高，以便他能更多地享受他的骄傲带来的快乐。

有智力和有能力的人不断地被它带离他们更高的可能性。

这句话有多真实，没有灵视的人没法知道。我想，那些真师的学生必然有这样的习惯，即或多或少地从他们可能成为弟子的角度来看待他们遇到的所有的人。当他看到一个在某些方面明显是个好人的人，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他离成为真师的学生还有多远？”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奖励，是任何人可能得到的最宝贵的进步，他应该达到值得这些伟大的人收留的阶段，这样他的未来发展才有保障。此后的成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还需毅力和许多艰苦的工作。

虽然对每个人来说，进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对许多人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问题，所以他们都被归到一个大的群体中，不被特殊对待；但当一个人接近一个阶段，可能被真师收留，他同时也会成为真师的学生非常感兴趣的对象，他们的愿望总是试图帮助他达到一个点，让他与真师明确的接触成为可能。应该永远记住，这只是一个人是否应得的问题，没有任何形式的偏袒。当真师值得花费尽可能多的精力来教导这个人时，他就会这样做，但只有当他能够通过这个人做更多的工作时，而他自己可以用同样的精力去做其他工作时，才值得他这样做。

我们遇到大量的人，他们似乎离这一点不远。他们在某方面是如此优秀，有些人是如此有希望，在我们看来，只要他们再花点精力朝正确的方向，他们就适合做弟子了，然后我们失望地发现，这一切都没有结果，他们以普通的方式度过一生。我特别注意到男孩和女孩的情况，在他们中间，我总是在寻找有希望的人。有许多年轻人已经很接近这样的程度，如果他们的精力能够转向正确的方向，他们确实会成为这种进步的很好的对象，但他们却没有抓住机会。他们被卷入普通学校生活的竞争中，被卷进一个低级的思想世界。这不是坏的思想，我不是这个意思——虽然有时可能会发生——但他们被卷入一种相对世俗的思想漩涡中。摆在他们面前的目标通常是在某些物质方面获得成功——成为伟大的工程师或伟大的律师，或在某些公司的领导岗位上取得成功。

不仅他们的父母期望他们从事世俗的职业，而且公众舆论的总体趋势也影响他们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很难摆脱公众舆论的影响。它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施加压力，因此，这些看起来几乎准备好做更高的事业的年轻人，很少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从事了一个非常有价值和有用的职业，但它不是那个更高的事业。我跟踪了一些在我看来特别有可

能的案例，我发现同样的事情有时会发生在自我的若干次化身上。在十几世或二十几世中，他们几乎已经准备好了，离迈出那伟大的一步只有一点的距离，但每次他们都偏离了这一步，而且实际上总是世俗的野心导致他们离开了更高的可能性。

当希拉里昂真师说，有智力和能力的人不断被野心带离他们更高的可能性时，我想他一定想到了与我刚才描述的那些情况非常相似的情况，因为那些更高的可能性向他们开放的人必然是有智力和能力的人，而不是单纯的普通人。他并没有说野心毁了他们的生活，而只是说他们存在着更高的可能性，而野心却把他们引开了。一个男孩希望成为一名伟大的工程师、一名伟大的律师或一名伟大的医生，这对他来说肯定不是坏事。这些都是很好的职业，但还有其他更有用的东西，如果他能看到并选择更有用的路线，对他来说肯定会更好。当我们说“更好”时，我们不能说世俗的工作不好，只能说有更好的工作。当我们说更好的工作时，并不是在贬低这些职业或它们对世界的价值；而是指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的普通人可以承担这些职责，并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而只有那些从奥义学的角度有些历史背景的人，才能成功地走上奥义训练这条狭窄而艰难的道路。那些遵循这条道路的人甚至可以比那些在其他方面赢得高度荣誉的人做更多善事，所以当有一个孩子希望接受这条道路时，并显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时，没有人应该阻止他或她。

然而，它是一个必要的老师。野心的结果在口中变成了尘土和灰烬；就像死亡和疏远一样，它最终向人表明，为自己工作就是为失望工作。

一个人在获得了他长期以来渴望得到的东西之后，往往会发现它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谋求获得权力和高位的人发现，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它在各个方向都受到阻碍，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比肯斯菲尔德勋爵（Lord Beaconsfield）的情况。如果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追求和传播奥义学上，有可能会做更多的好事。他的作品如今并没有多少人阅读，但他的奥义知识通过这些作品展现出来（例如，在他关于阿尔罗伊德（Alroyd）的精彩故事中）。

但是，尽管这第一条规则看起来很简单，很容易，不要很快就跳过它。因为这些凡夫的恶习经过微妙的转变，会以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现在弟子的心中。

对弟子来说，有特殊的诱惑，特殊的困难。普通人也许会对自己能做的某些事情感到骄傲。真师的学生清楚地知道，他不能为他的任何进步感到骄傲。事实上，认识真师后，他不可能骄傲，因为真正认识真师的人，所有的骄傲感都会消失。他可能能做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但在很多情况下，他面前经常有一个或许多可以做得比他多得多的。因此，说句公道话，在真师们的学生中并不经常发现骄傲。然而，整个事情是非常微妙的。学生，如果他不小心的话，会发现他为不骄傲而骄傲；为发现自己尽管能做、能想、能说美好的东西，但又是多么的谦卑而骄傲。或者他可能会试图挤到那些为真师服务的人的前面去，因为在他的骄傲中，他认为他能把工作做得最好，遥遥领先是必要的。但是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她的《奥义学的第一步》（First Steps in Occultism）中

说：“没有一个认为‘我比我的同修更好或更讨真师的欢心’的人能继续做真师的学生”。贝森特博士曾说：“一个奥义学者的首要规则之一是尽可能不引人注目，以便他的性格体能够吸引尽可能少的注意力。”

那些是奥义学学生，但还不是真师学生的人，可能更容易陷入骄傲的错误。对于那些发展了神通的人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困难。他们发现自己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向他们开放，于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优越，而这往往会导致相当灾难性的结果。当我们发现有神通者表现出极大的骄傲时，我想我们一般可以认为他们还不是受过训练的人，虽然他们正在发展更高的能力，但他们还没有接触到真师，因为不骄傲是一个正在正确学习他的课程的人的重要标志。

当一个人说：“我没有野心。”这很容易；但若说：“当真师读我的心时，他会发现我的心一干二净。”就不那么容易了。

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服自己，我们没有野心，我们从不自私，从不暴躁。我们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说服自己，但是真师用全知全能的眼睛来看待事实，而不像我们看自己的时候给自己增光添彩。

为了艺术而投身艺术的纯粹的艺术家，有时比奥义主义者更坚定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奥义主义者自认为已经把关注从自己身上移开，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扩大了经验和欲望的范围，并把他们的关注转移到与他更广的生活范围有关的事情上。

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没有这样的真正的艺术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英国和法国的艺术界都有过大量的交往，虽然一般的艺术家中有很多嫉妒艳羨并希望得到欣赏，但我也肯定认识过不止一个艺术家，确实是因为热爱自己的艺术而生活和工作，而不是为了利益。由于他如此工作，他常常放弃许多明显的世俗进步的机会，认为利用这些机会是对他的艺术的不忠。一个人如果愿意为了自己的艺术而这样做，就已经在摆脱低级自我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这背后可能有更高形式的自私野心，但至少当他失去了对世俗财富和成功的野心时，他在根除单纯的低级自我方面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

在某个阶段，奥义主义者已经完全征服了所有与性格体有关的欲望，已经超越了所有普通人的野心，但仍然对自己分离的个性体或自我有野心，并总是考虑它的进步而不是他能为别人做的好事。因此，一个完全牺牲了自我思想的艺术家，即使他对奥义主义一无所知，也可能比这样的奥义主义者更坚定地站在正确的道路上。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两条看似简单的规则。仔细研究它们，不要轻易被自己的心欺骗。

真师在这里指的是箴言2和3，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规则告诉我们要灭除对生命和舒适的渴望。他告诫我们对这三条都要谨慎，因为头脑非常聪明，甚至相当邪恶，能为我们找借口，为我们想做的事找各种理由。我们可能不认为自己特别聪明或有知识，

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为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所发明的借口，我们通常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表现出惊人的能力。

此刻，在跨界点上，一个错误可以被纠正。但如果你带着它，它就会成长，就会结果，否则，你必须承受灭除它所带来的痛苦。

利比德——这是希拉里昂真师对第一条规则的长长的注释的结尾。一个人在奥义学发展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他就会把任何尚未根除的错误埋得越深。假设它是自私，是所有缺点中最大和最常见，因为它是许多其他缺点的根源。他可能已经摆脱了这个缺点所有的外在表象，并可能想象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它，但这个错误本身可能仍然没有被征服。他在道路上走得越远，它就隐藏得越深。同时，他正在逐渐提高他的几个载体的振动强度，所以他的所有品质，无论是坏的还是好的，都必然会大大加强。如果有一个邪恶的品质，无论是从他自己还是从他的朋友那里看都可能是相当隐蔽的，它将越来越强，不可避免地在某个时候它必然爆发和显示自己。正因为他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它将产生比早期阶段更严重的灾难，而且他肯定会在摧毁它的过程中遭受很大的损失。

A. 贝森特——走在正道上的人必须彻底做好他的功课。在那些临界点上，错误很容易被纠正。但是，除非弟子在精进之路的早期阶段完全摆脱对权力的渴望，否则它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如果他不在肉体、星光体和思想体层面上清除它，而是让它在自我的精神层面上扎根，他将很难根除它。这样在因果体中建立起来的野心会从一个生命延续到另一个生命。肉体、星光体和思想体会死亡，他会得到新的这些身体，但因果体直到一个劫结束时才会死亡；所以学生要小心地避免灵性野心触及因果体，并在其中建立分离性的元素，让其越来越多限制着生命。

像那些有野心的人一样工作。

A. 贝森特——这句话在书中出现在第4条规则的开头，我把这句话从书中拿出来并放在这里，因为它特别适用于这里。它是法王（注：威尼斯真师）对规则1的评论。当我们把规则原文和法王对它的解释评论放在一起时，会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些规则。因此，你读到“1. 灭除野心，但要像那些有野心的人一样工作；2. 灭除对生命的欲望，但要像那些渴望生命的人一样尊重生命；3. 灭除对舒适的渴望，但要像那些为快乐而活的人一样快乐。”

对权力、生命和快乐的渴望构成了世界的动力。这些都是自在主 (Īshvara) 为众生提供的奖赏，促使众生不断进化。一个人为这些东西所做的所有奋斗都会使他的品质得到体现，并使他不断进化。假设这一切突然被移除——一个人失去了所有的野心、所有对生命和快乐的渴望。这会是人在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完全觉醒之前所经过的一个阶段，被称为离染 (vairāgya)，是对物质欲求已厌倦的结果。这个人享受了权力，却发现它并没有带来幸福；他为权力而努力并最终得到了它，却发现它对内在自我的影响只是失望。这不是他所期望的，也没有带来满足。以已故的俄罗斯皇帝为例，他站在人类权力

的顶峰，但却对权力感到彻底厌倦，并衷心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它。在历史上，一个掌握着绝对权力的人突然发了离染之心，并放弃了他的职位，这并不是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提早发生的结果是崩溃，到那时为止激励他的所有动机都削弱了。然后这个人垂头丧气地说：“我为什么要再努力呢？我不想要权力；那我为什么要工作？我不想要生命；那我为什么要继续活着？我不想要舒适；它不能给我带来满足；那么我为什么要做任何事情来获得舒适呢？”

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人如何才能被激发出新的活动，使他继续成长，完成他的进化；如何才能把他从崩溃的状态中唤醒？只有通过吸引他内在的神圣生命，即“通过给予而不是索取”而活着的觉知。他现在正处于生命之路上的关键点。如果他仍然坚持分离的自我，他未来的生活将充满疲惫和厌倦。是否有可能唤醒他对真正生命的渴望，这包括在服务中倾注自己，而不是陷入自私的闲散？

在他目前的状态下，他就是世界上一个“无价值”的生物，对他自己和其他人都没有用处。在他达到这种状态之前，他是一种帮助世界普遍进化的力量，因为他受到那些吸引正常人并使他们能够进化的东西（物欲和进取心等等——译注）的影响。在他因失去普通的低级动机而陷入的这种完全崩溃和无用的状态时，传来了一个特殊的恳求——针对他失去动力的三个领域。

教诲正是对处于这种状况的人发出的：“像那些有野心的人一样工作”。这是与第一条箴言结合在一起的：“灭除野心”，只这么做会导致昏昏欲睡。分离性的自我被杀死后，这个人就没有了工作的动机，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呼声：“像那些有野心的人一样工作”。然后是第二条教诲：“像那些渴望生命的人一样尊重生命”，接下来是第三条：“像那些为快乐而活的人一样快乐。”这是开始新生活的三个新指导，是取代三个旧动机的三个新动机。这个人像死了一样躺在那里。形体的生命已经死了。现在他必须唤醒意识的生命；这将由这三条内在的呼声来完成。他必须重新开始工作，但现在必须是灵性的人在生活和工作，而性格体像机器一样行动。他必须比以前生活得更充实，尽管对生命、快乐和权力的欲望都已经灭除了。这就是对他“我为什么要工作？”的问题的回答。

如果一个人没有找到答案，他就会停留在“死”的状态，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学物理的学生都知道的所谓稳定点、平衡点。在这个平衡点上，没有力量推动他前进；较高的力量已经抵消了较低的力量，摧毁了他以前的自私和野心，但在他身上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他充满能量和目标。这种平衡并不是进化的目标。有什么新的动机可以摆在人的面前，以便把他从这种状态中唤醒，使他活跃起来？只有一个能从内部激起灵魂——他必须将自己认同于世界的自在主之生命，并作为该生命的一部分行动起来，而不是对什么“行动果实”保持渴望。

对这句话最好的注释莫过于《薄伽梵歌》第三讲，其中给出了一个人在失去普通动

机——对行动果实的渴望——之后应该工作的理由：

“然而，那位默观真我之人，已在自我中找到了满足，甘愿为真我而奉献，在心灵深处，他已得安宁与圆满——对他而言，世间再无所求，亦无所欠。

无论他选择行动或静止，他都无所图，无所欠；他的安然与成就，不依赖世间任何生灵的恩赐。

所以，履行你的职责吧——全心全意，无问结果。因唯有那无欲无执地尽己本分之人，方能抵达那至高无上的灵性之境。

阎那卡王与古之智者，皆是通过行动本身达至圆满，即便只是为了唤醒沉睡的世人，你也应肩负起行动的圣责。”

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比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那个人更高的阶段。我们所考虑的只是那条导致完全自我实现的道路的开始。但这里给出的动机适用于他；他已经意识到了假我的空虚，并且能够对“自我”的呼声做出回应。他准备以造福世界的动机来工作。这样的人现在可能会想到努力获得灵性知识，不是为了他自己能因此变得智慧和伟大，而是因为能帮助世界；他正逐渐将此作为他的目标——他个人的自我之外的东西。

最终，他将放弃那种崇高的欲望动机，只希望自己能成为更高层次的工具，并能做自在主所希望的事情。然后他就会知道，他甚至不需要渴望灵性知识，甚至不需要成为真师，而只需要成为更高生命的一个工具。这样，他就会像那些有野心的人一样活跃，但其动机是成为更高层次生命的渠道，他将摆脱最后的残余野心。他的能量现在已经融入了逻各斯的意志；这成为他工作的动机。

在上面引用的《薄伽梵歌》中，克里希纳解释了一个人应该如何工作以达到最高境界，感知神圣的存在和力量。然后他继续说明，这种成就和感知会使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有力地行动。他解释说，正是自在主的积极工作支撑着一切：

“阿朱纳啊！于这浩瀚宇宙间，我无须去为，亦无需去得。然而，我依旧恒常地行动，以我之动，维系万象之律。

倘若我停步不前，噢，王子，世人便将欢然效仿，纷纷堕入懒惰与不作为的沉眠之中。

若我止步于一念不动，整个人类将陷入覆亡的深渊，世界也将滑入失序的漩涡，毁灭的阴影，便随之而至。”

他为世界的福祉而工作，为宇宙之轮的转动而工作，他行动的唯一动机是使世界能

够成长和发展，直至完成进化周期。

克里希纳接着说明了一个人应该为世界和人类的福祉而工作的原因。他不再将自己与分离的形式认同，而是将自己与唯一生命认同，这个生命护持着分离的生命形式，以便使它们达到完美。因此，将自己与唯一生命认同，他就应该完全为他的同胞和整个世界的福祉而工作——使所有有情和无情众生都能达到自在主思想中的那一点，尽管在显化的生命中它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自在主的整个宇宙完美地存在于祂的思想中，并逐渐在许多阶段中、在物质上体现出这一思想。那些意识到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的人，必须为该思想的完全显现而工作，也就是说，为了转动生命之轮，直到进化周期完成。

拥有这种真实和精神动机的人不一定要信仰上帝或者想着自在主。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感受到并回应世界上的神圣生命，并以完全的奉献精神服务于它。例如，我的老朋友查尔斯-布拉德劳（Charles Bradlaugh）就是这样，他不相信他那个时代的上帝，但他总是准备好面对苦难和危险，让自己跳进沟渠中、让它可以作为一座桥梁，令别人走向更高的生活。

然而，那些已经感受到自在主的意志，并使之成为他们生活动机的人，不应该让那些还不能感受到这一点，并因欲望而行动的人感到不安。克里希纳继续说：

如同无明者因对行为的热情而奔走，智者亦应投身于行动之中，但心无所执——他之所行，唯为天下苍生之安康，阿朱纳啊，他的目光只望众生的福祉。

然而，智者不应动摇无知者的心——那些仍执著于行动之果的人，让他以专注于‘我’的精神去履行己责，以身作则、心正行稳，如星辰般照亮他人前行之路。（同上，III, 25-26.）

一个灵性上有追求的人必须投入到世界的工作中去，树立榜样，因为智者树立的标准会被其他人效仿。一个被众人仰望的人树立了一个标准，其他人将据此展开行动；如果他对行动无动于衷，其他人也会陷入冷漠。虽然他的无动于衷可能来自于更高的动机，但众生并不会知道，而且他们误解他的动机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众人身上，冷漠会从惰性（Tamas）中生长出来，这将阻止他们进一步进化。

一个人可能会说：“我不渴望在世间或在天神居处（swarga，是印度教天神居处——译注）的结果。那我为什么要在通往这些舒适享乐的道路上帮助别人；为什么要让他们在我认为无用的线路上活动，让他们获得无价值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精力放在给予那些不可取的东西上呢？”答案是非常清楚的。那些行动的结果对大众来说是绝对必要的。除非他们渴望这些世界上的快乐，这些舒适和野心，这些推动他们行动的东西，否则他们的进化将被阻止。如果他们不想要世间的享受，那么到天神居处享受可能是他们的动机。必须以某种方式鼓励他们行动、成长、进化。如果你劝说他们说这些东西是无用的，他们就不会进化。

因此，对于人类的进化来说，重要的是应该树立一个彻底和完美完成工作的榜样。当我们是为欲望而工作的人时，它永远不会做得很好。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可能在精力和毅力方面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榜样，但他的工作中会有自私的色彩，这将使他的榜样不完美。他的工作可能非常准确，但他是为自己工作。他没有真正做到最好，因为他没有完全考虑到工作的意义，而是部分地考虑到为自己的结果。

自在主在完美地工作，使世界可以继续运转下去。那么，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精神工作。我们必须比最好的世人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的动机是为神和人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我们将为人类的事业而工作。我们不会为了活跃而四处奔波寻找活动。许多人这样工作是为了享受这种感觉，因为如果他们不忙碌，他们就不会感到活着，而是感到无聊。这种情况与常驻自我中的人相差甚远。他从不感到无聊，从不在无谓的活动中寻找出路。他工作是因为这是他的职责，在没有职责的情况下，他对活动没有欲望。因此，他在行动中实现了无为。在《薄伽梵歌》第四章中，克里希纳谈到了行动、错误的行动和不作为：

“何为行动？何又为无为？此问连智者也常陷迷惘。但如今，我将为你揭示这行动的奥义——一旦洞悉，你便能脱离一切罪恶的束缚。

我们必须深思：何谓正行？何谓误行？又何谓真正的无为？因为行动之法，深藏其秘，远非表面之善恶能轻易判明。

若有人能在行动中洞见无为之静，又在静中看见那内在的行为——他便是人群中最觉慧者。哪怕他仍在世间履行职责，他的心，早已超然；他，便是一位圣者。”

据说，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对这些事情的界限感到困惑。正确的行为是责任，即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表达自在主的生命。在这一点上，他要成为一个渠道或载体，以没有野心的人所显示的知识、准确性和完整性来工作。如果你把他的工作和有野心的人的工作比一下，你会发现他的工作同样出色，不，甚至做得更好，因为他是以绝对自我舍弃和完美的平衡完成的。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没有以这种方式工作，他已经失去了对行动成果的渴望，但他做得比他应该做的少，他工作的精力、兴趣和准时性都较差，因为他不再有个人动机，那么你看到的是一个在他采取不作为之前没有学会行动的责任的人。有人对我说，关于某些人：“这些人在行动之前就开始不作为，因为他们在达到可以无私工作的地步之前，但是智能性地认识到行动的成果是没有价值的。他们既不是世界上的好人，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像好人那样做事，也不是将他们的能量投入到人类的进化中的有精神追求的人。”

一个人如果达到了行动果实不再影响他的这种能力，就可以有两种生活方式。他可以退隐到丛林中过隐居生活，也可以在世间的事务中忙碌。如果他进化得足够先进，可以在思想或灵性层面上精力充沛地工作，那么，身体无为的生活可能是最好的；这个人对世界的帮助比他在世界的喧嚣中所能做到的要大得多。然而，这样的人往往会被真师

再派回来，过他在世上的最后一生。他将过一个不受行动污染的生活，将在世界范围内展示真正行动的榜样，将以最有野心的人所能展示的所有能量，过一个完美的有为的人生。

当一个人在世界上过着灵性生活时，通常不可能通过外表来判断他是被欲望还是被责任所驱使。但有一个测试是永远都准的，通过它，人们总是可以判断自己的动机。当行动的成果摆在你面前时，你会怎么反应？如果一个人的工作中有丝毫野心的成分，他就会在工作失败时表现出失望，在工作成功时表现出欣喜。如果他的失败没有给他带来痛苦，那么他的工作中就没有个人的因素；如果他一直在工作，那是因为自在主在工作，为了人类的福祉，他就会知道他的失败不是自在主的失败，失败是祂计划的一部分。从自在主的角度来看，最终失败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人类生活中，失败往往是最终成功的必要条件，就像成功是最终成功的必要条件一样。祂的人有时会被派去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以便变得更强大，认识到有失败的地方也有成功。

一个人是否真的作为自在主生命的一部分而工作，将由他完美的满足感来显示，无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这种满足是完美的，没有不满的阴影，他就绝对是在为提升人类而工作；那么工作就不会束缚他，他就解决了在行动中无为的问题。他已经学会了使用自己身体作为载体和它们的属性（gunas，即惰性，动性，和谐性），但没有把自己与它们认同。在普通情况下，载体的属性主宰着人，但上了路的人使用这些属性。大多数人被自然界的能量左右；他们在这些能量活跃的时候工作。但在道路上的人把这些能量当作劳动的工具，站在它们背后，利用它们。有野心的人认为自己在工作时其实是被载体属性所驱使，但超越属性的人引导它们沿着自在主描绘的进化之路运作，而不把自己与它们认同。这在《薄伽梵歌》中是这样教导的：

他将一切结果之执念，悉数放下——内心常安于所是，自在无系，逍遥独立；他虽似行于世，实则无所为。

他不求所获，内在之心智与小我皆受驭而静；无贪、无欲，仅让身体履行所需之作为。他虽作为，却不染一尘。

他安于自然而至的一切，不以强求为道，心灵已凌驾于二元对立之上——喜与悲、苦与乐；无嫉无妒，于成败之间，心始终如一，平稳如水。他虽在世上行事，却不受任何果报之缠缚。

那真正解脱的人，心无系念，他的意识栖息于智慧的寂静之中；他所行之事，皆视作祭献，因此所行之迹，未在他灵魂上留下一丝痕印。

因此，发现自己处于平衡点、进入无动于衷状态的人，必须发现一些方法来增加自己内心更高的影响，以便这些影响可以刺激他进入这种灵性行动的生活。他必须使用冥想；他必须尝试利用他可能拥有的任何情感；他必须故意抓住每一个服务他人的机会。他必须行动，即使没有行动的欲望，甚至要去抵制不行动的欲望。他必须行动。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个他尊敬的人，作为他的榜样激励他活动，这将对对他度过这个过渡阶段的巨

大帮助，否则他可能暂时退出进化。如果他心中产生了取悦他所崇拜的人的愿望，他可以利用这种愿望来督促自己，直到他能够感受到自在主的生命推动力，从而利用这种情感使他跨过这个阶段，走出崩溃的状态。

利比德——在放下自己的野心后，他被告知要像那些有野心的人一样工作。人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为世俗的结果而工作。然后是仍然为了一个结果的阶段，但却是为了天堂的结果。不同的宗教教义都会摆出这种目标。我们要放弃这个世界，永远生活在天堂；我们要站在离上帝的宝座最近的地方，等等。大多数人都经历了这两个阶段，先为世俗的结果工作，然后为天国的结果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第二种想法上有所改进，因为他们工作是为了取悦他们的神。例如，许多基督徒为耶稣的爱而工作，这是令人钦佩的，因为它是无私的；即使它是渴望天堂，也是一个比为个人结果而工作更高的阶段。

还有一个更高的阶段，那就是为工作而工作，但大多数人还不明白这一点。许多艺术家明白；有些艺术家为了艺术而工作，不管他们做的是什​​么。正如一位伟大的诗人所说：“我歌唱是因为我必须这样做”。他的意思是，他必须把通过他的东西表达出来，作为给世界的一个信息。另一位诗人也有同感，他说他重视自己的诗，不是因为它们是他自己的，而是因为它们不是他自己的。因此，有些人是为了艺术而工作——不是为了自己或自己的名声，不是为了取悦他人，甚至不是为了取悦通常理解的上帝，而是因为他们感到有信息通过他们，他们必须向世界给出这些信息。这是一个很高的阶段。

然后是最高阶段，一个人工作，因为他是神的一部分，作为神的一部分，他渴望实现神圣的计划。人们有时会自欺欺人，认为自己是在为之工作，而他们身上仍有相当多的对神的低级观念。我们总是可以在这方面测试自己——也许最好是在我们碰巧失败的时候，这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时有发生。正如我们伟大的会长经常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真的作为神性的一部分，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明确而有意识地工作，那么我们丝毫不会因为任何失败而感到不安，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失败。如果暂时某项活动看起来是失败的，那是因为这就是计划，所以是必要的过程，因此不是真正的失败。从神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可以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丝毫不感到痛苦。唯一的问题是，这是否是我们的错；但如果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事情仍然是失败的，我们就知道一切也都无可厚非。

然而，诸如此类的考虑决不能使我们变得疏忽或对时间漠不关心。我们的工作之一是使他人从惰性转化到实践服务的道路上，让一个人完成这样的转变，也就意味着为世界取得了一些明显的好处。无论什么都是最好的，但只有当我们已经尽力了时才是这样的。如果有任何人在他的那份工作中没有尽最大努力，那么无论什么都不是最好的，因为它本来可能更好。只有当我们完全尽了我们所能，我们才有权利在这一点上获得庇护，并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如果毕竟我没有成功，我向比我更高的力量致敬。”我非常确信，所做的一切肯定没有失去，无论最后发生在所有这些人身上的是什么，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最好的。

这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但却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幻觉，即那种崇高的哲学观点——无论你现在还是一百万年后得到什么都不重要。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此我认为这对其他人来说一定很重要，如果我们能让他们抓住早期的进步机会，我们就应该为他们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从长远来看，这对所有这一切都在其中运动的逻各斯来说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但祂很可能希望我们应该进化，如果祂希望，那么祂也一定希望应该尽快完成它。如果我们努力沿着导致与祂完全合一的道路前进，如果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帮助其他人，我们显然是在执行祂的旨意，所以我不认为人们是在这个世界期开始从善入流，还是在这个世界链，还是等到下一个周期才走上“道路”，这都是一样的。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人们在这一时期进入它。

也许另一个测试是，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任何属于祂的工作——我们是否愿意帮助那些有慧根的人、同时启发那些可能还在懵懂中的人。对祂来说，在进步的问题上没有高低之分，尽管祂的计划的某些部分可能处于进步中的高点，而另一部分则处于低点。这很像车轮的转动；它的某些部分在转动中接近顶端，但所有的部分都在车轮转动中前进。我们的工作帮助整体前进，推动车轮的任何部分。各个层次的生命都是神圣的生命；它在某些阶段比其他阶段会展开得更多——在人类中比在动物中展开得更多，在动物中比在植物中展开得更多，在植物中比在矿物中展开得更多——但到处都是神圣的生命，如果我们帮助推进其中的任何部分，就是帮助神圣的计划。较高或较低的是生命所处的形式；形式允许生命更大或更小的展开，但只有一个生命。这当然必须是自在主观点的一部分，这与我们的观点非常不同——即所有的生命实际上都等同；从这个观点来看，没有高低之分，因为整体都在一起运动。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可能有一些人的生命已经展开，他们能够提供更大的帮助，而另一些人可能只能提供较低等级的帮助；关键是，那些发现自己最擅长做低级工作的人丝毫不应该感到沮丧，因为他们也在推动同一个车轮——他们在帮助同一个神圣生命的展开。

第60章

第2到4条规则

2. 灭除对生命的渴望

像那些渴望生命的人一样尊重生命。

A. 贝森特——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了这句箴言和下一句箴言。杀死野心而又像那些有野心的人一样工作的原则，也适用于这两句箴言。弟子必须摆脱对个人生活的欲望，即摆脱一切为个体自我充能和对满足个人欲望作出反应的东西。他不会再去通过满足越来越多的外界欲求刺激来使自己感到快乐。

全世界的人都在急切地寻找更充实的生活；他们以各种贪婪的方式抓住它，为越来越多吸引他们热切和未经训练的想象力的东西而挣扎和斗争，从而带来大量的个人和社会麻烦。但是弟子必须摆脱那种增加和扩大个人和分离的自我的欲望。他必须进入更高的生命，只有渴望在宇宙中的需要他的任何地方，作为唯一生命的表达。在这个宇宙中，有许多事情要做。当所有对个人生活的欲望都被超越，所有的个人偏好都消失了，当下的需要将引导着有灵性的人的选择。凡是需要帮助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解放了的灵魂的工作场所；他只想成为一个（帮助世界的）工具，无论哪里需要这个工具。他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有在成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时才是有用和有价值的。

失去对生命的渴望的人，到达了一个危险点，他可能认为生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生命提供的东西对他来说毫无价值。他可能对世界和他的同伴采取蔑视的态度。他可能看不起他们，视他们为愚蠢的人，可能轻蔑地谈论他们，并认为他们的动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态度是自然的，但却充满了危险，而且从根本上说是邪恶的。这表明他还没有认知到高我，尽管他可能已经认知了非自我是什么。如果他看不起任何生命，无论多么不发达，他都忘记了这种表现是自在主的一部分，因此对他来说，这条箴言是必要和紧迫的：“像那些渴望生命的人一样尊重生命。”

如果他问为什么要尊重所有生命，答案是：因为它是神圣的。它是自在主工作的一个阶段，对他来说，这个阶段和他现在所在的更高阶段一样重要。当我们说到高和低时，我们是从进化和时间的角度来说的，即构成时间的变化的延续。这不是自在主看待他的世界的方式；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伟大或渺小，可恨或可亲。一切都处于路上的某个阶段，在这条路上，一切都在向同一个目标前进；低微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高尚的一样，都是进化计划的必要。因此，弟子不能因为任何生命处于我们所说的进化的低级阶段而陷入轻视和无视的误区。每件事情在它的位置上都是正确和好的。对这一基本真理的认识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爱他的同胞，必须学会把他们作为进化中的宇宙生命的一部分来关

心。

我们承认，一个处于低级阶段的人是愚蠢的、感性的、无所事事的、极其缺乏吸引力的；缺乏吸引力的是他的形式，而不是他的生命。我们被形式所蒙蔽。因为我们看不起另一个人，我们把他撇在一边，充满了优越感，这滋生了蔑视。但事实是，我们唯一优越的地方是形式，而本质是一样的；他的（进化的）可能性与我们的相等，从宇宙中心的角度看，他与我们一样。走上道路的人应该试图从中心和圆周两种角度来看待事物。因此，他必须尊重生命，并认识到自在主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形式是自在主选择在一定时间内表现出来的，如果它对自在主足够好，对我们也足够好。

在宇宙中，所有的成长阶段都必须有形式。没有谁高谁低；一切都是平等的。当我们自己处于进化过程中时，是有形式的区别的；但当我们已经超越了形式，就没有区别了。当我们放弃了对它的兴趣，抛开了所有关于形式和结果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尊重生命的所有表现形式。部分进化的人，被形式所束缚，愿意帮助那些相对接近自己的人，并且能够报答他的帮助。他不会倾向于帮助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但从自在主的角度助人的人，会帮助所有的人。他的责任是帮助他们，无论他们在哪里。他的活动就是自在主的活动。他帮助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无论他们是高是低，他尊重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并在需要帮助的地方帮助他们。他不允许自己被整个生命还没在他身上彰显的事实所迷惑。他知道自在主的工作是为了使生命得以展现，而他的工作是为了将其展现出来。他不会以为认知“自我”就是一切而误入歧途。他为展现生命而工作，他尊重和爱护生命。因此，他完全避免了蔑视他人的危险，否则，蔑视会产生一堵分离的墙，从而阻碍生命在自己身上的显现。

在这一点上，普通人和生活在永恒中的人看待生命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看到的是生命的全部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对他来说现在就在眼前，尽管还没有发展；因为他生活在永恒中，当从这个角度看生命时，他看到的是其实现的美。在这个层次以下，我们只看到它在特定的阶段，在时间中，而不是在永恒中，因此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尊重它。但生活在永恒中的解脱的灵魂看到的是它的本来面目，虽然他看到它当前所处的某个特定发展阶段，但他不可能感到排斥，因为他知道那个阶段是完全正常的。

它的实际结果是，一个人站得越高，他就越能对所有的生命宽容，他对所有人的同情心就越大，越跟逻各斯的同情心相近。当一个人在自己身上灭除了对生命的渴望，也就是对分离的自我的渴望，但却像那些渴望生命的人一样尊重生命，他开始获得那种永恒的感觉，使他能够尊重任何表现出来的生命形式。对他来说，任何对低于他的人的蔑视都是不可能的；他认识到每个人都是完美生命的一种表现。

利比德——在这里，正如前一条规则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看这个教导。毫无疑问，初学者必须扼杀对一种外在生活的渴望，而不是失去动力，否则会干扰需要完成的工作。一个人成为真师的学生的人，必须绝对愿意做任何摆在他面前的事情，去这儿或者到那儿，放下这件事或那件事，并且没有任何感觉。如果他想：“我

在做这种工作，而且做得很好，我想继续做下去。”他可能会受到伤害，因为他正在变得自负。假设他被从他觉得自己能做的的工作中调走，而被安排到对他来说是新的工作；他必须完全愉快地接受它。这种改变可能是因为另一项工作更有必要，或者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做某件事情，现在必须学会做别的事情。

在弟子的特殊训练之外，我们经常发现，进化的力量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每个人都喜欢做他觉得自己能做好的事情，但进化的力量想要全面发展这个人，而且经常把他从他能做的事情上移开，让他去做其他他还不能做好的事情，因为它们想让他发展一些新的能力。如果一开始他做不到，他就必须努力，直到他能做到。这就是一般进化的方式，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对真师的学生的训练。如果他们能很好地做一件事，他们可能会被保留一段时间，但随后他们可能会突然被派去做其他事情，他们必须同样愿意做其他工作。当然，对一种物质生活比其他的物质生活更加渴望，这一点必须被灭除。

在更高的层次上，关于自我的生活也是如此。弟子知道，如果他回顾过去世，他的自我已经沿着某些路线走过来，他已经发展了某些品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可以沿着这些路线做得很好。他可能会突然被带离它们。个性体，即自我，必须接受这种训练，而且在那里我们必须摆脱任何主观的感觉，即这种工作或这种方式比那种方式更好。当我们与其他性格或类型的人相遇时，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的性格和类型是最好的。理论上，我们会承认其他人必定和我们自己的一样好，但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对他们产生真正真诚的同情心。因此，例如，一个一直沿着哲学或科学路线工作的人可能会发现，要把他的活动转向用艺术或仪式服务，这有点困难。把我们的同情心转过来，让它们沿着另一条线自由流动是很困难的，但这是我们必须学会产生同理心的事情之一。

一旦一个人有合一的认知，他就会冷静地看待事物。这时，所有的工作路线对他来说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不是说他能同样容易地承担所有的工作，而是他看到它们都通向同一个点。未发展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这一点。他总是认为站在高处的人是冷酷无情的，没有同情心的；那是因为低处的人在考虑自己，想要各种个人的满足，而另一个人只考虑要做的工作，并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其中。当逻各斯的工作计划出现在一个人的视野中时，他就会只认准这一点而不顾其它，并将他的精力投入其中，凡是对这项工作最有利的，他都会努力去做，甚至对每天生活的最小细节也是如此。

他的目标高远。他的崇高理想与普通人的理解相去甚远，而那些仍然从个人角度看问题的人将不可避免地误解他。如果他因为这种误解而受苦，这里面还有一点个人色彩；他仍然希望被理解，但即使这个想法他也必须放弃。他必须放弃希望他的努力会得到赞赏，并认识到，是否得到赞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要完成。如果人们不给我们的工作记功，没关系；还是要尽可能完美地完成。我们将得到真师的赞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即使这一点也不能成为我们做这件事的理由。我们做这件事的理由是，这是上帝的工作，因为我们与祂是一体的，祂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意志，他想做的事便是我们最高的乐趣和义务，要努力去做。

当我们意识到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生命时，我们当然会尊重它的所有表现形式。我们这些只看到局部的人，并不总是尊重生命的所有形式和所有表现形式。我们看到，其中许多表现形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可取的，因此有一种倾向，即以蔑视的态度看待这些特殊表现形式。这始终是一个错误。我们从我们的视角看周围有很多东西，认为它们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往往确实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所有自私、贪婪和不受控制的欲望的表现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它们不是这样，那就会好很多。我们这样想并不是什么错误，因为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当我们因此而蔑视处在那些发展阶段的人时，那我们就无权这么做了。他们的发展程度说明了这些表现，而且这些表现往往是他们在那个阶段唯一可能的表现，正是通过这些表现，他们才能学习。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表现出自私、贪婪和缺乏自制力时，我们会说：“太可惜了！”然而，只有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说，一个四岁的小孩子没有成长为一个男人是很可惜的。如果我们允许自己不受控制，或者表现出贪婪和自私，我们可能会对自己感到某种蔑视，因为我们知道得更多，但对任何其他人有这种感觉都是错误的。如果他似乎应该做得更好，可能他没有利用他的机会；那么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遗憾，并在我们能做到的时候努力帮助他，让他看到更好的一面，更高的可能性，但如果因此而疏远他，那是最大的错误，尽管我们总是忍不住对他做的事情感到厌恶。例如，如果一个人喝醉了，那是因为他正处于那个发展阶段。他是一个年轻的灵魂，因此他有可能屈服于那种诱惑，而不是像他应该做的那样，对它采取坚定的立场。在许多情况下，他也许已经尝试过了，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失败了。我们应该给予他最全面的帮助，但我们不能对他感到厌恶。这是古老的基督教思想；我们可以憎恨罪恶，但我们必须为罪人感到遗憾，否则我们做得比他更糟糕，因为我们正在失去兄弟情谊，破坏我们帮助的力量。

唯一的生命在大千世界的背后，我们必须尊重它，对即使是那些我们不喜歡和觉得不可取的表现也是如此。我们决不能忘记，它是神圣的。有时，当所做的事情好似非常远离神的旨意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是尤其困难的；但我们必须努力。这是古老的“隐藏的生命”的理念，几千年前在埃及的秘仪中就曾教导予我们。隐藏的生命存在于每个人的体内，无论它被埋藏得多深，无论它展现得多么少，我们都要记住它就在那里，即使我们看不到它。我们身上的隐藏的光明不可能立即照耀和唤起另一个人身上的隐藏的光明，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力量，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唤起某种反应。在这个时代，我们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这个教导，但本质上现在和当时的教诲是同一含义并且同样正确。

生活在永恒中的人，既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也能看到现在的事，当他看到一个明显不理想的生命表现时，他会说：“是的，目前，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低级和不值得的表现；但其中神圣的生命总有一天会绽放出来。”许多人没有想到，“现在”是多么虚幻的一个概念，我们刚刚想到它，它就已经过去了。我们会说“现在”有这样那样的东西存在，但当我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过去了。实际上，并不存在像“现在”这样的时间；它是一种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分界线；它只是我们为了方便而使用的一个术语——事物本身在时间进程的每一秒钟都在变化。我

们必须在“现在”读取“未来”，看看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些身体和大脑片刻，进入一个完全更高的生活，并俯视这一切，我们就会完全理解这个话题。我们应该看到，通过对未来的思考，我们能使它更容易被现在的人所实现。如果我们看着一个肯定在犯罪的人，想到他的罪，我们就会让他在罪里陷得更深，但如果我们看着他，想到未来，想着他从罪中解脱时，我们为他打开那个未来的大门，使他更容易实现那个未来。

3. 灭除对舒适的欲望。

要像那些为快乐而活的人一样快乐。

A. 贝森特——在成长的早期阶段，一个人为了获得能使他舒适的生活条件，付出了他所有的脑力和体力；对舒适的渴望构成了人类大多数人的动机。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刺激，可以激发人的某些品质。它告诉他，他必须控制他的身体，他必须支配他的低级天性，他还必须发展他的各种身体，以便它们可以为他在其中享受舒适的目的服务。

随着吸引人的东西在层次上越来越高，对舒适的欲望也逐渐消失了。例如，一个人可以通过把他的兴趣转移到思想生活中来摆脱对身体舒适和享受的欲望。起初会有一些努力的感觉，某种痛苦和损失的感觉；但这个人更喜欢思想上的快乐，而不是身体上的快乐，因为他知道这些快乐会持续更长时间。然后，随着他的自我否定的实践，他发现物质损失的感觉越来越少，因为智力的快乐越来越吸引他，直到低级的欲望完全不吸引他。

起初，每个阶段都有刻意的自我克制，然后是欲望的物质对象失去了吸引的力量。后来，在智能型的快乐方面也会出现同样的变化。当人仰望灵性生活时，他对智能型事物的巨大兴趣将逐渐减弱，他将越来越少地被强大的智能型力量的享受所吸引；他将否定自己的智能型的快乐，而为精神的快乐感到高兴；他将把自己从智力中撤出，把自己的意识固定在精神层面。

对舒适欲望的灭除也带来了它的危险。这是第三种危险。第一个是不去作为，第二个是蔑视，第三个就是一种不快乐的倾向，既不快乐也不是不快乐，两者都不是。

这个人应该怎样变得快乐呢？答案是：通过意识到“自我”就是极乐。《梵经》(Brahma Sūtras)中说，梵(Brahman)是极乐(Ānanda)。人现在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不再被快乐或痛苦所动。它们已经不再吸引他；它们来自于形式之间的接触，但他已经达到不动心。因此，他很可能会处于既不快乐也不是不快乐的状态。但他必须学会快乐，就像那些为快乐而活的人一样。

这是自我的幸福，那深藏的幸福，自得其乐的感觉，这是灵性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灵性生活中最难实现意识部分。关于伟大的奥义学者和人类的救世主，一个非常

明显的事实是，悲伤的一面在他们的生活中表现得非常多。耶稣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人。释迦牟尼，佛陀，离开了他华丽的宫殿、花园和可爱的朋友，去寻求治愈世界的悲伤的妙方。当我们观察人类所有伟大领袖的生活时，情况也是如此。悲伤深深地触动了他们。但他们并没有被悲伤所征服。在这些人身上有一种持久的快乐，而从外面看他们的人，悲伤被深刻地夸大了。当悲伤在他们头上盘旋，当焦虑、骚扰、烦恼、忧虑和祸患从四面八方降临到他们身上时，自然而然地，人们判断他们是悲伤的。但并不是这样。他们并不为这些事情担心、骚扰或苦恼，尽管他们非常关注这些事情，并可能为了世界的利益做任何必要的事情。在这一切之下，有一颗和平的心。因此，你总是发现他们说：“我的和平仍在”。

弟子感到世界的悲伤。他无法逃避；这将向他投来一道阴影——一个不可避免的阴影。整个世界的悲伤都在他身上找到回音。他感到悲伤，并继续为无知和受苦的人，为他们的叛逆和反抗而感到怜悯。在我们谈论的这个发展阶段，他面临一个危险——他可能会停止感受他人的境遇；如果是这样，就在他停止感受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他的作用。伟大的人对那些受业力支配的人感到无助的怜悯；怜悯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因为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无法帮助，众生必须自己经历这些经历。尽管他知道应该如此，尽管他们对法则绝对满意，他们站在一边，看着它工作；但他仍痛苦和同情——在怜悯中有某种悲伤的成分。

这将永远是一种阴影。在失去同情的力量时，一个人将失去帮助的力量。就像他在感受无知者的快乐和痛苦时，他通过自己的感受减轻了他们的苦楚。

在所有这些压力下，永远有必要提醒弟子，自我本身就是极乐。他必须保持快乐的心，必须刻意在自己身上培养满足和幸福的精神。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对神圣的幸福进行冥想——深沉、强烈的幸福，这是世间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是自我的本质和性质。一个人只有通过刻意培养快乐和满足，以及通过观察世界并认识到邪恶是无明（avidyā），是非智慧，才能发展这一方面。在各种悲伤中，他应该是快乐的；他必须教导自己，痛苦只存在于表象，而生命永远是快乐的。

利比德——这条规则并不意味着人们需要刻意让自己不舒服，尽管许多人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它。瑜伽士、隐士和僧侣都以这种方式理解其他经文中的类似说法，但这是绝对错误和愚蠢的。中世纪的一些僧侣穿着坚硬的毛衣；一些印度瑜伽士坐在钉子上，在最热的天气里睡在火圈中，都是为了让让自己不舒服。这就是断章取义的理解。《薄伽梵歌》中特别指出，那些折磨身体的人，是在折磨坐在身体里的神灵，他们的方式不是进步的方式。所以这条箴言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舒适，而只是意味着我们决不能让对舒适的渴望妨碍我们必须做的任何工作。如果做应该做的事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去做。

让自己不必要地感到不舒服只会给我们的道路带来困难。人们经常谈论苦难的美德，以及通过苦难取得进步的程度；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冷酷的事实，我们会发现进步是在苦

难过去之后取得的。导致进步的并不是实际的苦难本身，而是在许多情况下，苦难唤醒了一个人，使他认识到在顺境中他不会充分注意到的情况。有时，苦难会使他去除使他难以进步的品性，但只有在苦难结束后才会有进步，因为只有在那时他才会有合适的心态去关注更高级的事物。

我们决不能认为让自己不舒服是一种美德。恰恰相反，当身体舒适时，我们能更好地思考更高层次的东西。然而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会坚持这样做。例如，在对冥想理解最深的印度，刚好有盘腿而坐的习惯。我认识几十个白人，他们会因为试图在冥想中遵循印度的习惯而使自己疲惫不堪，甚至给自己带来痛苦，他们不明白这只是一个外部细节，印度人之所以采取这种姿势，只是因为他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姿势。对于不习惯的人来说，强迫自己采取对他们来说是不舒服的坐姿，是非常徒劳的。帕坦伽利的指示是采取一种“轻松和愉快”的姿势。

就冥想时身体的姿势，有两个指导原则。首先，它应该是舒适的，使人容易忘记身体，因为这是人想达到的境地。第二，它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在冥想中我们离开身体——这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身体将不会受伤。在这种情况下，对身体的影响就像我们晕倒了一样。坐在地板上的印度人只是向后倒下，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因此，当我们冥想时，最好坐在某种扶手椅上，这样，如果身体失去知觉，我们就不会从椅子上摔下来。仰卧的姿势如果增加了睡眠的倾向，那就不好了。

也有情感和知识型的乐趣，许多人都不屑于认为他们的身体舒适对他们有丝毫的影响，但当他们在情感上不舒适时，也就是说，当他们想象他们的情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时，他们就会非常不高兴。许多人因为多愁善感而感到痛苦，并期望世界上的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复杂情绪，但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则会受到很大伤害。他们倾诉他们所谓的感情，但往往带有自私的色彩。他们会制造各种干扰，甚至做出伤害他们自称所爱的人的事情，都是为了他们所谓的感情回报。他们不明白有不同类型的爱，他倾注感情的人可能不会以他们期盼的特定方式回报感情。这种困难来自于对情感性舒适的执着，我们不应允许它干扰到我们自己或我们所爱的人的进步。

同样，人们也期待智能型的舒适。人们希望别人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样，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满足，不受干扰。我们不断地遇到这种困难。例如，会有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对证道学深感兴趣，他想加入证道学学会，但他的父母极力反对他。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儿子或女儿走上了他们不能理解的路线，他们就从智能的角度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的，认为在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外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因此，如果儿子或女儿的想法与他们不同，他们就会相当愤怒，没有意识到一个自我恰好出生在他们的家庭中，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与自己有相同的气质。

每一个自我都有自己的方式，有自己感知真理的能力；他必须沿着自己的路线接受它。其他人试图强迫他沿着他们的路线接受真理，而非他自己的路线，这是一个错误；整个内在的自我都会反抗它。在数以百计的例子中，当儿童在智力上受到压力时，结果

是他们完全脱离了父母的信仰。例如，牧师的儿子一再成为无神论者，因为父亲和母亲不明智地试图强迫他按照他们的思路思考。这种伤害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获得智能型的舒适。弟子必须时刻注意，他在情感上或智力上的舒适的愿望绝对不会赋予他去干涉别人的权利，也不应妨碍他可能对他人所拥有的责任或给予的帮助。

正如法王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应该快乐，这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我们当然不是为快乐而活。我认为许多人忘记了快乐的责任。他们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责任，尽管应该最强调它是一种责任。它是进步的一个必要部分。总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悲哀和沮丧的人是没有进步的，他应该明白这一点。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们有必要变得越来越敏感，因为除非我们把自己带入这种状态，否则我们无法在瞬间回应来自真师的最微细的信号。毫无疑问，要做到非常敏感，同时又非常快乐，是很困难的，但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有很多事情需要最深切的同理心，很难对那些受苦的人表示同情，而不感到悲哀；然而，正如我所解释的，真师的同情心远远超过我们，但肯定不会将悲哀感知为悲哀。

现在遭受悲伤和痛苦的人在它生命的其它轮回中，也许在几千年前相当不同的生活中，可能会有少得多的痛苦和少得多的悲伤，但考虑到他们当时的那种生活方式，现在发生的事情对他们的进步来说是最好的结果。我们不能不为没有更好的结果而感到遗憾，但我们的悲伤不是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而是因为以前发生的事情使今天的后果成为这个人成长进步所必需。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冷漠，但当我们明白“果”其实就是“因”的一部分时，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人们自己很久以前就启动的原因的必然后果，在神圣的因果律运作时，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所有这些痛苦现在只能通过引入新的力量来改变。我们有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悲伤和痛苦。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取消了自然法则的作用，丝毫不意味着这不合法则，而是我们引入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在法则的运作范围内，并减轻了许多本来会是之前的后果的东西。但是，尽管我们有时可以缓解和帮助，但正如我之前解释的那样，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尽管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可以做得很好，要始终保持完全同情的态度并认识到痛苦的必要性是相当困难的。假设我们深爱的某个朋友不得不接受外科手术。我们当然很遗憾，但我们不会说不应该手术，因为我们认识到手术是件好事，而且我们相信手术的结果会改善他的健康。因此，无论我们多么遗憾和焦虑，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一种不幸的、令人遗憾的，但却是必需的过程。所有的悲伤和痛苦都不过如此——是为消除危险的增生而进行的手术。

世界上的许多悲伤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大量的悲伤不是来自于过去，而是人们现在愚蠢的结果。他们以错误的方式对待事物。例如，我们经常允许自己受到伤害、被冒犯或担心。这不是来自过去的业力。在许多情况下，十有八九的麻烦根本不是来自外部；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应对所经历事物的方式。从外部来到我们身上的业力只是一小部分，但我们把它放大了很多；这是我们现在的错误，它可以被补救。

大多数为快乐而活的人都想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这种快乐：通过与让他们感到快乐

的人在一起，通过去他们期望找到快乐的地方，诸如此类。弟子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他应该处于自己完全快乐的状态，而不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这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因为在许多世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环境耍弄的。如果我们观察人们，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这种状态。世界上大多数人很少努力去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情绪低落或容易被冒犯，因此不快乐，他们应该着手改变这些状况。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埋怨那些冒犯他们的人，并说不可能与这些人相处。然而，那些人可能是与世界上其它人没什么不同。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如何对待这些人，取决于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的态度。如果我们对奥义学的研究带来了任何成果，我们就会说：“我不介意他们采取什么立场；那是他们的事，不是我的事；我的事是注意我不被冒犯和担心，我保持一个和平的状态，不管这些其他人做什么或想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其他人具有攻击性或侮辱性，那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侮辱性和攻击性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我们对待它的方式，这不是很明显吗？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受到它的影响，就会产生大量的干扰。我们这边也表现出同样的性质，对旁观者来说，似乎有些攻击性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平静，辱骂我们的人会明显是错的，而外人可以看到我们没有错误。当然，我们不应该为了显得正确而保持冷静，但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态度，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些攻击我们或干涉我们的企图；这样我们就能快乐。

这似乎是一种想避免痛苦或折磨的消极的快乐。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我们这些试图按照奥义学的律法生活的人——我们这些内在生活的学生们——一定是在做一些世界性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在看到逻各斯的计划以及执行那个计划需要做的工作时，能够不尽力做更多的工作，并且做这个工作本身就会使他忙碌和快乐。我们没时间消沉，没时间为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担心。如果我们一直忙于倾注善念，向我们周围的人发送强烈的愿望和强大的善意之流，我们就会完全投入，并在工作本身中感到快乐。

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不断谈论做事情“打发时间”是令人难过的。他们为了有事可做而做这个或那个。这既可笑又可悲，因为世界上充满了做善事和高尚行为的机会，而这些人甚至没有在寻找机会。他们只是试图以某种方式自娱自乐，以便能够度过这段时间，这是怎样一种态度啊。

奥义学的学生则会发现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他想做的一切。所有真正愿意工作的人都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做的事情总是比他们能做的多。贝森特博士不屈不挠地从清晨工作到深夜，没有任何休息，她的工作与普通人对工作的想法完全不同。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当然一直在忙碌，但大多数人对工作的想法是做一点，休息一下，然后再把工作捡起来，多花一点时间。他们会把这称为对工作的密切关注。这不是她的工作方式。即使在她听别人讲故事的时候，她也会继续写作，但仍然知道别人告诉她的每一个字，并在故事结束时完全准备好给予帮助或建议。她没有失去一分一秒。如果她碰巧在火车站等车，她会拿出一个小的随身箱，马上开始写文章或信件。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看看她的年纪吧——尤其是大量的工作都具有很强的探索性，需要在许多不

同的方向上迅速做出决定。有偿工作的人不会以这种方式来做。正是因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她才能做这么多。当然，她在工作中是快乐的，总是准备好用友好的微笑来迎接人们，对所有与她接触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灵感之源。我们最好尽可能地追随她的脚步，始终牢记快乐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快乐，那么我们就做得不够；这肯定证明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应该着手工作，做一些事情，不快乐马上就会消失，因为没时间去不快乐。对工作的兴趣是如此强烈，要做的事情是如此之多，我们只想着这个，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任何不快乐的事情。

在心里寻找邪恶的源头，并将其清除。邪恶在虔诚的弟子的心里和在有欲望的人的心里都能结出果子。只有坚强的人才能把它灭除。弱者必须等待它的成长，它的结果，它的死亡。而且，它是一种经年累月都能生存和成长的植物。它在人积累了无数世的经历时开花。要踏上力量之路的人必须把这东西从他的心里拔除。然后心就会流血，人的整个生命看似被彻底溶解了。必须忍受这种磨难；它可能在迈出通往生命之路的危险阶梯的第一步时就会到来：它或许在最后一步时才到来。但是，弟子啊，请记住，必须忍受这种磨难，将你的灵魂的能量全力集中在这个任务上。不要活在现在，也不要活在未来，而要活在永恒之中。这棵巨大的杂草不能在永恒中开花：永恒思想的氛围自然会将这种对存在的玷污抹去。

利比德——这是第四条规则的最后部分，是法王对前三条规则的评论。巨大的杂草是分离的异端——分离的自我的想法——这确实是邪恶的根源。我们被指示要分阶段灭除这个想法。我们被告知首先要统一低级和高级的自我，也就是说，要把性格体融合到个性体中。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个人小我仍然是如此接近，以至于它倾向于将更高的东西拒之门外。我们必须通过努力，逐渐超越它，完全摆脱所有的自私。我们要从自己的个体性开始。

个性体，即自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它复杂，极其美丽，奇妙地适应它的环境，确实是一个荣光的存在；但最终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是这样，它也只是我们通过许多世的工作为单一体的进步而创造的一个工具。因为在我们进步的早期阶段，我们不得不发展分离的自我的想法，所以说巨大的杂草，或它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这必须在某个时候被杀死，但只有强者才能在发展之初把它从自己身上拔除。弱者必须等待，在他们发展足够的力量来杀死它之前，让它继续生长。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幸的，因为允许它继续存在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与人的本性紧密纠缠在一起。那些现在就能鼓起勇气把它拔除的人将会取得快速和更可靠的进步。尽管在任何时候摆脱这个分离的自我的斗争都是艰巨的，但如果我们把它留到我们进步的后期阶段，这将是成千上万倍的困难。在它最终被摧毁之前，我们将受到各种困难和危险的影响，只有在此时此刻摆脱它，我们才能摆脱这些困难和危险。因此，很明显，最好在一开始就把它消灭掉。

所有的奥义学教学体系都建议学生从一开始就尝试摆脱这种幻觉。除了认为自己是分离的习惯之外，灭除它的困难还在于，这种想法是我们过去所有力量的来源。当自我

第一次形成一个个体时，他明显地很弱。在那之前，他一直是一个群体灵魂的一部分，独立身份的想法在他身上并不强烈。它必须通过野蛮的生活得到加强。这个人的力量从“我是我”的感觉中逐渐增强。在早期，这种感觉是：“我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一个跑得快的人；我是一个强大的首领；我可以领导军队；我可以引导人们；我可以让他们按照我的意愿行事。”后来，它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表达自己，即“我有强大的智力；我可以信任自己，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是一个伟大的人；我可以比其他人更强烈地思考，因此我有能力控制他们的思想，可以支使他们干这干那。”正是通过分离感，我们学会了自力更生。

后来到了一个阶段，自力更生意味着对更高的自我的依赖。人不再依赖他的手的技巧、脚的敏捷和肌肉的力量，也不再依赖他的智力，而是认识到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远远大于所有这些外在的表现，当达到这个阶段时，他很快开始看到他精神的力量是隐藏在它背后的无限的力量，因为它与上帝本身是一体的。因此，我们对自己的依赖最终成为对祂的依赖——对背后强大力量的依赖。我们就是祂，在依靠上帝的同时，我们就在依靠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性的火花，神性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只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将其展开，然后我们所依赖的自我就会成为伟大的自我，也就是一切。

这种分离的自我的想法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是自我的一部分，就我们现在所知，这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我们还必须了解有一个“单一体”；当我们把个体性放在一边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自我。然而，当那个时候到来时，我们将比现在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单一体只是永恒之火的火花。我们现在从理论上知道了这一点，对它的真正认识将在适当的时候降临到所有人身上；它已经降临到一些人身上。我以前解释过，当意识集中在因果体的最高部分时，就有可能看到连接单一体和自我的线。从这条线往上看，进入我们知之甚少的单一体，并超越单一体，我们可以看到并知道，有一种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明确性和确定性，即我们所认为的自我和属于我们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而是祂；如果我们有任何智力、任何奉献或感情，那根本不是我们，而是上帝的智力、奉献和爱，它通过我们展示自己。当一个人有了这种经验，他就再也不可能和原来完全一样了；他不可能再持有他原来固守的个人观点，因为他了解到的确定性是那么让人信服。需要一些这样的经验来抵消分离的自我的发展结果，而分离的自我目前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通过掩盖我们对生命的洞见而给我们带来很多悲伤和痛苦。我们处于这种奇怪的境地，直到某一点，我们的自我发展是靠着分离的想法，而只有当我们达到这一点时，它才成为一种邪恶，我们必须摆脱它。人类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奥义学和高级宗教教义都如此强烈地要求我们承担无私的责任。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这样做。它仍然处于自私的阶段，试图为自己获得这个和那个。我们必须用全部力量来反对这种倾向。

同时，我们必须努力对它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我们经常对到处可见的猖獗的、野蛮的自私感到不耐烦，但这是没有用的。这些不幸的人现在只是在延续几千年前他们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温和、宽容的态度，但对于摆脱这种观点的必要性要非常坚定。我们中的一些人发现，把整个人类的

进步作为目标，并把自己看作人类的一部分的想法是有帮助的。我们试图按照我们的一位真师的建议行事，他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你成功地迈出了某一步，如果你成功地取得了明确的进步，你不应该认为：‘我已经做了这个，我真的在进步’。更好的说法是：‘我很高兴发生了这件事，这样人类可以通过我的实践更接近于找到自己——更接近于上帝希望它达到的最终目标；人类通过我的行动迈出了这一步，而这个事实意味着其他每个人都取得了微小的进步。”因此，人们可以把整个人类视为一个单位，就像一个人把他的整个家庭视为一个单位一样，从婴儿到老爷爷，因此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

我们被告知，我们既不应该生活在现在，也不应该生活在未来，而应该生活在永恒中。住在永恒中的是逻各斯，是神。祂，住在永恒里，看到未来和现在，看到所有这些事情的实现。如果我们能把自己提升到祂的角度，我们就应该能够像祂那样生活在永恒中。这不是我们今天或明天就能实现的事情。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实现它。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是我们走向祂的必要条件。我们决不能满足于我们已经达到的条件；那将立即意味着停滞不前。我们必须始终以做得越来越好为目标，通过生活在未来，我们将学会如何做到这一点。

同时，当我们总是向前迈进，总是努力向上时，让自己对自己和他人的暂时的过渡状况感到不满或担忧是错误的。更明智和更好的做法是将自己投射到未来并生活在其中。我们应该说：“我现在是这样一个人，有一些缺点和不足。我将超越这些缺点和不足。让我期待着它们不再存在的那一天。”为明天而不是为昨天而活，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整个世界都在为它身后的几个世纪而活，并固守着旧的偏见。我们应该着眼于未来，为之而活。

要满怀希望地思考未来，而不是遗憾地思考过去。“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所以我们不是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满意，而是对我们刚刚做的事情不满意。如果我们想继续前进，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前方。向后看并不是取得进展的方法。如果在物质层面上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应该走不远就会遇到意外，在这些更高的领域也是如此。我们越想这个道理越清楚，在我们刚刚研究的三句箴言中，即“灭除野心，灭除对生命的欲望，灭除对舒适的欲望”，所有促使普通人努力工作的因素都被完全灭除了。

一个人的生活首先是由保持自己和家人生存的愿望所引导的，即“能活下来”；他总是有上升到更高层次的野心；他希望为自己和家人获得更大的舒适。这些正是推动普通人的主要动力，很明显，如果所有这些都从他身上完全消失，他就会变成行尸走肉一般——他将没有任何理由去努力工作；他将像一根木头。他会说：“如果我没有任何形式的野心，如果我不再渴望生活或舒适，我为什么要做任何事情？我为什么要行动呢？”他将没有任何适当的动机去做任何形式的努力，对他来说所有的进步都将结束。很明显，对他来说，灭除这些东西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即使是一个几乎准备好踏上道路的人，他已经不再对低级的东西感到任何兴趣，也会达到一个阶段，他有可能陷入无所作为的状态。在智力上，他绝对相信所有这些低级

的东西都不值得追求，而且因为它们不再吸引他，所以他不觉得有必要在任何方向投入精力。这几乎是每个人在进化过程中都会遇到的经历，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麻烦。他们已经摆脱了低级的东西，却没有达到高级的东西。他们处于这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合一性，因为那是生活中的巨大动力，但他们已经足够认识到了这一点，知道分离的自我的欲望不值得追求。所以他们仍然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对一些弟子来说，要把自己从这种状态中唤醒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的；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兴趣。他们想死，想一了百了。

一个人要超越这种不满意的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往前走一点，然后他就会开始看到，有一种更高更真实的生活，是非常值得一过的。他将发现，当他瞥见神圣的计划时，他想把自己投入其中，他没有别的选择。在确认自己与“终极生命”认同时，并作为该生命的一部分行事时，他将找到那个能激起他行动的动机。当他更进一步，开始意识到“自我”的生命时，他就不会再想堕入毁灭和结束一切，而是渴望拥有越来越多的能量，以投入到这项光荣的工作中。合一的自我的动力将激发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活动，因为它比任何低级的动机都要强大得多，用它来实现神的崇高目标的人将获得无限的幸福和无限的和平。

第61章

第5到8条规则

5. 灭除所有的分离感

然而，你要单独地，孤立地站着，因为任何有形的，任何有分离意识的，任何在永恒之外的东西都不能帮你。

A. 贝森特——这段教导在本书中特别给出，是为弟子准备的，因为他必须学会完全孤立地站着。任何有形的，在永恒之外的东西都不能帮助他。所有来自有形的东西的帮助都是次要的帮助，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可能会失败。伟大的基督教奥义主义者们的传记显示，他们的生活有一个不变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感到被所有人抛弃，不得不体验绝对孤独的人生。同样的真理也出现在基督教福音书中，其中包含了耶稣生活的象征，讲述了每个灵魂在弟子阶段必须体验的经历。有两个场景与这句话有关；第一个场景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的痛苦，当时他发现他的朋友和追随者甚至不能与他一起醒着待一会儿，他知道他必须独自走下去；第二个场景是从十字架上发出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些经历与第四次伟大的入道有关，当人被世界抛弃，学会只依靠内在的自我，意识到他自己只是永恒在外部世界的一个表现。在这最后的大考验中，弟子总是存在着崩溃的危险。

摆在弟子面前的是一项双重任务。他必须灭除分离感，但他必须学会独自站立，以使他能以自己内心的神性力量而强大。他必须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给所有人带来光明，但不从任何人身上索取。他只能从孤立的经验中学习这一点。然而，孤立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他在永恒中。这种幻觉是由于在意识中认识到合一性之前，在意识到自己即永恒之前，所有的形式都被打破时造成的。

这句箴言及其评论还包含其他重要思想。有一个阶段，慕道者必须远离世人，因为他的软弱，而不是因为他的力量。有时，一个人非常接近他周围其他人的状况，这些人仍然过着他已经离开的低级生活，以至于他觉得与他们为伴，他很可能被拖入他们的恶习。在这种情况下，排斥的情绪是有用的；尽管这种情绪确实表明他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但他最好还是由着自己的情绪去行动，避免与他们为伍。

当一个人惊恐地谈论某种恶习时，你可以肯定，在不久的过去，他曾被这种恶习所控制。在不久前，他一直在与这种恶习作斗争，他的内在意识没有忘记这段经历，现在警告他要反对这种恶习。有一个阶段，当一个人的境界提高了，他不需要把自己与那些仍在挣扎中的人隔离。但只要情况不是这样，只要他有可能因为外界的冲动而陷入罪恶，一个人的安全就在于他逃避诱惑，直到他有足够的力量在罪恶中行动而不被它所吸引。

只有当一个人超越了被恶习吸引的能力，他才能克服恐惧和厌恶。

这时他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他想到那些仍在苦苦挣扎的人需要他的帮助。想到他自己过去的错误，现在他就能帮助别人。只要我们自己有可能堕落，我们就不能帮助他们，而只有当我们既不被吸引也不厌恶时，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与那些正在挣扎的人有相同之处时，我们才能帮助他们。我们就会记得，世界的罪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没有人在另一个人仍然不纯净时可以保持纯净的深刻真理。当一个人仍然是人类的一部分时，人类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要摆脱这种生活，他必须到人类之外。任何一个人的恶习都是我们的恶习，直到他也摆脱了它。拯救世界将完全取决于这一真理。

如果任何弟子发现自己受到特别的诱惑，他就应该这样想。他应该认识到，他绝不能屈服于诱惑，因为他的堕落是整个人类的堕落。这样的认识应该足以让他远离邪恶。假设你试图在意识中想着全人类，然后试图征服自己的一个特殊的弱点；那么你会感到你自己的征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所有人。整个人类得到了帮助，因为它的一部分已经在挣扎后征服了它。这种想法往往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力量。如果不是为了你个人的自我，为了整体而奋斗确实是值得的。

利比德——人们有时会通过夸大这些教诲，使它们对自己来说比需要的更难，或许还使它们有点不真实。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物理层面上，这里存在着分离。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感觉到完全的兄弟情谊，但事实仍然是，在空间中我们的肉体是分离的。有时人们想否认这个事实；他们试图把“非分离”的想法推行到一个不合理的地步。这在奥义学中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奥义学的教导是常理和常识的精华，每当有什么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明显是不合理的，我们可以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显得不合理，因为我们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但当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时，这个说法仍然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它，等待进一步的启迪。

虽然我们的肉体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但真正的分离比表面上的要少。我们都相互影响，以至于在任何意义上，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独自生活。如果一个肉体有某种疾病，附近的所有其他人都有可能染上。如果星光体有病，比方说，有易怒、羡慕、嫉妒、自私等等特点，这也会传染别人，因为它辐射出它的振动，附近的其他星光体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种辐射影响。例如，当人们坐在一起开会时，他们的星光体在相当程度上相互渗透，因为一个普通人的星光体在肉体周围延伸了大约18英寸（注：约46厘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远，因此，尽管他们仍然很独立，他们必然对彼此产生相当大的作用。思想体也是如此，甚至我们的因果体在空间和条件上也是分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从符合自然事实的常理中理解灭除分离感的含义。

在菩提界的层面上没有分离感。在那里，意识不一定在最低次平面上立即融合，但它们逐渐变得越来越宽，直到当我们达到菩提界的最高次平面时，并通过其所有不同的次平面充分发展自己后，我们发现自己有意识地与人类融为一体。这是绝对没有分离感需要达到的最低的层次；意识的圆满合一存在于上一个层面——涅槃界。

假设我们所有人都能同时在自己之内发展菩提意识。每个人都会意识到他已经上升到那个层次，他的意识包括所有其他人的意识，但他仍然会觉得那个包容性的意识是他的意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失去他的个体感，只是他的意识包含的范围要比他以前的意识广得多。他将感觉到自己也通过所有这些人表现出来了。实际上，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包括我们所有人的意识，即逻各斯自己的意识。

在涅槃界，我们最强烈地意识到，所有我们曾认为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爱，实际上是祂的意识、祂的智慧、祂的爱、祂的奉献，通过我们表现出来，有点像光通过镜头。在菩提界中，这种认识并没有完全降临到人的身上，但在上面的那个层次里，它确实降临到他身上。

在《慈岩之书》中（Stanzas of Dzyan）中，提到人类时说“火花与火焰用最细的宇宙元动能（Fohat）之线相连”（《秘密教义》，第一卷，第66页）我相信这句话适用于不同的层次；对我们来说，这句话可以意味着，自我用最细的线连在单一体上，而这条线贯穿了菩提界。你能想到的最细的线就是代表普通人在这些不同的菩提层面的一切。一旦他把注意力转向更高层面的事务——当他经常思考它们并以它们为目标时，那条线就开始变粗。它逐渐变得越来越像一条电缆，后来它看起来像一个漏斗，因为它在上部扩大了（我描述的是通过灵视看到的情况），并下降到因果体，这是一个当前有明确尺寸的体。接下来，因果体本身因力量的涌入而扩大，漏斗变得非常大，底部和顶部都变宽了。在第一次入道时（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经验在入道之前就有了），人放弃了因果体，进入了菩提界。在那一刻，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因果体绝对消失了——自从他离开动物界以来，贯穿在他漫长的生生世世中似乎是永恒的东西，消失了。（同上，第66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个漏斗就会变成一个球体。那里有更多的维度，所以我实际上无法描述它，但对于能够看到它的人来说，它是呈现出这个样子的。

在一个人接受了第一次入道后，分离感是他接受第二次入道前必须完全克服的缺点之一。这是他在修行道路上必须摆脱的十个结（sanyojana）或十个枷锁中的第一个枷锁。通过第一次入道的经验，他有了终于可以不可逆转地摆脱它的可能性。这时，他只是得到了菩提意识的一瞥。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随时回到菩提意识状态，但至少他已经体验过了，而且一旦感受到了合一性，他就知道它的存在，尽管他可能没有能力在没有真师的帮助下重新进入它。因此，他知道分离的感觉是一种幻觉。对我们这些在肉体中的人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点的。我们不断地谈论它，并试图说服自己感觉到它，但只要一个人还在肉体中，在他有了更高层面的经验之前，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他能感觉到它。我们在智力上说服自己，但真正感受它是另一回事。

当一个人开始在菩提界运作时，他是在最底层进入的，但他一开始甚至无法充分利用这个最低的一个子层面。他将感受到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强度的极乐，以及一种与他之前感受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比的意识延伸，无疑会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被包括在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他充分习惯于对这种更高层次进行分析时，他会发现意识的延伸，尽管是一个非常大的延伸，但绝不是全面或普遍的。逐渐地，他扩展了他能有效运作的

领域。这有点像一支军队占领被征服的领土的方式。他首先稳住自己，然后逐渐扩大他有明确权力的部分，直到它包括整个国家。然后，他开始尝试将他的意识推向下一个子层面；但即使他在一个又一个子层面中努力工作，直到他达到最高的子层面，他也不一定能建立起菩提界的载体。那些通过冥想或努力而拥有菩提意识的人，总是可以将自己提升到这种状态。那些已经建造了菩提载体的人，虽然他的肉身、星光体或思想体仍然存在，但他会一直有这种意识。这是另一个单独的成就，也是一个困难的成就，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因果体必须被消除，必须被摧毁，不能是一堵分离的墙。

一个人的意识在冥想时达到菩提界时，他发现虽然他与菩提界所有奇妙的意识是一体的，但还有一圈小小的虚空将他与其他的意识隔开。当然，这个小障碍就是因果体。为了使菩提体得到发展，即使是因果体也必须消失。然后，这个人就会以一种无法在此描述的方式感受到无障碍的生命的现实。布拉瓦茨基夫人将这一理念表述为一个圆心无处不在，却没有圆周的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和富有表现力的描述。（《秘密教义》，第一卷. 373.）当然，这是一个悖论，但所有说出的关于这些高级层面的东西必然是矛盾的。

当合一性完全被感知时，无论听起来多么矛盾，人都会感觉到，好像他在那个层面的载体充满了整个层面，好像他可以把他的意识点转移到那个层面内的任何地方，并且仍然是这个圆的中心。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体验。与这种感觉同时存在，贯穿并伴随着它的，是一种最强烈的极乐——我们在这些较低的层面上根本无法想象的幸福——生动、鲜明、火热，超出所有的想象。在人间的大多数幸福，那些我们感觉到任何与这个词相配的罕见时刻，主要意味着没有痛苦。当我们暂时摆脱了疲劳和痛苦，当我们可以放松并感觉到我们正在接受愉快的影响时，我们称之为快乐和幸福。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感觉。菩提界的极乐是最强烈的活跃、生动的感觉。我丝毫不知道如何表达它。如果你能想象你曾经感受过的最强烈的活动，然后用极乐的感觉取代这种生动和剧烈的活动，然后以某种方式把它——精神化——提高到一个完全更高的层次，给它n次方的强度，大约可以略微表达一下极乐的感觉吧。

这是一个活跃的现实，它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它一点也不被动；人不是在休息。在世间，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紧张和劳累，以至于休息总是我们可能拥有的任何理想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部分；但在那里，丝毫没有一个人正在休息或想要休息的感觉。一个人是一个巨大的能量的化身，他的表达方式是倾吐自己，而休息或需要休息的想法完全不在他的意识中。对我们来说，人间的休息似乎是对高层次意识的一种否定。我们已经与神性力量的表达融为一体，而这种神性力量就是活跃的生命。人们谈论涅槃的休息——但那是从较低的观点出发。力量的强度才是这种高级生命的真正特征——这种力量如此强烈，以至于它根本不以任何形式的普通运动来显示自己，而是以一种巨大的无阻力的扫荡来显示，从下面看可能看起来像休息，但这意味着有绝对力量的意识。这一切都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当我们达到这一点，我们就最终征服了巨大的杂草，那个大敌：分离感。总的来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它涉及到其他一切。

只有当菩提体在所有七个子层面都得到充分发展之后，人才有了整个菩提界的完整成果，有了与整个人类认同的完整力量，这样他才能通过这种关系了解所有人的想法和感受。在获得菩提意识之前，我们可能会努力减少分离感，而且可能在智力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我们仍然在理解他人的意义上是处于外部的。他人仍然是一个绝对的谜，因为人对他的同伴来说是最大的谜。我们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人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却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也许在达到菩提的水平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彻底了解其他任何人。当一个人达到这种状态时，他就能把自己倾注到别人的意识中，看到他们做什么，为什么他们会以那种特殊的方式行动。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内心，而不是在外面，他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来研究。这在我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但这是他的一些感受。世界上所有的快乐都是他的快乐；它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当他选择通过一百万条触角中的任何一条——与他同在的其他人的意识——让自己感知世界时，他就可以而且确实体验到那个人正在体验的一切。这样一来，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在他的感知范围内，但他绝对肯定地知道，这是计划的必要部分，在那些更高层次上不存在这些痛苦。他对痛苦的同情心丝毫不减，但他知道“梵即是极乐”，与神同在则是永恒的内在喜悦。只有达到这种发展程度时才有足够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当一个人接触到这种意识时，他已经暂时从这些较低的身体层次中退出，在那里他可能会受到干扰或不安，这时他自己就是神圣快乐的一部分。当他再次回到他的思想体、星光体和肉体中时，他可能允许一些小麻烦来烦扰他。这不应该是这样的；但在更高的生活和肉体中的生活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在物质界，小事仍可能非常恼人。即使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仍然有可能被物质层面上的一些事情所烦扰，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痛苦的事情是那些他们觉得无望的事情。当一个人触及到那个更高的意识后，就不会再有任何无望的感觉，因为当我们绝对确定现实永远是快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有低层次的痛苦都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更接近完美，甚至连些许的痛苦也不会出现在我们身上。

与他人共情的能力不仅通过融入人的意识获得，也可以通过在菩提层面的其他一切获得。一切都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学习的。如果我们想研究任何课题、任何有机体、任何自然法则的运作——不管是什么——包括因果体的意识，通常我们必须从外部研究它，从外面看它。在因果体中，我们能够以极大的宽广的意识来研究，有能力知道比我们在低层次上可能知道的更多的东西。但当我们到达菩提界时，差别是一个根本的差别。我们正在研究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症状来检查。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因为在物质界没有任何与此相同的东西，但是这种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看事物的方式确实给人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它的特点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可能有理由说，这是我们对神看祂的宇宙的方式的第一瞥，因为祂必定有同样的经验——祂所看的东西必定是祂自己的一部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祂的一部分。因此，祂的意识必定是这种菩提意识，但是是在n次方的高度，并具有我们在任何层面上都无法想象的洞察力，荣耀和辉煌。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那个世界被说成是真实的，而所有这些较低的世界被说成是不真实的，因为差异是如此之大，态度是如此之完全不同，以至于任何其他看待事物的方式都显得不真实，甚至是可笑的——一旦人们学会从

内部看它们。

要达到这种更高的境界，并不像许多学生认为的那样完全不可能。在这一生中，此时此刻，有相当数量的人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它。如果人们愿意遵守规则——愿意采取所需的完全无私的态度，这对那些愿意努力尝试的人来说肯定是可以达到的，因为只要在弟子的观点中存在任何个人的东西，他就不能在这种菩提意识方面取得任何进展，而这种意识取决于对性格体的取消。

分离性的想法在日常生活中以某些方式表现出来，最好是注意这些表现。人们表现的一种方式是他们对其他分离的自我的权力的渴望。世界的一半永远都在试图干涉另一半。这种习惯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没有注意到它；我们通常把它看作是好的建议。在两千种情况中可能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但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通过努力给其他人留下印象来宣扬我们分离的自我。

在物质界上，我们试图让其他人按照我们的方式做事，让他们给我们让路；我们一直在试图让他们采用我们的特定计划，不管它是什么。因为它是我们的，是世界上最好的计划，我们想把它强加给其他人。在知识层面上，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人们不断地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强加给别人。当一个人发展出敏锐的智力时，他开始巧妙地、缓慢地想通过这种智力来支配其他人。仅仅因为他的思想变得比别人更敏锐、更强大，他就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来塑造别人的思想。我们想与他人分享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是很好的，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发现的好东西放在他们面前。但通常来说，这并不是存在于这种主宰他人思想的欲望背后的想法。它通常与对其他人的某种程度的蔑视并存。我们认为，“这些人就像绵羊；我们可以赶他们；我们可以让他们按我们喜欢的方式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已经学会思考的人，就像我们应该通过冥想和学习来学习的那样，可以非常容易地支配别人的思想；但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任何像“支配”这样的事情都对别人的进化不利，对我们自己也不利。因此，即使是这种智力型的支配的欲望也必须加以抵制。它是分离性恶习的一部分。

当我们摆脱了这一点，还有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可能性，即在灵性领域，我们也可能试图让人们走上我们的道路。这是将人们从一个宗教转换到另一个宗教的努力的背后的思想。这样说也许不太公平，因为基督教至少在一开始就有一个巨大的错觉，即除非人们相信它的自己的特殊教义，否则他们会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来世，因此，试图让别人皈依的做法带有利他主义的色彩。它的假设是“正统之教是我的信仰，异教是你的信仰”，而且：“我所相信的是真实的，你必须与它一致”。当我们发展了灵性，当我们学到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应该宣扬我们的福音，我们应该希望告诉别人我们的发现，给他们一切机会跟随我们进入这些更高的思想领域，这是正确和恰当的；但如果这种愿望带有支配他们的欲望——这种欲望往往与许多良好的品质混在一起——这里就仍然有一丝旧的分离自我，“巨大的杂草”没有最终被拔除。

我们还必须完全摆脱支配他人的愿望，因为只要一个人在为分离的自我工作，他就

属于那一大群分离的自我，这在进化中是个可怕的负担。当他开始意识到合一性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必须被提升的重荷的一部分，而开始成为提升重荷者之一。

孤独和孤立意味着一个人不能依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因为没有任何分离的人或事最终能真正对我们有用。必须在自己之内找到帮助。真师可以在我们的努力中一直帮助我们，但即使是他也不能为我们做实际工作。他不断地向我们提出建议，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提供帮助，但每一步都是我们自己必须做的工作。当我们继续前进时，我们必须学会完全独自站立，没有真师的直接帮助，但这是一种错觉，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脱离真师，或脱离神性（真师是其一部分）。然而，我们必须表现得好像我们是孤独的，在我们进化的某些阶段，我们会感到绝对的孤独；然而，如果我们能把理智带入其中，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这很困难，我们会立即认识到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孤独。我们是上帝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其他状态，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将完全停止存在，我们将是无意识的。

我们是某种东西的一部分，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停止存在，因此，孤独的想法是一种幻觉，尽管它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在物质层面上，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最孤独的时候，他往往是最不孤独的；当他在人群中的时候，更高层面的东西不那么容易接触到他，因此他与人们的分离程度更高。但是，当这些分离的自我在他周围不那么接近时，非分离的自我的影响可以更充分地作用于他，所以说，当人认为或感到自己最孤独时，他是最不孤独的。

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在宇宙中绝对孤独的可怕感觉形成任何概念——就像一个漂浮在空间的点。这就是被称为阿鼻地狱（avichī，又称无间地狱）的状态，意思是“无波的状态”。这是一种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似乎站在神圣生命的振动之外，据说这是一个人最可怕的经历。这就是黑魔法师的结局，他在许多世中明确而坚定地努力追求分离，他直接将自己置于进化的合一力量的对立面。真师的学生必须学会同情哪怕是进入无间地狱状态的黑魔法师；因此，一个人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这种意识状态。他只接触了一会儿，但他永远无法忘记它，从此他将永远能够理解那些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人的痛苦。对我们来说，当这一时刻到来时，我们应该记住，不管是什么，都是神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与祂分开，即使我们觉得我们是与祂分离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征服的最终幻觉。

我们都必须孤独而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依靠自己，并认识到他就是上帝，在自己身上的神圣火花实际上是万物的一部分。在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对真师的工作的更高阶段来说是不完全可靠的。同时，对于我们生活中的所有普通工作，无论是物质的、星光的还是思想的，要知道真师笼罩着我们并一直在我们身后，就会是一种非常大的力量和安慰。我们每天晚上在星光界或思想界（视情况而定）做我们的常规工作，在做这些工作时，我们总是知道真师的力量在保护我们。如果在任何时候，我们遇到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东西，有可能压倒我们，就像在物质层面上的大风暴或地震一样，我们总是知道，我们可以无限地，永远地利用他的力量。甚至弟子也必须学会在时机成

熟时不使用这些力量，但这只是为了使他能够成为像真师本人一样强大的中心。

不要幻想你能不与坏人或蠢人为伍。他们就是你自己，尽管在程度上不如你的朋友或你的真师。但是，如果你允许与任何邪恶的事或人的分离感在你内心滋生，这样做你就造了业，它将把你与那个事或人捆绑在一起，直到你的灵魂认识到它不能被孤立。

利比德——这是希拉里昂真师长长的注解的第一部分。当然，我们在理论上都认为天下一家，是一个真正的合一体。真师在此承认，在这个合一体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进化层次，因此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与坏人和蠢人的分离比我们与朋友或真师的分离更大。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这一概念常常被扭曲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在任何一个由许多兄弟组成的家庭中，他们之间一定有相当大的年龄差异，同样，在更大的人类兄弟关系中，这些成员的灵魂年龄也一定有差异。同样，就像在物质界家庭中，长者帮助和训练幼者是其职责所在，在人类家庭中，长者必须保护幼者并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兄弟关系意味着多样性；它需要这种年龄的差异，也需要许多人做不同的工作。

我所遇到的最好的兄弟关系的象征之一是我们的一个成员看到了一个由数百根柱子支撑的东方寺庙。他说：“所有这些柱子都在帮助支撑神庙，因此它们象征着支撑人类神庙的个体灵魂。这些柱子有的在外面，被人看到并一直被人欣赏。它们也面对光照和雨淋。其他的柱子则远在神庙的内部，根本没有阳光直接照到它们，也没有在人们经过时被欣赏到。其中一些柱子位于崇拜者聚集的地方，整天靠着柱子的基座而坐。其他的柱子在不太容易接近的地方，但每根柱子都是寺庙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在做它的工作。这就像人类的兄弟情谊。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有些人可能从来不知道有一个被帮助的机会，然而他们都在承担自己的责任，与那些在公众眼中更突出的人一样，大家都是神庙中的支柱。”

我们的许多弟子急于要求与真师和圣人合一，而不急于要求与罪犯、酒鬼、无能者、感性主义者、残忍者合一。但是，既然人类是一体的，我们就必须与进化程度较低的人合一，也必须与进化程度较高的人合一；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向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靠拢，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努力帮助人类的一部分。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呢？首先是以正确的方式来看待他们。如果我们惊恐地躲避他们，如果我们憎恨他们，我们就会使他们的道路更加艰难。如果我们允许对正在进行的邪恶的自然和合理的感觉影响我们对作恶者的态度，我们就在犯错误。有时几乎不可能避免这种情况，但我们总能在某种程度上理智地说服自己。

医生们遇到最令人厌恶和最可怕的疾病——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疾病完全是当事人自己造成的。但是，当病人在他面前时，没有一个真正认真工作的医生会想到这些。他不会对这个人的恐惧，而是将疾病视为必须与之斗争和征服的敌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们必须跟一个堕落的人打交道时，我们应该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毫无疑问，

对于一个绝对堕落的酒鬼，我们不可能产生很大的效果，他的意志几乎消失了；但惊恐地躲避他或蔑视他并不是帮助他的方法。同样，当一个人犯下可怕的罪行时，我们可能会对罪行产生很大的恐惧，但不应对罪犯产生恐惧。我们很难将两者分开，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还有一个奇怪之处值得一提。最让我们感到恐惧的事情是那些我们自己有某种错误倾向的事情——可以想象我们会面临危险。当一个人完全没有对某一特定犯罪的轻微倾向时，他就会毫不惊恐地俯视它；但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对人类的某一特定失败充满了惊恐，这可能是一个不久前对自己有真正危险的错误——也许是一两辈子前的事。

当我们置身于邪恶的影响中时，我们有时不得不用一个外壳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把它们挡住。这往往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仍然是人；但不得不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软弱的承认。绝对坚强的人直接走到所有这些危险的中间，确信这些危险无法影响他，但这不是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件明智的事。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通过制造一个保护壳，我们可以避免精力的不必要消耗。一个对自己的力量完全有把握的人可以在各种危险中安然无恙地行事，因为他对自己有把握。完美的力量摧毁了所有的退缩。我们在传染病面前退缩，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可能被传染；如果我们确信我们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我们就不会产生感染上这种病的想法。

我们不能认为自己与恶人或蠢人是分离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必须总是与这些人密切接触，尽管接触有时是有用的。例如，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里，有许多好人努力帮助穷人，在贫民窟里与他们一起生活。我们的一些学生认为，对于恶人和蠢人，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这并不总是帮助他们的最佳方式。我们可以从真师们在这方面的行为中学习。伟大的人不会来到世上，住在我们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原因之一是，他们将无法继续为人类工作。这几乎需要真师的所有时间来清理一个他可以工作的地方，而且所做的工作将被减少到原初的百分之一。

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丝毫没有必要将自己置于最恶劣的条件下。相反，如果我们不以这种方式妨碍自己，往往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别人。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在一个特别不令人愉快的人群中，也许充满了一些野蛮的感觉或激情的爆发，他可以在自己周围罩上一具外壳，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免受邪恶的影响，但是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能对那群人做很多事情。另一方面，如果他远离它，他将能够对它施展更多的力量。即使如此，如果一群未发展的人被一些粗暴的激情所左右，从更高的层面上也不能对其做什么，因为它处于这种状态时，倾泻的力量很难影响它。因此，我们不需要进入邪恶的环境，除非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可以在那里做明确的好事，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就必须得尽力而为。例如，我听说过一些传教士走进酒馆，开始了宗教仪式，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大胆行动实际上是成功的。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行动会以惨败告终。在这些事情上，就像在战争中一样，一个非常大胆和明显的轻率举动偶尔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通常通过合理的工作方式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

记住，世界的罪恶和耻辱就是你的罪恶和耻辱；因为你是世界的一部分；你个人的业与世界的业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菩提界，我们看到它代表了一个真正的真理。在那里我们感到：“我是人类无法避免的一部分；其中存在的一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我们如此感觉是因为我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造成了这种情况。另一方面，人类所做的每一件好事中都有我们的一份。当一个人向前迈进了一步，我们会觉得这是所有人的胜利；通过他，全人类离目标又近了一点。

在你能获得知识之前，你必须走遍所有的地方，不管是肮脏的还是干净的。因此，请记住，你不想触碰的脏衣服，昨天可能就穿在你身上，或许明天会成为你的。当它被甩在你的肩上时，如果你惊恐地转过身去，它就会更紧地裹着你。自以为高尚的人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泥潭。舍离是因为舍离本身是正确的——而不是为了自己洁身。

希拉里昂真师的注解以这段话结束，这段话经常被误解；有些人把它解释为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必然犯过所有可能的罪。它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聪明人确实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了一些东西。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把手放在火里而被烧伤时，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手也放到火里去才能知道这不是件好事。因此，我们不需要犯所有可能的罪行才知道它们是错的。我们都在进化的某个阶段，从原始人的状态上升到了现在的状态，并在这之间经历了不同的生活阶段，但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在每个阶段都做得很糟糕。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漫长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类有可能犯下的不同类型的错误，但我们肯定不必经历每一个细节。我认为，当一种形式的特定邪恶被触及时，明智的灵魂会获取对类似错误的经验。

然后是另一个考虑。每个人在达到菩提意识时，都会通过菩提意识向外看，体验别人所体验的一切。我们想到菩提意识的荣耀和神奇，因为它把我们带入了与真师的合一。我们不要忘记，它也把我们带入与恶人和罪犯的合一。他们的感受必须被体验到，同时也要体验到更高层次生命的荣耀和辉煌。因此，当我们能够接触到菩提层面时，我们可以通过进入到正在经历这些低级发展阶段的人的意识中，获得对生活中低级和更不愉快的方面的体验。我们不需要把这作为一门课程来做，因为我们已经通过假设知道，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经验，才能有完美的同情心，否则我们无法给别人提供帮助。完全有同理心的人凭直觉知道别人的困难和诱惑，所以甚至对犯错的人也充满了爱。通过同情，他使“脏衣服”成为自己的。当我们最终放弃了分离感，实现了合一，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融入了神圣的生命，而爱的态度是我们对任何同胞所能采取的唯一态度，无论他们是高是低。

6. 灭除对感觉的欲望。

通过感觉来学习并观察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开始自我认知的科学，并

将你的脚踏上阶梯的第一步。

A. 贝森特——弟子必须观察感觉在自己身上的作用，这样他才能从中获得一些自知之明。他只有通过刻意观察自己的思想才能获得这种知识。试图研究自己的思想的第一个效果是远离它们，将它们与自己分开。你研究它们本身就把你的生命从它们身上引开了，从而暂时破坏了习惯上的对自己与思想的认同。一个人不会把自己与他所研究的对象，与他所观察的东西认同起来。在商羯罗的追随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主体和客体永远不可能相同。因此，研究的努力本身就削弱了形式，而在这个简单的行为中，你就获得了自由。

与这个建议密切相关的是测试经验，目的是让人体验到不再受其影响的状态。当一个人在观察自己的感觉时，为了从中学习，他可以体验这种感觉，但同时他可能会用这种感觉做一些更高的事情，即他可能会接触这种力量而不屈服于它。也会有这样的时候，正在练习这种观察感觉的弟子会发现自己体内沉睡的感觉正在被重新唤醒。

我们所有人都有对过去的回忆，可以说这些回忆就像我们死去的自我一样围着我们，并有可能从外部被唤醒。它们可能通过与其他人相似的思想形状接触而再次复活，也可能被某种力量的蓄意行动所唤醒，这种力量目的是为了净化我们，或者从正的一面或者负的一面来考验我们。假设一个人的死去的小我被唤醒，他就会感受到通常所说的诱惑的力量。弟子在研究了这些事情的运作方式后，认识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他衡量了复活的思想的力量，并对它说：“你不是当下活生生的自我；你只是过去的‘我’，所以离我远点。”

有时在受诱惑的时刻，认识到这只是你的过去被重新激活，是很有帮助的，然后你就会正确地说：“这不是我”。然后你把它看成是你自己之外的东西，不是你存在或活动的一部分，你知道它不能牵制你或玷污你。从这种知识中产生的耐心的信心，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因素。你知道你正在接近那个你甚至感觉不到这种诱惑的时刻。马上，它就根本没有能力影响你。

在衡量和观照自己过去的感觉和想法的深思熟虑的过程中，弟子正在杀死那个死去的自我复活的最后可能性。在《寂静的声音》中，当提到欲望时说：“要小心，免得它死灰复燃”。旧的感觉和想法被清除了，不是当它们仅仅被埋在看不见的地方，而是当它们的最后一丝被斩断了时。当人看着它们，完全清楚地看到它们是什么，它们不是自己的一部分。在这种安静的研究中，他就把它们杀死了，没有任何可能恢复生命。

利比德——我们首先要学会从外部观察感觉在自己身上的作用。只要我们被它卷走，我们就不能从它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因为我们那时是它的奴隶，但如果我们能站起来，俯视它，把它当作属于我们过去的东西，我们就能观察和研究它。

感觉的浪潮在世界各地流淌，我们必须学会理解它们，以便能够帮助他人，当然，

只有当我们不再被它们所左右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根性问题，但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困难之一是让感觉和情绪把他们卷着走，而他们还不完全了解如何控制它们。这就像站在海浪中，试图驾驭它们。一个人不可能驾驭一个一次又一次把他打翻在地并把他冲走的东西；但人们没有意识到，情绪真的不是这样的外部力量，而是在自己的内心，如果一个人懂得如何去做，就可以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方法就是在一开始就牢牢控制住它。愤怒、抑郁、嫉妒或任何这些激情的浪潮会在一瞬间开始，并迅速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东西。它出现得如此突然，而人们又如此习惯于把它视为自我，以至于他们暂时没有认识到它，所以没有立即警觉并阻止它，并说：“这不是我；我拒绝被卷走；我站稳了。”如果我们记得及时这样做，情绪就会迅速消失。大多数人在相当平静的时候下定决心不被征服，但不幸的是，当感觉的浪潮汹涌而至时，他们此刻并不想抵制它。人的灵魂没有立即清醒地意识到危险，所以它允许自己被卷走，并与情绪或感觉相认同。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它到来的那一刻准确地抓住它，因为如果我们让它溜走了，那么当这种感觉完全爆发时，要突然阻止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尽管有时另一个人可以为我们这样做。事后，当我们想起时，我们会后悔。实际要做的事情是，每次都尝试早一点控制这种感觉，如果我们能在它进入状态之前抑制它，那么以后我们很可能就能一直这样做了。

这在一开始是很困难的，只是因为作为一个自我的人已经在以前的许多场合放弃了他的权利，以至于他已经失去了申张这些权利的习惯。但是如果他一旦在关键的行动中坚持这些权利，他就会发现自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因为造成困难的元素体会开始害怕，会开始意识到它不能为所欲为。起初它很自信，就像一条狗冲向一个人，狂吠和咆哮，因为它认为人害怕；但如果这个人没有转身逃跑，狗就会犹豫不决，开始对这件事有些怀疑。元素体没有狗的智力。它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们比它强，但如果它不知道，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应该让它知道，我们是它的主人；当它一旦感觉到，就不会再制造麻烦。

我们必须通过观察别人的感觉来学习。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理解人性。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在情绪的影响下是如何出丑的，看到他们身上的情况有多糟糕，以及这显然对他们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们就会学会压制自己身上的任何相同的东西。当我们作为旁观者站在外面时，看到别人身上的东西自然比看到自己身上的东西容易得多。然而，我们不应该为了批评别人和挑出他们的缺点而看别人，而只是为了看看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当我们看到他们因为某种激情、情绪或某种厌恶感而明显没有达到他们的最佳和最高境界时，我们可以在心里记下这一点，而丝毫不觉得我们比他们强，我们可以想：“同样的事情难道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吗？让我试着让它不会发生”。因此，在不养成批评的习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当我们看到另一个人陷入悲痛时，无论我们多么为他感到难过，都无妨想一想：“不要让我也掉下悬崖，有一个人这样做就够了”。

战争期间，巨大的情绪浪潮充斥着整个世界。其中有大量对与我们发生战争的国家的厌恶和憎恨。我丝毫没有为这些国家的暴行辩护的意思。我知道这些暴行发生了，因为我自己也曾目睹过大量的暴行，这让我对人类充满了羞愧。我一刻也不想否认这些事实，掩盖它们，或为它们辩护。但是，在针对那些犯罪者的强烈情绪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和伤害。对这些暴行负有责任的是那些犯下这些暴行的人，以及受其命令而犯下这些暴行的个人，而不是整个国家。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在过去做了很多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事情——这在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我们决不能让自己陷入思想上的不公正，就像不能有言论或行动上的不公正一样。

我们的敌人会故意挑起对我们的仇恨。这在当时也许是有效的，是发动战争的技巧之一。他们可能发现，这样做可以获得新兵和金钱，等等；但这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错误。就这件事的所有较高层面而言，他们肯定大错特错。但是，即使如此，如果我们也感到憎恨，那么就有危险。在与邪恶的斗争中，人们必须有绝对的决心，将其进行到底，但却不该有任何类似仇恨的想法。记得佛陀是如何说的：“仇恨永远不会因仇恨而停止”。恰恰相反，它总是被仇恨所激起。

当一个人听到对妇女和儿童的可怕暴行时，他不能不感到强烈的愤慨。对这种恶行感到愤慨并没有什么坏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有有正义感的人都应该坚决地谴责它，没有任何形式的缓和或借口；但如果憎恨犯下这些罪行的不幸的人，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对他的同情应该远远多于指责。责备他不是我们的事，但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不可能再做这些事。我们的态度应该像一个人对待攻击他孩子的野兽一样。他不会通过憎恨它来表达自己的尊严，但他会把它赶走。我们应该为那些做这种事的不幸的人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因果报应。妇女和儿童被屠杀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也许对亲人来说比对受害者本身更可怕，但对那些犯罪的人来说是最糟糕的；他们才是最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最后将承受的痛苦会可怕得多。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将采取措施，防止已经发生的事情再次发生，但我们不能有仇恨感。这是一种高尚的义务。我们的觉悟远远高于做这种事情的人；我们在进化和发展方面比他早了好几代；我们与他的距离就像他与动物界的距离一样远，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通过不分享仇恨的激情来显示我们更高的发展。

只有当我们把自己与感觉分离开来，只有当我们站在外部，试图控制这种感觉并从它那里学习，我们才能研究情绪的影响。我们决不能被卷入任何这种流行情绪的漩涡中，但我们必须努力看到它的错误所在，并尽我们所能将其纠正。许多人在那种巨大的激情的影响下，认为我们相当冷漠，而且冷酷无情；甚至有可能，如果我们拒绝仇恨，他们有时会认为我们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当然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但在这些巨大的仇恨浪潮的影响下，人们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爱国主义并不要求一个人憎恨其他国家，但他们有时不明白，我们可以爱自己的国家，而不必去憎恨另一国。

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就像我们对小孩子的麻烦应该采取的态度一样。一个孩子打

碎了一个娃娃，为此泪流满面，后悔不已；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同情那个孩子，但我们是很有哲理的，我们不分享这种后悔的情绪。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娃娃被打碎，或者因为孩子的学校生活中可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小事而感到绝望。我们意识到有一个未来，与这个未来相比，所有的小事都只是暂时的，并不重要，尽管它们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给予同情，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但是如果我们的感受和那个孩子的感受一样，我们就太愚蠢了，我们自己的行为也是幼稚的。

正在学习以哲学态度面对人生的人也是如此。他同情那些对这些事情感到激动不安的人，但他自己并不感到不安。就像人们对孩子说“哦，好吧，不要紧，到时候会好的。”我们也应该对那些在这些情绪涌动的人说：“只要你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果我们这样说，我们会被认为是没有同情心的，但这是绝对真实的。我们经常发现很难避免叹息人们怎么会如此盲目。我们看到他们对那些丝毫不重要的事情疯狂地闹情绪。他们往往是拥有灿烂可能性的人，但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可能性，他们允许自己被疯狂的情绪浪潮所淹没。几千年前，我们自己也许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学会忍耐，理解这是进化的一个阶段，虽然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阶段。因此，我们这些仍然处于屈服于那种情绪的危险中的人必须振作起来，说：“20年前，这也许是可以原谅的，但现在，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人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享乐上，我们知道，二十年前这可能是很好的，但现在他应该考虑生活中更严肃的事情。同样，我们应该上升到一个高度，我们的情感是更高的情感，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想法，那就是上帝希望我们做的工作。

7. 灭除对进步的渴求。

像花儿一样成长，无意识地成长，但迫切地对空气绽开它的灵魂。你也要像花儿一样，为了向永恒打开你的灵魂而迈进。但必须是永恒引发了你的力量和美丽，而不是进步的欲望。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你在纯净的丰盈中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个人名望的强烈激情会使你变得生硬。

A. 贝森特——在成长的后期阶段，弟子会感到自己向永恒敞开，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它的美。这时，他就不可能再希望自己能比他的同胞更伟大了。在达到这个阶段之前，正因为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所以他仍然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他认为他的成长属于分离的自我，并感到他自己正在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很可能会堕落。避免这种危险的唯一方法是摆脱成为伟大的人的愿望，不屈服于那个仅为自己而成长的欲望。因为当他处于人类成长的更高层面时，弟子必须对他自己是否成长无动于衷，而必须只关心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意志，并只想到这能给所有欢迎它进入他们生活的人带来的喜悦。

利比德——我们要像花儿一样成长。为什么？因为花的成长是无私的，绝对是利他的。它的成长不是为了展示自己，而是为了让它的品种通过它的死亡变得更伟大。它的存在不是为了给自己获得果实，因为果实要到花死后才会出现。它的全部成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未来的植物。因此，我们必须向前迈进，不是通过考虑自己，而是通过

为他人的利益而努力。一个伟大的想法——帮助逻各斯的工作——坚定地吸引着我们前进。我们必须努力实现所有的美德和能力，只是为了让我们在祂的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在无私的工作中忘记自己，让我们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成长，“在纯净的丰盈中发展”。

第62章

第9到12条规则

利比德——到现在为止，书中指出的都是消极面。我们被告知要灭除某些欲望，但现在我们来到了积极的一面，了解到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渴求什么。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渴求什么呢？那些研究过印度书籍的人将会记得，这是一个甚至《奥义书》（Upanishad）都有分歧的问题。某本《奥义书》反对各种欲望；它认为，即使是对正义的渴望也必须避免，因为我们必须对任何事情绝对没有任何偏好。而另一本《奥义书》会指出，我们必须有进步的欲望，并说，当所有其他的欲望都被征服了，只有对灵魂成长的欲望，那么对一个人来说就没有悲伤的可能了。我们可以调和这两句话，如果我们把第一句话理解为：如果我们有欲望，甚至作为一个分离的自我来合作完成世界上更高的工作，想到我们自己和我们能做的伟大事情，仍然有一丝分离的想法；但如果我们能够想到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是由我们代表的人类的一部分在赢得进步，不再有任何自我的想法，那么我们已经提高和净化了我们的欲望，使它成为一个完全可取的愿望。

9. 只渴求内在的东西。

因为在你之内有世界之光——唯一可以洒向道路上的光。如果你不能在内心感知到它，那么在其他地方寻找它必是徒劳。

这条评注中所表达的思想是所有宗教都有的，尽管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在基督教中也有，但通常只有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mystics）似乎理解它。我们在美丽的诗句中看到了这一点：

即便基督在伯利恒出生一千次，
但如不在你心里，你的灵魂将是孤独的；
即便祂挂在髑髅地的十字架上，也是徒然，
除非祂挂在你心间。

这句话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自己本具的神性，那么他就没有进步的希望，因为他的内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工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达到更高的境界；但如果他知道他内心有奇妙的基督原则，那么他就认识到，展现这种神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的工作就是使他的外部载体和谐，以便这种内在之光可以透射出来。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心中之基督即荣耀的希望”。我们内心的希望就是这神圣的火花；拒绝相信自己内心有这种希望的人在自己的道路上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直到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的确，只有通过基督才能获得救赎——不是那个曾活着然后死去的人，而是我们内心的基督原则。我们的救世主在心中。这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义，为了支持这一教义，我们可以引用许多文本。现代基督教的介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出了问题，使自己变得可笑，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对这一伟大理念的误解。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基督教是以美丽的诺斯底哲学为起点的，但其追随者中的无知者拒绝在他们的宗教中纳入任何超出他们理解的东西，或任何需要多年学习的东西。所以他们把伟大的诺斯底主义学家当作异端驱逐出去。他们对宗教采用了不明智的决定方法，即多数人投票，结果很糟糕。

最初，基督教有一个完美的哲学——即所有宗教背后的哲学。当作为寓言的福音故事被贬低为对耶稣的生活的伪历史时，宗教就变得不可理解了。因此，所有真正提到事物的这一更高层面的文本都被扭曲了，当然，它们也不会与隐藏在思想背后的真理相吻合。由于基督教已经忘记了它自己的许多原始教义，在如今，人们习惯于否认它可能曾经拥有任何秘义教义。然而，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服没有偏见的学生，这种高级知识确实存在，而且为使徒和教会的先驱们所熟知。我在这里不能充分讨论这个问题；只需提醒读者，教会先辈中最伟大的奥里根(Origen)肯定这种秘密教导的存在。他指出了“流行的非理性信仰”导致的“身之基督教”(somatic Christianity)和“灵之基督教”(spiritual Christianity)之间的区别。他所说的“身之基督教”是指基于福音书历史的信仰，并补充说，这对大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但“灵之基督教”有灵智，因此理解其中涉及的所有事件——出生、洗礼、开悟、受难、复活和升天——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发生过一次，而是每个基督徒的精神生活中随着他的进步的步骤。

现代正统派仍然把它的信仰建立在未发展的人群的无知信仰上，并坚持不承认它曾经辉煌的遗产，即诺斯底教义中几个无价的碎片的形式。在失去了更高的解释之后，它拼命想以一种可理解的形式呈现低级的解释，但这是不可能的。证道学的学生拥有的知识使他们能够解释所有这些奇怪的教义，甚至在街头布道者的粗俗话语中看到意义和美感，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他对这些主题多了解一些，这内中的含义会是什么。

因此，我们要渴求的是一直存在于自己内心的东西；我们不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它。这个想法在很久以前的古埃及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那里，他们把所有的宗教观念集中在“隐藏的光明”和“隐藏的工作”上。“隐藏的光明”是指每个人内在的光明，而“隐藏的工作”是指使他能够表现它，使它在自己身上显现出来，然后帮助它在其他人身上发展的东西。这是他们信条的基本点——光明本具，无论它如何被掩盖；无论它看起来多么无望，我们的工作就是撤掉面纱，让光照耀出来。

人们经常犯的错误是在其他地方寻找它。他们说，“我们想让真师来帮助我们；我们想让真师来提高我们”。但是我带着最大的敬意和尊重说，真师不能这样做，逻各斯本身不能这样做。真师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提高自己。这个过程完全类似于肌肉力量的发展。没有人可以为另一个人做这件事，但如果他有知识，他可以告诉他如何为自己做这件事，这就是一个人从外面可以得到的所有帮助。另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他遵循某些规则和练习，并发现它们带来了良好的效果。真师或高徒无疑也可以给我们灌输力量，

使我们的工作更容易，但这就是全部。一路走来都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在内心感受到对自然界的美和荣耀作出反应的力量，这种美和荣耀就会与我们擦肩而过。如果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内心看到上帝，那么在外面寻找祂是没有用的。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上帝的一部分时，内心的上帝就会对外界的上帝做出反应，我们就会开始在祂的工作中真正发挥作用，而这毕竟是我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10. 只渴求超越你的东西。

它是超越你的；因为当你达到它时，你已经失去了自己。

利比德——这又是一个在基督教教义中也存在的说法。基督自己说得很明白：“找到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为我失去生命的，必找到生命”。（《马太福音》，10, 39.）这种情况在不同阶段反复发生。在世界上过着普通的生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他的情感中——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当低级的情感。一旦他开始理解事物更高的一面，他就会意识到有比这更高级和更高贵的东西。但他也发现，除非他愿意放下低级和粗糙的生活，否则他无法真正掌握高级的东西；他必须失去低级的东西，才能获得高级的东西。

接下来，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他的思想中。他意识到，被激情的浪潮席卷毕竟是不光彩的，为了进步，心智应该选择和支配情感，只允许它认可的情感。现在，他超越了这一点，并发现心智也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有一种比心智更高的生命。因此，他逐渐开始生活在自我中，并从自我的角度看待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最终，即使这对他来说也是不够的。他意识到有一个超越这个阶段的合一体，所以他开始对菩提层面有一些体验，而一旦他触及这个层面时，下面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再满足他。

即使是那奇妙的菩提意识，也会反过来被超越。超越它的是神我层面的意识——涅槃。在这之上，便是单一体。那些还没有成为圣人的人看到单一体在低于它自己的层面表现为三重精神，但在达到圣人后，单一体和自我将成为一体，他们将作为单一体，即神圣的火花并且有意识。

在这些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觉得我们已经掌握了真理，进入了真正的生活，但现在我们意识到，还有更高的东西，就像那我们以前曾超越的经验一样高。一路走来，我们必须先放下低级的东西，才能真正获得高级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失去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才能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更高的生命。在每个阶段，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之前所知道的自我，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它。我们在寻找更高的自我时已经失去了它。

书中写到，我们与逻各斯合二为一，与祂融合在一起。现在，最终的结果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说，在灵魂的发展过程中，会发生许多这样的不同层次的融合，在每一次融合中，我们似乎都与我们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完全融为一体，但通过所有这些，我们从未失去我们真正的自我。当我们上升到菩提意识，并失去因果体时，我们就失去了低级的生命，但那只不过是我们一小部分的非常不充分的表现而已。我们通过一系列漫长的生命所获得的一切仍然在那里。我们所舍弃的只是我们各种品质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我们的品质仍然存在，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更大的光辉闪耀，但它们的形式已经消失。由于人们总是将生命与形式联系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如果他们失去形式，似乎就什么都没有了。恰恰相反，已经得到的东西永远不会失去。

11. 只渴求不可及的东西。

它是不可及的，因为它永远在后退。你将进入光明，但你将永远无法触及那火焰。

利比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追求的更高的生活是无法实现的，而是说当我们达到一个高度时，我们总能看到另一个高峰。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神性，在一个又一个层次上与他融为一体，但“火焰”、祂的真正意识，我们永远无法触及。路上有许多阶段，随着我们的上升，它们的美丽越来越难以形容。无论我们的意识上升到什么高度，无论我们能上升到什么不可言喻的荣耀，我们总是能看到更辉煌的东西。火焰永远在后退。就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知识而言，这种不断增加的荣耀和美丽是无止境的。也许对这一点进行推测并没有什么用。佛祖很早以前就说过，谈论起点和终点是无益的，因为“一层又一层的面纱将被揭开，但后面定更有层层面纱”。

我希望我能像我自己感受到的那样，彻底而生动地把这种对未来进步的绝对确定性带回给你，带回它美妙的荣耀、美丽、力量、智慧和爱，告诉你它是如何一步步上升，在物质界变得越来越难以形容，变得越来越光荣、美丽和真实。无私是通往它的道路。只有当我们从低级的自我上升到高级的生命，进入更广泛的宇宙之我时，道路才会打开，而人可能达到的荣耀和辉煌是无限的。

第63章

第13至16条规则

13. 热切地渴求力量。

利比德——法王对此的评论是：

弟子应渴求的力量，是那种能使他在人们眼中显得平淡无奇的力量。

使我们在他人眼中显得平淡无奇的力量是在工作中不声张自我的力量——做工作时不求有功。许多人想出头露面。这通常被认为只是一种无害的虚荣心，但这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忘记低级的自我。

弟子不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寻求功劳；他只求完成工作，只要工作完成了，他根本不在乎他或其他人是否有功劳。如果他必须自己走在前面，将人们吸引到他周围，他也会这样做，但不是因为他想获得荣誉。他知道，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保持在后台。

最好的办法是根本不考虑结果，而是尽我们所能，忘记自己。所有的奥义学教学都回到了这个基本事实——忘记低级的自我，开始工作。有些人一直在考虑自己的进步。至少考虑灵性上的进步比渴望世俗的财富要好，但这仍然是自私的，只是看起来更精妙一些。我自己的经验会让我说，最好的方法是忘记自己的进步，只是全身心投入到真师的工作中。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了，其他的就会水到渠成。这是福音书中所说的古老真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它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马太福音》，6, 33.）这是完全正确的；其他的东西都会到来。当我们不寻求进步时，突然发现我们真的取得了一些进步，这也是很好的。

当一个人第一次看到因果体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的时候，他也意识到他在那个层次上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有多少路线可以让他的活动倾泻而出，他很可能会问：“做这个在我面前打开的新的和辉煌的工作难道不是更好吗？”我自己有一个惯例，就是每当有看起来很好的机会出现时，我都会寻求真师的建议或愿望，然而，也有甚至让我放弃这些机会的其它事。我会说：“师父，您希望我怎么做？”他的回答往往是“这是你自己决定的事情。”然后，人只能使用自己的最佳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标准答案。我仍然倾向于尝试更高的事业；但必须记住，我们被反复告诫：“不要让对自己发展的渴望阻碍你能做的任何有用的工作。你的发展将在适当的时候到来。”我一直遵循这个原则，我认为这是最稳妥的态度。

通过以这种忘我的精神所做的工作，我们获得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使我们在人们的眼中显得平淡无奇。如果有必要，让我们带着谦卑的态度，因为这有助于将个性体

抛诸脑后，而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当机会来临时，我们必须抓住它们，但我们应该想着，“这不是我的工作，这是真师的工作”。跟随真师的人中，哪个人有特权为他做任何特定的工作并不重要。我们的任务是留意不失去做他的工作的任何部分的机会。

我们应该明白，在他的工作中没有什么小事或大事，但在他看来重要的任何事情，无论多么小，只要做了并献给他，就与在世人眼中的更大成就一样重要。我们有点想做我们认为是更大的工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工作的所有部分都是同样必要的。想一想，真师必须从他那巨大的、更广泛的权力和知识的高处俯视整个工作。所有这些工作看起来都很微小，但都有它们的位置。

所有的人生问题，在世间看起来很复杂，甚至是不可理解，但从更高的层面看，就会变得简单得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更低的层次。当人们检查诸如生活在一滴水中的微观生物时，会发现复杂而美丽的生命形式。人们对这些无限小的事物研究得越深，就越能发现其惊人的复杂性。人们不禁要问，即使对神本身来说，这些世界怎么可能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然而它们确实如此，因为当我们从我们所能获得的更高的观点来看时，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生命的七种力量的排列和组合产生了所有这些奇妙的结果。创造过程中涉及的因素很少，也很简单；因此，人越往上走，就越能理解，在这里看来不可能掌握的东西，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就确实是很容易理解的。

我认为，我们可以恭敬地、合理地假设，逻各斯可以在祂的脑海中同时容纳祂的整个系统，并毫无困难地看到祂的每一个最偏远的分支正在做什么。整个系统的多样性必然是一目了然的——就像人们可以在一张纸上一划就成的东西。对摩奴和菩萨来说，塑造和引导人类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是如此复杂，甚至是混乱的，但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相当清晰和直接的。

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的小范围内为真师服务。细节是我们的事，不是他的事。他要的是整个工作的顺利进行，而我们为使工作顺利进行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我们的分内事。那些在思想上更接近祂，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用这样的态度看事情的人，总是渴望做任何可能看起来有用的事情，无论多么简单。我们可以写一封小信，也许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或者我们可以发表演讲，试图改变几百人的意见，但没有成功；小信也是一样真实的工作。我们中可能有一些人非常忙，以至于不能亲自做任何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在挣钱，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给一些钱，使其他人能够做这项工作。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做一些小事。等待一个大的机会是没有用的，认为当它到来时，我们会准备好接受它。如果我们养成习惯，总是做我们现在能做的小事，我们就更有可能做好准备。

一个不顾自己的利益而工作，总是愿意呆在后台的人，不可避免地会被世人误解。人们理解并钦佩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使自己名扬四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把自己推到前面。在人们看来，这样的人成功了；他向世界展示了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奥义学者可能实际上更有力量，但他不会以这种方式显示他的力量。他一般都在掩藏自己。他

意识到，最大的资格之一是知道什么时候让路，知道什么时候让神圣的力量做祂的工作，而不是让自己挡在祂的路上，破坏和阻碍祂。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有成百上千的工作人员做不到这一点，说明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世界上的人很容易把奥义主义者看作是一个没有特别意志力的人，看作是一个随时准备放弃的人。在生活的小细节方面，他确实如此。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他任由他人行事，甚至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摆布；但当涉及到原则问题时，他的立场就很坚定。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谈论和猜测别人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错的，那么他们碰巧对我们有什么看法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如丁尼生（Tennyson）所说，“让他们闹吧”。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完全无视所有世俗的惯例。在早期，我们的一些成员认为，在穿着晚礼服等问题上显得与其他人不同是对的。我们不需要以这种方式挑战社会的习俗。此外，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想推荐我们的信仰，就必须避免不必要地冒犯世界。激烈地反对别人的想法并不是好的方式。当遇到不涉及原则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让步，仅仅是因为违背世俗惯例（而导致冲突）是没有意义的。

但在所有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例如，严格的素食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原则，因为我们相信它在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不仅对我们自己，而且对我们周围的世界都是如此。当我们出去吃饭或旅行时，这有点不方便，但我们不在乎这种微不足道的不方便，并坚持我们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大量的其他事情上，这些事情其实并不重要，屈从于普通习俗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关于我们的衣着，再举一个例子。现代人的衣着特别丑陋、不舒服、不健康，但这样穿衣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如果我们把自己和它对立起来，无论我们的服装多么合理、美观和漂亮，我们都会引起不受欢迎的注意，并可能被认为是或多或少的精神错乱。这是不值得的。最好不要因为反对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使自己过分显眼。但是当涉及到一个原则时，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对所有工作采取一种绝对非个人化的态度，那将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罗斯金（Ruskin）谈到了关于艺术的问题；他说，虽然自我表扬和自负庸俗得不能再庸俗，但不适当的自我贬低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庸俗。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达到这样的心境：我们能够从外部来看待这些工作，并且说：“不管是我的还是你的，或者是谁的，都很好”。当我们看到一件好的工作成果时，我们必须赞美它，不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或我们朋友的，也不是因为它有一个伟大的名字，而只是因为它是好的，把谁做的问题完全放在一边。不过坦率地说，恐怕我们并不总是这样做。我们引用某些东西的原因并不总是因为它很好很美，而是因为布拉瓦茨基夫人说过，或者贝森特博士写过。

然而，这也有相当正确和真实的一面。当人们遇到一个关于他们不知道的、无法亲自验证的说法时，对他们来说，谁说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可能会说：“贝森特博士做了这个声明；我有很大的理由相信，她对这件事了如指掌，因此我接受她的声明。”毕竟，这跟在科学方面是一样的。在科学中，有许多事实我们自己无法证明，但由于某些知名人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得出了某些结论，所以我们接受它们。但是，当

我们面对一个美丽的有关德行的句子时，不管它是来自《圣经》还是《薄伽梵歌》、《古兰经》还是《吠陀经》，我们都应该根据它的真正价值来接受它。其余的都是一个表达方式是否优美和思想是否美好的问题。

正如我们接受事物，或试图接受它们的真正价值一样，我们也必须试图以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真正价值来评价我们的工作，而不是认为，因为我们做了它，它就一定是好的。大多数能把事情做得很好的人也知道他们工作的不完美之处。当一件事是好的，我们应该高兴地承认它是好的；当我们看到自己或别人的工作有缺陷时，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我不同意；我认为某某可能做得更好”。最好是养成这样的心态：如果一件事是好事，就不在乎它从何而来，也毫不犹豫地抛开邪恶，即使它来自自己。

这确实很难，因为当这一点完全做到时，就意味着这个人正从自我中俯视这个低级世界。尽管我们只有在因果体中才能完美地获得这种力量，但即使是使用低级的心智也会给人很多这种力量。低级心智可以行使辨别力，如果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使用它，不允许它被个人的感觉所蒙蔽，那么在充分发展时，它是一个非常精细和美丽的东西。我们对我们的智力发展相当自豪，在第五根族的第五个次根族中，重点是发展低级心智的这种辨别力，但我们所谓的智力与下一进化圈发展过程中的智力相比，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下一个阶段的人类发展才是真正致力于智力的。我们为低级心智的成就感到骄傲，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在科学和发明方面做了了不起的工作。但是，只有那些能够展望未来，看到了真师们的人，真师代表未来的人，才会意识到我们在几千年后也许会成为什么。我可以证明，我们现在的最高智力活动与未来的智力活动相比只是小儿科，所以很明显，在我们面前有一个灿烂的前景。

普通人所称的心智，完全是心智的最低部分。在他的心智中有四个分区，分别由思想层面的第七、第六、第五和第四子层面的物质组成，但实际上他只使用最低或第七子层面的物质。那是非常接近星光界的；因此，他的所有思想都被星光界的反射所影响，所以他的思想与情绪、情感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目前，很少有人处在第六个子平面。我们伟大的科学家们当然会大量使用它，但不幸的是，他们经常把最底层的东西和它混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会嫉妒别人的发现和发明。如果他们能上升到第五子平面，他们就已经从星光体纠缠的可能性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如果他们能上升到第四个子平面，也就是（低级）思想体的最高部分，那么他们就处于思想层面的最中间，而上面就是因果体。这样他们就远离了让他们的思想受到星光体振动影响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一种振动最容易被与之相适应的东西所接受。如果一个人感到非常愤怒，他很可能在他周围其他人的星光体中激起愤怒的情绪。这也会扰乱他们的低级思想；但它不会影响他们的高级思想，如果他们有的话——不过大多数人还没有。我们作为学生在思想和冥想中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唤醒思想体的高级部分，使它们进入工作状态。那些定期冥想真师和与真师有关的事物的人，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思想体的较高部分，它被使用得越多，我们的思想就越能不受欲望、激情和情绪的影响。但是，由于大多数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世界上大量的思想都被欲望所左右，我

们看到的大多数思想形状在思想物质之外也都充满了星光物质。

我们彼此非常接近，结果是，即使其他人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他们也会影响我们。当然，我们也会反过来影响他们，而且我们应该一直努力对他们产生好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自己变成和平和爱的中心，我们将极大地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但当我们成为欲望、情感和自私感觉的中心时，我们不仅使自己，而且使所有靠近我们的人无法发展，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每个慕道者都应该铭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他屈服于这种个人欲望，他就会阻碍他人的进步。

除非我们彻底消除所有的个人欲望，否则就不可能达到显得平淡无奇的力量。我们谈论我们对工作和真师的奉献；为了他们的利益，这样做肯定不过分。即使有必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我们也应该愿意为了这些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伟大的人而做出努力，所有的证道学教义都是通过他们传给我们的。这不是一个通过做这些事情让他们感到满足的问题——尽管他们肯定会很高兴看到他们试图帮助的人的进步，但这也是一个常识。如果我们想帮助进化，首先要做的也是最必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管好。我们必须获得对低级自我的控制，这使我们在他人的眼中显得平淡无奇。持有这种心态吧；许多伟大的力量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在起作用。我们可能是这些力量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承受在世人的眼中显得微不足道。

14. 热切地渴求和平

你所渴望的和平是那种神圣的和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干扰，灵魂在其中成长，就像圣洁的花朵长在静潭里一样。

利比德——这个简短的箴言与前面的箴言密切相关。我们被告知要渴望的这种力量将会导致和平；所以除非我们有战胜自我的力量，否则我们不可能有和平。

只有当我们获得了和平，我们才能把它给别人；能够这样做肯定是最伟大和最美丽的力量之一。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充满了担忧和焦虑，充满了嫉妒和羡慕。一直以来，他们不仅是情绪的漩涡，也是未满足的欲望的漩涡。许多从事奥义学研究的人，也就是研究事物背后的现实的人，仍然希望能够继续过这种生活。甚至有些已经学习奥义学多年，并试图接近真师的人，显然还不能放弃他们的欲望。他们没有认真尝试摆脱所有愚蠢和令人不安的情绪，然后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取得进展，为什么其他人似乎走在他们前面。在他们抛开所有这些东西之前，他们怎么能指望进步呢？在我们完全摆脱这些干扰之前，绝对不可能取得任何真正的更高进步。如果我们想与真师建立沟通，我们必须有完美的内心和平。

有人说，挣扎是进步的必要条件。当然，在灵魂的进化过程中，有一个很长的阶段是处于不断挣扎和斗争的状态。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在充满风暴和压力的生活中，比在条件较好的时候，进步更快。在那种粗暴的性格磨练中，人们遇到的所有麻烦和困

难，以及挡在他们面前的障碍，无疑都教会了他们一些东西；他们从中学到了教训。但在弟子所处的更高阶段，这种斗争状态不再有价值。为了更高层次的成长，完美的和平是必要的。一位真师曾写道：“适者生存的法则是蛮人进化的法则；但牺牲的法则是人进化的法则。”许多人认为，当他们疯狂的欲望得到满足时，他们会得到平静，但他们通过经验发现并非如此。然后他们开始想，他们向欲望屈服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他们意识到他们应该超越欲望。满足欲望并不能获得和平。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获得和平：放下低级的欲望，发展使我们“在他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能力。

这里说，圣洁的花朵长在静潭里。只有在静止的水中，莲花才能开得最好；如果它被风暴吹得东倒西歪，它就开不好。只有在和平中，灵魂才能展开。激情和欲望的风暴就像在物质层面上打倒花朵的风暴。所有高级的发展都像非常娇嫩的花朵，如果它们受到暴力的激情风暴的影响，就会被压垮、并消失。那些总是处在愤怒中，不断地酝酿各种愚蠢的个人小算计，总是考虑自己的感受，并充满了对他人的嫉妒和羡慕的人，不可能发展出所有意味着进步的精细精致的叶子和卷须。

一般来说，人们对奥义学所指的进步、真正的进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什么科学概念。仅仅是他们的教育方法就表明他们不了解它。可能我们有一定程度的进化，即已经到达野蛮人的水平，并略高于这个水平——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相当确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回到这个点以下。但是，超过这个水平的成长——超过人的几乎是动物性的部分，或者至少是低级和情感的部分——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涉及多元成长的问题。将有高度文化和艺术感的人与相当粗糙和未发展的人区分开来的东西，都具有非常微妙的性质——是经历了长期、缓慢和严谨的成长的区分；它们是具有巨大希望的嫩芽，还没有开花结果，当然也还没有达到它们将来的样子。不利条件的第一阵风就会破坏这种较好的成长。现代教育的粗暴和喧嚣，使儿童受到惊吓，有时甚至受到虐待，其效果是粉碎了所有文化和精致的绽放，而这些已经进入这些儿童的身体中的灵魂，可能已经通过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二三十世的努力才发展到这个程度。因此，孩子们变得非常像原始的野蛮人。他们往往充满了恐惧和仇恨，并对持久的不公正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而所有真正标志着后期和早期次根族之间差异的更精细的发展都被扫除了。

人们在破坏这些东西的时候，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经常这样做。我经常看到一些男孩和女孩，他们虽是普通的父母所生，但他们本身是很有前途的；如果他们被父母关照并以正确的方式引导，他们将在这一生中取得明显的进步。但是他们的环境完全不适合这样的发展，所有较好的成长都被砍掉了，被打击，他们就像普通人一样度过一生。我曾见过同样的事情在多达十五或二十世中反复发生；在第一次轮回中就可能取得的进步，直到第二十世才取得。可能是在这些生命中的每一世都以安静的方式生活得更好一点所累积的业力，使得最后必须给这个自我更好的环境，于是他就得到了机会。但就我们所见，同样的发展也可以在二十世之前完成，只要环境稍微好一点就行。

对于那些压制这些微妙发展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想没有什么比压制那些试图取得进步的人更大的罪行了。这就是基督在谈到冒犯圣灵的罪时的意思之一，

这种罪在今世和来世都不应得到宽恕。然而，“宽恕”这个词是一个错误的翻译——“放弃”、“搁置”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含义。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违背圣灵的罪是对人的神圣精神的压制；它产生了一个业力后果，在这个周期无法还清，无论是在这个世界时期，还是在下一个世界时期，可见它是如此严重。

许多人对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犯下了这种罪行。他们没有给自己更高的部分一个成长的机会。孩子们往往能够看到自然精灵和其他美丽的东西，而成年人却看不到。如果成年人的敏感度没有被他们经常陷入的那种生活所破坏，就没有理由不看到它们。有时在人生的后期，他们开始恢复力量，不仅是灵视，还有欣赏所有艺术和美丽事物的力量，以及所有意味着文化和真正教育的感觉和感知的微妙色调。

影响更高层次进步的事情都是非常微妙的——如此仔细，如此精确的保持平衡，以至于在错误的方向上的最小触动都会使它们倒退几周和几个月。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就使几个月的成长前功尽弃。因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围的环境。一个人不可能总是期盼着再次获得相同的环境，所以奥义学者总是努力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在任何时候拥有的条件，同时他也要注意没有任何条件会拖累他。一如《往事书》（Purānas）中说：

“没有身体，就无法达到灵魂的目标；因此，人们应该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宝物来照顾，并做善事。一个村庄、一块田地、财产、房子、善恶的因果都可以再得到，但这个身体永远不会再得到。（Garuda Purāna Saroddhāra, XVI, 17, 18.）

人们有时会说：“我在今生做不了什么，我将在来世尝试我可以做的事情”。保持来世的想法以及我们在来世能做什么总是好的，但过于依赖这一点并不安全，因为每个人的业力肯定或多或少是混合的，它有时会以类似波浪的方式表示出来。在某个时候，业力会给我们带来好的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下一世我们会有同样好的条件。总的来说，我们的业力很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流转，但另一方面，可能有一批不愉快的业力，而业力之主认为这个人这次不能承受，在下一世，他们可能会给他分派下来，所以他可能得不到这样的好机会。

抓住今生所有的机会是非常明智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从而向业力之主表明我们正在充分利用所得的机会，这会明确影响我们下辈子的业力条件。它将构成一种对良好环境的要求。因为我们今生有很多机会，就认为我们下辈子还会有这些机会，这是不明智的。我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我不喜欢听到人们说：“我已经太老了，这辈子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我们很好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并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地位，我们就会创造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业力之主很难不再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沿着一条特定的路线制造这样的业力，使我们可以以“强力”占领天国——我们可以迫使业力之主如此安排我们的业力，使机会必须到来，因为我们所制造的因除了沿着类似的路线产生结果以外，没有其他方法。最有把握的是，充分利用每一个来到我们身边的好机会，以免因为忽视它而使我们的进化有几千年的差异。

在灵魂的漫长生命中，几千年不算什么，但我们不想以这种方式被耽搁。例如，在《阿尔西尼的生活》（Lives of Alcyone）中，有一个年轻人的情况，他有非常好的机会，与埃及的一个寺庙里的一个伟大的真师有关。

他愚蠢地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丢掉了机会，失去了机会。真师当时说，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将随时准备再次接受他。只是在今生，六千年后，他才回来了。这种粗心使他失去了大量的时间。想一想，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提议，在这六千年里可能会做什么。那时候，提出建议的真师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当然，如果这个学生接受了，他现在可能已经在通往圣人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一个人是在六千年前还是在六千年后迈出这样的一步，这不可能是个无所谓的问题。更早迈出这一步的人将会有这几年来在最高层次上的所有工作的功劳——两者的结果不可能是相同的。

我不知道在永恒的计划中，我们所谓的时间有多重要。很多人相信一种观点，即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当下，但即使在这个永恒的当下，也有一些事情是比较开放的，而另一些则是不太开放的，因此，接受或忽视一个机会一定会产生差异，尽管可能有一些方法可以在未来调整这种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人对他没有成功的遗憾可能成为一种力量，使他能够加倍努力，试图超越过去。人们只能猜测它，只能试图想象这样的事情将如何运作；但有非常明显的理由认为，将有一个可以纠正过去的机会。

它在更高的层次上以类似这样的方式运作。我们说过去是如此这般，我们不能改变它。当我们在那时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它，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什么？那个过去仍然存在；它是某个地方的某人的现在。这个想法是很难理解的。在物质层面上，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一个物体；我们通过来自它的光知道它的存在。昨天使我们看到东西的光现在在几百万英里之外，它现在正在远处显示同样的东西；就那道光的信息而言，我们的昨天可能是某人的现在。这个比喻是否成立我不知道，但类似的事情似乎是真的。“过去”在以某种方式在继续演进发生着。

从高级层面往下看凡间的生活，就像站在山上看一列火车在下面的山谷里行驶。就火车上的人而言，火车已经通过了某些点。这些点已经被经过，但它们仍然存在。他们在这些点时看到的树木和动物仍然活着。过去仍然是活跃，但由于他们不再在其中，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在其中的参与已经结束。我对这一点并不确定。我不认为试图理解这一点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人们在尘世无法对它产生任何连贯意义的理解。但我相信，过去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当轮到我们可以俯视这一切的时候，它将比我们现在对它的记忆所显示的要完整得多，因为所有的过去也在作为神圣现实的一部分继续前进，也将成为荣耀，并将绽放出它应该绽放的样子，我不能假装说如何。但这个想法仍然是一个刺激性的想法，即我们未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所犯的错误，最终可能不是这样，尽管它们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如此。这种想法在世间很难理解，但我确信它背后有一些真理。

15. 对财富的渴求高于一切。

但这些财富必须只属于纯洁的灵魂，被所有纯洁的灵魂平等地拥有，因此只在合一时才成为整体特有财产。渴望这些能由纯洁的灵魂所拥有的财富，这样你能为那合一的生命精神积累财富，而那正是你唯一的真我。

利比德——我们所渴望的财富是对全人类有用的品质。我们获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为了人类，而不是为了自己。拥有财富的欲望必须是与所有其他人一起拥有的欲望，即所有人都应分享同样的财产。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非个人倾向的老故事。我们在真师们的生活中看到了这个美丽的阐释。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对真师们了脱因果感到相当惊讶。在东方的一些圣书中，他们甚至被说成是超越了业力范围。我无法理解，因为业力是一种规律，就像引力一样。我们可以上升到太阳本身的高度，但我们不能超越引力；相反，我们应该更强烈地感受到它。在我看来，要摆脱因果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因果律的作用下，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行为来接受其果。如果伟大的真师们一直在行善，其规模是我们无法企及的，而他们却了脱因果，那么他们所有能量的倾泻所产生的巨大结果又会如何呢？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开始看到它是如何运作的。如果让我用灵视来描述一下业力的样子，也许会有助于使这个问题更容易理解。业力法则在更高层次上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同心球的中心——其中一些很近，另一些则延伸到遥远的虚空中。每一个思想、语言或行动，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自私的还是无私的，都发出一股力量，冲向这些球体的表面。这股力量以直角冲击一个或另一个球体的内部表面，并被反射回它所来自的地方。至于从哪个球体被反射出来，似乎取决于力的特性，这也决定了它返回的时间。由某些行动产生的力量击中了一个相对较近的球体，并很快地飞返回来，而其他力量则几乎冲向无限远的地方，在经历了许多世之后才返回来——至于为什么这样，我们说不准。我们所知道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返回，而且它们只能返回到产生它们的中心。

只要他以这种方式从自己身上投射出这些力量，所有这些从人身上投射出来的力量就必然反作用于他。然而，每个人都有与神的内部联系，这个联系不是通过任何一个同心球，而是通过中心本身。通过朝向内心，人可以接触到逻各斯本身，只要他把他的思想和欲望的所有力量送到那里，它就不会被反射到他身上，而是去加强神性的伟大力量的外流，神一直在向祂的宇宙发送这种力量，通过它保持宇宙的活力。祂的力量在中心涌现；它不是来自外部。如果我们用灵视观察一些物理原子，我们会看到一些原子在吸收力量，另一些则在倾泻力量。它们必须从某个地方接受这种力量。力量不是从一边进去，从另一边出来；它从中心涌出，表面上看是不知从哪里来的，但实际上是来自我们看不到的更高维度。因此，与上帝的沟通就在事物的核心，而一个人如果总是把眼睛盯着神，在他所做的工作中只想着祂，那么他所有的力量都会沿着这条路线倾注。就他而言，这种力量消失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它加强了始终在各处涌现的神圣力量。在较低层面上的人没有得到个人的结果，但随着每一次努力，他都会更接近他内心的神圣真理——成为它的更好和更充分的表达，因此，说他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是不正确的。在一个有法则的宇宙中，没有什么是没有结果的，但没有任何外在的结果能让他回到尘

世。

我认为，这就是当我们说伟大的人了脱了因果的意思。他们把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量全部用于以人类的名义和作为人类的一员行善，因此他们摆脱了法则的约束。无论有什么结果，都是人类的，而不是他们的。真师所有光荣行动的业力不是为了让他们得到结果；它归于整个人类。

正是在这种非个人化的精神中，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即使是一个好的行动，想着“我在做这个；我想得到这个功劳”，或者即使我们没有想到要得到这个功劳，而只是想着“我在做这个”，就像以前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将得到我们的回报。结果将回到个人的自我，它将把我们捆绑在世间，就像邪恶的结果捆绑我们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忘记了个人的自我，只是作为人类的一部分行事，那么行动的结果就会降临到人类身上，而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我们越是能真正地不考虑自我地行动，我们就越是接近事物的神圣核心。这就是逻各斯本身看待一切的方式。对祂来说，不可能有自我的想法；祂总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而行动，并代表整体。如果我们的行为只考虑到祂，那么结果就会在祂的神圣力量中流露出来，不会以任何束缚我们的方式返回我们，而是会使我们越来越多地表达祂，并使我们越来越进入神的平和境界中，那是超越一切理解的境界。

第64章

第17至19条规则

17. 寻觅道路

利比德——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三条简短的箴言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在法王的评论和希拉里昂真师的注释中，它们实际上是被放在一起的。由于这个原因，几乎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把它们分开排列，所以我将按照它们在书中出现的顺序进行排列。很明显，我们已经来到了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每个这些伟大的人的评论比之前的任何一句话都长。

希拉里昂真师对第十七条箴言的注释开始如下：

仅仅这四个字，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弟子们可能会说：“我需要研究这一条教导吗？我难道没在寻觅道路吗？”然而，不要一带而过。停下来考虑一会儿。这是你想要走的路，还是你对自己要攀登的高峰，对自己要努力实现的伟大未来的模糊的展望？让我告诫你。寻找道路是为了道路本身，而不是为了你要踏上路的脚。

这些话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应该以何种精神来看待这条道路。一路走来，必须把自私的性格体放在一边，必须从高我的角度来工作。这样做是寻求道路。我们已经看到，即使人已经把普通的野心抛在脑后，他也会一次又一次地以更微妙的形式找到它。他现在的野心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个人的自我渴望任何东西，把他拥有的任何力量完全用于为人类世界服务。他只想成为一个好的载体，使自己在与真师的关系中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使他的力量可以通过他发挥，尽可能少地受到阻碍。

所有从高层次下来的力量在低层次上工作时，自然会遇到很大的限制。通过任何弟子的力量，永远不会超过某个伟大的人通过他发出的影响的很小一部分。根据情况的本质，必须如此，但如果一个人尽管在物理层面上自然有附着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不完美，尽可能地成为真师的力量的完美工具，是可以做非常有用的工作的。弟子的目标是让那股力量尽可能多地流经他，并尽可能少地使它变色。

这股力量流经他是为了让他传播它，但他不应该仅仅成为传播它的机器。他确实借给了它一些自己的东西，一些自己的颜色；这是有意的，也是期望的，但它必须与真师的态度和感觉完全和谐。这是可能的，因为学生以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与真师融为一体，正如我在《真师与道路》中所解释的那样。不仅是学生意识中的一切也在真师的意识中，而且在学生面前发生的一切也在真师的意识中——不一定是发生时在他的意识中，除非他选择这样，但很肯定是在他的记忆中。如果真师此时正忙于他的一些高级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在听学生当时正在进行的谈话；但我们有惊人的证据表明，有时他可

能在听，因为他偶尔会插入一个想法或一句话，并纠正正在说的东西。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解释的那样，学生允许自己有的任何感觉都会对真师产生反应；如果是恼怒或愤怒这样的感觉，真师会在瞬间将其拒之门外；自然，学生不想给真师带来这样的麻烦，尽管，如果可以用敬畏之心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可能真师做得非常快，一念之间，但人们不希望给他的工作带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干扰。

自然，学生也想避免同时发生的对自己的封闭；因此，他尽可能地防止任何不良的想法或感觉进入他的意识。他将远离嘈杂的人群或任何有极坏磁场的地方，除非他必须去那里做真师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将给自己罩上一个外壳，确保没有不愉快的事情传到真师那里。不过，在学生的意识中，纯物理的东西也在真师的意识中。例如，如果学生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这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冲击。这一点冲击会传达给真师。师父不在乎，不理睬它，但事实是，它被传达了，这表明了这种联系是多么密切。一个聪明的学生会努力避免任何形式的冲击；因此，他一般都是比较温和安静的那种人。

学生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真师，或他的真师的临在。因此，他不允许在自己的内心，（如果他能掌控的话，除非是无心的），任何他不希望记录在真师的思想或感觉中的思想或感觉，他甚至尽量避免外部的干扰，这些干扰也可能是导致他暂时被真师关在外面。

对学生来说，与真师紧密结合的喜悦是强烈的。与如此光辉的智能接触，与如此灿烂的情感，或者说是力量接触（因为在真师身上的奉献、爱和同情这些东西不能被称为情感；它们是伟大的力量）的喜悦是美妙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学生越是对这些更高的影响敞开心扉，它们就越是流入他的心内，他就越是像他所服务的真师。这是一个稳定增长的问题，但这种增长因师父和学生之间力量的不断流动而得到很大帮助。

这种结合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对当菩提意识充分发展时出现更高层次的合一感的浅尝；但在这种发展之前，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师徒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那些想达到学生的特殊地位的人，应该尽可能地以他们成为学生时感到有责任的方式生活。我们越是能将行动、感情和思想的普遍平静和安宁带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能在密切的联系到来时适应它。毫无疑问，配得上这种特权的方法是，我们要活得像已经拥有这种特权一样。我知道人们常常认为外部的小事情并不重要。他们有时会说：“哦，也许这样那样的事情会让人在进化中落后，但它不可能很重要，它是如此之小”。我听说过关于吃肉和吸烟的这种说法。但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有助益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相当大的任务，而且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然如此，明智的人就不会忽视哪怕是最小的帮助。而这些东西在现实中并不小。

真师在他的注解中进一步说：

这条规则与第二部分的第17条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当经过漫长的斗争和多次胜利后，最终的战斗打赢了，最后的秘密被得到了，那么你就为更远的道路做好了准备。

真师提到的该书第二部分中的第十七条规则是这样的：“询问最深处的，询问‘唯一’，询问它最后的秘密，它经久为你保留的秘密”。这意味着，就像现在我们必须寻找更高的自我一样，当我们达到那个更高的水平时，我们必须寻找那个“唯一”，即单一体。终极秘密始终是如何做更多更高的工作。许多人似乎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沉闷的前景。有很多人的最大愿望是休息；我们身边有如此多的压力和紧张，工作过度，他们期待着完全的休息。这是一个完全属于肉体的观点。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永远不会累。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星光界呆了好几年，等待真师认为合适的身体。在一个案例中，一个人要等25年，另一个人要等20年。在这段时间里，两人都绝对没有停止过对真师工作的投入。当然，他们都没有丝毫的疲劳感，在这段时间结束时，他对工作的渴望也丝毫没有减少。因此，如果在星光界有疲劳这种东西，它必然跟我们所知的疲惫感要少得多。

当这个伟大课程的最后秘密被展示时，在它之内则开启了新的道路的奥秘——一条通向所有人类经验之外的道路，它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感知或想象。在这每个点上，都需要长时间停顿，深思熟虑。在每一个点上，都有必要确定选择这条道路是为了道路本身。道路和真理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生活。

A. 贝森特——当解脱了的灵魂完成了向阿罗汉的进步阶段，并且正在向下一个超越性的入道迈进时，他从向他开放的各种路径中做出了选择。它们由神圣的“七”代表，即他面前有七条选择的道路。人们经常说，在这一点上只能有一种可能性——一个人一定选择成为一名真师——其基本想法是，如果他做正确的决定，他必定将选择返回世界帮助人类。当考虑到人类本身时，这样的决定是值得推荐的，但我必须提醒你，这是一个草率的结论。关于选择的性质，有一个提示，注释中说：“在每一个点上，都有必要确定选择这条道路是为了道路本身。”“道路本身”是关键词。选择只为道路本身而作出。不止一个理由阻止我们为我们的选择制定规则；更应该阻止任何人使用这些话：“如果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好像人会在灵魂得到解脱时做出错误选择似的。

然而，一种想法——一种非常微妙的想法贯穿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支配选择。我们有时会发现为自己为未来的未来——遥远的未来——选择成为什么和做什么；这实际上是低级意识为高级意识做选择。这种微妙的趋势贯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部分意识觉得自己是“我”，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从自己出发选择未来的道路，忘记了它是在为更高的意识选择，而真正的选择权只能在高级意识手中。在阿罗汉阶段结束时决定要做什么，就像一个孩子选择他的职业一样。他的选择，没有知识的指导，肯定不会是他成熟的判断力所认可的。就像一个年幼的孩子无法选择他未来的职业，在这些问题上也是如此。高我将作出选择，而不考虑小我；事实上，小我将在选择到来之前被灭除。那么，摆在小我面前的所有重要的东西，就是服务的想法——使它成为一个服务的工具。除非

它这样做，否则它就会成为高级意识的障碍。请记住，它可以在意识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正如人们常说的，它将高我钉在十字架上。

另一件要记住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判断任何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意识阶段，而且我们不知道其相对价值。当想到一个你没有经历过的更高的意识状态时，你就没有可能对它形成任何判断。当你达到这种状态时，宇宙为你改变了，在你的本性中带来了变化，并使你知道这种意识如何行动。在你知道之前，你必须经历这种变化。所以在对未来的道路形成任何意见时，是在判断一种你不知道的意识状态，而你的判断是毫无价值的。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只有一件事决定我们的选择，那就是当时世界的所需。哪里空旷，哪里需要帮助——这就是决定选择的东西。在他面前的不同途径中，净化了的灵魂会去需要帮助的地方。他坚定地走的是奥义阶制需要帮助的路线，以表达逻各斯的意志。一位伟大的人告诉我，认为在低层境界可以做出选择是一个错误；选择总是被用来提供所需的帮助，以表达逻各斯的意愿。

一组人代表着世界上的帮助。只有当他们需要加强，只有当需要一个渠道时，才会选择转向世界的工作。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告，不要让我的思想从有用的活动转向其他尚未给我们的工作领域。在《薄伽梵歌》中，我们被警告说，他人的天职充满危险——我们的天职决定我们的工作。

利比德——超越人类经验的道路是圣人的道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在他面前打开了七条道路供选择。我听到许多成员说：“哦，当然，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应该继续为人类服务。”不在这种决定中浪费我们的力量是比较明智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这就像一个小男孩决定了他长大后要做什么。他想成为一名海盗或一名机工。我们现在对决定我们选择的条件知之甚少，就像那个小孩对决定他未来的条件知之甚少一样。七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尽管会通向不同的工作，但是哪一条本身都不可能比另一条更好。

很肯定的是，当要选择的时候，最突出的想法将是：“我在哪里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也许可以安全地预言我们的行动，我们将说：“真师啊，我在这里；请把我送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但即便如此，随着我们的发展，我们很可能在其中的某一条路线上发展出一些特殊的能力，因此，对整个系统来说，我们应该在我们能贡献得最多的地方被使用，这显然是最好的。

每当达到一个更高的意识水平时，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会大大拓宽，对我们来说世界就会成为一种全新的事物。当我们成为圣人时，我们将有一个不可估量的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将确切地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将能够像太阳系的制造者那样，从上面而不是从下面看到它；我们将看到正在进行的自然事物的模式，以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每一个前进的步伐，每一个意识的延伸，都使我们更接近看到一切的意义，所以随着我们的前进，我们越来越不可能犯错和误解，但完美的知识只能是圣人才有的，他的意识

已经与这个系统的逻各斯意识融为一体，尽管它只是祂的一个较低的表现形式。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选择都在单一体手中，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不需要为它烦恼。总是有一种可能性，即单一体甚至现在就已经决定了这一切，而当这种选择被做出时，他的低级代表或部分将在时机到来时简单地各归其位，不管他们之前可能已经形成了什么想法。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摆在性格体面前的关于这种选择的唯一重要东西就是服务的想法。如果我们能让他理解这种始终关注服务的想法，它就会很容易成为自我的完美渠道，而这将反过来影响个性体，使其成为单一体的完美渠道或工具。服务是生命中的最高理想；基督不是亲自说过吗：“凡是要在你们中间作首领的，让他做你们的仆人。”（《马太福音》上册，20，27。）

18. 通过向内退入去寻觅道路。

19. 通过勇猛向外去寻觅道路。

利比德——向内退进去寻觅道路，指的是从一开始就要寻找并遵循高我的指导。正如之前所解释的，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是性格体与自我的合一。后来，自我成为单一体的完美表达，然后人就准备好接受无学阿罗汉等级的入道。以后在这，圣人还需努力将他的单一体意识提升到逻各斯意识中。他所追求的永远是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的自己。

每当一个人在任何阶段试图将奉献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时，神圣力量的洪流就会降临到他身上，远远超过迄今为止他所做的努力，其效果与其说是他达到了多高，不如说是多大的力量倾泻到了他身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学生和真师之间。学生向真师发出他的爱，但真师的爱的回应更强大，所以对他来说，他似乎收到了巨大的爱的洪流，尽管首先是他的行动使师父力量的倾泻成为可能。

在更高的层次上，这就是圣灵倾注在圣人身上，是逻各斯第三面向的力量，象征着五旬节的“舌形的火焰”。（使徒传1，2，3。）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圣人与在涅槃层面上显现的逻各斯第三面向融为一体。他的下一步是与天父怀中的基督所代表的那个面向成为一体。接下来，尽管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非常肯定，他将越来越接近我们太阳神。我们将永远接近光明，但我们永远不会触及那“火焰”。并不是说我们有一天不会上升到祂所站的高度，但祂不会站在原地接受我们。祂也在不断发展，因此我们不会触及火焰，尽管我们会越来越接近它。这种体验的美妙极乐无法在这里描述，因为它的性质在低级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东西可以通过向内退进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是自己就是性格体，它只是人的很小一部分。我们是比我们自己表现出来的要大得多的人。自我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化身中放下自己的一个小部分或方面，即使这部分表现得很完美，也只是一个小部分。一个伟大的人，即使是在世间，也是一个精致的、美丽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整体要比我们能看到的部分大得多。没有一个人的性格体可以表达自我所有的多重可能性，而自我之中有它所经历的生生世世的精华。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自我，

那么世间的最高级和最优秀的人可以被视为我们应该在自我中发现的品质的一个公平的平均样本。

我们有时会看到这些样本，并应试着理解它们；例如，我们经常发现，当突然出现紧急情况时，一个相当普通的人表现出巨大的英雄主义。一个工人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他的同伴。能这样做表明，这个人的内心确实处于那个层次。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就是这个人自己，因为如果不是他自己，他就无法触及到它，无法想到它。所有低级的表达——激情的风暴、低俗的情感——都属于性格体。它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们不是真正的人。如果有时人触及到伟大的高度，那就是他应该一直努力保持自己的水平。

一个人所渴望的高尚事物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在自我中得到发展，否则他不可能渴望它们。不希望有这种理想的人，是那些这些特殊品质连胚芽状态还没达到的人。如果我们渴望更高的东西，它们在我们身上就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活生生的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的最高水平上生活，并以这种方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自我放下自己的全部目标是，他可以变得更加明确，他所有模糊的美好情感可以凝聚为一个明确的行动方案。他的所有转世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他可以获得精确性和确定性。因此，明确指向性是我们进步的方式。我们投生到每个根族或次根族，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该根族正在努力实现的完美品质。被放下的自我的片段是高度指向性的。它的目的是发展某种品质，当这完成后，自我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吸收到自己身上，而且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当性格体被撤回自我中时，它的特殊成就就会散布到整体上，这样自我就会因此变得比以前不模糊一些。

自我，尽管有强大的力量，比起低级的心智来，是非常不精确的，而性格体，最看重的是低级心智的辨别能力，而这正是它所发展的，因此常常会轻视高得多但又模糊不清的自我，并养成了把自己当成独立于自我的习惯。

尽管自我在其进化的早期阶段是模糊的，因此是不令人满意的，但在他身上没有什么邪恶的，没有道德缺陷。因果体中没有任何物质可以对低级振动作出反应，但只要在其发展中存在差距，低级载体总是有可能做出某种邪恶的行动。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紧急情况出现时，星光元素占据了这个人，他疯狂地刺伤了另一个人，或者由于非常需要钱，他处于某种可以不诚实地获得钱的位置，于是屈服于诱惑。这时，自我没有足够的清醒来介入并阻止这一行动，或者也许他不明白星光体的激情或贪婪可能迫使低等自我犯下罪行。当我们发现邪恶在一个人的性格中意外出现时，我们不能认为它来自自我。然而，它来自于高我的缺失；因为如果自我更发达，他就会在恶念升起时阻止这个人，而犯罪就不会发生。

通过向内退进去寻觅道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我们必须一直努力活到自己的最高水平，这样我们就能把自我在无数次化身中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地带下来。但是，在寻求实现

更高的自我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也必须通过向外寻求道路。我们不能对我们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我们必须尽力研究和熟悉这个世界以及其中发生的一切。

第65章

第20条规则

20. 不要只寻找唯一的途径。对每一种秉性来说，都有一条似乎最理想的途径。但道路不是单靠虔诚，单靠宗教性的沉思，靠炽烈的进展，靠自我牺牲的劳动，靠勤奋地观察生活就能找到。单一途径最多能使弟子向前迈进一步。需要许多步子才能攀登阶梯。

A. 贝森特——第20条规则是法王对上一章中提到的第17至19条简短规则的评论。它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只在他发现阻力最小的那条路径上发展，而是必须在他达到有益于世的终极目标之前，在每条路径上展开他的力量。他的目标是成为弘扬善法的完美载体，除非他在每一条线上成长，否则没有人能够成为善法的载体。因此，每一种类型或气质都必须在实现完美之前弥补自身的不足。人类要达到目标，不是靠奉献，也不是靠宗教沉思，不是靠自我牺牲的劳动，也不是靠观察和深入思考。最终，我们都需要拥有所有这些东西，但在道路上时，人们受限于他们的气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个弟子帮助人类的工作可能主要限于这些方式中的一种。

很显然，我们必须掌握所有的路径。随着人的进步，人必然会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如果一个人只拥有强大的宗教思考能力，但其他能力却很弱，那么他与一个主要拥有能自我牺牲付出劳动的品质的人接触就没有什么用。他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与他相遇，这将限制他的作用。因此，理想的做法是，当弟子在他的特殊工作领域努力完善自己，寻求学习某方面的所有东西时，他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学习所有方面的东西，以便能够与他必须工作的不同气质的人充分接触。

关键是平衡；我们必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在所有的线路上工作。还需要宽容，以便我们能够帮助所有人。我们必须把每个人的路看成是对他正确的，因为其中一条路必定是对那个人来说是好的。我们必须尊重所有类型的人，在我们自己能够帮助他们之前，我们应该努力把那些我们无法帮助的人引导到能够帮助他们的人那里，而不是贬低他们正在走的路，并试图把它们变成我们自己的。

利比德——人们的发展几乎总是一边倒的。有些人很虔诚，有些人则智力方面很强，有些人很善于做工作。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气质，自然而然地沿着对他来说最容易的路线发展，但他不能忘记，要成为圣人，全面的发展是必要的。圣人首先是一个全才，如果我们把他作为一个理想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在各个方向上发展自己。充满奉献精神是件好事，但我们必须同时拥有知识，因为仅仅盲目奉献的人没有什么用。反过来说，那些靠智力进步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也必须注意获得奉献精神，否则他们的

智力发展会把他们引入歧途。沿着一条路径发展总比不发展要好，但尽管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的路径，但他还是应该记住还有其他的路径。

通常人们会陷入的误区是批评其他路径，觉得它们可能不如我们自己的有用。也许它们对我们来说不那么有用，但对那些正在追随它们的人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无论我们目前的发展程度如何，我们必须变得平衡，因此，如果我们现在只欣赏靠工作进步，那就必须认识到靠智慧进步的人的地位，以及靠奉献进步的人的地位，而不允许自己认为他们不如我们那么直接有用。我担心那些通过奉献而进步的人往往对那些希望学习和工作的人有些不耐烦。他们有时会说：“你所做的一切都属于外在的层面，或者属于纯智力方面，而一切事物的内在方面总是更重要的，如果你忽视了这一点，你就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内在的一面必须得到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尽管如此，有些人通过明确的工作取得了最好的进展，而另一些人在没有仔细研究和充分理解的情况下，无法从自己身上唤起最好的东西。

人有时会觉得自己被吸引到更高的生活中去，因而只致力于沉思冥想。有些奥义学者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至少在早期阶段是这样。一个人可能会说：“我必须首先发展自己，以便我能够服务。当我成为一个圣人时，我将完美地服务；我将不会犯错”。但是各个层面都有工作要做，而有资格成为圣人的人必须在比我们所能达到的任何层次高得多的层面上工作；因此，如果我们等到成为圣人之后才愿意为世界工作，在此期间，大量的低级工作将没人做。我们的真师们主要是在涅槃层面上工作，对百万人的灵魂工作。他们在那个更高的层面上做着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在低层面上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要做。

人们有时倾向于认为真师们应参与到这种较低级的工作中，例如，他们应该在下面与个人一起工作。我以前解释过，他们不会那样做，除非在相对罕见的情况下，他们认为那些人很快就会值得他们的努力。这完全是以对工作最有利的方案行事，不涉及到任何情感偏向。如果一个学生能做好工作，如果花在教育和指导他上的精力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结果比在更高更广的范围内花同样的精力产生的结果要多，他们就会与他合作；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人愿意学习，并准备在机会出现时自己做大量的工作时，他们才会与他合作。在这一点上，他们对他的兴趣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关注。

在这些较低的层次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以前都没有做过，这是事实。随着人类在兄弟关系中的进步，新的服务方式不断被开辟。在证道学会成立之前，我们的真师有很多学生，但他们大多数是东方人，主要是印度人和佛教徒，苏菲派和琐罗亚斯德派。东方人的思想倾向与我们的不太一样。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它在某些方面不如我们的实用，大多数印度学生主要忙于自己的研究，他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只有当他们在那条线上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时，他们才会转向帮助别人。他们没有我们那种要做不可见的帮手的动力。在印度，没有人——甚至连苦力都没有——像普通的基督徒一样对死后的状态一无所知，所以没有必要把他们从永恒的地狱观念造成的妄想中拯救出来。当我们的学生开始看到星光界工作所涉及的内容时，他们

就意识到有迫切的帮助需求。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遭受噩梦的折磨，这是一种恶梦，他们仅仅因为愚蠢的教导而为自己制造了这种恶梦。这种景象促使人们立即做出一些努力来缓解所有的痛苦，因此，不可见的帮手的工作开始了，并像滚雪球一样增加。每个得到帮助的人都开始工作，帮助其他人，所以自从这项工作定期进行以来，在大约三十五年的时间里，产生的效果确实非常大。

一个人如果只关注自己的发展，可能会达到很高的高度，但沿着这条路径，他将不会达到圣人果位。想在成为圣人后才为世界服务的人，永远不会成为圣人。他可能会进入涅槃界，或获得解脱，但由于他没有意识到逻格斯对他的要求，他很快就会被那些意识到这一重要事项的不太先进和不太有才华的人所超越。然后他将不得不放弃他在更高层面的生活，回来学习他以前没有学到的东西——人类是一个整体，一个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的人无法攀登进步的最高峰。

但是，正如这里所说的，仅靠自我牺牲的劳动并不足以使人获得最高的发展。他还需要发展他的献身精神，最重要的是发展他对内在光明的反应能力，因为没有这种能力，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一点，他可能会精力充沛地工作，但却无法对来自上面的点触和暗示作出足够快的反应。他需要被一直用力地拉来唤去，而不是点到为止就够了，所以会给真师在训练他的过程造成更多的麻烦。他还必须学习一些关于伟大计划的知识，因为尽管工作很光荣，但除非他有知识，否则他不可能完美地完成它。因此，他必须在学习方面做出明确的努力，以达到这个目的。许多知识是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的，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利用我们的先辈所积累的经验，通过学习学到我们所能学到的一切，以便我们的工作可以更好地完成。

当人的恶习被一个接一个地征服时，它们成了阶梯上的台阶。人的美德确实是台阶，是必要的，是万不可缺少的。然而，尽管它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氛围和一个幸福的未来，但如果它们单独存在，则毫无用处。

A. 贝森特——在这里，恶习和美德都被称为台阶。这种广阔的视野不能伤害走在道路上的学生，且对弟子来说确实是必要的。但在凡世中，对未发展的人来说，以狭义的观点认为恶就是恶，善就是善，也是对的。广阔的视野会混淆他们的道德观念；他们不能深入理解并灵活地运用原则，思考每个行为的道德意义，所以他们必须有一个“恶事”的单子，供他们避免，有一套宗教和社会戒律供他们遵循。违背世俗的善恶观会是一个错误，但对弟子来说，有些他已经超越的东西他是可以做的。

奥义学者应该学会理解善与恶作为神性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含义是什么。看待它的方法是把每一个灵魂都看作是一个神圣的存在，看作是涌向世界的能量中心。人的生命是由神我（ātma）的表达，它不断地向外表达。在其进化的早期阶段，没有任何所谓的罪恶或美德，只是能量的涌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当今社会标准所不认可的路线流淌的。诚然，从我们人类生涯的一开始，特别是那些从动物王国中的高层次个体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使用我们的智能，因此能够通过观察别人来学习许多东西。但是，尽管如

此，我们所有人在早期阶段肯定都做过许多现在被认为是邪恶的事情，这仍然是一个事实。这些经验教会我们做得更好，所以它们是进步的阶梯或手段。它们也有助于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和帮助现在正在经历这种经历的人。所有类型的经验都是同样必要的；如果没有每一种表达方式，我们甚至不能部分地知道它们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理解，就不能够帮助其他人。

在以前，我们可能是杀人犯或酗酒者；如果这些事情是我们的特殊经历，我们现在知道它们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在知道更多之前做了这些事情，并且发现它们的结果带来了痛苦。在更进一步的阶段，我们了解到这种事情会拖延我们的进步，因此是错误的，但如果没有这些经验，我们永远不会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一点。再多的建议也无法给我们带来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生动知识。在沿着一条路径吸取了教训之后，我们在任何诱惑的压力下都不会再犯某种特殊的错误。如果有任何东西可能让你跌倒，你就永远不会安全。你必须对这些事情有自觉的认识；如果你希望保持安全和对人有帮助，你就必须知道这些典型事情，你必须有一些基本经验。

利比德——在此，法王再次提醒我们，奥义学训练的目的不是培养单纯的好人，而是培养伟大的精神力量，能够为逻各斯明智地工作。道德上的善良当然是一个先决条件，但仅有它是无用的。

当一个人在相当原始的阶段开始进化时，他没有正确和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很难说他有恶习和美德。野蛮人毕竟只不过是一个能量涌动的中心，属于不负责任的那种涌动，我们在低等王国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涌动。像苍蝇这样的生物有一个非常小的身体，但它是一团能量，与它的小身材相比是巨大的。想象一下，一个与我们体型相当的实体被赋予了同样多的能量，但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这将是一个可怕的、狂野的东西，是对周围所有人的危险源。

野蛮人有这种能量。它在战斗和各种欲望中爆发出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恶习，尽管我们很难说在他身上是一种恶习。他并不像高等种族的人那样，出于某种不道德的、低级的杀人乐趣而杀人。他当然对能够支配和杀害其他人感到自豪，并以这种方式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在几千年后将被引导到有用的渠道。他必须学会如何处理这种能量；如何让它通过他而不伤害自己或他人，但这是一个长期训练和发展的过程，也是自我获得对载体的控制的过程。

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在一个非常高的阶段，在一个非常强大的人身上发生，例如，一个美国的老式百万富翁，他经常通过压迫别人来赚取大量的金钱。他正在做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但他正在发展巨大的注意力和综合能力。在那个位置上，他学会了如何做这一切，如何管理他的同伴，也许在下辈子他可以成为军队的将军。起初，他很可能会像拿破仑那样利用他的将军身份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野心。过后，他将学会利用他的力量为他的同伴服务。这样一来，很明显，人的恶习是通往更高、更好的东西的台阶。从恶习到美德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学会控制我们的能量并正确引导它们

的问题。当我们意识到那些浪费和造成巨大伤害的能量可能被用于好的目的时，我们就开始把恶习转化为美德。每当一个邪恶的品质最终被征服时，它就会转变为相反的美德，从而成为一个明确的台阶，让我们在进化中走向更高。

人的整个本性必须被希望上路的人明智地使用。

A. 贝森特——这里的“路”是指真正的灵性生活。人是灵性的存在，所以在过灵性生活时，他是在做真正的自己。如果他想走这条路，他必须使用他所有的能力和力量，他自己的全部。人在本质上是什么，他就会在最终成为什么——神性的显现。当弟子处于某个阶段时，他会被告知：“你就是道路”。在这之前，他的真师对他来说就是他的道路，他看到神性在真师身上的显现；但当他身上的神性显现时，他自己就是道路。这与他的进步程度成正比。因此，人的整个本性要被明智地使用。当这样做的时候，神圣的片段，在他为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的帮助下，可能会展开其潜在的力量，成为积极和正面的生命。

“神圣的片段”这个词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诗意的说法；它包含了一个我们不能忘记的真理，任何其他词语都不足以表达。同样的想法也出现在《秘密教义》中引用的“教义”中，导师问学生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无数的火花，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分离的；无知的人把它们看成是分离的，但在智者看来，它们是同一个火焰。这样的片段，只要它是一个意识中心，就是一个没有大小的点；它不可能是独立的。所有中心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体，因为只有一个终极领域，一个宇宙。但是，合一的奥秘在涅槃层面以下是无法理解的；它无法在较低层次的世界中表达，所有试图象征它的尝试都必定是不完美的。

神圣的片段是单一体，它在涅槃界以三重精神重现。在那里，神我是三重的，它把它的力量之一放到菩提界中，另一个放到思想界中。它包含了逻各斯的各种可能性，但起初却无法表达它们。神我倾注到思想体中，作为个体化的原则，是那个后来产生“我”的概念的能力，与永恒相反。它把物质吸引到它周围，在思想界（mānasic plane）表达自己，从而创造出因果体作为其载体，在人类漫长的轮回中持续存在。这是一个要靠痛苦打造的身体，通过它，人的目的是发展。

试想一下，神我把自己倾注到向下的第三个层面，即思想界。它将自己用该层面最高层次物质包着，并形成因果体。这个身体是它的载体，在这个层面上表达自己的末那方面。这是末那通过因果体发挥作用。这个末那识在化身中成为双重的。它深入到思想界的低层，并在那里形成一个载体——低层末那（即低级思想体）——接下来建立星光体。接下来，它又提供了建立以太体和物质身体的力量。每个“体”在自己的层面上都是收集经验的手段，在合适的时候交给形成载体的身体；所以在个人轮回结束后，下层末那识把它所获得的所有经验交给因果体，而性格体就会消亡。因果体接受任何有助于其成长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其未来的所有轮回中都会存在。

因果体与它上面的东西也有关系。发生在该载体内部或上部的事情，是将所有可能

进入该载体的经验的本质传递到神我的第三方面；这样注入神我中属于末那这个面向的东西，使神我能够在没有因果体的情况下运作。

思考这个问题的学生会发现，这将为个性体的消解带来启示。同样的想法出现在印度教和佛教的经文中。因果体是个性体，是在整个轮回周期内持续存在的。它在某一时期出现，在另一时期必定消解。它有生死。正如《薄伽梵歌》所说：“生者必死”。这不仅在外部世界是真实的，而且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也是真实的；由于因果体有诞生，它也必定死亡。它是“神圣的片段”通过痛苦为自己建立的东西。它是弟子言说中的“我”。有些人的“我”是性格体，比因果体更低，但因果体在踏上道路时必须达到的“我”。它最终在阿罗汉成长阶段结束时，在真正的解脱时被超越。在此之前，随着阿罗汉的成长，它的性质在不断减少和改变。它最终将被发现是一个有缺陷的“我”，根本不是真正的“我”，但在人类进化的这个阶段，任何试图描述其未来状况的做法都会产生误导。

弟子把实现个性体的圆满和净化作为自己的目标是对的。它是一个为其创造者使用而创造的东西。有时它从技术角度被称为“造物”；所以人——真正的人——与他的“造物”相遇。因此，个性体，那个“造物”，也会遇到他自己的创造者。这种相遇只发生在进化的高阶段。当一个人与他的造物相遇时，他就是完美的，并超越了个体性。

个性体的创造发生在较低的阶段；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忙于建立它。在个性体完全建立之前，人类中进化程度较低的成员有很长时间被关在他们的低级载体中——这对他们的进步是必要的，——所以因果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个无意识的壳，而活动则在性格体中进行。想一想建造肉体载体所花费的漫长时间；想一想在成为人类进化的合适人选之前，先祖们在月球行星链上所经历的进化圈和阶段。人类建造个性体所花的时间与这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尽管都需要很长时间。在更高的阶段，在更进化的自我的激励下，建造会比在较低的阶段进行得更快；当智力达到一个高的阶段时，它会利用更高的力量，并学会不浪费它们，然后进步会以巨大的速度进行。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在回顾月球链的时候，想到我们以前进步所用的时间，如果需要同样时间的话，就会显得非常漫长，但是看向未来，我们看到进步可能会变得几乎难以置信的迅速。

神圣的片段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它的所有发展都必须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接触，并通过各种载体——没有它们，它就无法成长。正如H. P. B. 所说，精神在低层次上是没有感觉的。如果在它必须行动的层面上没有表达的载体，它就不能产生任何力量。此外，它只有在载体完善的情况下才能控制它们。使载体完美的工作会使精神的力量发展到完美，所以这两个发展是一起进行的。当这项工作完成后，精神本身就有能力在离开其个体载体的时候将其分解，并在它选择的时候将其重新整合。

想想那些达到完美的灵性生命。只有在他们进化到人类阶段或低于人类阶段时，他们的成长才需要载体，但当这样的人，把所有的进化经验吸收到他的本质中后，希望显现时，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创造他想要显现的东西，在利用了这个层面的力量后，可以再

次撤回载体。在谈到行星之灵时，H. P. B. 提到，他们是通过人类进化而来的。如果他们
没有通过人类的阶段，在他们的本质中吸取必要的经验，他们就不可能作为帮助者出现。
因此，不显现的生灵，但他们可以通过从他们的本质中吸取所需的经验并创造一个工作的
载体来显现自己。

不难理解，这些工具是如何“为自己所用”的。随着我们的进步，我们超越了每个
载体向外显现的束缚，并学会只为更高的工作而使用它，而不考虑自我。就肉体而言，
这样做应该是弟子的日常练习。必须掌控肉体，使它不能把自己所需强加在你的身上；
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你使用，你必须学会完全控制它，使它不能强迫你为任何你不想要
的经验而行动。它应该只是一个使用的工具；你正在训练它把它的经验交给自我。将来
有一天，你必交出任何经验；“我”就会自取所需。这是一个需要达到的高境界，这是
圣人的阶段。

在《秘密教义》中说，真师的身体是虚幻的。这^只意味着肉体不能影响或干扰他。
周围的力量不能通过它影响他，除非他允许；它们不能使他偏离他的中心。H. P. B. 也曾
说过，真师的肉体只是一个载体。它没有传递任何东西，只是与物质世界的一个接触点，
一个作为他工作所需的工具而保留的身体，完成后就丢掉。星光体和思想体也是如此。
当因果体只成为一个工具时，个性体就会消亡，神我已经获得了在思想层面上随意显现
其第三面向的能力，不再需要一个永久的载体。

利比德——这句话乍一看似乎与前面的一些话相矛盾。例如，我们被告知要灭除欲
望——杀灭自身的某些部分。《寂静的声音》中说，弟子必须学会能顺自身意志灭除“月
身” (lunar body)，即摆脱他的星光体。“顺自身意志”这几个字给了我们这个表达的
关键。我们不能摧毁星光体，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变成怪物，有很大的心
智发展，但没有任何同情心。许多人发现情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情感
压倒了他们，但他们必须努力不破坏它，而是净化和控制它。它必须是一种我们可以使
用的力量，而不是压倒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扼杀它，因为没有它，我们永远无法理解
他人的情感，因此我们也永远无法帮助在感情路线上发展的人；但它必须被提炼，所有
的我执必须从情感中被剔除出去。

同样地，知识分子也不能破坏智力，而必须约束它，引导它。诚然，智力就像奉献
一样，可能会失控。人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说智力本身是防止任何极端行为
的保证，但恐怕不是这样的。许多人把智力当作神一样的东西；他们说：“我们的理性
是我们唯一可以指导我们的东西，我们必须始终遵循它的逻辑结论”。如果他们所有的
前提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那这句话则是正确的，但通常前提都有明显的缺陷。他们通常
只考虑问题的物理方面，而忽略了更重要的隐秘方面，因此他们的结论不可避免地是错
误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必须保持平衡；我们必须学会看到问题的所有方面，我们必
须努力避免只发展任何一种品质，不管它有多好，以至于与所有其他品质完全不成比例，

因为如果把最令人钦佩的品质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往往会变得危险。拥有敏锐智力的人值得祝贺，因为他的智力得到了发展，但如果他拥有这种能力，就更应该注意另一面，即爱和同情心，不要被忽视或遗忘。

同样，那些拥有爱和同情心的人必须注意发展他们天性中智慧的一面，这样他们就不会被他们的同情心带入愚蠢的行动中，而这种行动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造成阻碍。一个拥有最敏锐的同情心、但没有知识的人往往是完全无助的，就像许多人在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故时，缺乏医生的知识一样。许多人虽然满怀同情，急于帮忙，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他们所做的努力，如果是无知的，可能是利弊参半。很明显，既需要知识，也需要情感。

情感是我们本性中的驱动力。在古老的印度书籍中说，情感是马，但思想是向导；思想掌控着缰绳；因此，我们需要发展两者。我们必须有马，因为它们进步的手段，是我们力量的储存；但我们也必须有合理的指导，否则马会脱缰带着我们跑掉。所有这些都是所有的奥义学研究中不断灌输的，但怎么重复也不会显得太频繁，因为人们会忘记。总有一些人只发展了一面，而在另一面却严重缺乏，这也是即使是先进的人也可能陷入的困境之一。

每个人对自己来说都是绝对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但只有当他牢牢把握住自己个性的整体，并通过他觉醒的精神意志的力量，认识到这个个性体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用痛苦创造出来供自己使用的东西，并通过它，随着他的成长慢慢发展他的智力，达到超越个性体的境地。当他知道他那奇妙的，复杂的，分离的生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时，那么，也只有在那时，他才走上了道路。

利比德：只有在经历了建立个性体的过程之后，才能找到道路——也就是真正的灵性生活。威尼斯真师在这里使用的表达方式——人类费尽心机为自己建造的复杂的东西——这样说确实是真实的，每个人的性格体也是如此。个性体本身是由单一体建造的；个性体又依次建造了它的各种性格体，但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更高的体使用，而且仅仅是为了使用；所有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与低级的本性自我认同，让它欺骗自己，以为它是“我”，而实际上，“我”是远在后方的单一体，它正在使用所有这些载体。

人的整个进化过程可以说是撤回到自己体内，但总是带着他的收获，从不空手而归。这种由低级向高级递送经验成果的过程一直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很多方式在做这件事，只是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例如，我们知道如何阅读；我们在这个肉身中通过长期的学习过程，非常缓慢地获得了这种能力。现在我们可以拿起一本书，马上就能理解它的意思，而不需要考虑是否能够阅读。我们已经忘记了那段经历细节，记住它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能读乐谱，并能脱谱弹奏，但起初我们在学习时，必须仔细阅读每个音符，然后低头看钢琴找到这个音。现在，我们忘记了为了掌握技能而学习的过程。我们不需要为了能够演奏而记住每节音乐课，而这正是整个过程的目的是。

对过去世的记忆也是如此。相信轮回的人常常在脑海中有一种怨恨的感觉，因为他们不记得他们现在正在遭受的痛苦的原因，即使他们愿意承认这是过去错误行为的结果。这种感觉也许很自然，但这丝毫不重要；灵魂确实知道，而且已经记下了带来恶果的事情，并将尽其所影响性格体，以防止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

人们认为，如果性格体能够记住所有的前世，将会简化他们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可能是这样的，但我认为如果在性格体中，我们能完全记住我们在成为圣人之前的所有过去世，那将是弊大于利。首先，我们没有能力冷静地衡量所有这些事情。回顾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中所犯下的可怕罪行，我们可能会异常沮丧。我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回顾自己的前世，但这样做绝不是一种乐趣。每个人的前世都有一些美好的行为，一些美好的事件，人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愉快地回顾这些，但我们发现，在回顾前世时，让人感受最强烈且最直接的是自己没有看到的许多机会。我们一直被随处可见的机会包围着，我们不禁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利用的机会如此之少。通常情况下，我们没有抓住这些机会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的意图是好的，尽管可能是微弱的好，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机会，我们会抓住它们。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会对自己的盲目性感到奇怪。我们说：“如果我当时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行动，就会有一定的结果，那么现在我可能已经达到了圣人的高度。”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当我们上升到那个层次时，看过去世的能力将对我们有用的，但以我们现在拥有的智力和自由意志来看的话，这肯定不会是一种从容的快乐。

让我们考虑一下其中的一般原则。整个计划（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目的是促进人类的进化，因此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记得他的过去世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那肯定会这样安排的。既然不是这样，我们至少应该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现在的状况是最好的。当一个人有能力回顾过去世时，他也会因此获得更宽广的洞察力和对事物更平衡的看法，到那时，他已经臣服于计划中的公正的确定性，如果他不能确切地看到一个结果是如何从它的原因中产生的，他会说：“好吧，我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但我相信我很快就会明白的。”他不会想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些总是说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并永远指责上天忽视了他的人，并不了解事件的基本情况。我们知道宇宙法则是绝对公正的，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能准确地知道它将如何运作。

正如我所说的，自我会注意到那些产生恶果的东西。在过去的经验警告下，他试图在性格体变得如此强大、如此明确之前，在它决定它不会被背后的自我的模糊点触所引导之前去影响性格体。性格体自以为它对自己的路线最清楚地了解。很多时候，它拒绝接受来自上面的帮助，所以自我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完全影响它。但自我试图获得控制权，随着我们的进步，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更高的自我越来越多地在努力控制。如果我们认同他，我们会发现他可以为我们的做得更多。他的主要困难在于，一般的人会同低级的载体，并且相当反感高我的干预，但是如果能够说服人与高我认同，那么整个困难就会大大减少。

除此之外，如果对星光体和思想体有完全的控制，那么进展确实会很快。通常情况

下，当自我想通过他的低级载体来处理一件事时，它们会坚持扯上一百件其他的事，并送来自我不要的和不要的反馈。必须获得对心智的控制，以便它只向自我报告他知道的事情。然后，当自我把一些问题交给他的心智，并说：“去思考，给我我想要的信息”，被控制的心智会完全服从，否则，普通的心智会报告一百个对自我无用的东西，因为会有各种游荡的想法闯入并坚持自己的说法。

放弃低级工作的结果，但不舍弃详细的经验，这种安排一直在进行，直到我们达到圣人的境界。随着自我的发展，人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性改变是将智能，即末那识，提升到菩提界的水平；他仍然是三重的精神体，但他现在不是在三个层面上，而是在两个层面上，神我在它自己的层面上发展，菩提在它自己的层面上，末那与菩提同水平，并被提升到直觉中。然后人就抛弃了因果体，因为他不再需要它了。当他想下来，再次在思想层面上显现时，他必须制造一个新的因果体，但除此之外他没有这个需要。

同样地，在菩提界的两种表现——菩提和荣光的智能，也就是直觉——将被拉到涅槃界或神我界，而该层面上的三重精神将被完全激活。然后这三种表现将汇合为一体。这是一种圣人可以达到的能力，因为他将单一体和自我统一起来，就像弟子试图将自我和性格体统一起来一样。

这种从因果体中抽出更高的末那识，使其与菩提并列，是布拉瓦茨基夫人称为灵性自我的方面或条件。很难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描述自己所经历的状态进行详细的比较，因为他们从如此不同的角度来对待它，但这种状态似乎与他们所说的“灵性觉悟”（spiritual illumination）相一致，即阿罗汉的状态。它是基督原则的展开。我们说基督原则的诞生是指人的菩提界意识第一次被激发，但当说基督在他体内完全展开时，我认为它一定是指这种状态。

当人们一旦达到这些更高的水平，他们的进步速度就会大大增加。我记得有一次在印度被问到，一个人在道路上的进步是否可以用算术上的进步来衡量。我回答说：“我认为一旦开始进步，它更像是几何级数的进步。”这一点受到了质疑。印度人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说法，所以我问库图米真师，几何级数的进步是否是一个踏上圣路的人的公平陈述。“不”，他说：“这不是一个公平的说法。当一个人一旦踏上圣路，如果他把他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它上面，他的进步既不是算术式也不是几何式的增速，而是乘方式的。”因此，它不是以2、4、8、16的速度增长，而是以2、4、16、256的速度增长。这对这个问题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我们开始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并不像它有时看起来那么不可能，也不那么令人厌烦。我们花了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来达到我们目前的阶段，当我们考虑到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时，这似乎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如果我们未来的进化也同样缓慢，那么在思考我们达到目标所需的时间时，人们会感到震惊。令人鼓舞的是，当我们明确开始踏上这条道路时，我们的进步确实非常快。

我想，一般的好人都会把百分之十的心思用于使自己变得更好。许多人甚至没有这样做。我们这些正在研究并试图按照奥义学的原则生活的人已经走得更远了，并开始将

合理的部分时间用于此。无论我们现在多么落后，当我们能把所有的力量和思想都集中在这项伟大的任务上时，我们将突飞猛进；当我们能把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要做的工作中时，我们将能比现在更完美地完成这项工作。

通过潜入你自己神秘荣光的生命深处来寻觅道路吧。通过测试所有的经验来寻觅，通过利用感官来理解个性体的成长和意义，以及那些其他像你一样，与你并肩挣扎的还未彰显的美好神性的碎片，你们组成了你所属的族群。通过研究存在的法则、自然的法则、超自然的法则来寻觅吧；通过让灵魂对内心里那颗发着微光的星辰的至深服从来寻觅。随着你的观察和崇拜，它的光芒会逐渐增强。这时你可能知道你已经找到了道路的起点。当你找到终点时，它的光会突然变成无限的光。

A. 贝森特——在这个评注中，我们再次考虑寻求道路的重方法。

为了分类的目的，我们可以进行划分，把自然法则作为涵盖现象世界，即可观察的世界的法则，把超自然法则看作是高等末那识和菩提层面的法则，把存在法则看作是涅槃的真实存在法则。那么，我们所说的自然法则是指在物质和星光层面以及有形思想（Rupa，注：低级思想界）各子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法则。

在这些法则之上，但低于“存在”的法则，可称为超自然的法则。这包括末那识的无形层面（arūpa planes，注：高级思想界）和菩提层面。这是生命用超越形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区域，在那里物质从属于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改变。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有一个明确的实体轮廓。实体随着思想的每一次变化而改变形式；物质是他生命的工具，而不是他自己的表达；形式是瞬间形成的，它随着他生命的每一次变化而变化。这在思想界的无形层面是真实的，在菩提界也是以一种微妙的形式也是这样的。灵性自我也是如此，它是菩提加上“唯一的存在”的灵智面向，当因果载体被抛在一边时，它被吸引到菩提中。这种状态被基督教奥义学者称为灵性觉悟；它是阿罗汉的阶段，是基督原则在人之中被唤醒。

超自然这个词通常被用来涵盖任何无法用世界上的普通经验来解释的东西。任何看起来不正常或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东西都被称为超自然，这让有思想的人感到很困惑。世界上有一种广泛的反对所有被称为超自然的东西的看法；人们觉得不可能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因为自然界中没有不规则或无序，没有自然法则不适用的区域。法则到处都在发挥作用，宇宙是一个整体。“如其在上，如其在下”是普遍的真理。一个整体自然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但其本身始终是相同的。但是，当我们认识或见证了所谓的超自然时，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超越所有能被感官触及的状态——即使用这个词的最完整含义。我们完全超越了一切现象性的东西，进入了精神世界本身。

超越这个层面的是神我的层面，是涅槃界，是“存在”所处的区域，在那里所有的都是现实，真正的意识居住在那里。我们要通过研究我们的真心本性来达到。直到我们能在更高的冥想中达到涅槃境界，否则我们不能接触到真正的神我意识；但它可以被寻

觅。我们开始寻觅它，试图意识到它的存在。把它想象成一个区域，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所有的限制都消失了，合一性被认知。在冥想中，试着想象它，试着弄明白它。你只能通过一系列的否定来这样做。你想：“它是现象的吗？不是的。它是智能吗？不是的。”你通过排除它不是的东西来寻觅它。然后你说：“它不是感官能感知的东西；它不是智能所能想象的东西；它如此之广，甚至不能被觉悟的智能发现”等等。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你能触摸到神我意识，为什么要通过否定它的特质来寻觅它？”坦率地说，你在大脑中得到的不是神我意识，而是来自神我的灵智方面的一点振动，与末那意识的任何其他振动不同。在更高层面上开始的振动与那些在末那识层面上开始的振动是不同的。当一个人达到正道的最高阶段，即第四或阿罗汉果位时，在出体的冥想中，他可以入三摩地，达到涅槃中的神我意识。

利比德——这种在双重境界的三分法，即我们寻求道路的方法和与这些方法相对应的法则，是有启发性的，而且毫无疑问是有意的。潜入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会导致对存在法则的研究——对我们来说超越一切显现的那个层面的法则，也就是涅槃。当然，更高的层面仍然是显现的层面，甚至超越它们的东西也不是真正的未显现，但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目前的阶段能认知的范围里，它是如此。只有通过存在法则的研究，我们才能实现潜入我们内心深处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对发着微光的星辰的至深服从”。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发展阶段——当我们寻觅神我并只跟随它。

对所有经验的检验与对自然法则的研究相对应，也就是说，现象世界的法则，那些在性格体所在的物质、星光和思想层面发挥作用的法则。然后我们要学会通过研究超自然的法则来理解个性体，这显然是指自我在其中活动的那些世界的法则，也就是说，菩提层面和高级思想层面的法则。当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但这个词在这里显然是出于某种技术意义上使用的。在所有的层面上，都是一个生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在整个计划中没有打破自然法则和秩序；只有当我们来到一个超越我们任何身体、星光或思想感官所能触及的区域时，我们才达到了超越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自然的东西，在那里有其他更广泛的法则在运作。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王使用了“超自然”这个词。在感官的范围之外，我们进入了一个高于现象的区域，进入了希腊人所说的本体世界（the noumenal world），它是现象世界的来源和原因。

因此，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当我们彻底理解性格体时，我们将掌握“自然的法则”；当我们试图理解个性体时，我们将面对“超自然的法则”，而当超出这个范围，我们试图认知神我时，我们将研究“存在的法则”。

这些层面的差异足以使用这样的分类。在物质层面，一切都非常依赖于其形式，在星光界和低级思想界也是如此。在因果体层面，虽然我们不完全是没有形式的，但至少形式是不同的，而且更直接。因果体的思想就像一道闪电，直接射向它的对象；它不是形成一个明确的分离的形状，而是思想的脉冲直接冲向对象的涌动。

当我们上升到菩提界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种状态，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在那里，每个人的思想都是整个层面的一个脉动，所以在那个层面上的每个人都把所有其他人的思想包在自己身上，并且似乎像可以从它那里学习，可以通过它来体验。我们不能指望把它说得很清楚；我们只能给出个大概。

对我们来说，试图理解这些更高的境界是很好的。我们几乎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印度教书籍中采用的方法，即通过否定。他们不描述一种意识状态；他们逐渐消除所有不是它的特质的东西。这样做之后，如果我们能设法保留一种升华了的对它的思想精华，我们就会更接近一点它的真实面貌。

佛陀的追随者们经常问：

“什么是涅槃？”，或者有时他们会说：“这是涅槃，还是不是？”——也就是说，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佛陀在一个场合回答说：“涅槃存在；毫无疑问，它存在，但如果你问我这是否是涅槃，我只能说它既不是你们所理解的存在状态，也不是不存在的状态。”也许即使是佛也不能在我们这个层次上把它说清楚。在我们自己的小范围内，我们有同样的经验。我可以证明，当一个人发展了菩提意识并使用它时，许多我们现在无法说清楚的东西就变得绝对清楚了；但当一个人从这种意识状态中退下来时，他就无法再表达他所理解的东西。这个例子表示了它不容易被表达出来的事实，佛陀本人如此伟大，却无法把它转化为语言让人们理解，只能通过否定的论述方式。

第66章

对第20条规则的注释

A. 贝森特——希拉里昂真师对第二十条箴言作了如下注释。

通过验证所有的经验来寻觅；请记住，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要通过屈服于感官的诱惑来知晓”。在你成为奥义主义者之前，你可以这样做；但之后就不行了。当你选择并踏上道路时，你不能毫无羞耻地屈服于这些诱惑。然而，你可以毫不畏惧地体验它们：可以衡量、观察和测试它们，并以自信耐心等待它们不再影响你的那一刻。

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自我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分辨正确与错误。但是，当他学会区分它们，知道它们是不同的时候，道德就开始了。例如，当他开始理解毁灭生命和保护生命之间的区别时，对他来说，在这一方面就诞生了道德。这时，他就不再需要教给他这种知识的那种经验了。但是，尽管这个人不再需要检验这种经验，但有时仍然会有感官的冲动，迫使他采取一些错误的行动，而后使他遭受痛苦，因为他认识到屈服于冲动是错误的。伪奥义主义者说：一个人可能为了获得经验而做错事，这是永远没有道理的。当一个人在没有意识到它是错误的时候做了一个行为，他是在获得必要的经验；但当知道它是错误的时候，那么每一次屈服都意味着堕落，强烈的痛苦必随其后。

在环境压力下的屈服会持续很多世；甚至在一个人踏上这条路之后，与感官欲望的冲突也经常持续。在一个人能够取得快速进展之前，在通过用星光体和思想体实现愿望，与认识到满足愿望是对更高层次生活的阻碍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冲突阶段。低级阶段的冲突是漫长的，当它进入高级阶段时，当思想图像与感官欲望混合在一起时，诱惑变得更加微妙，因为心智将感官对象理想化，将更粗暴的冲动精微化，并将欲望用最诱人的方式展现。另一个阶段是当慕道者走上正道时，即使在这时，旧诱惑的强烈力量也足以袭击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真师做了说明，告诉弟子如何利用它们；他可以衡量、观察和测试这些诱惑，耐心等待它们不再影响他的时候。

当意识中心从欲望体中分离出来，并转移到思想层面时，人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这个人不再把欲望体看成是他自己，而只是一个载体。然而，它的振动仍然可以影响他，因为它有自己的生命，有时就像马匹驮着他跑了一样。这就是《卡托奥义书》（Kathopanishat）中提到的阶段，当马夫将马控制住了，它们安静地前进，但仍有可能时不时地开始暴走。弟子通过感官的兴奋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跑了。这是一个巨大考验的阶段。整个人因堕落而感到羞愧和痛苦；他屈服后不得不痛苦。在他正常的意识状态下，感官不会吸引他，他不会感觉到身体的诱惑，这些诱惑其实是星光体层面的。然而有的时候，他确实感觉到了它们。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欲望的旧模子没有被打破，它从

外面被激活了。通道并没有消失，尽管它正在磨损，而且存在这样的危险：它可能突然被来自外部的东西充满，然后欲望被重新激活。星光界的影响在其中引起强烈的振动，足以再次影响人的意识；他本身的欲望并不会影响他；但他来到一个地方、在某段时间或遇到了某个人，由于来自外部的强烈影响通过他振动，使这个旧的形式恢复活力。

这些影响应被视为来自外部，而不是来自他自己，所以弟子应该明白它们是什么。他带着羞愧、堕落和恐惧的心情感受到了这个东西，并想知道他怎么能感受到它。答案是，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可能会经历来自感官的诱惑，但不需要屈服于这种诱惑。这个人对它们置之不理。他说：“我感觉到你；我认出你；我考量你；但我拒绝被你摆布”。这就是《卡托奥义书》中这段话的意思，它说这个人已经到了可以控制马的地步。他能把感官控制住。这是关于感官的诱惑的最后一课。当它被学会时，感官对人的力量就永远消失了。它们再也没有力量影响他了；这是与它们的最后一次斗争，当它结束时，灵魂就摆脱了它。

当那个挣扎的时刻到来时，它将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在意识中心被转移到思想层面后，意识到它的性质并知道如何处理它，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这不是我；这只是低级本性发给我的一个振动；我拒绝它；这是我对它的回答。”当你拒绝它的时候，恐惧感就会消失；你拒绝感受它的影响。当你做到了这一点，你就可以测试自己，看看它在你本性的哪个部分起作用。然后你耐心地等待你不再感觉到它的时刻。你相信自然法则；你坐下来耐心等待，那它就无法建立任何振动；感官无法使你对它们作出反应。你说：“我可以耐心地等待，等待我不再感觉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一个死的形式的复苏，它很快就会被打破，并会消逝。”除了这样等待——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不需要做别的。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就赢得了胜利——模子被打破了。对你的耐心的认可给了它最后一击，使它破碎，它再也不能影响你，除非你背弃目标，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经验还有另一种价值；除非你已经过了关，否则你无法帮助那些屈服的人。除非你的境界在他之上，否则你无法帮助任何一个人，然而除非你理解他的感受，否则你无法提升任何人。有一个阶段，你自己处于欲望的控制之中；那时你不能帮助处于同样困难的其他人。后来，你逃脱了。你击退了欲望，达到了一个不能理解为什么另一个人会陷入诱惑的点；如果你不理解他的感受，你就不能帮助他；你可以向他指出邪恶，但你不能给予灵性帮助。你不能把力量灌输给他，因为你在她之外，由于你没有和他一起感受，你会感到一种恐怖的冲击。当你感到惊恐时，你是没用的。你永远无法帮助你所排斥的人；当你有这样的感觉时，最好让他去。为了帮助一个人，你必须能够与他产生共情。

即使你能与一个人产生共情，但如果他在自己周围筑一堵墙，你也无法帮助他；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暂时放弃他，因为从外面给予的帮助是没有用的。你可能不得不放弃在物质层面上帮助一个人，但你不需要停止从内部这样做。从内部帮助需要比从外部帮助更多的勇气。给予外部的咨询和建议要令人满意得多；这比给予内部的和看不见的帮

助更能满足低级的本性。

还有一件事——如果你能帮助一个人，不要因为别人认为他不值得帮助，也不要因为他自己认为你没有帮助他而不帮助他。H. P. B. 有时会被她自己的学生们谴责。他们对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她很好，很坚强，没有排斥他们，而是继续从内部启发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想。通过从内部帮助，我们抵消了对立情绪。当你对他，甚至对你自己的老师感到对立、反感时，就像你有时那样，你也许会责怪他们。当你感觉碰到一堵墙时，你认为那是他们的墙，但后来你意识到那堵墙是一个幻觉——是你自己在思想层面上创造的东西。在经历这个阶段时，我们建了一堵又一堵的墙，并因墙的存在而受苦，直到我们把它们推倒。

还有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很难解释。有些人把伟大的人（圣人）和人类大众联系在一起。正如对耶稣所说的那样，他们感受到人的痛苦和他们的诱惑，但他们却没有罪。在这个阶段，人处于绝对纯净的欲望体中；所有不良都被清除了，只有对形象产生反射的能力被保留下来。这个人不可能有罪恶。

假设这种人不存在，人类和伟大的人之间就没有联系了。他们保留了一种联系，在他们完美的纯洁中，他们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人的痛苦。这个阶段在达到真师的境界之前；它是阿罗汉的最后阶段。真师不会痛苦，他的意识是如此完美；他可以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想象过去的经验。经验对他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形象，没有痛苦。但在这之前的阶段的高级状态中，虽然人没有罪恶，人格是纯洁的，但它仍然传递着一种痛苦的感觉。

在显教的书中，这个阶段有时与真师的阶段相混淆，并将痛苦的感觉归于他们。在真师之前的阶段是有痛苦的，处于阿罗汉阶段的人在分享真师的工作，但没有失去对痛苦的感受力。真师超越了所有的痛苦。阿罗汉参与建造“守护墙”，但他们是用痛苦建造。人们很容易把只适用于高级弟子的东西用在真师身上，弟子处于超越罪恶的阶段，虽然还留有受苦的能力。

在低级阶段，我们可以同情朋友，直到我们失去所有的差异感，如果我们如此深入地同情，我们必定受苦。在超越我执（ahamkāra）之前，同情和痛苦必须同在。如果我们过早地走出这个阶段，我们会失去同情心的力量；这是道路上的诱惑之一。伟大的人甚至在达到最后阶段时也会退步，因为如果他们完全失去痛苦，他们就会失去同情心，如果同情心不完美，分离的墙就不会被推倒。

但不要谴责那个屈服于诱惑的人；对他要像对一个拖着沉重泥泞脚步的朝圣者一样，向他伸出你的手。弟子啊，请记住，尽管好人和罪人之间的鸿沟可能很大，但好人和得道的人之间的鸿沟更大；好人和将要跨进神性门槛的人之间的鸿沟是无法估量的。因此，要警惕，不要你过早地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A. 贝森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谴责屈服于诱惑的人。当你通过了考验的阶

段，就不怕你谴责任何人。当诱惑被超越，你想起你自己还能感受到诱惑的时候，你就不会谴责那个屈服的人了。

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之间的差别相对较小；两人都在早期阶段挣扎，从任何一方看，差别都很小。但当一个人获得了知识，看到了美德和恶习的意义，他就迈出了一大步。当他只把美德和恶习看作是一对二元时，他已经超越了知识；他站在了神性的门槛上，这种差异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在这里得到警告，如果我们过早地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就会出现蔑视在我们之下的人的诱惑，然后我们就会堕落。一个达到神性的人不会看不起任何人；他能感受所有人，并与最低层的人合一。

当你找到了道路的起点，你的灵魂之星就会显示出它的光芒；通过那光芒，你会意识到它周围的黑暗是多么的深广。心智、心灵、大脑，在第一场伟大的战斗胜利之前，都是晦暗不明的。不要为这一景象感到震惊和恐惧；让你的眼睛盯着那一点小光，它就会扩大。但是，让内心的黑暗帮助你理解那些没有看到光明的人的无助，他们的灵魂处于极度的晦暗之中。

A. 贝森特——当我们抬头看向神我的区域，崇拜里面的光，我们将看到光越来越强。当你第一次看到那道光时，你会得到一种意识的触动，你会看到它周围的黑暗；这种对比向你展示了它。这时，内心的黑暗将帮助你理解那些没有见过光明的人的无助。正是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同情是必要的。在人们知道有光之后，没有必要再为他们感到痛苦。对于那些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却沉浸在琐碎的事情中，却认为自己有智慧的人，需要同情。他们被黑暗完全包围，以至于他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如此多的痛苦。他们是伟大的人，会施以慈悲的人。

那些看到了哪怕是一点点光的人，在世界上的人还没有瞥见的事情上取得了进展。一旦看到了光明，人就不需要这种同情了。如果这样的人在受苦，就说明他正在迅速地破墙而出，而且他能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是好事。

利比德——当我们开始对灵魂的存在有所了解时，我们意识到一个伟大的事实，而人类的绝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大多数人——甚至是所谓的宗教人士——对灵魂的存在没有把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完全是为了这个现世而生活。他们可能在理论上相信灵魂的不朽，但世间的事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他们的生活只是在相对较少的情况下由这种信仰指导。

为了使“灵魂之星”能够显示出来，我们必须首先确定灵魂的存在，我们必须知道它就在我们自己之内。当我们把感情寄托在崇高的事物上时，当我们心里知道某些真理，没有什么能动摇它们的真实性时，这颗星就开始显示它的光芒——有了它的微弱反射。通过那微弱的光芒，我们看到我们过去是多么无知，现在仍是多么的无知；这就是我们获得更多一点知识时的第一感觉。

“第一场伟大的战斗”是与感官的战斗。在与它们的稳定斗争中，人与他的低级本性开战，并取得了胜利。当微光出现时，我们看到道路是多么黑暗，我们所有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都没有使它们成为现实的方向。小小的光亮使一切看起来都是无望的错误；它使我们感到无助，但我们决不能为这一景象而感到震惊。

不要责备他们。不要躲避他们，而要试着把世界沉重的业报减轻一点；把你的援助给予那些阻止黑暗势力取得完全胜利的少数强有力的手。

利比德——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误解这段话。那几只强壮的手意指圣白会。这场斗争不是像基督徒所说的那样与魔鬼斗争，我们也不能认为黑魔法师掌握着邪恶的力量。这里所说的黑暗势力是指物质的压倒性力量。在战胜它们的努力中，是需要我们的帮助的，而且是指望我们的帮助——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目前只有几只强壮的手在帮忙，因为我们的人类只进化出了极少的圣人。逻各斯将他的计划建立在这样的想法上：一旦有人理解计划，他们就会与它合作。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直到第四根族的中期，事实上，甚至比那时候还要早一点，所有与世界进化有关的重要职位都是由不属于我们人类的人担任的。有些人从金星来到我们身边，有些人从月球来。这些都是真正解脱了的圣人，他们完全可以进入更高的境界。但在进化的中间点之后，人类被期望发展我们自己的导师，而佛祖释迦摩尼（乔达摩悉达多）是这些导师中的第一个。显然，人类不仅要提供非常伟大的官员，如佛陀和基督，而且我们所有处于较低层次的人都应该明智地合作，并尽可能地推动进化。

这时，你就会进入一个快乐的伙伴关系，它确实带来了可怕的辛劳和深刻的悲伤，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快乐。

A. 贝森特——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与那些生活就是极乐的人建立了关系，但是在这种体验的同时，仍然有悲伤，因为我们感受到人们所处的黑暗。你为人们感到悲伤，因为你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当你看到痛苦时，你会说“它是好的。”在这个阶段，会有一种关于快乐和痛苦的微妙感觉，这在低等世界是不存在的；你会更敏锐地感觉到，直到光明变得完全清晰，因为光明彰显了黑暗的存在。然而，通过对法则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快乐会到来。不仅如此，在人意识的根本深处，没有人是不快乐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神圣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幸福本身。随着他的进步，弟子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这些深处，直到最后他意识到，用《薄伽梵歌》的话说，他在为那些不应该悲伤的人悲伤，智者既不为生者也不为死者悲伤。为什么要为一个从根本上说是幸福的生命而悲伤呢？

弟子进入了快乐的伙伴关系，但这种伙伴关系带来了辛劳和深刻的悲伤，因为他从一种状态摇摆到另一种状态。他必须学会感受内心的喜悦，但又不能与他人的低级载体失去联系，通过它们他感到了悲伤。他也必须感受到这一点，但不能被它所淹没。这条路就像刀刃一样狭窄，同时有两种对立的力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但我们要保持完美的平衡。真师的一个伟大作用是保持我们的平衡。学生会从一边摇摆到另一边。当阴霾来

临时，真师会给他送去对快乐伙伴关系的回忆：当他倾向于与世界的悲伤完全失去联系时，悲伤的提醒会到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弟子都会受到这些振荡的影响。除非我们在达到平衡之前分别经历不同的事情，否则我们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人类的经验是，我们必须一次学习一门课程，以便我们能全神贯注。踏上道路的弟子被从一边甩到另一边，直到他学会保持平衡。有时，完全无缘无故的阴霾降临，他发现自己深陷在阴影中。他找不到原因；他只知它就在那里——一种他无法摆脱的阴霾。如果他正确地吸取了教训，他就会静静地、耐心地接受这一点，而不会试图逃离它。然后他将学会同情和耐心，以及其他可以在阴暗而不是在光明中学习的课程。以这种精神接受阴霾期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担忧和麻烦都会消失。我们应该接受这些课程，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学习。人们不会因为阴郁而受苦，只会因为形象而受苦。就像一个害怕黑暗的孩子，我们用恐怖的形状来充斥灵魂的黑暗。黑暗只是黑暗，没有其他东西；它只包含它要教给我们的教训，所有的幻影在我们学到后都会消失。黑暗永远不会压垮我们；起初它让我们因恐惧而瘫痪，但最后我们通过它上了一课。

在最后的入道中，也就是圣人的入道中，神我以一道清晰的光出现，是一颗星，当它扩散时，是最后推倒墙壁的时刻，它成为无限的光。在此之前，阿罗汉在冥想时能感觉到神我的和平，但他不断地返回到悲伤中。但是，当一个人在完全的意识中上升到涅槃界，并且菩提意识与之融合时，他就会看到唯一的一道光。这在《寂静的声音》中被优美地表达：“住在荣耀与极乐中的三位一体，如今已经在幻象的世界里失去了它们的名字。它们变成了一颗星，是燃烧却不灼伤的火，这就是火焰之本（Upādhi）。”

当这个人还在因果体中时，他看到神圣的三位一体是分开的，但现在他看到它们是三重神我的三个方面。在前一阶段的菩提意识中，菩提和末那是“在一条线上的双胞胎”，神我是在它们之上闪耀的星星，现在它们与神我合二为一，火是单一体火焰的载体。然后真师说：“弟子啊，你的个性之我在哪里？你本人又在哪里？火花消失在火中，水滴落入了大海，永在的光束变成了一切和永恒的光辉”。曾是弟子的人现在是真师了。他站在中心，三重的神我从他身上放射出来。

利比德——真师的注释写到：你进入了一个快乐的伙伴关系，但它也带来了可怕的辛劳和深刻的悲伤。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但是不断增加的快乐也是真的，它抵消了悲伤的影响。

根据假设，每个充分发展了自己能力的弟子都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他必须经历一个悲伤和几乎绝望的时期，因为他看到了所有的悲伤和痛苦。因为人们在进化中落后，还不讲道理，所以痛苦和悲伤、愤怒、仇恨、嫉妒、羡慕之类的东西比比皆是，比高尚的美德要多得多，所以人类的不愉快的振动占多数。这显示在星光世界中，所以任何在星光体上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同时会意识到世界的悲伤和麻烦——只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意识到它，但它永远在那里，就像一个重担。发生在他周围的星光界悲伤和痛苦的事

例也不断地强烈地在他身上施压。此外，任何涉及大量人悲伤的灾难都会明显地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星光氛围。

学生必须学会如何接受这种影响而不被它所拖累，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逐渐学会更深入地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看到在人们自己创造的环境下，所有这些麻烦是必要的。由于他们的大意和松懈，所带来的痛苦是一种必然。如果人们稍微小心一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可以轻易避免的。我前提到过，前世的业力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痛苦也许只有十分之一，另外十分之九是我们自己在此刻、此生错误态度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有大量的完全不必要的痛苦。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当人们坚持采取错误的态度，坚持愚蠢的思维和行为时，根据因果法则，痛苦必须降临到他们身上；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这显然是好的，因为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愚蠢。遗憾的是，他们需要如此多的提醒，他们不能立即接受暗示，改变他们的态度——如果他们有此慧根的话，那么很多痛苦就可以避免。

对我们所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来说，这似乎很容易看出来。因此，我抱有一个希望，而且我认为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即一旦对事物的常识性看法被相当多的人接受，世界上的痛苦就会迅速减少。他们将看到，他们正在给自己制造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纯粹从常识的角度出发，避免一切不可取的行为。证道学会的成员应该在世界面前展示证道生活态度，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知道这些真理，却发现很难将其付诸实践。这是很自然的，但与此同时，人们确实感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更快地接受新思想，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事情确实是以某种明确的比例传播的。一个人可以阐述一个观点，并产生一点印象；十个人可以产生十倍以上的印象；一百个人可以产生远远超过一个人的一百倍的印象，除非他碰巧是个罕见的天才。我们学会大约有三万名会员；我想，如果他们所有人都真正采取这种更高的人生哲学观，并因此明显避免了大量的痛苦，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强大而醒目的榜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帮助大量尚未了解事物更高层次一面的人。

当我们开始发生的事情总是最好的——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我们的悲伤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了。我们同样同情他人，但我们不再被他们的痛苦所淹没；我们同情他们，但不分享他们的感受。真师们对受苦的人深表同情，但我们不能说他们自己也在受苦，因为他们有洞察力。正如我以前说过的，真师从不悲伤，从不消沉。然而，有时在我看来，似乎连他们会对人感到失望。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这么说，但我知道，他们有时会做出非常大的努力来实现某些结果，但由于他们使用的“工具”的失败，这些结果并没有被实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从一开始就预见到这些努力会失败。我不能不感觉到，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确实这样预见到了，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恰恰是像期待它们成功似的。例如，在伟大的战争之前，为了避免战争，他们做了很多工作。这项工作失败了，但发起这项工作的圣人是否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不知道；他们的工作中仿佛期望它能成功。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许多情况下以类似的方式向人们提供机会。有时她竭力劝说他们

接受这些机会，而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不会这样做。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些人找到她问一些问题。在我看来，他们显然不适合任何证道学知识或工作，因为他们的心态使证道学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用。她与这些偶然的陌生人交谈，并告诉他们她希望在学会中做的相当秘密的事情。他们看来是对此不屑一顾的人，似乎丝毫不值得如此信任，当他们离开时，瓦赫迈斯特伯爵夫人（Countess Wachtmeister）说：“夫人，你为什么要告诉那些人这些事情？似乎肯定的是，对他们说这些，对他们没有丝毫好处。他们只会旁观讥笑，也许还会伤害我们。”布拉瓦茨基夫人回答说：“亲爱的，某些因果业力把他们带到了我这里，我必须给他们机会，为他们做我能做的一切。”她认为，以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信任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虽然我说不准，但她知道，他们内心可能有多接近于接受，但在表面上，他们的态度是传统的讥讽态度。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但他们得到了这个机会。过去的一些因果关系显然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当另一个这样的机会来到他们面前时，这可能会对他们抓住这个机会有所帮助。

在这个场合，布拉瓦茨基夫人非常充分地贯彻了不责备处于黑暗中的人的想法。她知道，他们越是自我满足，就越是值得同情。指责任何一个在他习惯的状态中的人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是他在进化中的水平；那就是他达到的程度。如果他低于他的平均水平，我们可以合理地说：“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你不应该这样做，”这可能会帮助他不再这样做。但是，一个人习惯的水平表明他在进化中的位置，无论他的行为多离谱，责备他都没有任何好处。这就像责备一个五岁的孩子不像十岁的孩子一样愚蠢。

然而，那些经常表现出最不讨人喜欢的特点的人，在他们身上也有高尚的潜力，有时这些潜力在紧急情况下会爆发出来。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有些人平时的生活肯定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在一些重大的紧急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无私的精神，使他们能够为了同胞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生命。人的内心总是有神圣，它有时会在我们最不希望的时候显现出来。因为它就在心里，所以总是可以向它求助。我们并不总是能接触到它，因为它埋藏得很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以某种方式瞥见它。

看到世界的苦难也会带来可怕的辛劳；一旦看到这大量的落后和苦难，我们就会忍不住一直努力去改变它，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们一旦真正感受到痛苦和悲伤，就再也无法回到这个世界上，对它们的存在毫不在意。然而，在辛劳的背后是巨大的、不断增加的喜悦。这来自于对法则的认识；我们看到了苦难的意义和从苦难中得到的好处。请注意这句话：“你进入一个快乐的伙伴关系”。这就是这种更高层次生活的真正的美。我们与更伟大的人结成伙伴关系。我们感到自己是在为他们工作，与他们一起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它支持我们完成工作，否则我们可能觉得不可能完成。

第67章

第21条箴言

21. 在暴风雨过后的寂静中寻找绽放的花朵；而不是在这之前。

它将会成长，它将会发芽，它会长出枝叶，形成花蕾，而风暴仍在继续，战斗仍在进行。但是，直到人的整个性格体被消除和融解——直到它被创造它的神圣片段所控制，仅作为它严肃的实验和经验的手段——直到人的整个本性屈服并服从于更高的自我，花朵才能开放。接下来会有一种平静，就像热带国家大雨过后的平静，那时大自然会如此迅速地工作，人们几乎可以看到它的行动。这样的平静将降临到受困扰的灵魂。在深深的寂静中，神秘的事件将发生，它会证明道路已经被找到了。随你怎么称呼它，它是一个在空寂无人的地方出现的声音——它是一个信使，一个无形亦无质的信使；或者说灵魂之花已经绽放了。它不能用任何比喻来描述。但即便在风暴的肆虐中，它也可以被感觉到，被寻找，被渴望。

利比德——花的绽放是发展，是灵魂的展开。在世间，悲伤和痛苦中最糟糕的感受其实是一种无助感。人们从事各种斗争，在许多情况下认为他们注定要失败。他们会说：“我听说某些人进步很快，但我没有机会”。他们对此感到无望，因为他们不知道。当灵魂一旦展开后，我们再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我们明白了道理。我们仍将有挣扎、麻烦和困难，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作为灵魂，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正如这里所说的，正是在寂静和宁静中，灵魂才得以成长。人们告诉我们，而且我认为他们常常很不适当地强调，灵魂通过痛苦而成长。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正是通过犯错和改正错误，灵魂才学会了如何成长，而痛苦必然是错误的结果；但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成长不是在痛苦中发生的，而是在痛苦之后发生的。就像一个人在手术后可能会非常好，但是健康的提高不是在动手术时发生的。同样，当人们处于各种可怕的困难中时，他们并没有成长，但通过他们应对这些困难的方式，他们可能在克服困难后会成长。正是在暴风雨过后的寂静中，花朵才得以成长。植物有可能通过经受暴风雨的洗礼而发展出自身的力量，但只有当暴风雨的冲击结束后，成长才能到来。我们必须经历过战斗的动荡，才能获得胜利的巨大回报，即灵魂的真正觉醒，这带来了平静的确定性，没有什么能再撼动它。

整个世界都在哭喊，想得到关于更高层次事物的确定性。人们是如此渴望，以至于任何自称拥有直接知识的江湖骗子都会立即得到一批追随者。任何认真的老师总是能吸引人们围着他转，因为世界上的宗教都未能给人以真正的满足。大多数宗教教育在所有主题方面的弱点是，它没有解释；它只是设定了规则——一些绝对的好的规则——如“不

杀生”，但它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一些事情是错误的。例如，关于愤怒和邪恶的想法，只要它不表现在语言或行动中，就没有提示以这种方式所做的错误。当然，基督在这种事情上说得很清楚。他就第七条戒律强调说，一个人如果以错误的方式看了一个女人，就已经在心里犯了罪，但没有记录表明他对思想形状的作用作了任何解释，这种解释其实能使他在这一点上的教导更容易被理解。

获得对灵性或超物理真理的直接确定性的第一步，实际上是所有奥义进步的第一步——对性格体的支配。当我们实现了这一点，和平立刻到来，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一直生活在和平的氛围中而不自知；因为我们自己在周围制造了一点风暴，对我们来说，和平并不存在，尽管我们的一些邻居可能一直生活在和平之中。当这种灵魂的能力、这种确定性达到时，一切似乎都不一样了，因为那时我们不再有任何无望的感觉。我们仅仅相信的东西在关键时刻可能会让我们失望，因为在某一时刻让人满意的信仰基础在另一个他处在巨大压力下的时刻并不总是让他满意。但这种确定性总是让人满意。当我们一旦自己看到和知道了，即使这种视觉和知识可能会离我们远去，我们可能不再能够紧紧抓住它们，但我们总是可以说：“我已经看见了；我已经知道了；虽然现在我不能看见或知道，但我曾经看见，我曾经知道”，这种确定性使我们度过难关。

事实上，当我们有了这种直接的体验后，我们发现很难再让自己像在以前的状态中一样去想。它改变了我们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整个态度。以前看起来很重要的事情，现在看来就不那么重要了；现在我们知道了真正重要的生命的伟大内在真理，不重要的外在生活就有了它应有的地位。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仍然处于我们意识扩展之前的状态，有时不对他们缺乏同情是有点困难的，因为他们在追求他们生活里的“幽灵”。我们忘了，直到昨天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寂静可能持续一瞬间，也可能持续一千年。但它会结束。可你会带着它的力量。战斗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打，一次又一次地赢。自然只会在间歇时才会平静下来。

灵魂完全展开的时刻可能发生在一个人生命中的任何时候；也就是说，当灵魂展开的时刻到来时，无论人当时是否有肉体，它都可以这样做；在物质层面上，这种寂静只会持续一瞬间，或者只是很短的时间，但如果这个人是在天堂世界，它很可能持续一千年。它将在某个时候降临到所有人身上，而且一旦达到，就永远不会失去。然而，自然界能够静止的只是一瞬间，因为进化正在稳步进行，一旦停步就不是进化了。有人说，在奥义学中，没有人是静止的，他总是在倒退或前进。我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没有进步，他应该反思自己，并试图找出原因。我们应该有稳定和持续的进步。

现在我们来看看希拉里昂真师关于第21条箴言的注释。

花儿绽放是洞察力觉醒的光辉时刻；随之而来的是信心、知识、确定性。

灵魂的停顿是神奇的时刻，随之而来的是满足——这就是寂静。

花儿绽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在花蕾仍然紧闭的时候，它也在太阳和雨水的影响下，以及在多种影响下，慢慢地饱胀起来。花蕾打开是比较突然的，但生长是持续的。在这之前，生长一直在进行；之后还会继续下去。再打个比方：鸡的生长在破壳之前一直在鸡蛋里进行，破壳之后也会继续生长；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小鸡破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时刻，尽管它实际上只是稳定生长的一部分。灵魂的成长也是如此。

这段话也是指弟子生命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描述了当第一次入道的伟大真理摆在他面前时他的感受。人们很容易认为入道时要教的东西很多、很杂。我并没有违反誓言，但我可以说伟大的真理并不是在同一时间给予的。在每个阶段，都会传达一个单一的事实——一个改变那个人世界观的事实，就像轮回和业力的知识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样。人们会认为，有一个新的事实摆在他面前，入道者有必要努力去觉悟它并证明它。事实并非如此。当这个人得到真理的那一刻，他立即认识到它是真理；他不需要证明。然后是惊叹的时刻；他惊叹于它的美丽和完美。只是后来他才看到，这并不是全部。后来的视野带来了更多的东西，但在这一刻，它是完美的。他也会惊叹，如此明显的东西以前却没有被他注意到。然后是满足的时刻，也就是寂静的时刻。

弟子啊，你要知道，那些已经穿过寂静的人，感受到了它的和平，保留了它的力量，他们渴望你也能穿过它。

他们当然会这样做，因为那些已经展开了灵魂能力的人知道整个系统，并看到它在他们面前的所有行动，而且因为他们看到它，他们渴望每个人都能看到它。他们意识到，该计划的一部分是我们都应该去帮助别人。因此，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尽快看到他的责任是帮助世人，这是世界的真正工作。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舞台上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我们必须尽可能好地、高尚地扮演这个角色；角色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演好它。但我们必须记住，这背后是真正的灵魂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手段为目的的氛围中。我们的大部分教育都是建立在这个计划之上。例如，人们被教导几何学和数学，但从未被告知学了这些能更深刻地理解伟大的建筑师是如何构建祂的宇宙的。只要我们把它们当作目的本身，它们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像发明它们的古人那样跟进，我们会发现它们有很大的用处。毕达哥拉斯教授了数字和几何学的价值，但他是教给“格物之人”（*physikoi*）的，也就是教给那些学习生命秘密的人。他们学习这些知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生命，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该研究所有的事物，而不仅仅是只关心那些和物质与商业相关的事。

因此，在学习的殿堂里，当他有能力进入那里时，弟子总是能找到他的真师。

对于“学习的殿堂”这几个字，人们有很大的误解。《寂静的声音》中也使用了这些词。那里提到的三个殿堂可以有多种理解，我已经解释过了。

写下《道路之光》的梅布尔-考林斯（Mabel Collins）把学习的殿堂从字面上理解为一个实际的建筑。她说，她曾从星光界进入这座建筑，看到其中一些戒律用金字写在墙壁上。她的这种说法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经历可能属于她被教导的特殊方法，那些教导她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建筑。我不知道是否如此；我只能说我从没见过。但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关于学习殿堂的大部分内容显然是指星光界，慕道者最初在那里学习大部分课程。很少有人完全开发了星光体；大多数人仍在学习如何使用它；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有大量的工作正在进行。人也在逐渐发展思想体，但还不能把它作为死后的载体。任何已经发展了思想体能力并能观察死人的人，都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被关在自己思想的壳里，从这个壳里打开某些通道——但只有很少的通道，而且只有非常有限的程度。死者生活在那个壳里，根本不在思想世界里。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自己非常有限的想法非常满意。毫无疑问，如果他可以有整个思想界供其支配，并发展了能使他在思想界充分运作的的能力，他可能会幸福得多。事实上，他正处于这一切之中，但由于他的局限性，他只能接触到本可以供其所用的少量部分。

很少有人将思想体发展到可以作为载体的地步。真师们的学生在适当的时候被教导用他们的思想体旅行，并在他们希望在星光层工作时形成所谓的幻身（*māyāvi rūpa*，即包裹了星光物质的思想体）。一个学会这样做的人，把他的星光体和物质肉身都放在床上，当他想在星光界工作时，他就为此目的物质化一个临时的星光体，而过后不再需要它的时候，就让它解体。师父首先教弟子如何做，然后弟子可以自己做，正如我在《真师与道路》中解释的那样。

弟子将在学习的殿堂里找到他的真师，这一保证似乎与《寂静的声音》中的指示直接矛盾——“不要在那些幻象的领地中寻找你的导师”。这两段话是完全可以调和的，如果人们理解了各自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在星光界，人总是能找到代表真师的人。真师本人可能只在特殊场合与他打交道，而他一般会在真师的一个老学生的指导下在星光界工作。

《寂静的声音》中的陈述只是警告我们，在不清楚他是谁的情况下，不要随便接受任何星光界实体作为向导，因为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实体在星光界中以最吸引人的方式显示自己为老师，而且他们丝毫不会因为自己往往比他们打算教的人知道得少而有丝毫退缩。

有求必得。但是，尽管平常人一直在求，他的声音却没有被听到。因为他只是用他的头脑来寻求；而头脑的声音只能在头脑层面上被听到。因此，在前21条规则之前，我不会说那些有求的人必得。

上述段落的第一句话让人想起福音书中非常相似的一句话，基督说：“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就能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7，7。）人们一般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祈祷会得到回应，如果他们敲天堂的门，就会向他们打开。他们含糊地认为，如果他们努力获得救赎，就会有救赎赐给他们。这段话站在更高的立场上，相当明确地提到了真理和奥义发展。它并不适用于普通人，而是适用于那些真正掌握了前21条箴言的学生，他们已经达到了第一次入道的阶段。

只用头脑问问题的人是在努力获得奥义知识，仅仅靠他的思想力量，试图窥探生命和自然的奥秘，而真师很清楚地说，这是不够的。这个人将会得到回答，但只是在思想作用的层面上。也就是说，他将只获得对某些事情的知识性概念。不过，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不能轻视。在学习证道学的过程中，如果一个人对它的教义有了知识性的坚定的把握，那么他就做得非常好。他接受了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满足了他智力的需求。这已经是一个有价值的结果，但它不是真正的知识；它与从直觉层面上获得的知识所带来的绝对确定性完全不同，奥义学者只认为直觉类型的知识才标志着真正的重要进步。

努力培养智力是没错的；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努力增加我们的知识，通过做一些明确的事情来发展我们的智力，这是很好的，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在思想体和星光体发展之前，不可能有很大的进步。在某些情况下，对证道学体系知识性地掌握的人可能会冒很大的风险，不适当地高估了自己的智力。他可能会被诱惑去批评世间事，觉得自己可以把宇宙规划得比现在的安排好得多。这样做的人是在完全错误地使用他的智力，并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如果他能够通过更深刻、更敏锐的感受在道路上获得一些发展，对他来说会好得多。但是，如果在智力发展的同时，这个人能够保持谦逊，如果在他尽可能多地掌握这些知识的同时，他能够在自己内部和外部避免对它进行评判，那对他的发展则有更多的好处。

我们总是被告知，必须遵循自己的良知。良心的指令来自于上面，通常代表着自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但自我本身还是发展不完全的。他对任何特定主题的知识可能相当少，甚至是不准确的，他只能根据他面前的信息进行推理。正因为如此，一个人的良知常常误导他。有时一个年轻的、所知甚少的自我可能还是能够将他的意志强加于性格体之上。一般来说，未发展的自我在给他的低级载体留下印象的能力方面也是未发展的，也许这也是正常的。然而，有时候，一个在宽容和广泛知识方面缺乏发展的自我，却可能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意志，在他的物质大脑中留下印象，而这些指令表明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自我，还没有真正开窍。

我们不能不听从我们的良知，然而我们肯定可以尝试用某些广泛的事实来检查和验证它，而这些事实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也许怀疑者有时是根据他们的良知行事，但如果他们把他们所谓的领袖——基督——给予他们的应该彼此相爱的伟大的普世法则与让人去谋杀、用酷刑和用火刑的良知相比较，他们就会停下来并说：“显然有些事情是错的。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让我们至少在遵循我们的本能之前进行调查研究”。他们本来可以通过来自他们自己承认的比他们自己伟大得多的圣人的一般规则来接受这些结论，来检验这种良知。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因此世界上有许多邪恶。在这种情况下，

很少有人会停下来考虑，但人们很容易看到，这是唯一安全的做法。

因此，我们必须以使智力成为自我的工具的方法来使用智力，而不是成为它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当良知似乎向我们发号施令，而这显然违背了仁慈、真理和正义的伟大法则时，我们最好仔细想想，普世法则是否比这个似乎与之冲突的特殊情况来得更伟大。

甚至在我们对直觉层面有任何明确的意识之前，我们就经常收到来自它的反馈。直觉偶尔会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虽然大多数来自更高的自我的印象是真实的，这些其实是来自因果界，而不是来自菩提界，但我们仍然不时地收到灵性方面的真正知识的闪光，它不能在比菩提层面更低的层次上表达自己。这些无价的光芒给我们带来了我们觉得绝对肯定的知识，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给出任何常规智力理性上的解释。

如果这是一种真正的直觉，我们对它感到自信是正确的。我们大多数人在早期阶段的困难是，我们不能总是区分直觉和冲动。贝森特博士给出了一两条规则便于区分。她说：“如果你有时间等待和观察，让这件事耽搁一段时间——就像人们有时说的那样，把它放一放。如果它仅仅是一种冲动，那么它很可能会消失；如果它是一种真正的直觉，它将会像以前一样强大。而且，这种直觉总是与无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果在来自更高层面的冲动中显示出任何自私的色彩，你可以肯定它只是一个星光性质的冲动，而不是真正的菩提直觉。”

星光体冲动和来自上层的直觉都从星光体层面进入物理大脑的以太体部分，但直觉最初来自因果体或菩提体。由于两者都是从上面下来的，所以往往很难区分它们。在以后的阶段，我们将能够准确无误地加以区分，因为那时我们的意识将在星光界水平之上打开，并将肯定地知道这些提示是来自星光体还是来自更高层面。目前，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优势，因此他们必须用他们成功开发的心智进行最佳判断。

当掌握了21条箴言后，入道的弟子得到了菩提层面意识的触动，对合一的认识对他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灵性事实。在这种体验之后，他和一个普通的但也用思想发问的人就有了区别。人们经常说，合一性是菩提层的特点，这也许需要更多的解释。一个人可以在他的因果体中相当完整地知道某件事——知道该事物的本质，因为自我通过因果体工作，思考抽象的思想。他不需要具象的例子，因为他的思想已经可以穿透到事情的核心。但所有这些，无论多么精彩，仍然是从外部完成的。

菩提界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工作是从内部完成的。如果我们想同情一个人，充分了解他，以便帮助他，并且在因果体中工作，这就好比把光聚焦到他的因果体，研究他的所有特点；这些特点都挺明显，可以清楚地看到，但它们总是从外部被看到。如果我们想要同样的知识，拥有菩提界的能力，我们就把我们的意识提高到菩提层面，在那里这个人的意识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在那里找到一个代表他的意识点——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洞而不是一个点。我们可以把自己倾注到那个洞里，在我们希望的任何低层次

上进入他的意识，因此我们可以准确地看到他所看到的一切——从他的内部，而不是从外部看他。我们会很容易理解，这对完美的理解和同情有多大的帮助。

当我们拥有这种知识所带来的更广阔的视野，并且在与所有这些不同的实体和所有不同的问题融为一体之后，我们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来研究它们，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我们的力量。这是另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即我们知道如何在低层境界处理问题。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如果瞥见了这种合一性，就永远不会在较低的层面上犯错；但是如果他能够把他的意识提高到那个层面，从那个角度看问题，然后把记忆清楚地带入他的物理大脑并根据它采取行动，他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可能并不总是有时间去完成这个过程，或者他可能一时没有想到这样做；因此，有时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犯错误，但他拥有这种能力肯定会有很大的优势，不仅因为它在当时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知识，而且还因为更广阔的视野，使他能够看到在什么方向可以最好地利用他的力量来产生期望的结果。

在奥义学的意义上，阅读是用心灵的眼睛。寻求意味着感受到内心的饥渴——对灵性追求的向往。能够阅读意味着在很小的程度上获得了满足这种饥渴的能力。

灵性愿望不是单纯的认识和理解的欲望，这是可能与因果体有关的欲望。它属于菩提界的更高表现，只有在那里它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正如我所解释的，在菩提界中发生的事情，如果被带到性格体中，就会反映在星光体中。因此，人们常常把属于星光体的情感冲动误认为是真正的灵性追求。

那些研究过奥义学的人不应该犯这种错误，但初学者经常这样做。我们经常在宗教复兴会中看到这样的例子，当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发展的人被一些自己充满强烈情感的人的说教所唤醒，从而能够唤醒听众的情感，使他们暂时进入高度狂喜的状态。过去一些伟大的情绪化的传道人确实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能力。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完成大量的善事；毫无疑问，他们做到了，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我们应该称之为星光性的——即它是针对人们的感情。

毋庸置疑，有些人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工作唤起他们更高的愿望，但人数很少，而且他们不太可能在文化程度较低的阶层中找到。这并不是一个狭隘或不开放的观点，因为出生的条件是由业力造成的；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没有文化和没有教育的阶层，那是因为他应得这样的出生，因此，他和出生时拥有更大优势的人相比，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年轻的灵魂。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有许多例外和特殊情况，但广义上说这是事实。因此，当穆迪和桑基（Moody and Sankey）一类的福音派传道人主要针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时，总的来说，可以预见他们只会唤起他们的情感，而且不确定其结果是否是永久性的。如果留下的印象足够强烈，即使情绪平息，对它的记忆也会存在，而被他们称为“得救”的人可能会留在对于他来说新的和更高的心态中。

这些巨大的情绪波动有时是有益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是有害的。在陈述那些因此而永久放弃邪恶生活的人的案例的同时，我们必须把其他那些造成严重伤害的案例也同时列举，例如，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完全失去了心理平衡，变得意志薄弱，甚至是严重的精神错乱。产生持久正面作用的案例并不常见；绝大多数人只是暂时受到影响；兴奋过去了，没有留下非常明确的好处。然而，在这些案例中，即使人们甚至暂时被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也是件好事。

然而，对于奥义学的学生来说，这种情绪化是不允许的，因为他们已经超过了这种兴奋可以推动他们进步的阶段。在这种情绪和高层次的升华之间不能有任何混淆。参加这种宗教活动的人经常进入狂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肯定会暂时失去控制。我自己也见过这样的情况：人们跺脚，大声喊叫，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说这都是快乐；我想他们确实有这种感觉，但这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情绪，因此奥义学的学生应该避免。

体验菩提界意识的人也忘乎所以，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以至于语言完全无法表达；但他从未失去他是自己的知识。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他比以前更是他自己；他没有失去他的自我控制。他所感受到的狂喜确实可能通过反射在性格体中产生某种情绪——即在所有层面上最强烈的喜悦感，但绝不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情绪。它永远不会导致他的轻率或考虑不周的行动，忘记自己或失去自己的尊严。随着强烈的升华，随着高级体验的难以形容的幸福，会有一种完全的和平，似乎充满了大地，而低级的情绪则会在最不寻常的程度上扰乱平衡。

观察狂热宗教复兴聚会的有灵视能力的人通常会看到，非人类的实体聚集在它周围，以便利用巨大的不受控制的情绪浪潮。情绪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实际测量，这些波浪是具有巨大规模和力量的东西。它们在附近的星光世界中冲来撞去，并在那里产生巨大的波动，就像物质界的风暴一样。有许多星光界生灵都陶醉于此。它们投身其中，并因此而感到最大的快乐和兴奋。它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这种情绪是宗教情感、仇恨还是爱；它们只想要巨大的振动，想要在这些风暴中旋转摇摆。这些生灵最高兴的是在它的旋涡中掠过，并被带着走，就像冲浪者在海里感受的一样。为了这个目的，这些实体会尽可能地在人类中挑起情绪；它们只是知道这里有它们非常喜欢的东西，所以它们为了尽可能地加强它而行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对这种场合的巨大爆发负责，这些生灵使爆发变得更大，就像一群鲸鱼在波涛汹涌的水中冲来冲去会使它变得更汹涌。它们的智力与动物差不多，所以没有什么非常灵性的东西。这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神圣的荣耀，让自己成为这种级别的生灵的玩物，也不完全是一种尊严。

只有在强烈的升华和幸福的同时，有一种极度的平静和安宁的感觉，才是触摸到了更高的层次；当有兴奋和不安，以及失去自我控制的时候，人肯定是在低层次上。

当弟子准备好要学习时，他就被接受，被承认，被认可。必定如此，因为他已经点燃了他的灯，它不能被隐藏。

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说法。弟子们总是被关注着，尽管许多人难以意识到这一点。圣人们自己解释说，当他们俯瞰世界时，点燃了他的灯的人就像一团巨大的火焰在普遍的黑暗中显现出来。他们不可能不看到它。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任何开始发光的地方，并努力帮助每一个小火苗燃烧成火焰，以便这些人也能成为世界的光的承载者。

人们有时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不明智的批评。也许这很自然；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对他们来说会更好。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会员们——通常是智能型的人，他们非常敏锐地辨别他人的缺点和不足——说：“某某是真师的学生；我不认为他比我自己更适合。我在学会里呆了这么多年；我做了这样那样的工作，如果这样一个有明显缺点的人可以被接受，为什么我不可以？”

说这种话的人忘记了所有奥义学进步背后的一般原则。他们的反对与经常对因果法则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性质上完全相同。人们说他们看不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某些事情的公正性，因此感觉没有公正的法则。他们说“正义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错觉。”这就好像说：“我造了一台机器，用液压动力，但它不工作；因此没有液压这回事。”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这么说；他会开始寻找他的机器的故障，因为他知道自然法则是不变的，而且不可能是法则的错。没有人会对物理科学的定律采取这种态度，但人们会在因果律方面采取这种态度。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假设因果业力法则存在，而且不变地发挥作用，那么，当他们看不到业力法则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运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错误归咎于自己和自己有限的视野，而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说根本不存在业力法则这回事。

同样，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比其他被真师选为学生的人强，他们应该记住，真师是以准确无误的判断来选择的。毫无疑问，在更高的层面上，有许多事情即使是真师也不知道，但非常肯定的是，对于所有这些与我们有关系的较低层面，他的知识可以被视为无懈可击。有一些站在真师之上的更高级的圣人，如摩奴和菩萨、佛陀和伟大的世界之主，他们一定知道某些连我们的真师都不知道的事情；这很肯定。太阳系的逻各斯一定知道得更多，除此之外，一定还有更高级的逻各斯，祂们有更广泛的知识。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真师对这些他已经完全和最终掌握的层面的判断和准确性。因此，如果他选择了一个人，他不会犯错。

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当一个人后来堕落并做出令人遗憾的行为时，也并不意味着真师在选择这样一个人时犯了错误。这个人必须有权利获得那个辉煌的机会，而且因为他赢得了那个权利，所以必须给他机会。在训练这样一个学生的过程中，可能已经费了大量的麻烦，而且看起来好像是浪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他的进化过程中，这一切都会在某处、某方面发挥作用；这是肯定的。真师有时会给一个人提供机会，因为他赢得了这个机会，尽管在这个人身上可能还有一些不太理想的品质，如果它们碰巧占了上风，就会使他不合适。然而，提供机会是因为它是公正的，它应该被提供。

有时，不同的自我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这些联系在许多世后最终形成了师徒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已故的副会长辛尼特先生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很久以前，他是埃

及的一个有权势的贵族。他的父亲建造并捐赠了一座伟大的神庙；因此他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实际上是那座神庙的控制者。现在是我们真师的人中，有一个人当时是埃及的战俘，辛尼特先生和我是俘获他的军队中的士兵。那人在自己的国家是个有身份的人，因此他被指派给我们照顾，因为在埃及，地位高的俘虏受到很好的对待，只要他们不试图逃跑，就会有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招待他们。因此，他在辛尼特先生的家里住了两年，在这期间，他对神庙的奥义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参与其中。辛内特先生给他提供了所需的奥义学研究的介绍。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最惊人的进展，此后的每一世，他都继续着在古埃及开始的研究。在后来的一世中，他成了一个圣人，而他在埃及的恩人却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当他在今世中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证道学真理，因为世界接受这些真理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四处寻找人来做这件事，看到他的老朋友和恩人是一家大日报的编辑，很有资格做这项工作。他通过给他这个机会来清偿这笔旧债。我们知道辛尼特是多么出色和高尚地接受了这个机会。这表明，一个人可能在过去与一个后来成为圣人的人建立了联系，而对债务的偿还自然采取了提供帮助和信息的形式，并将这个人吸引到他身边。

因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很可能被选为弟子的人绝非完美，但如果他不配，就不能以这种特殊方式被选。虽然他仍然有某些缺点和不足，但如果他有其他更大的优点，如果优点超过了缺点，这并不妨碍他。有许多情况可能会影响到真师对某一特定学生的选择。我们可以非常肯定，除非他应得到这个机会，否则不能收他，但我们可能看不出他是如何配得上这个机会的。反之也同样确定——没有一个值得的人不会被注意到、被选中。

用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形成的这种低级思维来批评真师们的行为是不明智的，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我们可能并不总是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或那样做，但那些跟随他们的人至少应该相信他们并说：“我知道真师一定是对的。我并不清楚为什么。就我而言，我知道当我准备好的时候，我就会被选中。我的任务是使自己成为合适的人选。在这期间，我不关心真师对其他人做了什么。”这是最明智的做法。

对我们被分派的工作也是如此。如果它在外表上看起来是失败的，我们不应允许它使我们灰心。我们可能没有取得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但我们可能已经取得了真师所期望的结果。他并不总是告诉我们他心中所想的一切。他会给我们安排一项工作，而我们认为，对我们来说这项工作的结果必然是他想从中得到的东西。他心中可能有另一个想法。他甚至可能希望以特定的方式训练做事的人——比如说，目的是不要因为失败而失望；或者它可能涉及到做事的人根本不知道的其他东西。在我体验奥义法则的过程中，我有过几次这样的例子。我们被告知要做某些事情，并认为这些事情是为了达到某种结果，但结果并没有出现。我们感到奇怪；但多年后，我们发现，如果当时不做这些工作，就不会达到另一个完全没预期到的结果。我毫不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师父给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我们想象中的目标，而是为了我们不知道的另一个目标。

因此，我想对那些抱怨弟子有缺点，并说他们不应该被选中的人说：“你一定是采

取了一种片面的观点；你是在一个没有用处的地方使用你的智力。如果你知道真师们的存在，了解他们的能力，你可以非常肯定，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没有看到它是什么，毕竟你看没看到并不重要。他们知道；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种认可并不总是立即让弟子知道。通常的做法是，一个已经显示出自己配得上弟子的崇高荣誉的人，会以某种方式与一个已经是他未来真师的弟子的人密切接触，而师父通常会通过那个弟子给他一些指示。可能真师会对那个年长的弟子说：“某天晚上在星光界把某某带到我这里来。”这个人被带来了，然后真师对他说：“我一直在观察你的工作，我认为你也许可以进一步提高。我收你为试用期的学生，如果你愿意按我指示的方向，承诺将你所有的精力，或尽可能多的精力投入到人类的服务中。”这是最常见的程序，但有时这种认知是在很长时间后才出现的。即使在那时，也可能有一些原因，使这个人在清醒的意识中对此一无所知。

我记得在印度有一个特殊的案例。有一个老人，一个正统的印度教徒，他一直过着非常好的、有用的和忙碌的生活。他没有表现出自私自利，并尽可能地把自己奉献给人类的福祉。他首先非常令人钦佩地完成了他的所有家庭责任，并将他所有的时间和金钱用于行善。在证道学学会出现在他面前之前，他一直认为，伟大的圣贤（Rishis）不仅在过去存在，而且在现在也存在，他希望有一天能接近他们，但他对此相当谦虚。他说：“我知道应该由他们来选我，而不是我去找他们。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他们，并试图执行他们的意愿。”最后，有一天，我们的一位真师对这个人说：“四十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你的工作，并在许多情况下指导你，尽管你对此一无所知。现在合适的时间到了，你应该知道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它似乎表明，可能有许多利他主义者在我们真师的指导下做工作，尽管他们对这种指导一无所知。可能有一些原因使他们在这一生中最好不知道。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真师最知道，如果他不选择昭示自己，我们不必因此认为他没有在观察我们。

在这些关系中，真师总是做对人最有利的事，也是对工作最有利的事，因为他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处理这些事情，不必像在低层面上那样平衡善与恶，在低层面上，人们往往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做好事，而在另一个方面造成一些伤害。摩奴（Manu）提到了这个深奥的问题，他说，无火不生烟。但在更高的层面上，有无烟之火，即纯粹的善，没有任何不利的后果或关联，因为一切都在为整体的利益而努力，而整体的进步也包括个体单位的进步。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看似会造成伤害，一个人受到限制，但这是因为这样的限制对他的进步是最好的，就像修剪一棵树，这很容易被树认为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但却明显是为了它的利益。

但在赢得第一场伟大的战斗之前，学习是不可能的。头脑可能认识到真理，但灵魂得不到它。

一旦他开始觉醒，自我就会将印象传递到低层面，但有许多事情阻碍着他。在星光体被控制之前，他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如果它是一团涌动的情绪，自我怎么能通过这个体发出任何连贯或理性的指令呢？第一场伟大的战斗是与激情和感官的战斗，他必须征服它们；但当这一切完成后，他还有心智要对付，而且心智可能是一个甚至比星光体更可怕的对手。

真师继续说到通过直觉获得的知识。我已经解释过，在每一次入道时，慕道者都会得到一把知识的钥匙，这把钥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的色彩，让他看到了更深的深度，更全面的展开，就像奥义学教学的意义一样。每一次，当他收到它时，对他来说似乎是最终的。他说：“现在我有了所有的知识；这是如此令人满意，如此完整，不可能有更多的知识。”但还有无限的知识有待学习；他只是在学习的路上。随着他的前进，越来越多的东西将在他面前展开。真师确切地知道在哪个阶段提供某些信息是最有用的。人们常常认为他们应该一下子就得到所有的信息。这就像期望老师向一个刚刚学会乘法表的孩子解释微积分学一样愚蠢。他必须经过许多中间阶段，才能知道它的意义，有些知识现在看来甚至是遥不可及的。

我们也正是如此。我们经常有点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至少知道足够的知识，可以被给予所有可能的知识，这也是智力上的自负。我只能说，他们比我们更清楚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而对每个人最好的东西也是对整体最好的东西。

虽然许多人认识到必须如此，而且整体必须优先于任何部分，但他们有时确实有点感觉到“部分”被忽视了，虽然一切都在为整体的利益而努力，但个别部分却经常受到影响。世界的管理比我们认为的要好；实际上，对整体最好的东西也是对每一个部分最好的东西，不仅对人类整体来说是公正的，而且这样做也不会对人类的任何个体单位造成不公正。让我们确信这一点，并绝对肯定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会有怀疑或沮丧的感觉，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平静地相信它是为了最好的结果。

一旦经过了风暴，达到了和平，那么就永远有可能学习，即使弟子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背过身去。寂静的声音会留在他心中，虽然他完全离开了这条道路，但有一天它又会响起，把他震裂，把他的激情和他的神圣的可能性震开。然后，他将抛弃痛苦和绝望地呼喊的小我，回到路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会有一场可怕的斗争。让我们不要屈从于这种情况；最好在我们可能的时候，把自己控制好，不要让自己成为这种外科手术的对象，如将高等和低等的自我分开。与低级自我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如果弟子允许它把獠牙伸向更高的自我，把他从更大的可能性中拉走，那么当分离的时刻到来时，他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可怕的痛苦，因为这个时刻必须到来，那些已经入圣流的人必须在到达彼岸时完成这种分离。

所以我说：和平与你同在，“我将我的和平赐给你们”，这句话只能由真师对那些他视为己出的亲爱的弟子们说。

关于真师在这里做出的区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和平与你同在”只是东方的一种普通的祝福语，当然是个很美的祝福。当我们说“再见”（Good-bye）时，意思是“上帝与你同在”，说的是同一件事，因为上帝就是和平。穆斯林说的“平安(salaam)”又与耶路撒冷（Jerusalem）中的“salem”相同，而耶路撒冷意思是“和平的居所”。印度人有“shānti”这个词，意思是和平，他们的问候语“namaste”，意思是“对您的问候或敬意”，一般用“和平（shānti）”来回答。

在东方，人们习惯于在书的结尾处写上“愿你平安”，作为作者对读者的最后问候或告别。但是，真师在这里所说：“我将我的和平赐给你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用。当基督说“我留下和平给你们，我将我的和平赐给你们，不是像世人所赐的，我赐给你们。”的时候，他只对他自己的弟子说话。这里说到，能够得到真师的和平祝福的弟子，只能是那个真师视为己出的人，也就是一个被接受的学生——甚至比学生更亲密，他是师父的“徒子”。他得到的不仅仅是对和平和幸福的良好祝愿，当然如果这由一个有能力的人发送出来，肯定是一件有效的东西，但不止如此。真师把他自己的和平，没有什么可以干扰的和平，给了那些他视如己出的人，他们是他自己的儿子，是他自己本性的一部分，与他分享他的一切，只要他们有能力接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生能够分享真师的一切——这样做意味着学生本身就是一个圣人，但至少他尽可能地得到了真师的很多能力。

甚至对那些东方智慧一无所知的人中的一部分人，也可以对他们说这句话，并且每天都可以更加全面的对他们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非凡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奇怪，因为我们中有很多人确实知道一些东方智慧，并对伟大的真师表示敬意，多年来属于一个专门为他们和他们的服务而设的组织，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真师不能说：“我把我的和平赐给你们”，而只是对那些极少数与他自己有更密切关系的人。虽然如此，我们却也知道一些完全不了解东方智慧的人，也可以得到这种内在的祝福。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谁呢？在目前的进化阶段，他们只是少数，但无疑他们存在。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想一想，是什么让真师能够如此让一个学生亲近他。这意味着学生进入了真师的世界，学会了以真师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以真师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世间的一切。一个人可以在完全不了解东方智慧或真师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他可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成为这样一个人，采取这样的高瞻远瞩。真师的态度特点是完全无私的，低级的自我根本不在其中。他从神圣计划的角度看待一切，他从来没有一刻把自己的性格体带入此事；如果任何事情对人类的进化有帮助，那就是好的；如果它是对人类进化的阻碍，那就是邪恶的事情。

虽然完全了解东方智慧必然使我们持有这种态度，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不了解东方智慧的人也可能达到这种态度。要想足够接近真师以获得他的和平，完全的无私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人可以靠近真师，甚至可以接受他的和平，然而在两

个站在他身边接受和平的人中，一个可能比另一个更充分地接受它。对东方智慧一无所知的人虽然完全是圣人般和无私的，但他只会从真师的和平中得到他有能力得到的，而那个品行与他同等的人，如果还拥有更高的智慧，就会从那和平中得到无限多。



留意三个真理。它们同等重要。

这一行字前面有一个三角形，被用作写这内容的人的一种签名，就像天主教主教在他们的信件和文件上加一个十字架一样。在这里，这样做是为了吸引特别的注意。

希拉里昂真师提到的三个真理是在他口述的另一本书《白莲之歌》中阐述的，这本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本书讲述了他在埃及度过的自己前世的生活，当时伟大的埃及宗教正处于颓废状态，不再被人理解。它辉煌而非个人的崇拜已经堕落为对一个女神的追随，而这个女神对她的信奉者要求的不是完美的纯洁，而是完美的激情，因此出现了许多败落之象。

真师当时的名字是森萨（Sensa），是埃及神庙中的一个有灵视力的学生。神庙的祭司们认识到他有灵视能力和作为灵媒的价值，但不希望他向人们传授真正的宗教，因为那会干扰现有的教会系统，最后他们杀死了他。在故事中，在经历了许多考验之后，他发现自己被一群圣人围着，其中就有他自己的师父，然后他们告诉他应该向人们传授什么，向那些被错误教义误导的人传授什么。他们告诉他只传扬广泛的真理。就是当时给出的三大真理的形式。前言是这样的：“有三条真理是绝对的，不会消失，但也可能因为无人表达而保持沉默”。这意味着它们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们是由伟大的圣白会持有的，尽管它们在某一特定时间可能不为世界所知，因为没有人会去传播它们。

第一个伟大的真理是：“人的灵魂不朽，他的未来将有无限潜力与无限光明。”这个伟大的真理立即消除了所有对地狱和救赎必要性的恐惧，因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有最终自我实现的绝对确定性，无论他似乎在进化的道路上偏离了多远。

第二个伟大的真理是：“产生生命的力量在我们身体内外。它超越了生死，永远明善。它无形，无声，无味。但想感知它的人却能够感知它。”这意味着世界是神的表达，人是神的一部分，当他能够把自己提高到可以向他揭示这个事实的水平时，他就可以自己认识祂，而且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肯定和明智地一起向好的方面发展。

第三条伟大的真理是：“每个人是自己命运唯一的主人，是自己欢乐痛苦唯一的决定者，是自己生命的酬劳及惩罚的唯一裁判官。”在这里清楚地陈述了因果业力法则，自然调整的规律，平衡法则。

然后是这样的话：“这些真理，像生命本身一样伟大，却简而又简，纯而又纯。用

这些真理去满足对生命的渴求吧……”。

这里我们有一个可以教给所有人的信仰框架。它由三个主要的信念组成，表述简单，但为了防止误解，表达非常谨慎。它们可以这样简单地表述：“人是不朽的”，“神是明善的”和“因果是不虚的”。这种较简单的形式适合于那些处于需要简单的教条的阶段的人。一个更发达的灵魂会想了解这一切。可以向他提供细节，而这些细节足以占据最聪明的人的头脑。

这三个真理是可以看到的；它们可以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即使它们有可能被遗失。许多自我知道它们。有些人通过亲历了解它们，但还有许多人目前，至少就其性格体而言，只是处于相信的地位。他们接受它们，因为他们信任的人告诉他们它们是真的，因为它们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无法以任何其他合理的方式解释他们所看到的生活。这是一个阶段，而且是在通往实际知识的道路上一个非常有用的阶段，但这不是直接的知识。例如，我可以对你说：“我知道这些真理确实如此，因为在许多层面上，通过多年的努力，我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实验，如果这些基本规律不是真实的，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人可以说：“我看到了”，但所有的人都应该朝着这一点努力，因为实际的知识给人的力量甚至比最明确的智力型信念大得多。

当一个人谈到这些事实时，他是在说他自己知道的，还是只说他听说的，总是很明显的。这在磁场效应上是有区别的。因此，为了他人，我们应该尽快健全自己的认识和经验，这一点很重要。它可能只是伟大真理的一小部分，但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经验知道了它，就会使其他的东西更有可能是真的，并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心。那些因亲历知识而产生的完美信心的人，可以给别人提供帮助，而这种帮助在一个人知道之前是无法提供的。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的个人经验片段如此有用。

有许多人曾在某个时候在神视（vision）、睡眠或冥想中看到过真师。这也许是无法向其他人证明的事情。人们可能会对一个有这种经历的人说：“也许这只是一个幻觉，或者是想象”；但他自己非常清楚，这不是任何这一类的东西。他知道他确实看到了，而且他还感觉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使他确信这是我们伟大的真师之一。这是一段经历，虽然很小，但影响却很深远。那些幸运地拥有这种经历的人可能会深怀感激。他们至少知道了这么多，而且知道一个属于更高层次世界的事实，一下子就使所有其余的教导变得更有光泽，也更清晰可循。所以这样的经历根本不应该被轻视。

我们并不知道一切，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坏处。它必须如此；这是事物的本质。当我们认为我们的知识是完整的时候，当它是可怜的不完整的时候，当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一切并谴责其他有不同想法的人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是看到了一个多面真理的另一面，我们才出了问题。让我们持有我们不完美的知识，但是，在我们一有机会就努力增加知识的同时，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它是不完美的，以免我们犯谴责可能比我们知道得更多的人的错误。真理是深刻的；真理往往是神秘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团体或教派所完全掌握。我们必须逐渐学会欣赏真理，然后才能了解它的任何方

面。任何事物的真相都是该事物呈现给逻各斯，即整个系统的制造者的方式。只有创造它的人了解一切，知道所有事物的本来面目。祂的观点是唯一完美的观点。对我们来说，真理是相对的。我们不能像祂那样看到整体；但尽管我们的知识必定是不完美的，至少它不必是错误的。我们可能对某一事物有如此多的真理，以至于当对它有了全面的了解，当我们达到圣人的程度时，我们将不必纠正我们以前所知道的东西，而只是对它进行补充。

知道自己可以在外面教人什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从真师那里得到这种权威性的陈述是很好的，这样就有一些可以普遍教导的东西。我们经常要对那些丝毫不接受我们观点的人讲证道学。在向公众演讲时，人们有时会觉得，如果透露一些内在的含义，会有助于使事情变得清晰，但这时讲者又会犹豫，不想对他人造成伤害。

很明显，如果我们试图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证道学的一切都教给他们，很多人听了也不会明白其中的很多东西。有些人我们一下子就感觉到不能对他们谈论真师，因为这个想法对他们来说很陌生。他们可能会对此发表一些轻率或嘲笑的言论，这将使我们感到痛苦，并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恶业。对伟大的圣人说坏话的人要承担非常严重的责任，而他不相信他们的事实与果报完全无关。我们可能不相信某块金属是热的，但如果我们拿着它，就会被烧伤。对那些将自己的生命和力量全部用于帮助世界的人说坏话的人，犯了忘恩负义的大罪，也犯了冒犯神圣的事物，也就是亵渎的罪；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神圣的事实，不会影响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地权衡我们所说的话，因为说话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对对象有好处。如果我们在他面前提出一些他会嘲笑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对他造成伤害而不是好处。

请记住基督的一句话，这句话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就是把珍珠扔到猪的面前。这句话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把人比作猪。这肯定不是这位伟大的真师的想法。他的意思是，把内在的真理给那些还没有知识使他们能够理解的人，就像在猪面前撒珍珠一样愚蠢。它们可能会冲上前去，期望得到一些吃的东西，但发现珍珠不能吃，就会把它们踩在泥土里，然后转过身来攻击给它们珍珠的人，因为给它们的食物没有满足它们的期望。无论这些珍珠对我们有多大价值，但对它们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当我们把一些普通人无法理解的真理摆在它们面前时，这通常是它们的态度。他们看不到它们的价值；它们把它们丢在一边，并且通常对我们给它们一些他们认为无用的东西而感到愤怒。

人们一直认识到，只有简单的真理才能提供给大众，他们还没有高度进化。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有一些他们强烈灌输的特殊真理，如果把这些真理中的任何一个完整地拿出来，就会发现它涵盖了大部分的内容。非常有必要将某些思想植入不断进化的人类自我的头脑中，因此他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宗教，一个又一个的族群，每次都学到一些东西。

例如，在印度教中，特别强调“责任”的伟大思想。很明显，当责任的思想充满一个人的头脑时，它必须导致一个良好的和精心安排的生活。希腊的宗教是一个强调美感的宗教。在希腊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实是，美是上帝的表现，只要一个人能够使自

己和周围的环境变得美丽，他就会使它们更接近神希望的样子，从而使神圣的力量通过他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小的物品也总是美丽的——不一定昂贵，也不难得到，但在形状和颜色上是美丽的。这就是希腊给世界留下的事实——美的力量。

在基督教中，中心思想是奉献。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会一直把培养圣徒、圣人、好人为目的，它以已经造就的圣人（saint）为荣，并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圣徒身上。教会庆祝他们的祭日，并以各种方式将他们置于可能的最高峰。我们对这些圣人的历史进行的研究表明，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他们中有些人无疑是伟大的、有学问的和有能力的人。另一些人则完全不是这样，而是相当普通和无知，他们最大的美德是他们是好人。只有当我们深入研究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基督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持奉献之火，而且是为了在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帮助其人民。

当我们研究其他伟大的宗教时，如佛教或印度教，我们发现它们也准备在任何地方满足其人民的需求。这些宗教中的每一个都为未受教育的人制定了某些戒律，如果他们真正遵循这些戒律，就会得到帮助，从而过上美好的生活。对于那些需要的人，它也有许多形而上学和哲学的教导。目前形式的基督教并没有真正提供这些。诚然，有基督教先师们的著作，如果我们回溯到奥利根（Origen）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我们会发现那些更高的教义的暗示；例如，基督教有其秘仪（Mysteries）。但任何一个大的支派，如希腊教会、罗马教会或英国圣公会，摆在人们面前的基督教肯定是它最初的一个残缺的代表。

每一个真正的宗教都必须能够适应各个层次的人，能够满足智慧和博学的人，以及无知的信徒。它当然不能将无知但虔诚的人凌驾于想要理解的聪明人之上。不幸的是，基督教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谴责那些想要了解的人，把他们的智慧贬低为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智慧，而把那些采取小孩子态度的人视为可能取得更快的进步。小孩的灵魂表现出孩子气，每个宗教都必须准备好满足和喂养小孩的灵魂，但这并不是它不给那些更高级的人更强的食物的理由。那些在前世中早已经历过早期成长阶段的灵魂，现在希望了解伟大的计划——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赖以存在并继续存在的计划。我们的许多基督教兄弟发现，证道学能够为他们提供这种知识，而不会与他们的基督教教义相抵触，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欣慰，也有一定的惊讶。在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没有任何与科学相抵触的内容，尽管自中世纪以来就有一种反科学的趋势与教会教义相结合。最初，基督教和其他任何信仰一样很好地满足了它的目的；不幸的是它失去了高级教义，所以它在今天明显需要补充。

法王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写道：

上面这些是写在学习殿堂墙上的第一批规则。有所求者，必有所得。渴望阅读的人应当阅读。渴望学习的人应当学习。

和平与你同在。



第十部分

道路之光

第二节

第68章

导言

利比德——《道路之光》的第二部分假定学生已经通过了第一次入道；它协助上路之人一步步走向圣人阶位。但有第二种更高的解释，就是指导已经成为圣人的人进入更高阶段。苏巴-罗（Swami T. Subba Rao）对这些问题非常了解，他曾经告诉我，这本书确实有七种含义——可以用七种方式来解释——显然都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他说最高的解释可以让人达到大法王（Mahāchohan）的程度。当然，这是我们绝对无法理解的问题。我们不可能理解它在如此高的层次上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去寻求这样的解释也是无用的。我们有可能形成一些双重含义的概念，但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肯定超出我们的能力。

在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内容中，我们被告知要抛开低级的自我——性格体。在更高的解释中，这将意味着抛开个性体。正如本书第一部分在其最低层次的解释中是为了产生较高和较低的自我的合一，所以在其第二种解释中，它的目的是自我与单一体合一；第一部分的第二种解释必定是第二部分的第一种解释，因为它由第一部分而来。我们最好牢记这一点；然后偶尔，我们也许能够瞥见下一个更高的解释的意义是什么。

从和平的寂静中，将出现一个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会说：还没好；你已经收获了，现在你必须播种。明白这个声音就是寂静本身，你就会遵从。

你现在是一个弟子，能够站立，能够听到，能够看到，能够说话，你已经战胜了欲望，达到了自知之明，你已经看到了你绽放的灵魂，并认出了它，你听到了寂静的声音——去到那学习的殿堂吧，阅读那里为你写的东西。

这就是威尼斯真师所写的第二部分的导言。首先，也许我们应该参考一下开头的那些话：“从和平的寂静中，将出现一个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会说：还没好；你已经收获了，现在你必须播种。明白这个声音就是寂静本身，你就会遵从。”关于寂静的声音的确切含义，证道学研究者有很多猜测，但现在人们普遍理解，这个表达方式并不总是指同一件事。寂静总是位于人所达到的点之上，而寂静的声音是从上面传给他的声音，是内在自我的声音，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在所有情况下，这个从上面发出的声音在听到后必须服从，对新入道的人（如果我们采取较低的解释），或对已经证道圣人的人（如果我们考虑较高的解释），这个声音说，当他在这种美妙的和平中休息时，不宜休息太长时间。在寂静中，这个人一直对他通过入道所获得的一切荣耀感到惊奇；他将在沉思中休息一会儿；他将花一点时间在他所获得的新的洞见之光中研究一切。现在他被那个声音提醒了，那个声音告诉他，他已经收获了，现在他必须再次播种。既然这个人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并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确定性和和平，他必须努力把这些礼物传达给别人。他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经达到了这些。

法王继续提醒学生他的资质：“你现在是一个弟子，能够站立，能够听到，能够看到，能够说话。”师父的解释是，能够站立就是有信心。现在，这个人有这种信心，因为他知道。在第一次入道时，弟子已经明确地接触到了菩提界。他已经有了与此相关的经验，不一定持续很长时间，但它是明确的，所以他自己知道有这样一个现实，而且生命是一体的。

然后是希拉里昂真师的长篇注释，我们看了这些注释就能马上看出，他在第二部分对整个问题的处理非常不同。之前，他给了我们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性的评论；在这里，他几乎解释了文本的每一个字，所以很明显，他认为这是更难理解的东西，需要深入解释，而不仅仅是评注。

他说，首先：

能站立就是有信心；能听见就是打开了灵魂的大门。

“灵魂之门”的说法让人想起巴利语对试炼道路上第一个资格的称呼，即对真实和虚幻的明辨。在巴利语中，它被称为manodwāravajjana，意思是“打开心灵之门”。这个人的心智变得开放，能够分辨出值得追求的事物和不值得追求的事物，所以他们说他的心智已经打开了门，可以接受真理。在入道时，他必须打开更多的门，那些灵魂的门；换句话说，他必须获得菩提的意识。然后，这个人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灵魂，并从一个灵魂的角度看问题。在这个层次以下，由于物质的原因，存在着分离，所以即使在因果体中，他离灵魂所看的存在的真正意义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随着菩提意识的实现，人被拉入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在程度上与以前不同，而且在种类上也不同。因此，人们对它非常重视。因此，它是第一次入道的一部分，尽管我们不用入道或者在达到入道之前就可以达到这种意识。

能看见就是达到了觉知。

虽然入道者直接看到的确实比物质世界的普通人多得多，但从他看到的東西中，他能推断出的东西也确实比容易说出或准确理解的东西多得多。有思想的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怀疑、讨论和争论上帝是否存在。受过训练的灵视者不会争论这个问题，因为他知

道。我并不是说他看到了上帝。“没有人在任何时候见过上帝”，你会在基督教经文中读到。如果你说的是太阳逻各斯，那就不太对了；但即使如此，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这也是事实。但是，尽管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电，他们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这样一种东西；我们有光，我们的电车是由它驱动的，这向我们证明了有这样一种力量，尽管我们从未见过它。同样，从未见过太阳神的灵视者也看到了祂工作的充分证据，证明祂一定存在。这就是我们对许多涉及高级层面知识的证道学教义的立场。我们并不总是直接知道，但我们看到了结果。

低于圣人级别的人无法看到单一体，但阿罗汉知道它的存在。在涅槃界，也就是在单一体的境界之下，我们看到了三重的表现，我们称之为三重精神。构成这三重显现的光线在上升到最高点时显然是汇聚的。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必然碰到一起，尽管实际的合一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我们看到的与它们有关的现象表明，它们只能是一个伟大的体或伟大的光的三个方面。因此，尽管我们实际上不能通过看知道单一体的存在，但我们接受它是基于我们可以完全信任的证据——我们的真师的证词——以及我们在我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层面上看到的现象说明应该有这样一个现实。

这些伟大的人已经告诉我们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还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当我们更进一步时，我们就能证实更多被告知的那些事情。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我们身上。因此，尽管当一个人达到这段文字所指的水平时，我并没有说他会看到逻格斯，但我确实说他会看到祂存在的证据，使人无法怀疑。看到这一点，再加上对进化法则的理解，人们就会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认为一切都很好。

哪怕看到更高层次的一点点能力就实实在在地带来了一切都很好的确定性，而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想，在一个人达到这个境界之前，他几乎不知道那是什么——绝对的确定性，即最终不会出错，无论事情看起来多么黑暗，都只是看起来而已，立马乌云会散去，一直存在的永恒的阳光会再次显现。

只要稍加练习，认为自己一切都很好也许并不难。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麻烦和困难，即使没有奥义学，有证道学思想的人很快就会认识到，重要的不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是他自己对发生的事情的态度——他可以在会使许多其他人痛苦的情况下使自己非常快乐。反之亦然；一个人可以想办法让自己在会让大多数人快乐的情况下变得不快乐。因此，就自己而言，认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并不难；但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来说，如果我们看到他们陷入困境、犯错并以各种方式受苦，要相信这一点就难多了。要相信所有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也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要难得多，因为我们自然会感到一种对他们的保护；我们想保护他们免受这些业力的打击。

人们说，爱是盲目的。在这方面，它也许会让人有点盲目。然而，我个人的经验是另一种情况——强烈的感情使一个人对错误看得特别敏锐，以便可以帮助他摆脱错误的困扰。这句谚语被认为是指一个人看不到所爱之人的缺点；无论如何，当人看到现实的实相时，一个人从中获得的巨大好处是，他会非常确信，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所爱

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最终的结果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可以获得的最好结果。拥有这种确定性是和平的一大来源。

能说话就是达到了帮助他人的能力。

他选择“说话”作为我们最容易帮助他人的方式，这一点很重要。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真的。我们可以在物质层面上做各种事情来帮助别人，但也许我们作为证道学者能够给予别人的最大帮助是通过言语沟通，或者写作，这是沟通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可以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呈现在他们面前。我们中很少有人对这些事情有直接的知识，但我们对此有某种内在的信念，虽然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实际的理由。贝森特博士所说的东西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为当她说话时，人们会觉得她说的是她知道的东西。此外，她还拥有最令人惊叹的口才。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口才不是一种才华。它是通过在许多世中持续不断的艰苦工作而获得的。她在许多世中把大量的智能转向了演讲的方向。这种练习的结果是她可以讲得很好。我记得有人夸奖她的口才好。她回答说：“嗯，我已经在公共场合演讲了一万两千年；我想我现在应该对演讲略有所知了。”正是这种实践给了她如此卓越的能力，而我们只有通过相应的劳作才有希望获得这种能力。然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即使没有那种惊人的口才，也可以谈论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而我们的信念会给别人带来信心。

只要我们自己觉得有把握，我们就能把我们的信念传给别人，成为他们的真正帮助；因此，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原因，也值得去寻求获得这种信念。我们应该更多、更全面地学习，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证道学理念的肤浅看法；我们要实践证道学。我知道有些证道学会的成员已经入会二十年，但他们现在知道的东西并不比他们入会时多。但我也知道，许多老成员已经逐渐融入教义，直到这些教义成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们能够充满肯定性地表达观念，并且确实感受到一种确定性，而较新的学生，无论多么热心，都不容易获得这种确定性。现在仍然是这样，就像以前的说法一样：“人若愿意遵行祂的旨意，就必知道这教义是否出于神。”（《约翰福音》，7，17.）在自己完全看清之前，获得确定性的唯一方法就是活得好像它是真的一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证据会逐渐积累，证明这是真的，虽然每一个证据本身可能看起来很小，但它们合在一起就会构成一个人无法怀疑或否认的证据。

能战胜欲望就是学会了如何使用和控制小我；能达到自知之明就是退到了内心的堡垒，从那里可以不偏颇地看待个体自我。

当然，这里内心的堡垒指的是自我。在下一个阶段，内心的堡垒是“单一体”，自我必须与之统一。我已经解释过，自我是如何把自己放进性格体中的。让我们把这清楚地记在心里：单一体把他自己的一束光——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的比喻——放到涅槃界，即他自己下面的一个层面。它分成三条光线，成为三重的神我，或三重的精神，它的三个面向下降并显现在较低的层面上，直到它显现为神我-菩提-末那，它们一起构成自我。自我只是单一体的部分表现，是他的一个小片段，但尽管如此，它的行为就像

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就像普通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并倾向于认为灵魂是模糊地漂浮在他头上的东西，就像一个拴着的气球。

我认为，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证道学者都应该读一读迈尔斯教授（Prof. Myers）的《人的性格体》（Human Personality），因为这是对高级自我和低级自我之间关系的最杰出的阐述，而且对我们的会员来说特别有意义的是，因为他一开始是个怀疑论者，最后不得不承认灵体的存在，以及所有其他事实。我经常见到他。他曾经和布拉瓦茨基夫人在一起很长时间。她告诉他的东西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他从来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他总是从他的智力角度寻求一些明确的东西，而这是实际上无法给予的；无论如何，对于更高层次的东西来说，很难用这种方式给予。人们根本无法用低层面的术语来表达高层面的功能或力量或条件。这就像把一个立方体的内容用平方概念表示一样不可能。高低层面之间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

迈尔斯教授寻求用低级世界的术语来表达高级世界。我们可以接近性地描述；我们可以力求描述它，并试图刺激我们的读者和听众的直觉，但我们不能用文字来讲述它——不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做，而是因为无法做到。人们必须发展更高的能力，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到。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关于星光世界的一切；当他们完全有意识地到达星光界时，他们会说：“连一半还没有描述给我。”那是真的，因为它不能被描述。这些更高的东西在低处无法真正了解，但至少部分地了解它们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和优势。我们可能不完全了解，但我们知道的足够多，可以确定不需要恐惧和怀疑，这至少是证道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好处。

看到你绽放的灵魂，就是在瞬间的一瞥中，在自身内看到了圣容，这最终将使你超越人类。

当一个人达到菩提意识时，他获得了更广泛的洞察力，这不仅仅是洞察力，因为它也是感觉。它是如此美妙，在人的经验中是如此全新的东西，以至于真师在这里以不同的方式一再提到它，从不同的角度来描绘它。对那将使你超越人类的東西的第一瞥，就是对与逻各斯，即与太阳系的上帝的合一感的第一次碰触。但必须记住，在入道时，人并没有达到完全的菩提意识，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发展一个菩提载体。

弟子已经在发展菩提意识方面进行了练习，所以他通常已经有了这个层面的经验。但如果他没有，他的第一次经验现在就发生了，这与他开始摆脱的枷锁直接相关。前三个必须去除的是自我的妄想、怀疑和迷信。这些都被那一瞥所驱除。当他认识到合一性时，他就不会有分离的错觉了。他不能再怀疑这些事实。他被告知他不能怀疑进化，不能怀疑伟大的因果律，也不能怀疑最高的进步是通过达到神圣来实现的。这些现在无可非议，人不能怀疑这些事情。他可以看到它们的运作，而且因为他站在那里，有许多条路相交，他知道有许多条路，它们都通向同一个极乐；他不能再坚持迷信，不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信仰对达到那个层次的人是必要的。他站在山顶上，看到所有通向山顶的道路，并看到一切都很好的。这种菩提层面经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从许多角度来看，它

是“瞥见那使你超越人类的东西”的成就。

对于一个达到圣人阶位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比这更多，因为他已经与神性的某种表现融为一体了。当他在那一组层面中展示自己时，这些层面共同构成了宇宙元物质（prākritic）层面，即伟大的宇宙中最低的层面，他展示自己是三，但又是一，是永远受祝福的三位一体，但又是荣光的合一。

我们一再被告知，当我们想到祂时，我们必须在头脑中始终保持这两个概念，我们必须“既不混淆位格，也不分割实质”，而是必须尽可能地努力把握这个伟大的三者合一的奥秘，这一点是无法完全理解或解释的。在任何时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非常重视对这个奥秘的理解，这显然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成千上万的人说，所有这些教义都只是理论价值，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没有造成任何不同。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一个人至少应该了解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不可能全部掌握，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有这三条力量线，但所有的力量都是一，而且是相同的；如果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掌握我们的世界是如何产生的，也无法理解人，因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因此人也有这个特点——他是三位一体的。现在，在我们的宇宙元物质（prākritic）层面上，“三”和“一”以一种非常类似于人的神我-菩提-末那的排列方式显示出来，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们以与“祂”相似的方式展现出来。

我们有最高层面的最高的精神，然后是该精神的第二个方面，它下降了一个层面——因此它本身有两个品质，一个在高层，一个在低层。人们把它说成是双重的；在基督教中，我们听到基督是“神和人”，在《秘密教义》中，我们读到“父亲和母亲织成一张网”。这个面向是双面的：与天父等同，触及到祂的神格，但当它降下一个层面时它比天父低等，触及到祂的人格。然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而是构成了一个基督，这个基督与天父是一体的。

然后是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它下降到第二层面，与圣子平起平坐，然后再下降一级，在我们有时称为涅槃层面或神我界的较高部分显现，仍然超出我们所能达到的范围，他驻留在那里。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三条线组成一个三角形。一条水平线，将三个面向或位格连接在他们自己的层面上，然后是三角形的垂直线——但在这种情况下，从我们可以称之为底部的地方下来，而不是上升——它将三个不同的状态或三个位格的面向连接在一起；然后是三角形的斜边。现在那条线，即三角形的斜边，其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之和，代表神性。对低级世界的我们来说，它代表了三个位格，但又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当一个人把他的普通意识提高到涅槃水平时，他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而使他与众不同并成为圣人的事实是，他已经将单一体与自我合一。既然他已经与“单一体”合二为一，他就已经达到了神性的第三或最低显现的水平。因此，祂以五旬节的描述所体现的方式向他显现。在他经历了代表阿罗汉水平的受难和复活之后，他面临的是升天，升天之后是圣灵的降临。在给我们的象征中，基督升天了；而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故事，

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与基督无关，是在他离开之后发生的。但在《信念与智慧》(Pistis Sophia) 中伟大的诺斯替教义中说，基督在升天后停留了11年，教导他的子民，由此可见，圣灵的降临不是在他离开后发生的，而是在他与他的教会同在期间非常明显地发生的。这里的象征必然代表所有那些被称为使徒的人（不管他们到底是谁）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因为“火舌显现出来，落在他们头上”；这种说法与东方众所周知的某些现象非常接近。

那些看过佛祖或印度任何伟大的圣人或神灵的雕像的人都会注意到，在头顶上往往有一个奇怪的小圆顶。很少有人对它的真正含义有任何概念。在头顶上有一个特定的脉轮，有时被称为“千瓣莲花”。在普通人中，它是以太体中的一个漩涡或凹陷，但当一个人达到一定的高度时，他能够把它向外而不是向内翻转，并使它成为一个小丘而不是一个凹陷。这就是他们在描绘佛陀时试图表现的，他的头顶上有一个奇怪的小圆顶。这个脉轮会发光，会给人一种火苗的印象。因此，“火舌”绝不是一个糟糕的诗意描述。

另一个与圣灵降临有关的奇怪的现象是，即他们说话时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语言听到，就我们现在所知，这并不是伴随圣人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属于一个更高的阶位。我自己就知道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记录看作是历史事实的话，圣灵似乎是在那个时候降临到那些使徒身上的。

从灵视的角度看，我们没有看到使徒们是据说的那样。并不是说没有彼得这个人，而是有很多彼得。这是给每个教会领袖的称号——petros，教会伫立在其上的岩石——因为教会的领袖是教会得以伫立的岩石。这不是一个不恰当的象征；因为我们知道证道学学会和其他组织经常以这种方式依赖一个人。似乎在过去，同样的事情也是如此。有的人可以领导，而有领导的地方就会有追随者。所以他的知识是那个特定教会赖以伫立的岩石。至于其他的使徒，我们还没有仔细调查过，不能说得很准确，但人们不能不对这个故事产生很大的怀疑，特别是奥里根 (Origen) 特别警告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历史，并把它与《圣经》中记载的夏甲和以实玛利 (Hagar and Ishmael) 的故事相比：“哪些事情是个寓言”。（《加拉太书》，4, 24.）如果我们对所有这些事情采用这种想法，我们会获得更广泛和更有用的观点，因为正如奥里根所说，“无论这些事情是否发生在犹太地区，至少可以肯定，它们一直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发生。”这才是发生的重要方面，而不是物质事件。

因此，圣人在意识上与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成为一体。这一定是类似于我们在低一个层次上发现自己达到意识合一的方式；我们发现，当我们达到涅槃层面的全部意识时，其他人似乎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被看作是“唯一”的切面。

认出了它就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即凝视着炽热的光芒，目光不低垂，不因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鬼魂一样，因畏惧而退缩。这发生在一些人身上，因此，当几乎获得胜利时，他失败了。

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在这样的高度上，人还会堕落，但有些人确实如此。在达到这个高度之前，所有恐惧的可能性都应该被完全超越，但有些人在这些宏伟的发展中退缩，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个性体。人在死后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层次要低得多。有许多人强烈地执着于肉体生命，觉得除了肉体生命之外没有其他生命。当由物质组成的以太体从稠密的肉体中抽离时，这样的人在他的星光体中紧紧抓住仍然围绕着他的以太体，而不是让它像它应该的那样消解，因此他为自己制造了许多麻烦。他于是生活在“灰界”之中。

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这个人在生生世世中都有一个因果体；他把这个因果体与他的个性体认同，害怕失去它。菩提界的幸福和无限光明就在他面前，但他只要丢掉因果体就能达到，这有时让他感到害怕。他害怕在失去它的时候，他将失去所有，并将融入那无限的光，所以他在临界线上退缩了。他害怕融入合一这种新的状态。他不知道，当他如此融合时，他仍然会像以前一样感觉到自己，并会感觉到不是水滴融入了海洋，而是海洋融入了水滴。

在较低的层次上，我们偶尔也有这样的例子。在低级思想界运作的人有时害怕舍弃低级思想体，害怕融入因果体中，因为因果体不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所以在那个阶段他停下来，犹豫不决，害怕通过。在任何这些情况下，人的进步都取决于背后的力量，巨大的热情和奉献，这是他的推动力；既然这是推动力，人的犹豫意味着这种热情不在了，因为恐惧和这种热情不能同时存在。当他允许自己害怕的时候，他就会在一念之间退缩并堕落，不再拥有他曾经达到的阶位。

在某些情况下，退缩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认为其理由是，如果一个人超越了他能有意识的水平，他就会陷入恍惚，迷失自己。在印度，人们谈论入三摩地的问题。我们想知道这可能是什么阶段，并把它与各种层面联系起来，一个接一个，后来发现它并不恒定。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三摩地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东西。它指的是刚刚超过人能够保持意识的层面。对于一个野蛮人来说，他的意识只在物质层面上是清晰的，星光界就是他的三摩地。对于我们根族中大多数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人来说，进入因果体将是入三摩地，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意识，这种经验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强迫自己进入菩提界，在那个层面上将是无意识的。这将意味着，当我们跌回到低级的载体中时，我们不会带回任何菩提界的知识。我们可能带着巨大的幸福感，一种沐浴在各种无形的荣耀中的感觉来到这里，但没有明确的知识，也没有新的能力去做任何有用的事情。

这种三摩地——一种刚刚超越你的意识的状态——并不被我们的真师所鼓励。那些伟大的人说：“通过一切手段达到你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要有意识地去做；逐渐地努力向上，不要跳跃。要小心；稳定地往上推，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你的意识。”有一些可能性被认为是危险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危险的，因为在那些更高的层次上，一个人没有分离的生命可以像在低层世界中一样失去，但如果一个人做了轻率的实验，很可能被扫出进化的路线。然而，对于普通学生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在他知道的

水平上稳定地工作，并以达到这些水平为目标。

在古埃及的秘仪中，不敢面对更高的发展的可能性被强调。慕道者被教导说，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他们既不能轻率也不能恐惧；当慕道者被带到举行这些伟大仪式的地下室或地下大厅的门口时，他得到了一个实地教育，因为当他进入时，一把剑举在他面前，触及他的胸部，以表明他不能贸然向前寻找这些奥秘，同时，他的引导者用一根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带领他，这样，如果他受到惊吓并向后跑，就会伤害自己。事后有人向他解释了这一点。他被告知，一个人必须有安静的信心；他决不能轻率地冲向他不了解的东西，同时，当他遇到对他来说很可怕的东西时，他也不能害怕地退缩。

我们伟大的创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本人，没有人可以指责她缺乏勇气，她在1864年扮成男人在加里波第（Garibaldi）手下作战，她告诉我，当她第一次被带到世界之主、至道者（the One Initiator）、伟大的世界精神之王面前时，她趴在地上，无法看他，因为他脸上有巨大的力量和威严。这对每个慕道人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一个像布拉瓦茨基夫人这样完全无畏的人都会出现这种结果，人们就会明白，与太阳逻各斯在这个星球上的代表面对面，不是一个小考验；这是一个极其非凡的经历。

那些成为真师学生的人有一天会在适当的时候被真师领上通往入道的道路，然后他们必须面对至道者，不是在第一次入道时，甚至也不是在第二次，而是在第三和第四次。但在这之前，他们在通往这些阶位的道路上已经有了很多经验，可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布拉瓦茨基夫人也是如此，但我所说的是她告诉我的。虽然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那张脸充满了威严和力量——相当不可思议的力量，超出了你所能想象的力量——但它也充满了爱，在我看来，人们在祂面前不会感到恐惧，我想布拉瓦茨基夫人也是如此，只是敬畏到了极点，她觉得好像那光让人炫目，不能面对——她觉得那对她来说太过伟大了。

但这里说的不是与至道者会面，而是与自己更高的自我会面——进入那个更广泛的灵性领域。正如我所说的，人们在这时确实会退缩，因为他们担心当他们跳入那片闪亮的海洋时，他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担心个性体会迷失。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知道，许多人已经跳进了那片海洋，但却没有迷失，但人在这种时候并不总是思考，而是凭本能行事。人们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本能行动，使之成为合理和正确的行动。我们不能在神性面前退缩，无论它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还是在任何其他人士身上表现出来。这里说，有些人这样做了，因此，在几乎取得胜利的时候，却失败了。这就很可悲了。但是我们不应该让自己被它的表现方式欺骗。

我们常常被警告，一个人升得越高，就可能跌得越狠。这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可能会滥用来到他身上的神圣力量；另一个是他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状况，导致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弟子组成的渠道出现漏洞。圣人通过这样的渠道发出巨大的力量浪潮，而且无法召回。如果渠道有缺陷，很大一部分力量就会流失。它并不总是朝一个方向大量涌出——有的力量朝一个方向，有的朝另一个方向，去做不同的事情——只有当构成

渠道的所有不同的人在他们的特殊线路上站稳脚跟，才能保证成功。如果有一个人失败了，并因此造成泄漏，那将是一件可悲的事情，由于背后力量的巨大压力，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并将导致这个人的失败。同样，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责任而对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工作退缩，也会导致堕落。一个人爬得越高，当他跌倒谷底时，他就跌得越深；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高点上跌落，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但一个爬得如此之高的人，不太可能跌到谷底。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印象，认为我们文本中所描述的跌落是致命的。“上去的人可能会摔下来，摔下来的人也会上去；正法之轮不停转。”（《亚洲之光》第八章）不会有致命的堕落，因为神的旨意是每个人都要进步；因此每个人都会进步，这只是他进步速度的问题。

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失去他的地位将是对高尚机会的极大浪费，但这不会使他回到起点。这意味着他必须刻意地在自己之内发展对自己神性的意识，并学会信任它。

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一个人如果在关键时刻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失去了勇气，就会发现很难重新获得控制。在攀登过程中，如果一个人往下看，看到下面有一个巨大的深渊，他很可能会受到惊吓而掉下去，但从来没有受到惊吓的人很可能会走到最后，不会有任何恐惧。曾经因为往下看而失去勇气的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安全上路，但我不希望有人认为，掉下去的人不会恢复。这是一个可悲的遗憾；人们止不住要说，他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但他迟早会恢复自己，再次上路。

说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神性有完全的信心是非常容易的，但当一个人面对一些这样的大考验时，就比较困难了；如果有一次跌倒，至少可以肯定所做的工作仍然算数，所以不可能有致命的最后一跤。这有点像物质层面的考试失败。这意味着大量的麻烦，但这个人仍然拥有他在考试准备工作中获得的所有知识。当他能够再次尝试时，他几乎可以肯定会成功。

有时，当一个正在取得良好的奥义进步的人突然死亡时，人们会说：“真可惜；如果他继续以这种速度发展，他可能会在今生入道。”但是发生的事情是因果报应，是最好的，他不会失去他已经得到的。自我保留了它所成就的一切。它所要做的是使新的物质载体服从，但在它在新的一世中会很容易达到旧有的水平，只有在这之上，困难才会再次开始。

听到寂静的声音就是理解唯一真正的指导来自内在；进入学习的殿堂是进入可以学习的状态。那里将有为你写下的许多文字，以炽热的文字写给你，让你容易阅读。因为当弟子准备好了，真师也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看到，学习的殿堂从星光界开始，要想实际地学习任何关于更高境界的知识，这是最低的一个层面。这并不意味着在更高的层面上没有东西可学，例如在天堂世界；有很多东西可学，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星光界是他的学习殿堂，当离开他的肉体在星光界时，他将接受很多必须给予他的教导。

有很多学生不太理解被真师收为徒弟意味着什么。有些人似乎期望，如果这个伟大的特权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会不断地接受真师的教导，真师会特别指导他们进步的细节。当真师接收试用期的学生时，这更多意味着他在普通生活中观察他们，而不是他特别教他们什么。于是，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观察学生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全部细节，以便他可以知道他是否可以把这个学生带入更密切的关系。在真师更进一步之前，他必须知道这一点，否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从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也不值得他这样做。当学生处于试用期时，他可能被用作力量的渠道——这经常发生——但只有在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时，他才会与真师不断沟通，即使那时他也不一定知道这种沟通。他有时会感觉到力量在他身上流动，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被用来传播真师的力量是一种巨大的特权和快乐，但他不会得到真师的指导，除非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

在大多数情况下，真师会指定一名深资的学生来照顾新徒弟，并给予他必要的指导。就我自己而言，布拉瓦茨基夫人代表真师教了我很多东西，但我和她分开了大约五年，当她在欧洲的时候，我被派往印度。因此，除了通过偶尔的信件和有时在星光界指导我，她不可能给我任何帮助。因此，我被安排在苏巴-罗（Swāmi T, Subba Rao）的照顾下。他是一位对所有细节都特别有耐心的老师，所以我得到了他的极大帮助。

在那些日子里，我只是偶尔见到自己的真师，即使我见到他，他给我的通常也不是什么教导，而是关于他要我做的事情的指示。但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学生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训练。试图做一些服务，即使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做，也会让人看到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欠缺。然后，人就开始填补这些空白，以便能够更好地完成下一项工作；就我自己而言，正是以这种方式，我学到了大部分东西。我发明了一种方法来做某件事，然后看看哪里可以改进，直到我知道如何将苏巴-罗所教的更高的方法付诸实践。但这意味着大量的艰苦工作，意味着紧张，而且往往发展非常缓慢。然而，这必须要做，而且做到了，我认为这就是所有学生的训练方式。他们将被给予一项工作，在工作中他们将学习如何做更伟大的工作。但是，关于真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这一重大主题，我在《真师和道路》一书中已经写了很多。

学生面前有各种学习的可能性。如果我们选择利用这些机会，其中许多机会同样向我们在星光界的任何人开放。我们有时会去听物质层面的讲座，以了解一些关于证道学的知识，因为有些人通过别人告诉他们事实的方式更容易学习，而另一些人通过书阅读这个主题更容易学习。对于那些喜欢声闻的人来说，总有一些奥义学的讲师。有些人是星光界的工作者和帮助者，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这个分支的工作中。我们的前任副会长A. P. 辛尼特先生曾经把这作为他在星光界的职责。他通常不投身于不可见的帮手的普通工作，而是有一个自己的部门，并且总是向广阔星光界中愿意倾听的人提供关于证道学的指导。通过这种方式，他使许多人，包括死人和活人，接触到这些伟大的真理，因为他碰巧有某种教条式的方法来阐述他的观点，许多人发现这种方法非常有用，而且易于遵循。

第69章

第1至4条规则

利比德——在上一章中，我们研究了实际上是本书第二部分的序言，现在我们来查看规则。到第12条为止，其编号方式与第一部分相同：第1至第3条、第5至第7条、第9至第11条属于古代手稿的三部分，第4、第8和第12条是法王的评论。再往后的编号则遵循不同的规则。

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1至3条规则，我将把法王的评论（即第4条）分为三部分，并将它们与相对应的规则一起讨论。

1. 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你要靠边站，虽然是你在战斗，但你不是战士。

他就是你自己，但你只是有限的，会失误。他是永恒的，是无误的。他是永恒的真理。当他一旦进入你，成为你的战士，他将永远不会完全抛弃你，在盛大的和平的那一日，他将与你成为一体。

弟子必须战斗。他必须投入到他周围正在进行的进化中。他必须站在精神的一边进行斗争。精神正逐渐学会使用物质；在掌握了某一层次物质后，它从那里升华，去征服更高层次的物质，并学会使用它。它正在支配各个层面的物质的进程中。这在我们周围和内部都在进行；所以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征召自己，为进化的力量铺平道路。

我们必须让性格体在这场为进化而进行的斗争中靠边站；他根本不能参与这场斗争。必须利用性格体，因为只有通过它作为工具，我们才能接触到世界上的其他人，但我们决不能让自我强加于自我之上。在性格体的每个层面上，人必须摆脱纠缠，同时保留力量。因此，我们逐渐从物质体、星光体和思想体中退出，但仍保留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这句箴言的更高级的解释适用于当性格体已被搁置，人与自我合一的情况。这时他学习必须把个性体放在一边，并寻找单一体的意识。必须允许单一体通过自我工作。

作为战士的自我是永恒的，可以被认为是相对于低级自我而言更真实的存在。同样，相比自我，单一体也可以被看作是绝对真实的。如前所述，自我可能在早期阶段经常犯错，但比性格体犯错的情况要少得多。单一体不会犯错；但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可以大胆地谈论单一体，好像我们了解他，而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他，那么我们可以说，单一体对较低层面的条件的了解可能是有些模糊的。他的本能肯定在正确的一边，因为他是神圣的。正如这里说的，他是永恒的，是确定的，但可能单一体和自我的观点往往是一般性的，在我们努力在这个平面上应用它们时，我们可能会犯错误，因为下降到物质的整个目的是为了获得精确性和准确性，这是从对较低级条件的完美掌控中得到的。由于

单一体和自我的进化尚未完成，他们还没有这种精确的知识。对我们来说，他们是向导；除了服从他们，我们不能做其他事情；但即使这些向导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在较高层次上，盛大的和平之日将是入涅槃之日。在低层次上，它意味着低级和高级自我的合一。

2. 寻找那个战士，让他在你心里战斗。

寻找他，否则在战斗的狂热和匆忙中，你可能会错过他；除非你认识他，否则他不会认识你。如果你的呼喊被他听到了，那么他就会在你心中战斗，填补你内心的空白。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经历战斗却镇定自若，不乏不倦，你站在一边，让他为你战斗。这样，任何一击都不会打错落空。

对更高的自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这是事实；他正在灿烂地放射出光芒，是无限的。在人们能够看到人的自我之前，人们不知道一个自我到底是多么伟大的存在，比肉身的我有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尽管如此，任何人都没有必要为自己在高层面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一个伟大的人而感到骄傲或自负，因为每个人类的灵魂都是如此。每个人实际上都比他看起来要好得多。最伟大的圣人永远无法完全表达他的自我；在那个更高的层面上，他总是比他在低层面中更伟大的圣人。因此，我们必须试着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更高的部分通过我们发挥。这个自我要比性格体精妙得多，好得多，但他产生了性格体，以便他可以进化，使自己更接近完美。他需要这种进化，所以我们决不能错误地认为自我是完美的；他不完美。他的进化主要需要的是明确性和准确性。他是宏伟的，但是，如果我们大胆地说的话，他的宏伟是模糊的。

他渴望通过他投生在低层世界的那个片段来发展。他知道如何下降到低层面，但在他自己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他不知道如何引导低等自我。正是通过低等自我在低层面的经验，他将学会如何做他所渴望的事情。他的渴望是进化；他把自己的一部分放下去，就像在低等世界放下一个指尖；那个手指尖学会了明确性，但当它在物质体、星光体和思想体的一个短周期结束时回去后，它带回来的只是，如果用物质性的说法的话，少量的明确性。请记住，动物的群体的灵魂是如何被不同个体的经验逐渐熏染的。（见《证道学教材》（A Textbook of Theosophy）第四章关于群体灵魂的描述。这个问题太大，无法在此解释）。一头狮子、一只猫或一只狗可能会经历某些经历，并获得某些品质，这些品质在它作为一个个体时可能会非常明显。可能有足够的勇气使这只猫、狗或狮子成为一只非常勇敢的动物，但当你把这个部分放入到由一百个个体组成的灵魂中时，每个部分只占百分之一，所以需要大量的转世轮回沿着类似的路线引导，以便这个品质可以在整个群体的灵魂中得到强有力的发展。

虽然人类的自我是一个个体，与群体灵魂截然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一个性格体中发展了准确性，但当他回到自我中时，同样的数量必须分散到整个因果体中。当他回到自我的时候，原本足以使一个性格体变得非常准确的数量，

成了使这个自我具有准确性的一小部分。他可能需要许多次转世来发展足够的品质，使其在下一次生命中变得突出，因为自我不将自己某一特定部分放下去成为性格体，而是从自己的整体中放下一些东西，但不会重复放下同一部分。

一个高度发展的自我，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准确性，将理解性格体，并将通过它聪明地工作，试图使它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但是对于世界上的普通人来说，根本就不是这样。因此，性格体必须呼唤自我，然后寻找这种影响。如果低层世界的人，想要帮助进化计划，并且做了，自我会立即做出反应，并立即通过性格体把自己倾泻出来，性格体应该站在一边，让战士在它里面战斗。

自我有许多辉煌的可能性，只需要唤醒就行。这就是一个粗野的人通过打仗经常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之一，也许他会为了信念而失去生命，或者冒着生命危险。但是做这样一件大事——把一个理想置于他个人的舒适之上，置于可怕的痛苦的可能性之上，置于死亡的可能性之上，甚至是死亡的概率之上，会在自我中唤醒一个非常大的反应。

我听到人们有些反对这种说法。人们写信给我说：“你说士兵获得了灵性发展，但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士兵去打仗是被仇恨而不是被任何高尚的感情所激励的”。即使他真的对敌人有这样的感情，如果他自愿为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战，他就做了一件伟大、高尚和无私的事情，而这对自我的作用和唤醒，几乎比任何其他单一行动都大。有时在私人生活中，一个人有机会做出比牺牲生命更大的牺牲；例如，他可以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无怨无悔和无私地服务他人，放弃娱乐和多样性的生活，在有人长期因病卧床时，在病床边看护。这种牺牲甚至比士兵的戏剧性的英雄主义还要大。但他们只是少数，而在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奔赴战场，抓住了大好机会。这个人做出了自我牺牲的努力；然后自我被唤醒，他倾注了巨大的奉献洪流作为回应，能够在下一世中造成更有持续性和更可观的奉献。也许需要勇气的努力；这从自我中唤起了源源不断的勇气，因此牺牲的人得到了它，正如基督很久以前所说的那样。以这样的方式失去生命的人，肯定为他的下一世获得了更充实的生命，这无疑将是一个更伟大的性格体。自我将能够放下更多的力量，也将更有能力指导性格体。

“在战斗的狂热和匆忙中，你可能会错过他”成为可能的另一种方式是，当人们投身于善行时，他们允许性格体浮现出来。这不应该发生在奥义学的学生身上，但它确实发生了。证道学学会正在做大量的好工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做这些工作的人应该完全超越任何形式的个人感情；但他们往往不是这样。一个人觉得：“这一点工作是我的，因此它必须优先于其他工作。并不是我为了自己的满足而做，因此不想看到别人做；我想做，因为我很确定他们不能做得那么好。”这样的态度充满了个人自满。与我们的工作有任何联系都会使一个人得到发展，使他的感情更加敏锐，应该使他更加睿智；这种刺激性的影响倾向于突出性格体，但我们不能愚蠢地允许它这样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组织中。在我年轻的时候，作为一名牧师，我做了教会的各种不同工作，包括合唱团的培训。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是直接为上帝的教会工作的，

他们本该致力于比外面的普通人更高的事业，但我认为没有其他人像教会工作人员和唱诗班之间有这么多争吵。所有负责训练他们的人不得不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这很可悲且真实，但不应该是这样的。然而，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与略高于普通水平的层次打交道，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的生命被唤醒得比平常更多。

弟子必须注意，他的性格体不该参与到这些好的工作中，因为如果它参与了，他就会失去对更高层面的观照。只有当他献身于工作，而不是献身于他个人在工作中的份额或部分时，自我才能在他之中战斗并通过他工作。他可能会在一阵性格体的冲动中忘记更高的自我，然后他将没有条件接受自我的帮助，不能听从他的暗示；因此他可能会暂时与自我隔绝，失去他帮助的巨大好处。除非他是一个发达的自我，否则高等自我的模糊性，也许会阻止他发现一个特定的工作路线，但当更明确的性格体已经找到了工作路线，自我可以而且确实把自己倾注给它，并且确实使人以更好的方式和更宏观的心态去做，这不是性格体在没有得到帮助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的。

但如果你不去找他，如果你与他擦肩而过，那么你就没有保障了。你的头脑会眩晕，你的心会把握不定，在战场的尘土中，你的视觉和感觉会失灵，你将敌我不分。

这里所描述的一切确实在性格体不寻求更高的指导时发生。他搞不清自己的朋友和敌人；他被激情的漩涡卷走，在激情的影响下，他会相信那些丝毫不是真正的朋友的人所说的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兴奋、愤怒或嫉妒心爆棚时，他就会听那些自称是朋友但实际上根本不是朋友的人的荒谬的闲话。

闲话家，捣蛋鬼，不是任何人的朋友；他是他说话对象的最大敌人。对于一个与这种人接触并相信他所说的话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一旦我们听到一个人开始说别人的坏话，最好尽快避开他，因为我们可以非常肯定，我们不会学到任何好东西，而且那个对我们说别人坏话的人也会对他或她碰巧遇到的下一个人以同样的方式说我们。因此，最好不要与这些说闲话的人有任何关系，也不要被他们所说的任何话影响。通常，当一个人听到他们说的话时，他会说：“我不相信；我不会关注它。”但其实他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些影响；他会让它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并想知道所说的话是否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不是立即以蔑视的态度对待它，这才是唯一合理的态度。

当一个人很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应该准备遵循自己对他的了解，而不是被其他可能不太了解他的人所说的话所打动。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倾向，但广义上讲，如果我们保持自己对一个人的认识，思考和行动，就不会出错，直到我们自己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人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用一个事件得出结论。我们必须等待和观察，因为一个人往往会因为一点健康状况不佳或失眠而暂时改变，然后他就会说和做一些在其他情况下不会说或做的事情。因此，人们不能以一句话或一个行为草率地判断自己的朋友，而必须保持耐心，看看他的情况到底如何。如果因为有人说他变了，就

认为他变了，那是绝对不公平的。当你有一个朋友时，要站在他一边，等到他自己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反映了他其实在想什么、做什么或说什么；不要接受来自其他人的所谓证据，因为他们可能是在某种错误下说的，是由于粗心或因为不喜欢他。

就像一个人如果允许自己以这种方式被动摇，就会敌我不分，也不了解事实一样，让自己的性格体主宰自己的人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果嫉妒在他身上发作，他就会完全被蒙蔽。他的正常感官对他毫无用处；他根本不听它们的话；他在每个问题上都先入为主，试图改变他的想法是无用的。看到人们如此愿意相信别人的邪恶，这是非常奇怪的，也是非常可悲的。邪恶可能会被反驳掉，可能会被清楚地证明没有任何根据；但人们仍然愿意保持某种怀疑。

所有这一切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但在目前人类的进化阶段，它部分地来自于我们某些特定部分的过度发展。低级心智通过辨别，通过区分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之间的差异来学习，因此它总是首先扑向差异。因此，当一个人接触到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接触到任何他不熟悉的想法，或者接触到一本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书时，一般的趋势是首先抓住他不喜欢的东西，那些与他习惯的东西不同的东西，然后把它们放大到不成比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的这种辨别能力发展得有点过头了，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发展出平衡它的菩提能力。能够辨别是很好的。这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有综合的精神，既能看到相似之处，也能看到不同之处。

这段话中的教导在《薄伽梵歌》中也被强调：

人在思考感官对象时，会对其产生执着；从执着中产生欲望；从欲望中产生愤怒；从愤怒中产生妄想；从妄想中产生混乱的记忆；从混乱的记忆中产生对菩提的破坏；从菩提的破坏中，人将毁灭。

我知道，我们很难认识到，单一体如何能够是神圣的，但同时又是未发展的，他如何在作为个体轮回的最后阶段与他开始时不同。让我们打一个不完美的比方。人的身体是由数百万个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是人的细胞，因为它们是人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有某种进化——也许确实有，通过这种进化，细胞的灵魂有一天可以变成人的灵魂，人们肯定不会说，因为细胞一开始就是人的细胞，它没有进化。这个比喻可能暗示了单一体是逻各斯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展开。我知道，在低级层面做这种高级层面的类比是不安全的，强迫它们适合说明每一个细节，但通常它们不会。有一句伟大的奥义学名言：“如其在上，如其在下”，但如果反过来说“如其在下，如其在上”，只有在狭隘和限制的情况下才是真的。我认为我们可以像印度人那样，安全地从上往下推理，通常从他们被告知存在于高层的东西，下到他们必然在低层找到的东西。但是把这个过程倒过来就不太安全了，因为更高层次的安排显然更大更广，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如果我们说因为某件事情在低级境界发生了，所以在高级境界也一定会发生，我们可能会经常误导自己。作为同一法则的表达的东西一定会在上面的境界发生，但它可能用一些我们认不出的形式。

用身体内的细胞进行类比并不十分安全，但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我们知道，当人被个体化时，所有低等王国的生命体会成为更高生命的载体。我们现在使用的因果体曾是一些动物的灵魂，而我们是从小动物中个体化出来的，所以在某一阶段的生命体可能在以后成为一个载体。然而，这样阐述这个真理需要有所保留，因为尽管在人身上的因果体曾是所有可以看到的动物和植物的灵魂，但它是一个明确的层面中的物质，而且一定有来自上面的生命，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赋灵和激活这些物质。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看到能量、精神，只能看到它在物质的某种形式中的表现。让我们以这个肉体为例。是什么东西在赋予它灵魂呢？是人的星光体。这个星光体我们看不到；因此在这个阶段，它对我们来说就是灵魂。如果星光视力得到发展，我们会发现它反过来被更高的东西赋予了能量。这是思想体；而思想体又被自我赋予能量——就这样，一直往上类推。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是赋灵的东西从来不是真正的精神，而是它的一些表现。当我们达到可以达到最高境界时，在我们当前的视野中，虚空中的空（koilon）的气泡似乎是空的。当然，它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它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有力量使之与不可思议的虚空的力量分开。因此，非常明确的是，在这个表面上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存在着某种东西。目前，我们无法看到它，但也许以后的发展会让我们看到它。然后，我们看到的将不是赋灵的精神，而是某种更高级的物质形式，赋灵的精神通过它表现出来。更高的力量从来就不会被看到。

3. 接受他的战斗命令，并服从命令。

服从他，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将军来服从，而要把他当作你自己，他所说的话是你秘密的欲望；因为他就是你自己，但比你自己有无限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必须学会，每当高等和低等自我之间发生冲突时，我们是高等自我。起初，我们并没有明确感觉到这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通过学习教导相信是这样的，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好像我们觉得它是这样的，然后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是真的。我们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会把自己与低级自我认同起来，而放弃高级自我。

第70章

第5至8条规则

利比德——第5、6、7和8条箴言属于我们熟悉的一组。我将把第8条规则（包括法王的评论）分为适合每条较短规则的三个部分，并与这些规则一起讨论，就像上一章一样。我们先来看：

5. 聆听生命之歌。

生命本身是有声音的，而且从不沉默。它的声音并不像那些聋子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叫喊：它是一首歌。从它那里，学习你是和谐的一部分；从它那里，学习遵守和谐的法则。

关于第5条箴言，还有希拉里昂真师的长篇注释，开头是这样的：

首先在你自己的心中寻找它，倾听它。起初你可能会说：“它不在我心里；当我寻找时，我只发现不和谐。”再往深处找找。如果你再次感到失望，那就暂停一下，再向深处看。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自然的旋律，一个隐晦的泉源。它可能被隐藏起来，完全被掩盖和息声，但它就在那里。在你本性的最底层，你会发现信仰、希望和爱。

这里的含义是，在所有的生命中，并根据每个生命的发展状态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的，是推动万物的伟大力量。在基督教中，我们被教导称它为上帝的意志，或上帝的爱，但人们经常以模糊的方式使用这些宗教术语，因此它们失去了很多现实感和力量。在流行的宗教中，有几个这样的表达方式，有一定的历史或传统内涵，但对使用它们的人来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例如，人们谈论上帝的恩典，但我认为很多时候他们对真正的含义知之甚少。同样，当在教堂里诵读圣歌的时候，人们会说：“饶恕我们吧，善良的主”。这是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不可能的句子，但似乎没有人想到这一点。他们一边说“饶恕我们”，一边称他为“善良的主”，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一个善良的主永远不需要被要求饶恕任何人。这样的要求比错误更糟糕，因为它暗示了上帝的邪恶。这是对神的亵渎，甚至比随意使用祂的名字骂人更糟糕，就像人们有时在街上做的那样，虽然那已经很糟糕了。他们把人类的激情和恶意归于祂，并要求祂不要对人们行使祂的恶意。

人们以同样的方式谈论上帝的怜悯。这又包含了非常相同的想法，即祂可能会对你做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但祂却选择了施以仁慈。当然，所有这样的说法都意味着对上帝这个词的含义的完全误解；它是现存的最伟大、最美好的词；它意味着“善”（Good），而善的神不需要被恳求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怜悯，因为祂总是如此充满爱，除了怜悯，

其他的想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上帝肯定会向所有人展示爱，不管他们做什么。我不知道人们认为一个慈爱的父亲会有什么感受，如果他的孩子爬到他的脚下，乞求他怜悯他们。

当我们在证道学中试图谈论这些更高层次的力量时，我们要与这种困难作斗争。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经历过各种教会和礼拜堂的人已经习惯于随意谈论这些东西，但却认为这些说法是完全模糊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人们去教堂，也许会请求神圣的祝福，有一个笼统的想法，即上帝会照顾他们，或类似的东西。恐怕这是个非常不科学的概念。人们应该明白的是，教堂礼拜是一种手段，旨在传达一种完全明确的力量。这种东西——上帝的祝福——是一种绝对明确的力量，就像电一样明确，就像推动我们火车的蒸汽一样真实，它通过指定的渠道流动，通过牧师或主教流动。当他伸出手时，一股明确的力量从他手中流向人们。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力量射出，淹没了整个教堂，被那些已经准备好接受它的人所接受和拥有。的确，有些人可能坐在那里而不被影响，但那只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以任何方式准备好自己。

因此，当人们谈论上帝的爱和恩典时，他们通常是在模糊地思考一些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力量。我们有时很难摆脱这种松散的思想方法。不仅仅是那些沿着教会的路线走过来的人受到这种影响，那些没有走过来的人也失去了一些东西。那些走教会路线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某些态度和理解力，而那些自由思考的人却不那么容易掌握。正统教会的培训，除了它的偏执和狭隘，以及它经常灌输给人们的上帝概念，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培训。其余的，通过敬拜和赞美来侍奉上帝，聚集在一起敬拜祂，并在敬拜中使用所有可以提供的美的东西，这些想法都很好，很美，我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最广泛和最自由的教义共存。不幸的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许多世纪以来，它们并没有如此共存。我长期以来一直相信，迟早会出现一个将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教会，现在我们在自由天主教会中看到了它。那些喜欢旧教会和她的方法、她的仪式和音乐，以及所有圣洁的美丽和温柔的人，现在能够拥有这一切，但同时又有一种教义，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看，就是证道学。

因此，当我们在证道学中使用与那些通常以这种模糊方式使用的术语相对应的术语时，我们应该明白，它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模糊不清或不确定的。如果我说给任何人以真师的祝福，我指的是一种明确的灵性影响的倾泻。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使用比物质层面更高的物质作为载体，但尽管如此，它还是使用了物质，通过它影响因果体或思想体或星光体的物质，视情况而定；所以，让我们完全摒弃这种想法——不要认为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并不意味着什么的良好影响。

这股推动万物的伟大力量还有另一面，那就是牺牲的法则。牺牲是一个宏大的词，但人们通常错误地使用它。当他们放弃某些东西时，他们就会谈论做出牺牲，而这样做会使人碎。如果人们想知道牺牲在宗教中的真正含义，他们就必须把这种想法从他们的头脑中抹去。他们必须对一个他们一生都知道的词进行全新的解释。他们有时会认为自己现在持有的是真正的解释，而把以前的观念放弃了，但旧观念的阴影仍在他们身上，

它还是出现了，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蒙蔽了他们的头脑；只有逐渐地，它才会完全消逝。

“牺牲”一词来自拉丁文sacrificio——意为“我使之神圣”。牺牲一件东西就是把它献给上帝，从而使它成为神圣的。当你把它献给祂时，你就把它从自己身上拿走，这是后来引入它的意义；如果你想，就像《圣经》中经常表达的那样，使自己成为上帝的完美牺牲，这里面必须没有放弃任何东西的想法。事实是，虽然听起来很矛盾，但只要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牺牲，它就不是真正的牺牲；它根本没有变得圣洁。你是在付出，但却是在勉强地付出。当你觉得你除了倾倒在上帝或基督的脚下之外，自己别无其它选择；当你完全没有放弃任何东西的想法，从你的感觉的角度，从最根本的角度，你不可能做别的事情。当你的心让你认为在整个世界上除了完全服从于祂以外，不可能做其他事；也许那时你才是一个完美的牺牲。只有当我们完全忘记了通常与这个词有关的想法时，我们才能做出真正的牺牲。这是一个光荣的词，但它并不意味着放弃；它意味着使之成为神圣。

逻各斯自己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因为祂把自己倾注在物质中。祂限制了自己的能力，遮蔽了自己的荣耀；真的，“为了我们这些人，为了我们的救赎，祂从天而降”。这些都是美丽的词句，但在现代，附加在它们身上的意义往往与此相去甚远；它往往完全是对真实概念的贬低。当这些想法被理解时，它们是美丽和荣耀的，完全值得赞扬和钦佩——但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因此，基督在所有的牺牲中是最伟大的，而我们，只要我们献身于祂的服务，就参与了这一牺牲，并使自己与之融为一体。如果一个人一旦看到了背后的现实，他就只能这样做；但那时世界就不会再认为这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似乎是在遵循自己的意愿。然后这个人继续与进化的力量一起工作，但他已经忘记了他所付出的东西。这不再是一个放弃任何东西的问题，而是达到了对自己的真正认识，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逻各斯的思想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要真正牺牲，就必须像祂一样。

贝森特博士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一种宗教不充满牺牲的思想，这说明它背后有一些伟大的深奥的真理。牺牲的法则尚未被充分研究，尽管一位真师曾经说过，它与轮回和业力的法则一样重要。

要看到事物背后的现实，就是要聆听生命之歌。生命之歌是一直在生命下运行的力量。自然界中所有不同的运动都有声音和颜色作为它们的表达和伴奏——还有一些我们一无所知，但至少声音和颜色是在我们的经验之内。我们有可能学会听到一些自然界的和谐，看到一些自然界的美丽、荣耀和秩序，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能让人确信，所有的事情都在一起向好的方向发展，而这种表面无序之下的秩序是非常明显的，无论如何都更大、更重要、更有效。混乱只不过是表面上的轻微干扰和泡沫；真正的大海深处在下面，它完全服从神圣的律法，尽管在表面上该律法似乎并没有被遵循。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尝试去感知背后的现实，去感受那无

法以任何方式被转向或干扰的现实。当我们一旦能够接触到这一点时，就会感到极大的舒适，极大的慰藉，极大的安全，并且绝对确信一切都在稳步前进，因此，表面上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因为它最差也只是暂时的小麻烦，一个小小的波动。我们一直在朝着与“唯一”合一的方向前进。我们一直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正朝着认知这个事实前进，而“唯一”正在通过我们发展他自己的表现力。

就好像有一首歌，一个伟大的和谐的和弦，总是在世界之外响起。在古典时代，人们谈到了星球的音乐，意思是太阳、行星和星星在它们的轨道上运动，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和谐。在《旧约》中，我们也读到：“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欢呼”。（《约伯记上》，38，7）许多人认为那是一种美丽的表达，但只是诗意的象征。人们说事情“太好以致不真实”；但一切好的和美的东西都必然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好的和美的。凡是美好的想法，都有它的基础；除非在更高层面上有与之相应的东西，否则人们不可能想到它。所有最高、最崇高、最伟大的东西都是神圣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是高尚的、纯洁的、真实的、高贵的，与它们达到的高度有关。我们必须努力获得这种理念——不是作为一种可供玩味的诗意概念，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基本事实——在所有事物之上，在所有事物之中，在所有事物的核心，总是存在着美丽和真实。通常摆在我们面前的观念是人对事物的想法；事物背后的现实是上帝对它们的想法；由于上帝比人伟大，所以祂的想法比我们的想法更高。更高的意思不是指更朴素，或更不切实际，或更远离普通生活，而是指更大、更美、更荣耀。

每当我们试图在一切事物中找到最好和最美的东西时，我们就在聆听生命之歌。所有研究奥义学的学生都必然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们知道，事实远比我们可能采取的最乐观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背后的真相永远是宏大的。我们误解了它，没有达到那个高度；这不是真相的错，而是我们缺乏理解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其中一些是小方式——来聆听这首生命之歌，而当我们一旦听到它时，就不会再完全失去这声音。它将在所有不同的层面上被听到；即使我们能在一个层面上听到这首歌的全部内容，我们仍然只听到很小的一部分，一个音符。当我们到达一个又一个层面时，我们总能发现它越来越多的美丽和荣耀。一个人听到的越多，和谐就越完美。如果一个人同时敲击一个八度的所有音符，就不会得到和谐，而是不和谐；但在更高的平面上，有一种我只能以一种有点矛盾的方式来描述的可能性，即你能够敲击的音符越多，和谐就越完美，因为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以一种在低层境界无法说明的方式相互配合。

如果旋律的一部分在一个调上，另一部分在另一个调上，我们就会得到一种不和谐的效果。如果我们能想象出某种空间的投影，其中每一个部分都会在自身内部完美地自己协调，然后这些部分会融合在一起，其中每一个和谐都是一个音符，这可能会解释高层境界的运作；这是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但它的效果是，你可以如此投射一些调子，它们在低层世界将是不和谐的，在更高的世界中却形成一个完美的和谐。

许多现代音乐不如古老的音乐和谐。它陷入疯狂的不和谐，并试图以此产生更微妙的和谐。它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但我相信，正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正在瞥见我所说的

的这一点，并正在努力表达它。他们正在寻找某种方法，使不和谐产生和谐。我不认为在物理层面上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这些奇怪的最近的表现形式，因此我可能远远不能理解它们。创作所有这些怪异音乐的人可能是为了某种在星光和思想界对应物的和谐，而不是不和谐；但在物质层面，他们制造的效果是不和谐的。我想那些欣赏它的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他们更高的身体中产生效果，所以他们喜欢这种奇怪的、不和谐的声音。

许多奇特的现代艺术表现手法，不仅在音乐方面，而且在绘画方面，无疑都在向未来挣扎，它们产生的效果超越了可以看到和听到的。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是非常不美丽的，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当他们的预期结果达到时将是非常美丽的。我希望它在所有层面上都是合理和谐的，因此，即使在物质界，对于那些不了解更高层次的人来说，它也是美丽的！

我曾听到一些人说，一段音乐对他们来说和另一段音乐听起来一样。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从音乐中获得了某种模糊的快乐，但根本不理解它。还有一些人，一段音乐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悦耳的，而且对他们来说，它就像演讲中的讲话一样明确，对他们来说，它传达了一种清晰的形状，他们可以看到并欣赏。我曾听过伟大的音乐家们相互之间的谈话，因此我意识到，一个作曲家写某首音乐的思想形状可以很明确地传达给另一个人。几年前我在意大利时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写了一首乐曲，旨在表现一个花园里的喷泉，这个喷泉有三个相叠的水池。当他写下描述这一切的音乐时，他的脑海中就有这种思想形状。我知道同样的思想形状被传达给另一位音乐家，他从未见过这个喷泉或花园，也不知道音乐要描绘的是什么；当他演奏时，音乐在他面前唤起了确切画面，所以他知道哪些部分是指喷泉的不同池子，哪些部分是描述花园的。我可以看到某些对应关系，但在我听到它的意思之前，它并没有在唤起我对这个场景的想象。

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音乐发展：当我们达到能在音乐中感受到这种意义的水平时，它将比目前对我们大多数人传达的更多。一幅画也是如此。确切地说，它向一个人传达的东西与向另一个人表示的东西不同。有些人就像华兹华斯（Wordsworth）诗中的那个人：

河边的报春花
对他来说是一朵黄色报春花
不过如此。

但对诗人来说，这朵报春花暗示了一系列美丽的想法。当这种能力明确建立后，我们将达到用符号思考的条件。自我在他的因果体中是这样做的；他用符号思考，而不是用具体事物思考，很明显，神通发展的一种方式沿着这条路线，尽管它与更普通的发展形式有很大的不同。

许多较新的艺术形式，如未来派和立体主义的画作——这些东西不像天上和地上的

任何东西，但可能象征着更高层次的东西——目前处于过渡阶段；它是半成品。人们说，不应该让孩子们看到半成品。在这方面，我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孩子，所以我们不欣赏它；但当它完成时，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生命之歌不是一个部分，而是一个完整的乐队；它是大量的旋律一起运行，可能新艺术的拥护者正在向另一个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显现迈进。

当世界导师到来时，艺术和音乐，以及宗教、社会改革和政治都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他只是在宗教方面引导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限制在这一点上，因为在实际的宗教教育之外，肯定还有大量的人类进化。我不是说宗教教育不应该渗透到我们的整个生活中；我认为它应该，但每种宗教可能通过不同的领域表现出来。因此，可能导师会向我们展示这些事情应该如何做，他不仅会激励牧师，也会激励诗人、艺术家、雕塑家、音乐家和科学家。当我们得到一个更现代的宗教表述时，一个更符合人类现在所达到的特定进化阶段的表述，很可能这个新的表述会沿着所有这些路线给我们带来奇妙的推动力。非常真实的是，他的信息将使我们在各方面更接近对生命之歌的理解。它将向我们展示更多潜在的荣耀和美，以及和谐和秩序。

认识到宇宙秩序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民主社会阶段，与此相关的是，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当多的无序表现；事实上，有些人反而以无序为荣，称之为个人主义，并说每个人都必须走自己的路，不管在其他人身身上发生什么。人们有必要学会能够走自己的路；同样有必要的是，当他们做到这一点时，他们也应该学会让自己的意志服从于神圣的意志。在发展了独挡一面的能力，以及行动和思考的能力之后，他们必须学会只在正确的方向上使用它们。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意志来服从神圣的意志。当一个人没有意志时，生活是相当容易的，因为他随波逐流，相信“天意”。形成了意志的人有时会坚持反对神圣意志，实际上，为了他们的进化，人们应该有足够的力量去做错事，以便他们可以做对事，因为没有意志去做善事或恶事的人不可能特别有用，也不可能走得很远。

遵循神圣意志就是聆听生命之歌。我们越是寻求它，就越能发现它。当我们到达一个又一个的境界时，我们将更响亮、更充分地听到它。文中说，即使现在我们也可能形成一些微弱的想法，可能看到整体辉煌的一些模糊反映，因为这首生命之歌就在我们内心，如果我们往内看，就会发现它。我们有神圣的精神，神圣的气息在我们之内。它被我们所谓的人性所笼罩，所以旋律不容易传出——火苗很细小。但它就在那里，而且这个火花从来都不是与我们分离的，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它总是神圣火焰整体的一部分，而我们的责任是使我们的这些低级自我成为灯，通过它火光可以闪现。

在我们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神性的表现，它不会因为与物质的联系而被玷污或以任何方式被遮蔽。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人，物质将不再有任何力量控制我们；但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意味着非常高的发展——也许比圣人还高。总是有那种表现，绝对不受污染、不受遮蔽、不受影响；如果我们能意识到哪怕是一点点我们与它的一体性，感觉到那就是“我”，我们将永远听到生命之歌。无论我们如何被低级世界的斗争和冲

突所包围，那首歌将永远在我们内心唱响；我们将在完全平静和满足中完成我们在外部世界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内心是唯一真正的真理，所有其他的只是暂时的表现。与我们自己的高级意识或真师的意识的某种接触往往是听到这种旋律的开始；它带来了那种内在生命的感觉，带来了欢喜，带来了幸福，带来了征服，带来了你在一场伟大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感觉。

真师继续写道：

选择邪恶的人拒绝看自己的内心，对自己内心的旋律闭耳不闻，就像他对自己灵魂的光亮视而不见。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发现生活在欲望中更容易。但在所有的生命之下，是无法遏制的潮流；生命之流的存在是个事实。找到它们，你就会发现，任何人，即使是最不可救药的人，也是它的一部分，无论他如何蒙蔽自己，为自己建立一个虚幻的可怕外形。

如果一个人选择了邪恶，那是因为他拒绝深入地看自己的内心。他很少故意选择邪恶，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深入自己的内心，他把星光载体误认为是自己，所以生活在自己的欲望中，走低级的道路，因为他想满足这些欲望。正是因为他不愿意面对生活的事实，他才会与进化的潮流背道而驰。在他达到可以向更高的生活转变的时候，他通常会转过脸去；意识到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很远，意识到他将不得不转过身来，面对大量的艰苦工作、麻烦和悲伤，对他来说太不舒服了，因为他在错误的方向上建立了一个惯性。有很多人处于这种状态，这似乎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具有这些特征的人达到了他有能力做很多好事或很多坏事的阶段，从奥义学进步的角度来看，他就处于非常大的危险之中。

当人们读到这样的段落时，通常会想到一个从事大规模黑魔法的人，但在小事情上也是如此。不愿意面对事实的人很容易被带上更容易但更危险的道路。他将做容易的事，而不是做正确的事。我们必须坦率地看到自己的现状。故意拒绝这样做的人可能有理由担心，如果他真的面对面地看到自己，他可能不喜欢这种前景。不过，也有可能以相反的方式犯错；陷入病态的内省状态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麻烦和困难，正如我们在学习《在真师膝下》时看到的那样，那些总是把自己连根拔起，看自己如何成长的人不会有进步。重要的是确保你的方向是正确的，你正在努力为善而工作，然后静静地、稳定地走下去，尽你所能。不要担心你自己的进步。诚然，你应该取得进展，但最好的进展是在你不去想它的时候，在你为别人做一些好的和有用的工作时，你已经完全不考虑自己了。我自己过去45年中所取得的这种进步，绝对是完全来自于投身于任何必须完成的工作，进步自己会发生。

诚然，让自己看不见自己的神性的人，为自己建立了一种可怕的外形。我们与他打交道的困难在于，我们在世间遇到的是可怕的外形而不是背后的灵魂。然而，我们必须努力意识到，那个灵魂就在那里。我相信我前提到过，在我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个在家信徒，曾在伦敦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在教会帮忙。在我的经历中，我遇到了一些人，他

们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找到的低级和堕落的人。他们没有想过要过任何一种诚实或有信誉的生活。他们对生活的唯一想法就是偷窃和犯下各种暴行。他们完全不知道其他事情。那些生活在较好条件下的人，对伦敦真正的穷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概念。我知道有五个家庭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家占据一个角落，一家在中间。他们在一种奇怪的猪圈式生活中相处得相当好，直到中间的那一家收了一个房客，然后他们就打了起来。

在较新的国家里，几乎没有类似于英国贫民窟的东西。每个种族都有先进和落后的人，但在英国，我们制造了了极端的情况，因为我们并不总是善用我们的力量和责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屠杀了原始人种，把他们当作野兽来宰杀，像人们射杀猎物一样去射杀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那些受到如此对待的人因此而投生在我们自己的种族之中，成为贫民窟的居住者。虽然他们有机会得到一个优越种族的身体，但他们通常无法利用它，特别是当他们的环境如此糟糕时。

当人们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时，我认为我们不能指望在道德或人性方面有什么高的表现。这些人背后有犯罪记录，他们的父亲和母亲有犯罪的遗传，生活在我所描述的那种可怕的条件，但他们身上总有一些更好的东西的小火花——他们会对一个生病的邻居、一个孩子、一只狗表示善意。我记得有一个人情况确实非常糟糕，我想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唯一一丝美好的东西就是他对一只狗有强烈的爱，并且会和它分享最后的食物。神圣的火花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并会在你最不期望的时候显现出来。你知道它一直在那里，这是要努力去找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它的任何踪迹，请确信它就在那里。

虽然我们应该始终努力记住一个人背后的荣耀，而且它将在未来的某个生命中得到证明，但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的外部表现往往是非常有缺陷的。我们必须努力帮助神圣的火花显现出来，尽管我们会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触及它。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路的。我们会遇到一些人，我们无法为他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尝试；我们尽最大努力；可能这个人的业决定我们帮不到他；我们的业可能不足以在那个特定的情况下找到帮助他的途径。在这些事情中，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常识的重要性，决不允许自己从常识中抽离出来，要么陷入无助或绝望，要么陷入任何形式的感情用事，使我们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人们常说，在崇高和荒诞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而人们有时会因为走得太远而使崇高和美丽的东西变得相当荒诞。在我们的证道学教学和工作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和可能性。

神圣的生命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但在许多情况下，它可能只是可怜地、模糊地展示自己。那么我们就必须按现状来处理这个问题。在物质层面上，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必须有某些法律。那些违反这些法律的人，那些成为所谓的惯犯的人，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以帮助他们和社会。我知道有些人把内住之光的思想延伸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们说罪犯不应该受到约束。这在我看来是愚蠢的，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把自己交到罪犯手中，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生活和秩序以及进步将变得不可能，他们的进步机会要好得多，他们的进步对世界比罪犯重要得多。

我们不能对我们的罪犯做错事。我们应该把他当作一个案例，当作一个病人，而不是当作一个恶人，因为惯犯是一个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他可能在某些方面很聪明，但他在其他方面肯定是有缺陷的。他无法看到无私、合一和团结的必要性，否则他就不会成为惯犯。读过龙勃罗梭教授（Prof. Lombroso）作品的人都会记得，经过一系列漫长的实验，他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惯犯都有大脑缺陷，在所有情况下，尽管他们可能很聪明，但他们的大脑重量比正常人的大脑要轻。他说，在他们身上，大脑的某些部分还没有开始活动。

对罪犯进行报复的通常想法肯定是处理这一问题的错误方式。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群文明的人该做的。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免受犯罪阶层的攻击，但由于他们也是人，也是兄弟，即使是非常年轻的兄弟，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应该努力帮助和教育他们，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报复。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对一个人严惩，可以防止其他犯罪。认为做坏事可能导致好事；历史表明，好的不会以这种方式被引出。

所有这些可怕的形式都是虚幻。它们在神圣的现实中并不存在。在中国，他们说邪恶不过是善的暗影。我们制造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邪恶，因为我们在今生或过去的生活中没有与神圣的法律和谐共处。如果我们都能和谐顺应法则，邪恶就会被消除。有必要获得一些自由意志，以便我们可以学会如何使用它，但很自然地，在不责怪任何人的情况下，我们错误地使用了我们的自由意志，就像正确地使用它一样，其后果是将所谓的邪恶引入了这个世界。但这始终只是表面的干扰，深水区始终是神圣生命的伟大潮流，以及逻各斯为我们规划的进化。这些是生命的永久现实。另一个只是表面的，尽管对我们来说，它常常显得非常重要，具有非常大的力量。实际上，与其余的相比，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强大的东西。巨大的水体不受我们能看到的任何东西的影响。在某种神秘的方式下，正如邵西（Southey）所说“邪恶的人盲目地执行上天的正义旨意”，这是真的。

从这一意义上我对你说：包括你在内的所有挣扎的芸芸众生都是神性的片段。你身处的幻觉是如此具有欺骗性，以至于你很难猜测你将在哪里首次发现他人心中的甜美声音。但你要知道，它肯定就在你自己心中。在那里寻找它，一旦听到它，你将更容易在你周围的人心中认出它。

如果我们能从因果体中的自我的角度看问题，如果我们能再进一步上到菩提界，我们将看到这一切的真正意义。这时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低层次的一小部分，而是整个事物；我们可以意识到比例是什么，看到它是多么的微小，“邪恶是空的，是虚无的，是寂静在使用声音。”这句话也许比勃朗宁（Browning）写这句话时知道的更真实。在所有邪恶的背后，之外和之上，我们可以非常肯定，伟大的洪流正在稳步流动，生命之歌是可以听到的，如果我们深入到足以听到它，因为万物的灵魂是甜蜜的，生命的核心是在天界的歇息，正如佛在很久以前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们必须通过使火花燃烧找到通往上帝的道路，直到它变成火焰。然后，它将烧掉个性体所建立的壁垒，但在摧毁它们时，它不会失去它在建立和使用它们时获得的力量

和确定性。因此，它所获得的力量将使它最终不是作为一个火花，而是作为一个太阳，通过一个巨大的太阳系辐射生命和光明，这时，确实，人将成为上帝。

我们现在来看看法王对第5条规则评论：

生命本身是有声音的，而且从不沉默。它的声音并不像那些聋子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叫喊：它是一首歌。从它那里，学习你是和谐的一部分；从它那里，学习遵守和谐的法则。

在世间的表面上，人们看到了大量的混乱、哭泣、悲伤、痛苦、抢夺，索取和恶意，人们很可能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深入到生命的核心，就会发现它是一种呼救，一种痛苦的叫喊；但不是——人们会发现这不是一种叫喊，而是一首歌。无论水面上的水花如何，无论我们外在的眼睛在这里看到什么样的水流和漩涡，强大的水流都在稳步前进，只有这才算，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休息和和平的呼喊往往是我们在物质世界中所能听到的全部。当我们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时，我们就会意识到，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整个生命之流并没有发出任何要求休息的呼声，而是在唱着光荣的胜利之歌，沿着上帝为它指定的道路稳步前进。你可以从这首歌中学习，正如这里所说的——你是和谐的一部分，你可以从中学习遵守和谐的法则。所有这个奇妙而荣耀的宇宙都是上帝意志的表达；它按照上帝的意思稳步前进，而我们所要做的，如果我们能理解它，就是使自己成为这个运动的一个有智能的部分，看看祂要我们做什么，然后去做。

要知道祂要我们做什么，没有任何困难，从来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从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的宗教就对人该如何行动准确地教导了这一点。人们有很多信仰形式，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就像有很多宗教一样，但所有的宗教都同意一个人应该做什么。这是重要的事情，奇怪的是，人们不能被诱导看到这个想法并与之合作。人们都同意，好人是心胸宽广的人，是无私的人，是善良的人，他不压迫别人，而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生活——他对穷人施舍，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口渴的人饮料，给赤身的人衣服，看望生病和被监禁的人。据说，这些都是基督所说的决定人的命运的事情。（《马太福音》，25，35-40。）在佛教中，即由他（基督）的伟大前辈释迦牟尼佛创立的最后一个宗教中，你会发现陈述了完全相同的美德。当现在的世界导师在以前化身为克里希纳（Shrī Krishna）时，他也宣扬同样的教义。虽然某些外在的形式和名称有差异，这并不重要，但教义本身一直都是是一样的。然而，尽管人们一直被告知，一直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但要让他们去做却很难。

我们读了很多关于简单生活的东西；我想最简单的生活是古代的隐士的活法，甚至今天在印度那些什么都不带，入隐山林的人还在过这种生活，他们完全致力于追寻更高的生活。我很清楚，这往往会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坏，那些被认为是献身于更高的生活的人有时实际上还不能完全这样做，还没有达到他们可以在冥想中度过一生的水平。因

此，有的瑜伽师使瑜伽受到批评，有的隐士使他们为之工作的宗教蒙羞。然而，事实仍然是，最高和最简单的生活实际上是最充实的生活——是完全活在更高的层面上的生活。

这并不适合所有人；我们大多数人走在行动瑜伽之路上，也就是积极的服务；我们的事业是在物质层面上为世界的利益工作。从世界上隐退的人应该更坚决、更有力地为世界工作，但在更高的层次上。他退隐后在丛林或山洞里冥想，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想远离世界其他地方，并通过这种方式更容易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之所以去，是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被拯救的灵魂，光芒四射，欢欣鼓舞，强壮有力，是一种灵性力量，他觉得他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做更大的工作，而不是在物质界嘈杂的城市中。

有时，人们退居丛林只是为了避免世俗的责任和困难；但超越了世俗责任的人将发现，世俗责任将从他身上消失，当道路因此为他打开时，他可以允许自己尝试更高的托钵僧（sannyāsī）或僧侣的生活。然而，即使这样，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僧侣的生活似乎也不是通常所指出的方式。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要做，至少我们必须履行我们在世间的所有职责，然后我们才可以自由地从世间退出，把工作留给别人。也许当伟大的世界导师到来时，他将选择那些在这些不同领域工作的人。很可能在那些年轻的人中，有些人可能被选中过僧侣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将需要有爱心的、积极的、愿意帮助的人在物质层面上。目前，让我们做这项工作吧，因为这是在我们手头上的工作。如果当他来的时候，他选择吸引我们中的一些人去做一些更高的工作，那么他将给我们力量去做，但目前让我们做那显然是我们职责之内的事，并全力以赴地做，就像为了真师而不是为了人们做一样。

6. 把你听到的旋律储存在你的记忆中。

当你是凡人时，只有伟大之歌的片段传到你耳朵里。但如果你听到了它，就要忠实地记住它，这样没有任何已经听到的会丢失，并努力从它那里了解围绕你的神秘的意义。到时候你就不需要老师了。就像人有声音一样，人存在于其中的那个的东西也有声音。

如果你倾听，你有时会听到这首伟大的歌；然后记住它，永远不要忘记你所听到的，这样，传到你的东西就不会丢失；这样，通过将这首伟大之歌的片段拼起来，你可以逐渐从它那里了解围绕你的神秘的意义。

对于那些没有把生命看成一个整体的人来说，生命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完全看清它，直到我们与系统的逻各斯合而为一，所有这些生命都是逻各斯的表达。只有祂能完全看到它。我们，作为微小的片段（我知道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哲学，但我认为它比其他表达方式更接近事实），作为祂的意识的微小部分，可以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与这个伟大的意识认同。根据我们认同的程度，我们将能够看到这一点，感觉到它，知道它。每一个试图聆听生命之歌的人都在试图把他在各处看到的片段拼凑起来。

可能整个自然都是一些简单的东西的表现；在不同条件下的极少数简单的力量造就

了我们周围所看到的一切；但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看到这些力量是什么，以及这些条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以科学的方式对自然界进行的调查越深入，我们发现的复杂性就越大，这初看起来很奇怪。例如，你给你的显微镜加上越来越高的倍数，你就会发现，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斑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直到最近，化学家们还认为一种元素，如金或铁，是一种简单的东西，但几年前，通过远超显微镜能力的灵视视力，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物质。例如，我们看到，通常叫做“金”化学原子包含三千五百四十六个终极物质原子（ultimate physical atom），它们成群结队地绕着自己的重心运动，就像太阳系一样。

因此，似乎我们调查得越深入，就越能发现一切都很复杂。然而，最终这不是真的，因为如果我们继续深入下去，最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空”的气泡构建而成的——是个“无”，而整个物质宇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幻觉。事实上，印度的书籍很早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在所有的复杂性背后都有一个最终的简单性。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但它似乎很有可能，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即同样的法则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虽然复杂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但在所有这些背后都有绝对的简单性。

7. 从旋律中学习和谐。

你现在可以站得笔直，在动荡中坚如磐石，听从那个既是你自己又是你的王的战士。除了听从他的命令外，在战斗中毫不在意，不再关心战斗的结果，因为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战士会赢，而且你知道他不可能被打败——就这样冷静而清醒地屹立着吧，运用你通过痛苦和消灭痛苦所获得的听觉。

伟大的威尼斯真师在这里描述的是人应该达到的状态，当更高的自我是战士，是战斗的人。当人认识到他就是那个真正的战士，他就是那个更高的自我，他是神圣的，是在逻各斯之内的，那么他就会对生活的战斗毫不担忧，只是听从那个更高的自我的命令。

起初我们在世界上奋斗时，在努力做我们的工作和履行我们的职责时，我们非常关心结果。我们觉得，除非我们能够为之努力，否则正义将不会获胜。正义最终总是会赢的。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能为确保这一目标尽到自己的责任，那将是很可悲的，但我们可以肯定，无论做什么，正义最终一定会胜利，只要我们听从更高的自我的命令，只要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便这种最大的努力似乎失败，也不应该困扰我们或让我们担心。但我们必须非常确定，我们正在做出最大的努力，而且我们不是在用“正义必胜”作为懒惰的借口。

成千上万的人在谈到伟大的战争时说“哦，好吧，正义会赢；那我们为什么还行动呢？”是的，正义确实赢了；但对于那些有机会帮忙却故意拒绝的人来说，这是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他们承担了失去一个伟大机会的业力，也承担了因拖延而发生的所有额外的恶果。如果有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愿意牺牲自己，那么正义就会更早地获得胜利，

许多生命就会得到拯救。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要对更多的人死去负责。我想有很多人，尽管看起来很难相信，他们宁愿让别人为他们而死，也不愿自己去死。这是进化中的一个低级阶段，但显然有这样的人。

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生的伟大斗争中，正义会获胜，而且所有人都会在某一天以某种方式进化到完美，也许不是在这个世界链中，而是在其他进化周期中。然而，那些把这一点当作懒惰的借口的人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需要努力；自我会在某个更高的层次上战斗；我，作为一个性格体，做什么无所谓，”将为自己制造非常可悲的业力，因为他们在这个进化周期中推迟了善的最终胜利。

知道你内心的战士必定获胜，与之前你不确定的阶段有很大区别。在以前，你只是模糊地感觉到他必定获胜，而且你非常关心你在这场战斗中的角色；这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尽管它是一个错误。但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即使在失败中也能达到完美的平静——不是不行动的平静，而是更高的自我中神圣的意志。从大圆满的角度来看，没有人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所有的小努力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但每个人在其中的作用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他不应该对其过度骄傲。正义必定获胜，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要成为这个征服者的一部分，还是要成为被抛弃的人之一。我们必须成为提升者或被提升者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要么是为世界工作的人之一，或是工作的对象之一。

真正的自我将会获胜；它不可能被打败。当性格体被抛开，人内心的战士战斗时，他一定会赢；当你完全与他认同时，你就会冷静地站在那里，觉醒地看着你所参加的战斗，就像你没有参加一样。你试图通过这一切来倾听那首生命之歌；你使用你通过痛苦和消灭痛苦而获得的听觉。只要有痛苦，并且感觉到它，你就仍然在战斗，你只是在路上；但通过摧毁痛苦，你进入了那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有另一种感觉，就像能够一直听到并看到事物背后的东西一样。在所有的动荡和争斗中，你听到了生命之歌；在疯狂的混乱中，你看到了强大的洪流。你已经知道，这种痛苦只是暂时的；你超越了它，所以它对你来说不再是祸害；它不再是痛苦。你知道它的意义，因此它失去了伤害你的力量。

第71章

第9至第12条规则

利比德——我们现在来看看第9至12条这一组规则。我们可以再一次把每条简短的规则与法王的评论部分放在一起。

9. 认真看待你周围的所有生命。

留意围绕着你不断变化和移动的生命，因为它是由人们的心造就的；当你学会理解它们的构成和意义时，你将逐渐能够读懂更宽广的生命的含义。

大多数人的时间不是花在留意生命上，而是花在他们周围的形式上。他们没有在任何程度上对内在生命有所思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粗暴地对待植被，砍伐美丽的树木，把令人愉快的乡村变成可怕的制造中心或丑陋的城市，而不考虑同时保护尽可能多的自然美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对待我们动物界的年轻兄弟，甚至人与人互相对待时，可以如此难以置信地冷酷无情。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的邪恶如此沉重地压迫着那些更好的人的感情的原因。如果他们在事物的表面之下，看到内在的生命正在发生什么，即使是最令人痛苦的事件也被用来帮助生命走上神圣的幸福之路，他们就会减少烦恼。弟子必须把注意力转向一切事物中的生命。在所有的生命中首先要认识到的是，它是逻各斯本身的表达。诚然，在我们周围，我们发现许多令人厌恶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邪恶的，但它们也在世界的进步中承担着自己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到处寻找神性本身的表现。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人性的优点，也许，一个绝对脱离了更高的自我的性格体是个例外。这是一种有时会发生的事情，尽管确实非常罕见。这听起来很可怕，事实也是如此，但它被严重夸大了。在早期的证道学文献中，曾经被称为迷失的灵魂的想法被大肆渲染，两三个针对不同情况的陈述有时被放在一起，这种混合误导了許多人，使他们认为有相当多的迷失的灵魂。

世界上有一类人，他们对任何可怕的东西都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总是想把任何事和所有事都说得很糟糕。这一点在英国的下层社会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从报纸提供的信息可以判断，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如果他们有坏消息要讲，他们似乎很乐意尽可能生动地讲述，并在故事中加入许多可怕的细节。我想，许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这种气质，它并不局限于下层阶级，尽管在他们身上表现得非常粗暴。

我相信在证道学会里有一些人有点这种气质，他们非常仔细地挑选了所有关于这种主题的内容，关于第八结界和可能失去灵魂的内容，并用这些内容编织了一个可怕的故事。

事。然后他们把这与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一句话混为一谈，即我们每天在大街上都会和数以百万计的失落的灵魂擦肩而过。这句话无论在任何语境都得做一定的修改。与一百万灵魂邂逅需要的时间比一天要多。这不是一个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的说法，而是一种客气地描绘人类的五分之二将在第五根族进化过程中掉队的方式。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迷失的灵魂，只是与那些将安全通过的人有所区别。

他们将在这个特定的进化圈中迷失，但正如已经解释过的，对他们来说没有永恒的惩罚；他们将在昏昏欲睡的满足中休息，并且相当快乐，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他们丝毫不值得同情，除非是因为他们将在下一个世界链中度过另一个漫长的生命周期，而我们都知，这是令人厌烦的。对那些人来说，这是最好的事情——比他们留在我们的进化中要好得多、容易得多、愉快得多，因为他们不适合这种进化，因此要以非常大的压力为代价来推动他们，这可能最终会使他们完全崩溃。他们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因为他们在这个特定的世界链中所学习和获得的一切都将成为他们的功劳，而且在他们的两个世界链之间会有一些进展。因此，他们将在下一个世界链中占据一个很高的位置，因为他们将在该世界链的新自我之前开始。

这些人就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数百万人。这与性格体脱离个性体的个别情况无关。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最好不要把它看作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不断发生的夸张案例，因为正如我所解释的，在每次轮回结束时，人通常会失去一些东西，尽管也可能得到很多东西。整个性格体的迷失意味着人过着一种最可怕的邪恶的生活。即使这样，自我也不会故意作恶，但他有时会让他的性格体失控。他要对此负责；他不应该允许性格体这样做；尽管他要负责的是软弱而不是直接的邪恶。不过，这个人的自我仍在继续。它倒退得很厉害，但它确实在重新开始；尽管也许不是立即开始，因为它一开始似乎被吓呆了。在这样的经历之后，一个自我总是很特别的。他总是不满意，并会回忆起他现在无法达到的更高更伟大的东西。这是一种可怕的状态，但是把自己置于这样处境的人，必须接受这种业报，并最终意识到这是他自己带来的结果。

我不知道在世界历史的早期，还有什么进一步损失的可能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很确定的是，对任何自我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是他将失去整个性格体。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会使他从一个相当先进的文明中退回到几乎是野蛮的状态，但不可能使他退回到动物界。我不能确定，也许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甚至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就我们所看到的而言，现在是不可能的。

在奥义学者看来，我们现在的人类中有许多人不久前才离开动物王国。当离从动物王国到人类王国的大门关闭的时间越来越近时，曾有过巨大的努力，以使尽可能多的人通过，给每个人最后的机会。火焰之主从金星上下来，就是为了在那个时期或在那之前刺激人类进化，当时所做的一切努力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大门最终关闭之前，给尽可能多的人提供机会，从动物王国转变为人类王国。就像在无限琐碎的事情上，当有一个大的机会摆在人们面前时，他们会做出特别的努力，比如去商店买大甩卖商品，或是通过一场考试，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链中的最后一个离开动物王国进入人类王国的机会

出现时，似乎是个在无限大的范围内同样的机会。

当时一定有许多人没有高出动物界多少，他们只是勉强通过。这些人的几百世一定是在最低级的野蛮状态下度过的，而且转世几乎没有任何间隔；他们实际上一直处于肉体生活中，只是非常缓慢地发展了任何星光体的可能性。对有些人来说，那时没有通过似乎更好些，这样的人实际上肯定会在第五圈的中间从进化链中被淘汰。但他们还是经历了相当多的人类生活经验——从第四圈的中间到第五圈的中间——所以在下一个进化圈中，他们将不完全是在开始时进来的。他们将跳过初级阶段，并将能够作为非常体面的野蛮人重新开始。像他们这样低下的人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来使自己在进化中退得很远。他们没有能力取得很大的进步，他们的进步必然是缓慢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脑力很弱，他们也不可能让自己退步很多。

在一些古老的经文中，有很多关于人倒退到动物界的说法。我们没有任何案例的直接证据。正如我在《内在生活》中解释的那样，人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接触到动物意识，并通过它遭受非常可怕痛苦，但转世为动物现在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已经跨过从动物到人的界限太远了，无论在遥远的过去有什么可能，我们现在都无法把自己扔回动物界，即使是最坚定的黑魔法师也做不到。在大战期间，我们看到这些生灵的一些活动，因为亚特兰蒂斯黑暗面的一些领主化身出现了。这也是许多发生的恐怖事件的原因。这些人给自己制造的业力无疑是可怕的。我曾有一两次瞥见比其中一些人罪孽小得多的人的未来业力；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可怕的噩梦。有些人与这些巨大的犯罪者相差甚远，但却为自己埋下了恐怖的未来——那些殴打儿童的人，那些活体解剖动物的人。他们的未来让人不寒而栗；但这些人情况要糟糕得多。这些人在巨大的规模上做了同样的事情，为了疯狂的自私，牺牲了半个世界。然而他们并没有成为动物。

在那些罕见的情况下，如果性格体脱离了，它的生活有点像布尔沃-莱顿（Bulwer Lytton）的《一个奇怪的故事》（A Strange Story）中的马格雷夫（Margrave）——绝对自私的人，没有良心，没有一个灵魂在背后指导他。他将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并可能将他的邪恶延续到下一世。布拉瓦茨基夫人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人可以通过抓住一个婴儿的身体来获得另一个化身；没有为他提供身体，但他可以抓住一些刚刚死去的孩子的身体，使其复活并生活在其中，从而获得第二次生命。她很少谈及这些话题，但当她提到这些话题时，却带着一种生动的恐怖，令人印象深刻。对我们这些听她讲话的人来说，很明显她自己在某些时候也曾接触过这种情况，因为她根本就不愿意谈论它们。

我们从她的话中了解到，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次转世为人，但有可能发生的是，这个腐朽的性格体，仍然有一定的自我被他扯离了，并使其充满活力，然后可能下降到动物王国。她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说的是这样一个仍然有意识的东西可能会向后退步，即退化。我记得，她说有些蛇是被这样的实体赋灵的，其中一些意识到它们曾经是人类。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听起来像一个恶梦，但值得欣慰的是，这是一种特别罕见的事情，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生命中坚持邪恶的人才能达到这样的地步。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真正的恶人，即使是他们也大多以某种方式为自己开脱。偷你盘子的小偷一般都有某种理论，认为财产分配不当，他只是拿了政府或其他人应该给他的那一份，他是从某个不公平地拥有大量财富的人那里拿的，而这些财富确实应该分配给所有人。人们很少明知故犯地去做一件错事。他们总是以某种方式为自己辩护。他们事后可能会发现这个借口很不可靠，但我相信，当一个人做错事时，他实际上总是以某种方式为自己辩护。要达到一个迷失的灵魂的恐怖程度，需要的远不止这些。这个人必须相当明确地、有意地致力于作恶，必须使自己与进化的潮流背道而驰。

这种可怕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人类正在取得进步，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黑暗面的人获得新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即使是现在，他们其实也是过去的遗物。我们听说过很多关于吸血鬼和狼人的事情；这种生灵确实存在过，而且仍然偶尔会被发现。我见过这两种人的例子，但不希望再见到。人们越来越不可能沦落到这么低级。人们现在不是变成吸血鬼，而是落入灰界；这是一种取代吸血鬼的境界。尽管它足够糟糕，但比前者要好些。

死后留在灰界是由于星光体与以太体的纠缠造成的。有些人对死后的生命没有明确的概念，但他们却渴望继续存在。他们会含糊地告诉你，他们相信有死后的状态，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怀疑。由于除了肉体以外的生命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拼命地抓着肉体；以至于死后以太物质不能像在正常情况下那样完全从密致的肉体物质中抽离。那么这个人在死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一种既不在一个世界也不在另一个世界的状态。他保留了一定量的以太物质，使他无法充分使用他的星光体感官，所以他没有像他应该的那样滑入星光界，另一方面，他也无法保持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对物理世界的把握，尽管他周围仍有一些以太物质。因此，他悬在有时被称为灰界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获得偶尔对每个世界的一些瞥见，但他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总是挣扎着要在某个地方获得完整生命。如果他愿意舍离，所有这些都可能在瞬间消失，但他往往要过很久才能做到。

法王说，我们周围的变化生命是由人们的心造就的。这是真的，我们的外在条件是由我们内在的思想和情感造成的。有时人们抱怨社会、政府、政治、宗教、贸易和教育的状况，但这些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城市中的众生的内在状况。这都是由人的内心映射形成的。即使是不太直接由人类造成的痛苦和快乐的状况，如地质和气候的变化，甚至如地震和洪水，也会因为业力而成为我们的环境，这些业也是由我们自己的感觉和思想造成的。因此，我们根据我们的内在本质，我们的心，把自己放在自然界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很容易误解它，因为我们看的是形式而不是生命。

许多在大多数人看来是积极的邪恶的东西可能还有其好的一面。这方面的一个实际例子是一场可怕的地震，就像1908年摧毁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大部分地区的那场地震，造成超过十五万人死亡，有些人是突然死去的，但有些人恐怕是经历了大量的痛苦才死去的。许多人会把这看成是一种邪恶。对世界来说，这不是邪恶。它掀起并改变了大量地壳的位置，翻新了土壤，在这一点上它明显对世界有益。看看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

你会发现在一定时间后，所有被抛出的火山物质都变成了最肥沃的土壤。但是，它在当时摧毁了人类的生命。雷雨、地震、大洪水一点也不邪恶。它们可能会把一些人从他们的肉体中脱离出来，但在任何情况下，这肯定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在这种灾难中产生的所有东西都是因果业报，从长远来看，它肯定是为了他们好。

证道学者应该很清楚地了解，死亡本身并不是一种罪恶，而是经常被作为一种奖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般态度是由于错误的宗教教育造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欲望，有试图使我们的身体免受伤害或摧毁的本能。这是一种非常明智和必要的本能。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肉体，让它们尽可能地持续下去；因为，如果可以大胆地以敬畏之心这样表达的话，逻各斯已经费尽心思把我们放入这个化身中，显然我们有责任尽可能地利用它。

但有时会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化身的最崇高的用途是冒险，甚至抛弃它，就像一个士兵，他怀着渺茫的希望，知道他必定被杀死，但他的死是一个伟大的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个计划最终将胜利。这样的人在自愿放下他的肉身，丢弃他的肉身时，他的肉身得到了最崇高的利用；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责任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尽量使我们的身体持续更长的时间；否则，我们会因为缩短我们的生命而造成很大的麻烦。

有些人对他们期望真师们给予的保护怀着愚蠢的信心。他们说：“只要我做真师的工作，当我去看望生病的人时，我不需要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防止感染。我确信他将照顾我。虽然我不会游泳，但我还是会跳进水里；我确信他将支持我。”也许他会，如果他认为这样做值得的话；但谁有权利让真师费心去做那些只要有一点普通的常识，人就可以为自己做的事呢？如果我们的工作探访那些患有传染病的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盲目地相信真师会保护我们，而是应该通过采取普通的预防措施来为他省却麻烦。我们应该在自己这一方面尽其所能。如果真师选择补充，这是他的事。如果我们事先总是算计，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干预确实发生过，但我们没有权利期待它们。我自己也见过类似的异事，但我绝不愿意让真师费心，特别是在我可以合理地保护自己的情况下保护我。

自我保护的本能是为了根族的利益。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勇敢的人总是准备为更高的目标而冒着痛苦和危险，甚至是牺牲生命。知道死亡不是最大的罪恶的人，会非常愿意为了避免更大的罪恶而去冒险——正如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在战争中所做的一样。我们知道，死亡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一切的终结，对我们来说，像墨西拿（Messina，注：那里发生了大地震）那样的灾难并不可怕，因为大量的人突然从身体中被抛到了星光界。当我在美国时，芝加哥的一家剧院发生了一场大火，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在其中丧生。我们的一些会员来问我：“所有这些无辜的妇女和儿童都死了，怎么可能是天意在管理这个世界？”我对他们说：“你们认为只有男人才会配上迅速脱离肉体的奖赏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观点，死可能真的是一种仁慈，让人们从各种麻烦的条件中脱离出来，以便他们可以在更好的环境中重新开始。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那场大地震看作是一种邪恶，仅仅是因为它突然把一些人扔到了星光界。那些被困和缓慢死亡的案例相对较少。有些人被烧死了，有些人被埋在废墟中。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苦难，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将证道学应用于极端案例和普通案例中，并认识到一个偶发的巨大苦难可能从人的积业中清掉了可能需要二十世才能消除的业力。因此，虽然我们应该对以这种方式受苦的人感到最大的怜悯，并应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但我们仍然不能为他们哀悼，好像他们白白死去了一样。这是一种简短而剧烈的摆脱大量邪恶的方式——确实很可怕，但是，当它结束时，看看所获吧。

我们曾粗浅地比较了痛苦的经历——太多类比是不明智的——即在一种情况下是缓慢地自然治愈某种严重的疾病，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通过外科手术治愈的。外科手术是可怕的，但当它结束时，麻烦就没了。缓慢的治疗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痛苦，只是分摊在很多年份中罢了。我想，我们必须把可怕的因果报应当作外科手术来处理。在普通意义上，我们并不同情死者，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比死前要好得多。对于哀悼他们的亲属，我们确实同情。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要纠正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导致人们对这些事情感到恐惧，并认为上帝既然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祂就不会是好的。这些经历确实很可怕，但这个过程的结果总是好的。

我们必须完全超越个人的观点，看到一切都在为善而努力，他人的生命是如何穿过业力的迷宫来到永恒的脚步的。法王说，我们必须阅读更高层面的话语，从更大的角度看待生命。这样做，我们将永远不会以狭隘的方式对人进行分类。例如，我们不应仅仅把宗教人士视为教会人士和异议人士，而是视为虔诚的人。同样，我们也不会把政治家仅仅看作是托利党人或激进分子。我们应采取更广阔的视角，并根据主导人们生活的人类意识活动的类型，将我们的同胞视为有思想、有爱或有意志的人。我们应根据他们的光的属性来理解他们的特质；采用这种更深入的分类，我们就会更接近现实的核心，并发现自己能够更好地理解生命。

要完全理解所有不同的类型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应该尝试这样做。圣人确实完全理解，并同情每一种可能的光的类型；但这需要圣人才能做到。我们的责任是尝试；无论另一个人的观点起初看起来多么不可能，我们都必须尝试去理解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采用他的观点；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有同样多的权利，但他对自己的观点也有同样多的权利，就像我们对自己的观点一样。一个人如果能够同情那些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就已经在理解他所处的世界的至少一部分方面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

很明显，真师在这里说的是对弟子的明确命令——我们必须学会尽可能全面地理解每一种人；只要我们能够以任何方式利用影响力，使人们摆脱偏执，这就是一件好事。然而，这必须总是在理解的情况下进行，因为有时我们可能无法让一个人改掉偏执，站到我们一边；而且可能通过我们教给他的东西把他推到一个更不理想的状态。我知道这种情况发生过。

那些对较早的证道学文献有记忆的人也许会记得，它对教会不是很友好。布拉瓦茨基夫人本人对宗教的正统表述有点不耐烦。她显然看到了无知的宗教信仰在压制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方面的大量影响，有时她对所传授的狭隘的宗教信仰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抨击。我想她并不总是停下来告诉人们，宗教还有另一个更高的方面。她是任何形式的迷信的死敌，她更关心的是如何让人们摆脱迷信。也许这些人正是需要这种震慑，需要以这种激烈的方式对待。也许其他方式不可能将他们立即带入我们的人生观。

我认识贝桑特博士时，她对基督教的攻击甚至比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攻击更猛烈。她会在伦敦的科学大厅向大量的自由思想者发表演讲，当听众中有一个基督教的证据人或神职人员为正统观念辩护时，听她的演讲很有意思，因为她可能是当时最伟大的辩论者。我在她进入证道学学会之前和之后都听过她的辩论。证道学式的辩论比以前的类型要慈善得多，但却没有那么有趣。她非常温和地指出对方的弱点，并出于对对方感受的考虑，尽可能地放弃不方便的问题。而当我第一次听到她的辩论时，她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使辩论更加有趣，尽管对她的对手来说并不愉快。

今天，她的力量同样巨大，但她如此慈悲地使用这种力量，以至于人们在辩论中看不到这种大力无形。她现在拥有的是她在自由思想时代所没有的，是一种理解所有人的能力。她有这种非常奇妙的能力；但她是通过明确的努力获得的。她是通过让自己理解别人，设身处地地理解别人而成长起来的。在她的自由思想时代，当我第一次听到她的辩论时，她显然没有把自己放在她的对手的位置上，她有时会通过无误的逻辑和有序立论攻击使对手看似一个结巴的低能儿。

想了解一切的人，想充分学习这种更大的人生观的人，也必须与低等王国自我认同，必须尽可能地了解整个自然。他必须以同情的态度对待伟大的天神、自然精灵、树木和乡野间的精灵。在现代文明中，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这一点，尽管我们偶然会发现一个诗人、作家或艺术家拥有这种态度。因为他们拥有这种精神，所以像罗斯金（Ruskin）和特纳（Turner）这样的人可以像他们那样写作和绘画。

在古希腊，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与现在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非常不同。那时自然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比现在要重要得多，现在只有少数有艺术细胞的人才能做到。那时人们对金钱和商业的考虑较少，而更喜欢自然。理解这样的观点是很好的。在低级思维的发展中，在商业和实际生活方面的磨砺中，我们现代人失去了很多东西，尽管毫无疑问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同时管理大量事情的能力，以及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这种文明的可怕的噪音和喧嚣中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在希腊人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人们不能如此迅速地旅行，但我们现在在旅行时看到的東西确实非常多。

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古代的心态，进入到我们周围世界的生命、荣耀和美丽之中。在这个时代，人类创造的环境很少是美丽的，但在人们更了解自然的时代，他们不会如此糟蹋她的生命形式。希腊人可以在最美丽的自然环境中建造与之和谐相配的寺庙。也许我们也会学会将美与实用结合起来；例如，我们可能会学会建造像

大教堂那样的建筑来作为工厂使用；我们文明的一个弱点是，它在所有更深的方面都与自然脱节，因此，我们需要培养来获得希腊人与生俱来的对自然的同情。当人们阅读罗斯金的《空中皇后》（Queen of the Air）时，就会开始对它有一点了解。

让我们努力取得全面的进步。我们都生活在过去的种族中，这些种族把美作为主要的影响因素——他们有生活的休闲和广阔。因此，我们在自我中拥有这一切。我们现在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它，但它只需要被吸引，就会冲破障碍。这是可以做到的，即使只是从自私的角度来看，也是值得做的，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更充分地享受生活。

有些人觉得与自然不和谐，说我们被“邪恶的影响”所包围，说世界上充满了蝎子、蛇和老虎。蛇、蝎子或大黄蜂并没有与生俱来的邪恶，但它们都很容易被激怒，而且完全是一——如果它们是人的话，我们可以说——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如果它们碰巧有点恼怒的话，它们就会乱跑，叮咬附近的人；但你不能说它们是邪恶的生物，因为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它们非常富有生命力，所以它们到处乱窜，伤害任何碰巧挡在它们前面的人。

在星光和以太层面上也是如此。有很多低级类型的自然精灵，他们并不邪恶，不寻求作恶，但却是非常不愉快的生物，要避免的那种。幸运的是，在星光界比在物质世界更容易避免这些东西，因为在那里一个强烈的愿望就足以把它们从你身边赶走。如果你对它们的影响持开放态度，这类生物就会利用你。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星光界中的许多生灵会很兴奋发现一个人处于愤怒之中。它们丝毫不关心他为什么生气，我甚至不确定它们是否知道这是一个人在愤怒，但当它们发现一个生动的粗糙振动的漩涡，恰好适合它们时，它们就会投身其中，享受它，刺激它，并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使它变得越来越多。

这些生灵中的某些非常喜欢残忍的振动，毫无疑问，它们渴望抓住有这种恶习的人，并激起他更大的残忍，比这个人自己会想到的更大。如果你让愤怒控制了你，你可能会做出和说出各种你丝毫不愿意做的事情。残忍也是如此；当然，嫉妒、羡慕和仇恨也是如此。当一个人陷入这些激情中的任何一种时，就像星光体突然变得有活力和报复性一样，因为它被大量的这些生灵所攫取。我们很难对它们产生善意的感觉。我们自然会想到它们对我们产生的坏影响。然而这可怜的东西只是按照它的口味在享受而已。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我们让它抓住我们的借口；我们应该超越它。但我们必须记住，各种类型的强化确实会发生，当我们研究我们的同胞时，我们必须不断地考虑到这些生灵的影响。

有巨大的力量在我们周围运动，而大多数人对此知之甚少。我们通常是知道自己受影响的。我们知道，诸如公众舆论之类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压力，但我们也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进化法则的巨大力量，以及它在我们周围发挥作用的许多不同方式。神把自己藏在物质中，但祂并没有因为自己藏在那里而死去；祂的活动，祂的力量，一直都在对祂的所有生物发挥作用。当它们强烈地作用于一个人时，就会把他撩动起来，这有点像搅动一个水池。池里的水被搅动起来，池子里的任何东西都被搅动起来，并被带

到水面上。池子可能会因为这个过程而暂时变得非常泥泞，但通过这个过程，人们可以了解到底部的东西；把水搅动起来更好，即使是一池泥汤，也比让它停滞不前，无望地变坏更好。因此，有时所有这些作为祂的神圣生命一部分的干扰会在人们身上带出不受欢迎的品质。

可能有人会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被撩动，那会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目前已经变得更有活力——虽然这并不令人愉悦，但不令人愉悦的品质能够浮出水面更好。这样他就会知道它们，而他的朋友们也看到了它们，可能会帮助他；而如果不这样做，它们可能会一直不被注意，并且在以后有机会被激起时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坏影响。因此，有时正是神圣的力量本身带来了似乎不受欢迎的活动。我们可以非常肯定，那做一切事情的存有，会很好地做一切事情。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祂搅起某种污秽的东西时，是为了让它被清除出去，尽管当时它看起来并不总是很好或有希望进化。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进化的不同的阶梯上，所以对一个人来说非常好，甚至是必要的东西，恰恰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有害的。我们必须观察，并学会如何完全不偏不倚，不草率判断，无论发生什么。所有的生命都在逻各斯里，而且相当肯定地是祂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万物都是祂真正的面相和表达。这样一来，我们就与所有这些表现有了亲情关系，并对它们负有责任。我们可能有机会帮助某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任何人和事。

10. 学会明智地看待人的内心。

研究人的心，你就能知道你现在所生活的，和未来你将是其中一部分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在这一条规则中，“心”这个词被象征性地使用；我们必须尽可能地研究人的整个性质；不仅要研究他的感情，这通常由内心来代表，还要研究他的思想过程。我们需要努力深入了解他，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寻找自我在他身上的表现。

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以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方式行事时，我们常常感叹：“是什么让这个人的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无法想象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会做那种事，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胞会这样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就放弃了解这样的谜，因为它们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理解。例如，我不明白为什么大量的人会去看拳击比赛；我不明白这有什么意思，因为对我来说，整个事情就是一个残酷的表演。如果是钱的问题，我宁愿付钱去别的地方，也不去看。如果我仔细想一想，试着推理一下，我发现也许吸引人的是一种技能的展示——某种残酷和堕落的技能，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技能，也许还有勇气和耐力在吸引人。

同样，许多人站在街角，用粗俗和喧闹的声音大笑和交谈。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乐趣，我丝毫不明白；但是，他们就在那里，他们构成了人类的一大部分，我们或多或少应该试着去理解他们。

人们会做各种奇怪的事情。有时，他们会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而陷入嫉妒的疯狂情绪中。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因别人对他们的评价而受到严重影响。你如果运用理智，就会说别人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因为这对他们没有任何伤害。但事实是，他们受到了非常强烈和严重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我们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原因。我承认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但显然，尝试理解我们的同胞是我们应做的。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不是一项有趣的研究。对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有趣；但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它很有趣。既然我们认为自己比这些人进化得更远一些，那么很明显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但如果不理解他们，我们的帮助将是徒劳的。非常肯定的是，这些人中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事情我们并不感兴趣，但这只是我们在灵魂比他们成长了一点的表现。灵魂在成长，人们变得更加理性。

小孩子会做各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十三四岁的男孩和女孩有一套大体上和成人相似的行为动机，但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我们必须回到我们自己的青年时代，才能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会如何影响他们。这总是很困难的；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曾在不同时期与男孩和年轻人有过很多接触。如果你把一个想法以某种方式摆在他们面前，希望他们也许会像你一样看待它，有时他们会这样做，但往往他们会从另一个角度来对待它，并以你从未想过的理由来做决定。有时你能弄清楚他们的目的，但有时你却不能。校长和其他与男孩和女孩打交道的人，应该把尝试理解他们奇怪思想和感觉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因为这样他们就更有可能会避免冒犯年轻人了。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你必须对你周围的成年人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想帮助他们，你必须试着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学会明智地看待人的内心。他们有他们的偏见，你也有你的偏见；很可能在某些方面的偏见是不同的，所以你必须发现对方的观点，并将其考虑在内。努力找出他是如何达到他的立场的，以及为什么他的特殊偏见会存在，这样你也许就能帮助他克服偏见了。

偏见的确是非常微妙的。它是如此强烈，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不知道它的存在；他不相信他需要任何帮助，因此往往很难在不冒犯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不过，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他摆脱偏见，这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大的好处。为了成功地且有技巧地完成这项工作，你必须找出这个人为什么这样或那样想，以及他的偏见是如何产生的。你必须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偏见坚决地放在一边；否则你就会把他从一个错误的观点拖到另一个上。

导致人们奇怪兴趣的大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星光体中产生的。思想体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一事实可以从我们死后在思想层面上的所有现象中看到。当一般较好的人进入星光界时，他完全有能力在该界的生活发挥聪明才智，尽管有些人这样做了，有些人没有，有些人的星光体物质很快就被重组了，从而在能力上受到很大限制。星光体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它们已经准备好被使用，尽管许多人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使用星光体。当那些对这些问题有所研究的人进入星光界时，他们发现自己处

于一个比肉体更充分表达这些能力的载体中；但当他们到达天堂世界时，情况通常不是这样。

在那里，我们通常会发现他们在思想体“内”工作，而且非常封闭，对他们来说，思想体更像是一个壳，而不是他们生命的表达。这就是旧书中总是一直在强调的，即人在天界中与所有其他地方都是隔绝的。它经常被说成好像是思想层面的一个保留部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每个人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壳里，因此他根本不参与思想层面的生活；他不像在星光界那样自由活动和与人交往。他的外壳上唯一能让外面的生命接触到他的开口，是他通过在某些线路上发展他的思想体而为自己创造的窗户。无论这个人用他的思想体做了什么，都会使他受思想的影响。不管是什么，他将在天界中收获结果，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它与外部世界沟通。但是，他能够在那个层面的居民身上产生的结果，总体上要比他们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少得多，因为他往往只能通过非常狭窄的渠道，在那个层面上表达自己。

这个事实，在我们早期的证道学研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明白，它表明普通人的思想体只得到了部分的发展。当我们来看在物质世界的表现时，我们发现同样的事情是真实的。可能每个人都在其他人身上经历过这些限制；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这些限制，但我们在别人身上比在自己身上更容易看到这些东西。例如，当你和陌生人谈论证道学时，你会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热心地接受它，而另一些人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们听着你说的话，说“是的，是的”，但他们显然不感兴趣。人与人之间出现这种差异的通常原因是，有些人在前世中遇到过这种想法，有些人则没有。我想，我们应该有理由认为，所有已经受几千年文明熏陶的人在早先的人世中肯定都遇到过这些思想。任何在古印度或古埃及出生的人，或者在希腊或罗马足够令人尊敬而入了秘仪的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接触过这些思想。有些人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并通过这样做发展了他们思想体的那一部分，从而能够思考这些问题。其他人则无法理解，他们也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所想要的就是过上好日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除了这些比较粗俗和低级的欲望，他们的大脑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如果你能让他们阅读一页关于证道学的文章，他们也不会记得。

大脑必须按照我们希望它工作的方向进行教育，而这正是我们在证道学中所做的。那些欣然接受它的人，部分原因是它回答了他们一直在问自己的许多问题，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其他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沿着这样的路线思考。他们的大脑已经被打开了，至少就这部分而言；对于大脑的哲学部分还没有被打开的人而言，试图理解证道学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你给他一个简单的解释，他可能只吸收了很少的广义思想。事实是，人们需要大量的准备。普通人无法看到其中的任何东西。我说的不是指他是聪明还是愚蠢，而只是说他不熟悉这种思想路线。他需要大量的准备。他通过宗教获得大部分的东西，而在宗教中他应该被逐渐训练。一个充分发展的宗教应该能够满足所有阶层的人。所有的宗教在开始时都能做到这一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宗教失去了一个部分，有些失去了另一个部分，有时它们会沿着不理想的路线结晶。

如果我们要试图理解人，就必须记住他们发达或不发达的程度。我们必须记住，思想体还没有完全发展，因此必然是因果体，也就是更高的思想体，更没有得到发展，所以它在低等阶层的人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有时，那些研究过证道学的人，因此了解了很多关于生命的知识，并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他们很容易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认为自己在发展思想方面已经做了所有需要的事情。但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他们迟早必须进行某种形式的智力工作或思维训练。

我们应该在每个人身上研究的是灵魂的工作，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我们努力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必须始终对每个人抱有最高的期望；我们必须自信地假设他将做我们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采取这种心理态度将非常有助于他去这么做。人们一再看到，如果一个可能做不正当交易的人被体面地对待，并被告知人们对他的期望，他就会将自己提升到那个高度。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他，他可能很快就会“满足”这种怀疑。然而，对人的期望不能太高；我们应该假定他们要做最高尚的事情，并应通过我们的思想努力帮助他们去做，但当他们失败时，我们不应该对他们不耐烦或生气，因为进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一个人只能表现出他所发展的程度。

因为有人低于我们的标准而感到恼怒是没有用的；我们不应该责怪一个人本身的样子，责怪他在进化中到达的阶段。当一个人发展到很高的标准，然后在某些方面失败，人们可能会觉得：“这很可惜；因为他知道的要比这好得多。”但是，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感到恼火。虽然我们 must 把我们的同胞想得最好，并且必须一直努力帮助他们提高到可达到的最好的水平，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决不能表现出恼怒或不耐烦，而只是努力帮助他们做到位。我认为，当我们被告知要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内心，并试图理解他们时，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课程。

下面是希拉里昂真师的一个长长的注释，我们来一点一点地去感受他的思想。他说：

从一个绝对非个人的观点去看，否则你看到的会是着了色的。因此，必须首先理解不带个人色彩。

我们通常说的“非个人”是指公正或平衡，不把我们自己的好恶带入我们的决定，像法官在法庭上那样行事。但真师的意思不止于此。他认为非个人是指性格体被完全超越的状况，这样我们不仅在个人生活中以完美的公正性看待一切，而且我们也能从自我的角度看待事物。这是一个更困难的成就；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因果体的完全发展。人类总体上仍在发展低级的思想体。奥义学的学生们正试图做一些更多的事情，但目前他们中能够有把握地使用因果体的人相对较少。因此，在开始时，学生必须自己“推理”出灵魂的观点是什么，然后遵循它，排除其他一切。

要做到非个人是很难的。如果两个人之间有争议，其中一个是你非常了解的私人朋友，而另一个是陌生人，几乎不可能避免对朋友的某种程度的偏向。这种偏见的原因很好，因为你对朋友了解得更多，你对他了解得越多，你就越能理解他，你就越能为他考

虑。

我们很难不对一个朋友有一点偏向。我们并不总是意识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周遭环境的产物。我们碰巧出生在某个大城市的某个郊区。我们认识了一个小圈子的人；在这个小圈子里我们选择了一些朋友。现在，一个人可能会搬走，然后在其他地方获得新的朋友，但在开始时，我们形成的友谊通常是我们碰巧在哪里的的问题。如果我们出生在另一个郊区，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很不同的朋友圈。

有时，一起长大会相爱并结婚。他们无法理解，如果他们碰巧出生在其他地方，他们可能会对其他一些人产生同样的感情。类似这种事有很多。我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因果也在起很大作用，但这些事情往往是接近性效应（propinquity）的结果。我们受到人类以及其他环境的强烈影响。因此，我们很难对其他人的内心进行研究，最后也很难对我们自己的内心进行研究。

我们的习惯是看到事物对我们的影响。许多人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看问题，不能看到它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在这个几乎人人都有投票权的时代，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人只想到选举结果会怎样影响他们个人；他们似乎无法理解对社会的责任。这并不是说他们故意把自己放在社会之上，而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有三种方式可以使灵魂得到发展，并可能影响我们的生活，正如我在前面解释过的。一种是世界上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方式，他们不仅发展了低级的思想，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发展了高级的思想，因此，大量的更抽象的思想，奇妙的全面的思考方式，被包括在他们的思想中，尽管他们也许不能用文字表达。那些被这种方式吸引的人，将不得不通过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或哲学家的阶段；菩提意识的发展将更晚。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更高的情感，如强烈的爱、奉献或同情，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唤醒菩提意识，而不是特别发展中间的因果体，但也不是不影响它，因为所有的菩提意识发展对因果体的作用非常强大。我们大多数学生的工作方法是使用较高的情感，通过它们对菩提体产生作用。我并不是说他们发展出了一个可以永久驻留意识的菩提载体。这当然是一件非常理想的事情，但它可能是大多数人还无法做到的；但使用高级情感无疑会唤起菩提物质的振动。它激起了尚未形成的菩提载体，使它的许多振动下来，潜移默化星光体；因此，在菩提体完全发展之前，人们也可以从那个层面获得相当多的影响。

还有另一条更隐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意志被唤醒；就像星光体与菩提体对应，低级思想体与高级思想体对应一样，物质身体也会以某种方式对涅槃层面产生作用。我对它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但大多数学生的方法是通过真师的奉献和对人类的感同身受上。

智能是中立的：没有人是你的敌人：没有人是你的朋友。所有的人同样都是你的老师。你的敌人成了一个必须解开的谜团，即使要花很长时间：因为人

必须被理解。

如果你有朋友，你可能确实非常感激，但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你非个人地看待他们，就像从上面看一样，并说：“这些是我的朋友；为什么我们作为灵魂被聚到一起？”然后你可能会发现，要么你们之间有很大的相似点，要么你们是互补的——你们的振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整体。

同样地，从这个非个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人是你的敌人。如果任何一个人愚蠢地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你会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可能对我有这些感觉，除非在过去，我自己给了他这样的理由。让我看看我是否能发现原因，以及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改变他的态度。”

你的朋友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是你自己的延伸，是一个难以读懂的谜语。只有一样东西更难了解——你自己的心。直到性格体的束缚被松开，才能开始看到自我的深刻奥秘。

无论一个人多么了解一个人，即使经过多年的友谊，有时也会触及他意识中的一个陌生的层面。有人说，而且我认为很有道理，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另一个人，即使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之后。圣人肯定了解。这是与真师们交往的最大慰藉之一；就是我们非常确定，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自我的了解要多得多，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全部。我们看到自己的弱点和失败，我们尽可能地设法有效地处理它们；但我们也可能有其他我们没有看到的缺点，这些缺点可能在重大的紧急情况或紧张的时刻出现。这样一来，我们会感到欣慰，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真师是知道的，而且他迟早会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暴露出来，从而帮助我们消除它。那些在师徒关系中被他拉近自己的人，至少有这样的安慰，他们不可能是无可救药的坏，虽然合理地谦虚看待自己可能使他们对自己持有并不是很好的看法。

在内心进步的各个阶段，必要的工作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而且要有我们自己的意愿。即使是真师本人也不能为我们做这些，尽管他可以而且确实通过他的磁力、爱和同情心，以及通过他的各种学生给予的间接影响来帮助我们。只有当我们发出允许他这样做的业力时，他才能在这条路上帮助我们。我们必须使自己适合这个机会，然后，当它被给予时，通过彻底地把握它，我们将准备好接受下一个机会。

如果不是这样，真师就没有权力帮助我们，因为他也在伟大的业力法则之下，无论他多么愿意把我们直接提升到圣人的水平，他都做不到。但是，只要我们值得帮助，我们就会在路上得到他的宝贵帮助，这是非常肯定的；即使他是一个普通定义上的朋友，他也会这么做的。他不能给我们一些我们不配得到的东西；只有当我们与他成为一体时，他才能真正帮助我们。

只有等你站在一边时，它才会将自己展现于你的认知。那时，只有那时，

你才能掌握和引导它。然后，也只有到那时，你才能使用它的所有力量，并将它们投入到有价值的服务中。

真师在这里清楚地指的是更高的自我，即在因果体中的自我，把握和引导低级的自我。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所有这些都应在不同的层面上理解，这取决于你是在和那些学生打交道，还是和圣人本人打交道。对有些人来说，他的任务是让因果体中的自我学会控制和指导下面的性格体。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让单一体掌握并指导自我。而当这一点已经实现时，也就是圣人的情况，即使如此，他仍将迈向可能比单体更高的东西，并将单一体转换为这个更高层次的完美表达。

11. 最认真地留意你自己的心。

因为通过你自己的心，那束可以照亮生命，使它在你眼中更清晰的光照了出来。

除非你认识到自己内心的上帝，否则你永远无法在外面找到祂。因为通过你自己的心，那束可以照亮生命，使它在你眼中更清晰的光照了出来。它的唤起可以从外部得到很大的帮助。你的真师自己不能给你这束光，尽管他可以帮助你自己的内心唤醒它；它必须来自内心，而且它就是内心，无论你是否知道这个事实。

当我们发现在证道学教学中如此强烈地强调神性在我们内心，而我们本质上是神性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时，这肯定应该是对我们的极大祝福和鼓励。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这一点，让自己远离了对它的意识，所以我们暂时被短见所障，无法把握祂的计划的广度、深度和荣耀。人们忘记了，或者也许从来不知道，他们与神性是一体的，只有越来越接近神性的表达，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或幸福，或者说，任何能使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相适应的真理。所有神秘主义者都承认，只有通过内在的上帝，我们才能真正接触到外在的上帝。真师在另一个地方说“如果你不能在自己的内心看到祂，那么在其他地方寻找也是没有用的。”

第72章

第13条规则

利比德——在《道路之光》第二部分这里，规则的编号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是旧手稿中的三句一组，后面是真师的评论。我们现在看到的第13条规则，是由法王给出的。

13. 言语只有在有了知识之后才会出现。掌握了知识，你就能掌握言语。

希拉里昂真师对这句的评论是：

在你获得一些对自己的确定性之前，不可能帮助别人。

一个人可以彻底研究证道学体系，从各个角度看待它，将它与其他试图解释我们在这个世界状况的想法进行比较，得出明确的结论，即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假设，并因此接受它为真实。我想，人们不能完全称其为知识，但它至少是一种充分合理的信念，人们可以据此肯定地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基督教的正统说法，我们就会发现它缺乏稳定性，并且不一致；尽管它声称可以解释一切，但很难说它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徒害怕思考。然而，当我们谈到证道学对生命的解释时，我们看到它坚实的基础。假设一个从外面来的询问者；他可能会觉得我们的一些陈述过于强烈、直接和肯定，可能会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事情真是如此？”他可能会怀疑某些特定陈述的准确性。但是，从整体上看，没有人能够否认，它至少是一个连贯的理论，如果它是真的，它确实可以解释一切。在许多情况下，这就是科学理论所能要求的一切。我们面前有一定数量的事实；假设必须解释这些事实；这里有一套显然比其他的更好地解释了所有已经观察到的事实的理论；因此我们暂时接受它是真实的。

当我开始了解证道学时，我已经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了，但我对教会提出的许多教条表示怀疑，并且总是避免宣扬任何教条，而是传授道德并加以说明。证道学中有一套合理的理论，由于它是如此合理，我确实非常愿意接受它。我当时没有什么证据，但即使在那个阶段，我能有的证据就像我们对天文学中大量的事实一样，就像对化学或物理学中许多广泛接受的理论一样。某些实验可以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还没有被解释。

然后，我又进一步见到了布拉瓦茨基夫人，看到了与她有关的某些事情，证明了她的一些论点。当然，这并不一定能证明其他所有的真理，但很快，在加入学会后的三年内，我自己有了对她所描述的伟大导师的存在的认知。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证据，

证明了其他陈述的真实性，尤其是它们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美的体系。

后来，我能够自己调查其中的许多问题，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她摆在我们面前的任何伟大真理有错误。在她的书中，她给出了大量的教导；至于其中一些教导的含义，我还没有资格用直接的知识陈述。还有一些说法我还不能理解；但我自己学得越多，就越意识到她知道得很多。因此，虽然她承认她的书中有很多错误，但我已经放弃了寻找这些错误。起初，当我们遇到不理解的事情时，我们以为是错误之一；后来我们发现错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没有完全理解。毫无疑问，错误是存在的，当我们知道得更多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们。我怀疑某些声明属于这一类，但在我知道是这样之前，我不愿意假定它们是这样的，我宁愿以极大的尊重来看待她的声明。

我们自己有明确的知识，确实可以更有把握地说话。别人就这样谈论我。人们说，他们发现我的谈话令人信服。其他没有直接知识但我更有口才的人从他们的角度也谈到这些问题；然而人们说：“但你知道吗？”我回答说：“是的，我知道，但你们怎么知道我知道，还是只是我告诉你们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回答，“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能感觉到一个人什么时候在说他自己知道的东西，什么时候在说他只是纸面上阅读和研究过的东西。”这说明，在你自己获得一些确定性之前，不可能帮助别人。如果你想把一个人从惊涛骇浪中拉出来，你自己的脚必须稳稳地踩在岩石上。

当一个灵魂知道时，它把它的确定性传达给其他灵魂，他们认识到这种确定性；即使在物理层面上，用物理的大脑，他们可能无法给出任何理由，但当一个人真正知道时，他们会感觉到。除非一个人自己知道，否则他不可能沿着更高的发展路线帮助别人，或让学生更接近他们的真师。

这种差异在《证道学手册》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其中大部分是贝森特博士写的。前三本《人的七个原则》、《轮回》和《死亡及死后》是在她自己能看到这些东西之前写的。她很快就认识到，《秘密教义》虽然精彩，但对普通学生来说是最难的，除非他有一些初步的学习准备，否则他十有八九看不懂。因此，她以她独具的精力开始工作，根据她自己对书籍的研究以及她从布拉瓦茨基夫人那里得到的答案为同修们写了介绍手册。我怀疑是否有其他人能够只阅读《秘密教义》就能从中获得她所做的。她有一种奇妙的能力，能将事物综合在一起并清晰地陈述。然而，当她写到第四本手册，也就是《因果业报》时，她已经可以亲自看到这些东西了。然后我写了《星光界》和《思想界》，她写了第七本手册《人和他不同的体》。当她写到最后一本时，她已经完全学会了自己看。在《因果业报》和《人和他不同的体》中，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这两本手册都表明，她对自己所讲的内容有第一手的了解。在其他书中，她是在引用，尽管她以奇妙的技巧将不同的引文编织在一起，但前三本手册包含了大量不太清楚的内容，难以理解。她经常说她想重写这些书，但她总是在写其他书，从来没有时间。此外，她还有一个想法，即这些书是历史文件，以显示我们在那个阶段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

在早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整个系统有一个非常不完整的想法；在我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空白。辛尼特（A. P. Sinnett）先生的《秘义佛教》（Esoteric Buddhism）是第一次做出相当完整和有序的陈述的努力。那本书完全基于辛尼特先生通过库图米真师的学生收到的大量信件。起初我们把所有的答案都直接归于真师本人，但后来我们发现，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些答案来自于他的办公室，来自于他的班子。这些信中有大量的信息，主要是对辛尼特先生提出的问题的回答。辛尼特先生早期的书就是根据这些信写成的。

是贝森特博士为我们做了大部分证道学知识的整理工作，是她编排了章节目录，并使它们能够让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人们阅读。在早期，为了掌握证道学真理，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学习。但人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她的作品，尽管都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内容是来自书本，还是她亲自看到的，是有区别的。布拉瓦茨基夫人自己看到了很多东西，但她的思想，就我们所能理解的而言，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思想，与我们的思想运作有些不同。如果可以恭敬地说，她的思想是亚特兰蒂斯式的，因为她把大量的事实积累在一起，但并没有为理清这些事实做出多少努力。苏巴-罗说，《秘密教义》是一堆宝石。毫无疑问，它们是宝石，但人们必须自己对它们进行分类；HPB没有试图为我们这样做，因为她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在我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我曾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并把它们记下来，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全新的发现，而是对我来说很新的想法；也许几个月后，或一两年后，我回头读《秘义佛教》或《秘密教义》，发现我认为是新的想法在那本书中明显地隐含着——也许没有用那么多字说明，但肯定是隐含的。当然，许多我们最近认为是新的想法是由我们推导出来的。我可以看到这些真理是如何从其他理念中推导出来的，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这么愚蠢，没看出来。同样的经历在每次入道仪式上都会以相当惊人的方式出现；当时所传达的知识要诀是绝对明显的东西。我们对自己说：“我干什么去了，怎么都没有看到？”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没有人看到，直到有人告诉他。我们不需要证明它；它就摆在面前；它是绝对不言自明的。事实就在那里，它一直都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它。如果一个人曾经对自己的智力发展有任何自豪感，那么这种自豪感很快就会被这种经历打烂。

只有真师们才有能力给任何人以充分的帮助。他们的知识是宇宙性的，而且也延伸到所有的高级世界。他们似乎不需要像我们一样把所有的知识储存在他们的大脑里，而是能够把某种能力转向任何想要的东西，并通过使用这种能力，当即就知道关于它的一切。可能有一些信息是真师想要的；他不需要像我们一样去阅读，但他会把他的全知之眼转向这个主题，从而以某种方式吸收知识。我想这就是“无明尽”的意思。很明显，人们不可能沿着我们获得知识的路线获得所有知识。书中明确指出，阿罗汉必须摆脱的最后一个束缚是无明。我们会问：“那是什么意思？他能知道什么？”我们被告知：“关于太阳系的一切。”人们讶异地缩了回去，因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低层有一些小的经验，而且还在各种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了意识。我可以肯定地说，虽然这是一条获得宇宙性知识的道路，但随着人的进步，他会越来越被无明的感觉所压迫；每当一个人上升到更高

的层次，虽然他确实理解了他一直试图理解的东西，但同时他也看到在他之上以及在他周围延伸出更广泛的领域，而他对这些领域一无所知。学生的收获越多，他就越意识到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相比之下，他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是多么的少。甚至连这都不算什么，因为每一个新的升华都会对所有已经知道的东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因此人们必须从这个新的视角重新学习它们。

用我们熟知的学习方式做这种尝试是没有希望的。如果我们要获得宇宙性的神圣知识，就必须用一些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掌握它，随着我们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方式将在我们面前打开。我现在从哲学角度看待整个问题，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我沿着我们现在的路线尽我所能地学习，当我获得新的方法时，我就使用它们，但我看到我永远不能顺着这条老路真正达到更高的目标。必须有一些获取知识的全新方法，我们可以从我已经说过的菩提意识中得到一点指导；在那里，人们不再需要从外部收集事实，而是投身于所有这些事物的意识中，无论是矿物、植物还是天神，并从内部理解它们。然后，人们发现，这一切都以某种方式是自己意识的一部分。这可能是获得宇宙性知识之道。

当你学会了最初的21条规则，用得到了发展的能力和被解放了的感官进入到学习的殿堂时，那时你会发现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泉眼，言语将从这里涌出。

学习的殿堂在开始时指的是星光界；在后来的阶段，真师可能用同一个词句来表示比星光界高得多的层次。最初，当慕道者只有星光界旅行经验时，他可以在星光界学到很多东西。对他来说，这完全是一件新东西；新的能力展开了，他发现在不同方向上的远景在他面前打开，使他能够从新的视角来看待一切。首先，有一个额外的维度。除此之外，还有看穿每一个物质事物的能力。另外，观察者通过他的情感载体来解读一切，这与试图通过身体感知事物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在那个更高的世界里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和做，因为在那里人们最需要帮助；在那里有所有新死的人，他们处于许多不同的状况和发展阶段，所以在肉体之外主要是在那里可以为那些有困难的人做工作。

在后来的一个阶段，人在思想界可以自由行动了，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在离开肉体后在星光界里自由一样。真师们的学生被特别教导发展思想体，直到他们能够像使用星光体一样轻松地使用它；然后他们被教导如何制造幻身（māyāvi-rūpa），也就是说，一个临时的星光体，不是自然附着在人身上的星光体，而是在星光界的临时物质化，只有那些已经学会用思想载体旅行的人才能制造。

下一个阶段是学会自由使用因果体。然后，无论这个人使用的是什么低级载体，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这种新的意识。他不能通过星光体或思想体使用因果体的全部能力，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隔膜，一个限制；但他仍然会有他的因果体经验的记忆。如果他也突破了星光体和肉体之间的隔膜，他将在肉身中记住他在更高世界所做的一切，因此他的存在将是连续的。在因果体本身之中，他的意识将是不间断的，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无论是生还是死，因为那是一个永久的意识。当一个人进入下一个更高的学习殿

堂，即菩提界，他将直接认知他面前的一切。他将能够进入别人的内心，并以另一种方式将他们引入自己的内心，因此将完全理解他们。

当一个人的能力得到发展，他的感官在这些高层次上不受拘束时，他当然会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说。同时，他总是发现自己在表达方面受到严重的阻碍。他看到并知道；正因为如此，他可以比那些不知道的人说得更多，而且可以非常有说服力；然而，尽管他做了所有的努力，甚至就某些人而言，他取得了所有的成功，他永远不会摆脱这样的意识，即他连他所看到的一半都没表达出来。任何语言都无法将在语言之外的领域所经历的东西传授给他人。

充满虔诚的人有时会进入一种狂喜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会瞥见更高的层次。当一个人一旦接触到这种状态，他就会立即从一些基督教圣徒和印度教瑜伽士的描述中找到同感。圣特蕾莎(S. Teresa)谈到了这种体验；圣十字约翰(S. John of the Cross)、阿西西的弗朗西斯(S. Francis of Assisi)和其他人也提到过一两次。这些基督徒用基督教术语描述这种状态，而证道学者会用证道学的术语描述它们。证道学者会谈到真师；而基督徒则谈到基督。

获得对现象背后的现实的触摸，或者说更接近于超越形式的现实，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因为个人经验的片段远比大量的道听途说的教导重要；当我们有一些个人碰触到这种经验时，我们发现在我们内心有一个言语的泉眼。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东西要讲，一些我们必须讲的东西，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些辉煌的现实，我们有责任把它告诉世界。真师说，当你亲自了解这些事情时，那时你会发现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泉眼，言语将从这里涌出。你会觉得你必须也应该把神为你所做的伟大事情以基督教的形式说出来。

人们并不希望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人，但人们感觉到，那些真正有明确的第一手知识的人应该总是愿意为之作证的。我认为，那些亲自见过、遇到过、记得一些伟大的真师的人，应该总是愿意为这一事实作证，因为外部世界在听到这种情况时，总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有没有人见过这些伟大的生灵？”我不想通过把真师的概念带到那些不能理解它的人面前来贬低它，但如果任何这样的人，甚至在公开会议上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些伟大的真师？”我会回答：“是的，我见过，但这不是我想在公开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很可能在这样的聚会中，有一些人嘲笑这个想法；即使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可能处于不相信的状态。虽然这一切对真师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区别，但我们应该记住，这对亵渎者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嘲笑这些伟大人物的人，为自己制造了一种特别邪恶的业力；这一点我已经反复看到。因此，如果有时我们似乎对这些事情有所保留，我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不仅是我们将神圣的名字置于无知和愚蠢的人的嘲笑之下感到自然的厌恶，而且也是出于对无知和愚蠢的人本身的考虑，以免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堆积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我无法彻底解释这一点，但我确实知道是这样的。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况，太频繁了，不可能仅仅是巧合，或者是任何形式的意外的结果。

没有人有权嘲笑任何宗教导师；他可能不相信他，也不觉得跟随他是他的责任，但至少没有一个有细腻感情的人会嘲笑别人的宗教信仰。先不提什么教义，这样做本身是一种原则上的错误行为。

也许，应该向世人发出普遍的警告，不要对任何事物采取轻蔑的态度，因为即使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事物中，也可能总是有一些真理的碎片。每一个结果——即使是一个迷信——都有一个原因，尽管它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式可能是荒谬的，但如果我们追溯它，我们会发现，它开始时会有一些真理，而且现在在它的背后仍然有一些真理。

在第13条规则之后，我不能对已经写好的东西再添加任何文字。

希拉里昂真师的意思是，威尼斯法王的注释包含了他认为可以安全地说出的所有内容。然后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了他的注释：

我将我的和平赐给你。△

这些注释只写给那些我给予和平的人；那些能够用内在和外在的感官来阅读我所写的人。

我们在第一部分中看到，“我把我的和平赐给你”，这句话只能由真师对他视为己出的弟子说，或对其他达到菩提界并因达到这种意识而与他合一的人说。

假设人们之间互相这样问候：“愿你平安”，而回答是“愿你平安”。他们会给对方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站在同一水平上，从他们每个人那里传来对和平的强烈愿望或想法。这将是一个真正的礼物，一个相当明确的物质东西。但是，每当一个人向他所爱的人发出一个爱的思想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人肯定会把自己星光体的一小部分转移给他，作为思想形状的载体；如果一个人已经发展到菩提水平，他也可以把更高的物质传递出去。

请你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实际上是在给予一些物质。通常人们不认为愿望是什么。当他们送出一个好的愿望时，它就像一本书或一个珠宝一样是物质的礼物，只是它是由思想界和星光界物质做成的。这是一份最贫穷的人和最富有的人都能给予的礼物。

假设一个人接受了牧师的祝福：“上帝的平安，超越一切的理解，降临在你身上”。这又是一个相当明确的现象。一个人也可能收到牧师本人的良好祝愿，但这只是来自他的一个无限小的片段。当牧师以上帝的名义给予庄严的祝福时，他是在行使他作为牧师的职能；他是在从基督正是为此目的而设置的那个灵性储存库中汲取精神力量。在举行圣餐仪式时，也是从这个灵性库中提取的，只是从这个库的不同的层次中提取的，给予

的是不同的力量。有一些伟大的人选择建立一个特殊的储存库，首先由他们自己填充，然后由他们的追随者保持充盈。基督自己去到巴勒斯坦时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比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的更高等级的平安和祝福，通过牧师的意志流遍会众。这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自那个更高的源头。

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主教的祝福，他就接受了更高层次的同样的东西，是更加充盈的流注。主教在做这样的祝福时，会画三个十字，而不是像神父那样只画一个。他这样做是为了表达他所发出的三重力量。我并不是说，作为主教，如果他只画一个十字，就不会发出这种力量，但他画三个十字的原因是，他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支配同一种力量的三重形式，而神父做不到。如果我们的一位伟大的真师对一个人说“愿你平安”，他将把更广和更高的平安赐给他。

基督本身的祝福是这个世界所能给予的最高祝福。世界之主(The Lord of the World)确实在更高的层次，但祂的方式一般不是给予祝福，而是给予力量。我想我们可以说菩萨的祝福是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最高的宗教性祝福。每个人能够得到多少和平和祝福，丝毫不取决于菩萨，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祂的力量就像阳光一样倾泻而出；从地面生成的云彩可能会挡住阳光，可能会掩盖那神圣力量的作用，但它依旧是存在的——一种荣光而奇妙的力量。

大多数人在对这些更高层次的事实的感受方面，一方面过于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不够唯物主义。我们是如此唯物，除非我们能明确看到或至少感觉到一件事，否则我们很难相信它的存在。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想法还不够物质。人们应该明白，当我们说到伟大的人所给予的祝福时，甚至是基督本人的祝福，我们指的是像电或喷水一样明确的东西。灵性力量是通过物质向我们显现的，所以当我们接受祝福时，它是一种实际的、明确的力量，它能使我们更接近神性。

第73章

第14至21条规则

利比德——第14条也是法王的注释，与其说是对前面内容的注释，不如说是为另一组三条规则做准备，这三条规则的编号是15、16和17。

14. 弟子啊，在获得了使用内在感官的能力，战胜了外在感官的欲望，战胜了个人灵魂的欲望，并获得了知识之后，现在准备真正的上路了。路已经找到了：让自己准备好踏上它吧。

在过了本书第二部分的一半时，才被告知我们现在才真正上路，这似乎很奇怪。当然，这里指的是道路的一个较高阶段。就像前面先是说试炼之路，然后在通过第一次入道后说正道一样，法王在这里说的是真正踏上道路。同样的理念适用于不同层次。阿罗汉（Arhat）踏上一条新的道路，即涅槃界，一个比菩提界更大的现实，而无学阿罗汉（Asekha）或圆满得道的圣人则踏上一条更高的道路，一个更充分的现实。

这条道路似乎没有尽头。我们不能肯定地谈论任何终点。我们可以说，阶梯在我们面前延伸，直到它消失在远远超出我们理解的荣耀中，而且我们非常肯定地知道，在我们面前有持续数百万年的进化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谁能说呢？但我们知道，我们将达到我们的太阳系逻各斯意识。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终点，但我毫不怀疑，在这之后还有更多的荣耀；但对于最终是什么，我们不能说什么。即使在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事情即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肯定也理解不了。

当法王说到征服了个人灵魂的欲望时，他指的是自我本身可能有的欲望。它们不是我们在低等世界所说的欲望。在修行道路的高阶段，必须抛弃两个枷锁，它们被称为色贪结（rūparāga）和无色贪结（arūparāga），它们被解释为“对有形生命的欲望”和“对无形生命的欲望”。当一个人达到自我的意识时，他发现他面前有两种生命——在他的因果体中，那是有形的生命，还有菩提界的生命，那是没有任何普通意义上的形式的生命。

因此，自我体验到有形式的意识和没有形式的意识，它们都是美妙得无法形容的，因为自我的有形生命是在同伴中间的，与其他自我相伴的生命，当他在那个层面上有意识时，他正在享受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聪明的智能体的陪伴，包括伟大的天使王国以及人类王国。自我在他自己的层面上的生活是荣光的，超出了性格体可能有的任何概念。如果一个人能够想象与世界上的伟人——艺术家、诗人、科学家，甚至是我们的真师们——在一起的生活，再加上对他们有着在低级世界无法达到的理解，这时他才会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概念。

当一个人发展到这个程度时，就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生活，而对于一个达到这种可能性的人来说，把这种生活推开并说：“我对它不再有丝毫的欲望”，将是一种巨大的舍离。

如果在这之外，他还能感受无形的生命——菩提世界的生命——这将是更大的舍离，那里不仅有这种伴侣关系，而且实际上与所有这些东西融为一体，而且还有更多。然后他会说：“我甚至对这种生命都没有欲望；我绝对没有欲望。如果逻各斯通过我们的真师派我到任何一种生命形式中工作——有形的生命或超越有形的生命——我将最高兴、最感激地接受这项工作，并努力做到最好，但我对任何一种生命都没有欲望，而且同样愿意被派往物质界工作。”我想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种经历之后，物质界的生活是多么可怕的骤降。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在最美丽的环境中，下到这个较低的层次，也是从奇妙的光明中再次陷入黑暗；它是被限制的，是被束缚的和无助的，因为高等世界的所有能力都是如此精细，以至于它们不能在低级世界使用。

在真师们早期的一封信中说，那些触及涅槃界的人，当他们从涅槃境界中出来时，有好几个星期处于极度抑郁的状态。我可以想象，我们的一些印度兄弟也是如此，他们在极乐中——三摩地境界——经历过这种情况，而当他们再次回到肉体生活中时，发现这个境界非常令人沮丧。那些作为真师的学生并有过更高层次的经验的人被教导不要让自己因为下降到任何限制或环境中而感到沮丧。

为服务而牺牲自己的人必须愿意在必要时完全舍弃一切。他必须准备好被送入到任何类型的低级环境中，暂时完全放弃更高层次的有形生命和比这更高的无形生命。只有这样，他才能完全抛开这两个枷锁。阿罗汉必须这样做。一个人可能会进入第四次入道，但对那些更高的境界仍有欲望的触动，可是我们不需要不必要地绝望。但这确实意味着高度的发展，对服务的必要性的强烈意识，完全不执着于这种极乐。这种诱惑远远超出了人们可能想象的范围。

15. 询问大地、空气和水，询问它们为你保留的秘密。你内在感官的发展将使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里的第一句是原初的规则，第二句是法王的注释。我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真正理解自然，就必须与自然更密切地交流。据我们所知，所有的宗教，甚至包括许多野蛮部落的很难被叫做宗教的仪式，都有一个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关于世界或太阳系产生的方式。这是有原因的。世界导师在不同时期为他所接触到的次根族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他们应该努力理解作为其一部分的宇宙。

我们对整个进化计划了解得越多，就越能与之和谐相处，甚至在细微之处也能与之合作。恐怕没有充分经验的人不可能掌握这里所说的与自然界更密切接触的全部含义。当真师说：“询问大地、空气和水，询问它们为你保留的秘密”时，他不是含糊其辞，而是以非常完美和亲密的知识在说话。这些秘密将帮助人们理解这一伟大而奇妙的进化。

即使对它们有一点了解，至少也能使人们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危险。许多人非常明显地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们有一个荒谬的想法，认为所有这些王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如果有植物，好吧，《圣经》中说，上帝把它们交给人类作为食物；如果有动物，他们认为（虽然我认为没有明确说明），上帝打算让它们成为人类的奴仆，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为人服务，而且，显然，许多动物只是为了被人吃掉。这并不是《圣经》中所说的；里面说的是蔬菜和树上的果实是给人吃的。一切都为人类而存在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想法——空气的存在是为了让他可以呼吸，水的存在是为了让他可以用它来喝或洗，一切都以人类为中心，但绝非如此。

同样的人认为月亮除了在晚上照亮他们的路之外，是没有用的。如果这真是月亮的用途的话，那么使用效率是很低的，因为有一半的时间它根本没有起到作用；但他们仍然坚持说，太阳的存在是为了在白天照明，月亮是为了在晚上照明。人总是这样说话，而当我们知道事实时，这当然让我们感到好奇。我们是动物进化的最高端。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同于动物的王国，但事实是，我们是这些拥有密致肉体的生灵中最高的。有大量比我们更高的生灵拥有思想和星光载体，还有一些生灵利用以太物质显化，尽管他们只能做到临时物质化。

如果我们把一种进化与其他的分开，并说太阳系是为这个特殊的进化而存在的，甚至说我们的地球只为这个进化而存在，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伟大的天使的进化，而不是人类的进化，因为它肯定比我们自己的进化要高得多，而且肯定是更加辉煌的。有许多其他的线路已经完成了他们在其他世界链上的物质经验，现在正在利用这个世界链的更高的层面。例如，那些处于菩提阶段进化的生灵，根本与我们正在其中进化的三个低级世界没有交道。由于他们已经达到了那个高度，他们的最低水平是思想层面，而思想层面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之高，所以很可能他们比我们重要得多。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能够验证这个事实，或者看到，任何地方的空间都没有被浪费，或者是不被占用的。我记得在我知道证道学之前，曾经在我参加的一个通灵会中听到的一句话。沟通的灵体说，在他看来，房间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所谓的灵体，此外，在房间之外，有密密麻麻的高级生灵——他称之为天使——他们各种各样，一直延伸到天边，俯冲又升起。他说：“就我所见，整个空气中都密布着这些高级生灵”。他说，他们都是冲着我们所坐的特定圈子来的，我毫不怀疑，某一组生灵可能一直在关注这个圈子，但除此之外，而且始终如此，所有的空间都被用来进行进化，而这些进化与我们或我们的一套平行计划完全无关。

整个空间绝对充满了生命。超过四分之三地球被水覆盖；人不能在其中生活，但这个巨大的空间还是被生命充分占据。固体地球中也充满了某种生命，它们在土壤岩石中移动，就像我们在空气中移动一样，没有意识到阻碍。那是在一个比人类低的水平；它在某些方面更聪明，但总体上更低，而且与我们完全不同，以至于它们的正常进化对我们来说是邪恶的。

许多这样的生命根本无法用普通语言解释，但人们可以通过离开自己的身体，进入其中观察，来感受它。然而，我不建议人们这样做，直到他们有更高的能力和已经提到的其他品质，因为他们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严重的危险，特别是在这些低级的力量中，这些力量非常强大，但被我们不能理解的动机指导——我们称之为道德的东西在某些这样的进化体中根本不存在。这一切都与我们知道的不同，但在我们自己能够达到神圣的水平并与其融为一体之前，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因为所有这些都是逻各斯的生命，就像我们内在的生命一样，为了理解祂，我们必须理解这一切。

16. 向地上的圣者询问他们为你保留的秘密。

就这一点的注解是：

征服外在感官的欲望将使你有权利这样做。

地球上的神圣的生灵，除其他外，肯定有我们的真师们。我认为在这里说的“圣者”也包括伟大的天使。我们可以与他们接触，并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真师们那里学到——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因为他们通过他们的弟子教给我们很多知识，否则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自己得到。他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任务是亲自验证他们教给我们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许多后来的证道学书籍中有了比早期书籍中更多的细节，这些早期书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别人告诉我们的东西。

向真师询问并不总是意味着去问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我们有了明确的问题，当机会出现时，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口头表达，可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没有普通意义上的口头表达；我们有时在真师闲暇的时候向他提出这些问题，并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在每天的工作中，有许多事情我们都想从他更广阔的洞察力中得到好处，但我们却一刻也不敢想麻烦他给一个答案。正如前面所解释的，弟子有可能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真师的看法旁边，这样就可以在不求助于师父的意识的情况下，看到师父对任何特定问题的看法。这并不意味着对他有什么要求。这只是通过思想之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想法放在他的想法旁边。这意味着我们自己先思考问题，得出一些似乎最好的结论；然后把这个结论放在师父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旁边，看看是否有任何不同。如果有，就立即改变自己的想法，因为知道师父更有智慧，他的想法是准确的。

因此，有一些向真师咨询的方法，根本不需要麻烦他。但在其他情况下，这不是一种合适的沟通方式，我们必须等待机会，提出问题并得到答案；但当然，为了可以向他们询问，学生必须首先使自己达到接近他们不会造成干扰的地步。

我们中的一些人有责任在每天晚上睡觉时到我们各自的真师那里去听指令，看看是否有任何特别的指示给我们。有时是有的。但有时我们发现师父显然很忙，忙得不可开

交；那么我们就不要强行让他注意到自己，而是悄悄地离开，继续做我们普通的常规工作。当然，任何弟子都会这样做。他首先会研究师父是否方便，当他认为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要报告时，他不会想到自己，而是想到师父。但有时新来的学生对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的重要性非常肯定，或者他们有迫切想问的问题，他们寻找机会并使师父注意到他们，这样师父就会从他正在做的事情上暂时转向这些问题。

年长的弟子对自己和师父之间的交流线上发送什么样的思想和感觉非常小心，以便不造成丝毫的干扰。这需要学生非常谨慎，因为经常会有学生无法控制的造成干扰。例如，在一个大城市里，经常会有一些非常不愉快的环境；在一天的繁忙时间里，在一个混乱的噪音大杂烩中，各种冲突和碰撞的振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而且必须很好地注意，如果这些振动确实影响了自己，绝不能传给师父。不是说真师不能用一个念头来处理这一切，但我们不想引发他的一个念头；他的时间是如此宝贵，他的力量的倾注是如此宝贵，学生不希望浪费哪怕一点点。他为工作而活，就像真师一样，他的职责之一是确保真师对他的巨大恩惠，即作为真师的一个外围部分，不造成任何麻烦。当一个人达到知道如何去做的阶段时，防止这些干扰到达真师那里是很容易的。同时，正是对外在感官欲望的征服，使人有权利与真师接触，从而可以向他们求教。

17. 询问最深处的，询问“唯一”，询问它最后的秘密，它经久为你保留的秘密。

最深处的“唯一”，对于性格体来说，无疑是自我，但对于自我来说，它是单一体。对单一体而言，我不能肯定它是什么，因为我还看不到单一体。人们可以看到三重的神我（ātmā），那是单一体的三重表现，从中可以推导出很多东西；但我还没有面对面地看到过单一体。我们的真师们见过，但他们所看到的和所知道的，他们不能完全告诉我们；这很清楚。据说单一体是神圣之火的一个火花，但我们也相信，在（太阳）系统的最初显现中，逻各斯通过他的七个“部长”——“上帝宝座前的御前七尊”（the seven spirits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把祂自己倾注出来。我不知道，但我想象，对于从神圣之火中出来的单一体，他一定是通过某一个闪耀的光彩，即其中一个伟大的部长或行星之灵（Planetary Spirit）出来的，这对单一体来说很可能是最内在的，所以我们可以同样推理到更高的生灵。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也不能用语言来表述。以某种看似对我们意义不大，但在冥想中可能意义重大的方式，上帝把自己的一部分放到物质中，并将其分割，使其成为精神和物质——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但在做完这些之后，他仍然在这一切的背后，无限、无所不在、不受影响。最深处的“唯一”，一直为我们保留着秘密，因为从一开始，内在的自我，即单一体，就知道某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单一体从一开始就知道哪些事情。单一体是神圣之火的一个火花，而作为神圣之火的逻各斯知道一切。

对第十七条规则评论说：

伟大而艰难的胜利，即征服个人灵魂的欲望，是一项漫长的工作；因此，只有在积累了漫长的经验之后，才有望获得其回报。当到了学习这第十七条规则时，人就快到了超越人类的临界点。

这听起来相当夸张，但我们必须假定，写作的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切必须从两个层面来考虑。当它涉及一个性格体欲望，人为了灵魂的愿望而撇开这些欲望，这当然不是很困难的。为了单一体的愿望而抛开个体灵魂的欲望，这是一件高级得多的事业，当有人说这可能需要好长时间时，要准备好承认这很可能是真的；然而，当你在一个阶段完成了这个任务，在另一个更高的阶段再做一遍，不应该有任何不可逾越的困难，因为要做的是同一件事，尽管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毫无疑问，对于那些缓慢地沿着人类进化的宽阔主道前进的人来说，这将需要千万年年的时间，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那些现在踏上“道路”并在陡坡攀登的人来说，通常只需要几世就够了。

当人们最终瞥见奥义阶制的计划时，会发现他们习惯于用大数字说话。他们以一种奇妙的、几乎是不可动摇的确定性来制定他们的计划，而且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干扰他们。他们用万年计数的时间来规划未来，他们说：“在这一万年中，我们将完成那样那样的工作。”他们就去做。然而，这项工作并不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段里均匀地分布。在我看来，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有一个计划，在前两百年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工作，在下一个两百年要完成某些工作，以此类推，以便在一千年结束时，就会实现某个明确的目标。似乎在这些较小的二百年划分中，计划的事情并不总是能够实现；然而，他们所计算的在一千年的大跨度中要完成的工作总是能够完成。当工作一开始进展缓慢时，到最后就会加速。

首先获得工作机会的人民或国家并不总是接受它，但总是有一个替补在被准备。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失败了，下一个人或国家就会出现，工作就会完成，尽管它可能会被推迟一些时间。大英帝国在伟大的战争中经历了这种性质的考验。总体来说，它在紧急情况下站了出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如果它没有这样做，另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准备取代它的位置，但它会在一两个世纪后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它比较落后。现在，由于我们抓住了我们的机会（我希望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最后），那个作为后备的国家将有更长的时间来发展，因此将更健全、更容易地进步，不会像在英国没有承担机会时被推上前时受到如此大的压力。

证道学学会，以及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处于某种程度上的类似地位。任何在一般工作中证明自己优秀的成员，或在不久的将来显示出优秀的迹象，都会被考验参与一些与建立雅利安人（这是一个根族的名称，代表一个进化阶段，非人种和种族）的第六次根族有关的工作。当然，在这一切中，没有征兵或强迫；所有的人迟早都会进化成完美的人，而我们可以该花多长时间就花多长时间。最明智的策略是以稳定的方式尽力而为，不要把自己置于我们无法永久承受的压力之下。

在做任何工作时，知道自己属于哪道光是一个相当大的优势。我们证道学学会的大多数人都属于五道光中的一道，即三至七道光，但许多人正在将自己转移到第一和第二道光，以便在两位创立了证道学学会的伟大真师手下工作，他们将成为第六根族的摩奴（Manu）和菩萨（Bodhisattva），这个根族将在大约七百年后建立。我们的许多人将出生在那个根族，但也有一些人宁愿在第五根族中工作，并帮助它达到它仍要实现的完美状态。还有一些人宁愿和那些肯定会在第五根族的最高点转世的伟大天才一起，而不是跟随两位真师进入创立新根族的先驱工作。

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机会给那些希望帮助发展第六次根族的人，因为它正在那里迅速形成，而在老的国家只是孤立的出现。许多在大战中丧生的人已经转世了，尽管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正在放弃他们以前的国家，来到较新的国家。那些留在旧国家的新根族类型的人可能会因为旧思想和保守的习俗的压力，比其他人面临更多的困难。

在所有这些事业中，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至于我们自己的证道学运动，我们可以非常肯定，背后的伟人会对其做全盘考虑。只是最近，自从我不得不再次承担大量的教会工作以来，我发现这个组织正受到多么密切的指导，如果那些在世间工作的人使自己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渠道，那么那些在世间指导教会的人和教会背后的真正首脑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多么密切。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为自己的自私权力和利益而工作，这是可悲的事实，那些这样做的人因此为自己关闭了他们本可以拥有的大量灵性力量、有用性和效率。但直到最近我才发现，这些可能性是多么巨大，而大多数人对它们又是多么无知，而且根据我已经看到的情况，我非常肯定，在许多其他未被观察的领域，同样的事情也一定在发生。

我不会再惊讶于在任何地方的任何好事中发现圣白会的工作痕迹，无论它是小事还是大事，因为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即使是最小的机会；在任何运动中，只要有任何好事，就会恰到好处地得到利用。运动中可能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这是令人遗憾的，必须将其搁置一旁，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利用其中确实存在的每一点一滴的善。在一些运动或人身上可能有偏执、迫害、骄傲、自我标榜和许多其他不可取的品质。三十年前，我可能会认为这些品质可能会阻止他们的拥有者得到利用。它们确实严重阻碍了这样的人，使他无法取得任何真正的进步，但是如果这个人身上有任何好的品质，在这个好的品质的范围内，他就会被利用。

圣人会的这种方法是最令人鼓舞的。我们都意识到自己离完美还很远，我们也许会想：“我经常犯错，真师怎么能利用我身上的任何东西呢？”但是，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然后无论我们身上有什么优点，他都会使用。同时，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责任：要摆脱那些使他难以使用我们的东西。他将尽可能多地使用我们；让我们通过使自己成为完美的渠道来使他更容易使用。

人类的发展有许多条路线，任何一条路线的特质都需要许多世的生命才能完美发展。

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发展我天性中神通的一面，学习如何用灵视，并写下与此相关的文章。我在我们的学会中遇到了威廉-克鲁克斯爵士（Sir William Crookes），并与他一起工作；他一生都在研究化学，他对化学非常了解。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叹到：“如果我有你的知识，或者你有我的灵视力，我们该能做多少工作啊！”似乎很遗憾，一个人不能在一生中同时拥有这两种发展形式。每个人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关注某种发展。他一生都在研究化学；他下一世投生时，不是带着详细的知识而生，但会有几乎自动拾起所有知识的能力。我这一生都在发展神通的一面。我不知道我能够将多少东西传到我的下一世的身体里，但我会尽可能多地把它带过去。如果工作允许的话，我将沿着这些其他的路线开始发展；但现在，那些愿意做我们特殊工作的人被安排去做，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其他事情。

我们必须一个一个地成就所有的东西；它们会到来，因为当我们放弃一个东西而拿起另一个东西时，我们不会失去它。因此，如果在这一世我们碰巧有了证道学的发展，那么在下一世，智力的开启和高尚的奉献精神可能会更容易到来，因为在这一世我们已经有了这种训练，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当我们得到它们时，我们肯定不会误用它们。

我们必须迅速推进。我们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接近更高的发展。如果我们必须花一两辈子的时间来获得这些能力，那又如何呢？我们有的是时间，所以让我们把目标定得高一些，努力发展我们在灵性、智力和内在知识方面的一切能力。我们正在挖倒一堵我们在许多生命过程中围绕自己建立起来的无知和偏见的墙；我们就像一个人试图从监狱中逃脱。他继续挖掘；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镐头会凿穿墙壁；当报偿到来时这会突然发生。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也许发展会很快到来；为此我们必须跟随他们的脚步，学习他们要我们学习的东西。

第18条规则同样是法王的评注。它警告慕道者永远不要失去他的谨慎和警觉，但总是当心自己，正如一位罗马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即使他已经不再害怕其他东西，也要当心自己。

18. 现在属于你的知识只属于你，因为你的灵魂已经与所有纯洁的灵魂和最深处融为一体。这是至高者赋予你的信任。背叛它，滥用你的知识，或忽视它，甚至在这时你都有可能从你已经达到的高度上跌落。伟大的人会跌落，甚至在临界点上跌落下去，无法承受他们责任的重量，无法继续下去。因此，总是怀着敬畏和颤抖的心情期待着这一时刻，并为战斗做好准备。

伟大的人从临界点上跌落，似乎是不可能的；你越接近他们的水平，就越显得不可思议，因为任何类似于自私的事情对于处于那个阶段的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然而，肯定存在这种危险，因为它是由一个了解他所说的人说的。自我的想法是非常微妙的，在不应该有这种东西的地方以意外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应该注意这个警告，不要太快认为我们可以免受自私的困扰。那是唯一能束缚我们的枷锁，但它有很多形式，而且确实

非常微妙。

最后三条规则再次形成一个系列；在第19条中，有一个法王的前瞻性评论：

19. 书上说，对处于进入神性的临界点的人来说，不可能制定任何律法，不可能存在任何指南。然而，为了启迪弟子，最后的挣扎可以这样表达：

在这个阶段的弟子完全不需要外界的教导。他已经通读了人类进化的所有五个层面的自然之书。他正处于征服最后的枷锁——无明的关口。从此，他的生命法则完全来自于他的内心。这时已没有必要多言了。乔汉说：

然而，为了启迪弟子，最后的挣扎可以这样表达：

然后是最后的三条规则：

紧紧抓住那既无实质又无存在的东西。

20. 只听那无声的声音。

21. 只看那内在和外在的感官都看不见的东西。

和平与你同在。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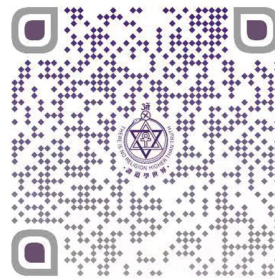
- 一、 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為一家的核心。
- 二、 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 三、 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果決定入會，請登錄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
直接在“聯系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如有任何關於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
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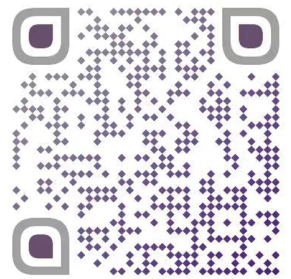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眾號

公眾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非賣品